
武俠世界
第38年
4
$20.00

編者話 本期續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三國天機風雲之五「運轉乾坤」。六十年三元會運已屆，龐德公知人力難於挽回漢室將滅的頽運，三分天下勢格已成，便告訴諸葛亮大勢所趨，他應投身其中……「三顧茅廬」「火燒新野」等耳熟能詳的章回故事在蕭玉寒先生全新的編著之下別具風味，且看蕭玉寒先生如何撰編臥龍出山，運籌帷幄之經天緯地用兵奇才的龍脈根據，令人閱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撰編手法文章，不可不讀，再獻給讀者欣賞。

*　　　*　　　*

悟玄先生所著的「三爺」在今期續刊完，欲知結局，請莫錯過。古隆中先生撰著的「劍膽琴心」續篇「千幻神魔」亦在本期刊登，相信讀友定心急欲知究竟，故事短小精幹，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岳宗琦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怪劍魔刀」，尚有新故事，「刀劫情未了」「貞血洗花街」，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 4 期
(總號191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三國天機故事之五／蕭玉寒・文　可飛・圖

乾坤運轉

會運輪迴　漢室將滅





荊州隆中臥龍崗下，活似老頑童的「仙靈老人」左慈，正與他的寶貝傳人嬌野女娃兒諸葛慧，以及跟隨「五鳳朝陽龍脈之子」趙子龍來到臥龍崗的「小人猴」笑猴兒，一道追逐嬉玩。

忽地笑猴兒猛見草叢中爬出一條白色小蛇，笑猴兒平生最怕蛇，他一見之下，便猛地憶起幼時受蛇傷的苦處，不由由怕生恨，拾起一塊石頭，狠狠的向小白蛇砸去。

小白蛇被砸傷了，血流斑斑，卻並不離去，小眼珠盯着笑猴兒，綠光閃閃，十分恐怖。

笑猴兒心中一震，欲轉身溜逃。忽然又轉念暗道：聽我那大師伯伯天機僧說，蛇最有靈性，若傷牠而不死，牠隔了三年還會找你報復。三年之中提心吊膽，豈非十分可怕嗎？笑猴兒心中發狠，不由又拾起石頭，欲運內力猛砸下去，非要把小白蛇砸死不可。

此時那嬌野的女娃兒諸葛慧，忽地呼的掠到笑猴兒身邊，尖聲道：「猴兒哥哥……這小白蛇十分可愛，你幹麼殺牠？快把牠放了啊……」

笑猴兒向諸葛慧扮了個鬼臉道：「諸葛妹妹，你開口相求，猴兒哥哥怎敢不放？但可惜你來遲一步，猴兒哥哥已把牠打傷了！」

諸葛慧嗔道：「好笑啦！傷了便不能放麼？」

笑猴兒十分認真的道：「不能！傷了便決不能放！」

諸葛慧奇道：「為甚麼？難道沒傷便能放麼？」

笑猴兒道：「你沒聽說，傷蛇不死病三年嗎？我已將牠傷了，牠若不死，我豈非要病足三年？因此牠非死不可了！」

諸葛慧一聽，俏眼珠兒不由一轉，她發覺老左慈不知甚麼時候，已悄沒聲息的伏在她身後，便忽地轉身，向老左慈大叫一聲道：「喂！師傅爺爺！你快來幫慧兒一個大忙！」

老左慈在諸葛慧身後，本來欲嚇她一跳，不料卻被她這一聲尖叫，弄得自己呼地跳了起來，連聲道：「徒弟娃兒，你咋呼甚麼？存心想把師傅爺爺嚇死麼？」

諸葛慧見老左慈的狼狽樣，樂得拍手笑道：「好啊！師傅爺爺，這叫偷雞不着蝕把米啊！但你千萬莫要死去，因為慧兒還要求你幫個忙呢……」

老左慈見諸葛慧開心大笑，不知怎地，他也大樂起來，呵呵笑道：「師傅爺爺怎會這般輕易便死去？師傅爺爺越活越有趣呢！說吧，你求師傅爺爺幫個甚麼忙？」

諸葛慧伸手一指地上血跡斑斑的小白蛇，憐惜的道：「這小白蛇生命不保啦！我求猴兒哥哥放牠，他卻說已把牠打傷了，決計不能放，非要打死牠不可！慧兒想，只要小白蛇沒傷，牠便可以生存了，因此請師傅爺爺幫忙，快施妙法，令小白蛇完好如初啊！」

老左慈向地上躺着的血跡斑斑的小白蛇凝注一眼，忽地伸手，捧起小白蛇，小白蛇竟乖乖地躺在他掌心一動不動。老左慈呵呵一笑，道：「慧兒，你想牠完好如初，有何難哉？」

老左慈說時，隨手往衣袋中一摸，竟捏出一根銀針，寒光閃閃，十分鋒利，他把小白蛇的腹部倒轉過來，毫不猶豫，兩指夾住銀針，猛地便向小白蛇的腹部近處三寸扎了下去。

諸葛慧一見，欲加阻止已然不及，不禁尖叫一聲道：「死了……師傅爺爺！這銀針如此鋒利，小白蛇本已負傷，你再刺牠，牠便死了。」

笑猴兒見了，卻暗鬆口氣，心道：多虧這老頑童助我猴兒一臂之力，將牠一針刺死，倒省回我一石頭之力呢……轉眼又見諸葛慧惶急的尖叫，十分痛惜，不知怎地，笑猴兒也不由有點難過，便道：「諸葛妹妹，你莫怪我，我不過是誤傷了小白蛇，但刺死牠的，是你的師傅爺爺……你要怪便怪他好了！」

倆娃兒正嚷嚷間，老左慈卻已呵呵一笑，道：「慧兒、猴兒，誰說小白蛇死了？看！牠不是已經完好如初了嗎？」

老左慈說着，把掌心一攤，上面躺着一動不動的小白蛇，小眼珠一轉、小尾巴一擺，竟便呼地竄了下地，動作十分靈捷，似比未負傷前更有力氣。小白蛇向草叢中竄行了三尺，忽地又扭轉小白頭，向老左慈連點了三下，然後竟折轉身去，不向草叢，而向北面的小溪中竄了下去，眨眼便不見了。

笑猴兒和諸葛慧瞧得直眨眼，怔怔地呆了一會。

諸葛慧忽地驚喜的笑道：「好了，好了……師傅爺爺，小白蛇果然康復了……多謝師傅爺爺……」

笑猴兒卻又奇又驚，忙道：「左伯伯……這小白蛇！牠真的完好如初了嗎？」

老左慈呵呵笑道：「誰說不是？你這笑猴兒擔心甚麼？」

笑猴兒歎了口氣，道：「猴兒不慎誤傷了牠，牠若有傷未好，那猴兒便完了，左伯伯沒聽說『傷蛇不死病三年』麼？若要猴兒病上三年，躺在床上一動不動，那豈非要了猴兒的小命？」

老左慈一聽，不由呵呵笑道：「猴兒，既然如此，左伯伯擔保

你不必病上三年便了！」

笑猴兒忙道：「爲甚麼？左伯伯拿甚麼擔保？」

老左慈大笑道：「因爲左伯伯針到傷除，小白蛇已完好無傷，牠既然沒傷，你雖然打牠，也便不必病足三年了！不過，小小懲戒，只怕猴兒你便逃不了啦！」

笑猴兒一聽，不由嚇了一跳，忙道：「牠如何『小小懲戒』猴兒？」

老左慈笑道：「你用石頭砸牠，牠是否痛呢？」

笑猴兒道：「痛！當然痛啦！」

老左慈道：「既然如此，猴兒你的頭疼不時發作，只怕決難逃避了！」

笑猴兒一聽，猴臉不由一變，他心性極靈巧，僅片刻之間，便想出了一條自救的妙主意，只見他忽地向老左慈跪下，不絕的叩起頭來，口中連聲呼道：「徒弟猴兒，拜見師傅……猴兒拜見師傅！」

老左慈似乎早萌此意，因此並不避開，只是笑着問道：「猴兒，你爲甚忽然對我如此恭敬？行此拜師大禮？」

笑猴兒眞心誠意的道：「因爲猴兒有頭疼之劫，左伯伯銀針一閃，便可令受傷小白蛇完好無損，這等『妙手銀針』神通，必能助猴兒解救此劫，因此猴兒非拜左伯伯爲師不可了。」

老左慈滿心歡喜，呵呵笑道：「好！我老左慈今日便多收一個猴兒作徒弟吧！」

老左慈話音未落，一旁的諸葛慧已樂得拍手笑道：「好啊！妙之極了！慧兒終於有了一位大師弟了！」

老左慈不由微一怔道：「慧兒，你怎知猴兒是你的大師弟呢？」

諸葛慧笑道：「慧兒今年十三歲，猴兒哥哥說他是十五歲；但慧兒拜入『仙靈門』比他早，我自然是小師姐，他自然是大師弟啊！」

老左慈却微微一笑，道：「雖然如此，但慧兒你知道猴兒是誰訓育長大的麼？」

諸葛慧頭一側，道：「聽子龍哥哥說，他是一位得道天機僧從森林中救回養大的啊！」

老左慈道：「不錯，那天機僧已訓育猴兒十多年了！他救回小猴兒那時你尚未降生人世呢，因此他起碼比你學藝早十年了！而且你知道天機僧是誰嗎？」

諸葛慧道：「知道，是哥哥諸葛亮的師傅龐德公的師弟，即哥哥的師叔呀！」

老左慈微笑道：「不錯，猴兒的第一個師傅，是你哥哥的師叔，猴兒學藝起碼又比你早了十多年，『仙靈門』不論先後，以能者爲姐爲兄。慧兒，那你該做小師妹還是猴兒該當大師弟呢？」

諸葛慧絕頂聰慧，她想了想，便立刻明白老左慈的心思了。只見她笑了笑，忽然問道：「那師傅爺爺，依你看，猴兒哥哥的本領高還是慧兒的本事强呢？」

老左慈斷然的道：「猴兒自幼跟隨天機僧學藝、長大，至今已十多年，根基極深，無論輕功、內力，均絕不遜於與他同來臥龍崗的趙子龍和司馬芝，那你以爲誰强誰弱呢？」

諸葛慧雖然聰慧嬌野，但絕不自傲，因此她一聽便微歎口氣，自我安慰似的喃喃道：「猴兒哥哥年紀比慧兒大，他是哥哥的同門，他學藝自然比我早啦！看來，慧兒這小師姐是當不成了，但猴兒哥哥既然如此本領高强，日後有他作伴，豈非等如哥哥諸葛亮一樣麼？」

諸葛慧忽然格格一笑道：「好，慧兒不做小師姐了！有這麼一位大師哥，也很好玩啊！」

諸葛慧說着，竟眞的走上前來，向笑猴兒福了一福，格格笑道：「小師妹慧兒，拜見笑師哥！」諸葛慧一頓，忽地伸手拉住笑猴兒的手，笑道：「笑師哥！走！跟師妹一道去拜見我的哥哥！」說着，果然拉着笑猴兒，便向臥龍崗上飛奔而去。

笑猴兒自幼至今，從未試過被一位小妹妹扯着手兒走路，他的猴臉不由又紫又紅，心中又喜又驚，也不知如何是好，但又決計不想拒絕，心中欣然有這麼一位小師妹伴着，是他自幼至今最快樂的一刻了。

老左慈向兩娃兒欣然一笑，竟任由他們撒野去，他自己亦跟隨後面，掠上臥龍崗上來了。

臥龍崗上，此時正有五人圍坐成一圈。在中央端坐着的是天機隱俠龐德公，東、南、西、北四面，分別坐着諸葛亮、雕雪、趙子龍、司馬芝等四少年男女。龐德公正伸手指向天際，似在向諸葛亮等人解釋着甚麼。

諸葛慧也毫不理會，扯着笑猴兒，一陣風似的刮到諸葛亮的身前，微喘着氣，格格笑道：「二哥！快來看！慧兒終於有師哥作伴兒啦！此後慧兒不必再與雕雪姐姐爭哥哥你了。」

衆人見諸葛慧說得一本正經，雖然是帶孩子氣的話，但也完全發自眞心，出自肺腑，不由被她逗得一樂。雕雪的俏臉兒，却不由又羞又喜的泛紅了。

諸葛亮被這嬌野的妹妹弄得有點尷尬，他掩飾似的板起面孔，道：「四妹！莫胡鬧，看你在胡說八道甚麼？」

說時，笑猴兒然已走上前來，向諸葛亮俯身拜道：「小弟笑猴兒，拜見諸葛哥哥！」

諸葛亮微帶驚奇，道：「噢？猴兒兄弟，你爲甚跟着四妹的口吻，稱呼我？」

諸葛慧不待猴兒回答，已格格的笑道：「哥哥啊！笑猴兒已拜了師傅爺爺爲師，他是我的師哥，你是我的哥哥，彼此已成一家，他當然要稱你作『哥哥』啦！」

諸葛亮與笑猴兒，在武夷山上曾相處過，他亦很喜歡笑猴兒的靈幻純樸，他雖然猴性未脫，十分頑皮，但他的心胸，却比世上有等富貴子弟善良多了，他一聽笑猴兒已拜老左慈爲師，不由亦欣然笑道：「猴兒兄弟，是眞的如此麼？」

笑猴兒尚未答話，中央的龐德公忽然呵呵笑道：「當然啦！笑猴兒和慧兒均屬『仙靈之性』，自然同入『仙靈之門』也……」

「龐老哥好眼力！果然一下便窺破他二人的根骨本性了！」此時衆人身後，忽地响起一聲大笑道。原來「仙靈老人」左慈，已隨兩娃兒掠上臥龍崗上來了。

龐德公知笑猴兒是他的師弟天機僧親手撫育成人的半子半徒，他向老左慈含笑道：「左老弟亮了一手甚麼神通？竟引得猴兒師侄如此傾心欽佩？」

笑猴兒自幼便已視天機僧如師如父，當他知道龐德公是天機僧的師兄，對龐德公不由亦充滿孺慕崇敬。他向龐德公正正經經的道：「師伯前輩，師傅他也不必亮甚神通，單憑一支『銀針救傷』神技，便令猴兒萬分敬佩了！猴兒能拜爲師傅，是猴兒天大福氣！」

龐德公喜道：「好啊！猴兒師侄，你倒懂得搶佔先機，抓緊換位，毫不放鬆啊！很好，你要記住，你已身負『天機門』的神通，又再得學左老前輩的『仙靈神功』，果然是你的天大福氣，師侄可要好好珍惜，努力刻苦研學，以此當世兩大絕頂神通造福世人啊！」

笑猴兒見龐德公肅然而道，他不由想起天機僧嚴厲的神情，忙道：「是，師伯前輩！猴兒記住了！」

諸葛慧見笑猴兒被龐德公弄得戰戰兢兢，心兒不由替笑猴兒老大不平，她伸手拉住笑猴兒的手，格格笑道：「笑師哥，你現在知道了吧？你原來的『天機門』中師傅、師伯、師兄、師姐，包括我那二哥諸葛亮，一窩兒均是老古板，嚴厲得教人可怕了吧？怎及得我師傅爺爺的『仙靈門』靈幻有趣！」她話一頓，又向老左慈道：「走呵！師傅爺爺，這兒沒趣極了，快跟我和笑師哥到別處玩兒去啊！」

＊　＊　＊

第二天一早「仙靈老人」左慈果然便帶着他的兩位寶貝徒兒笑猴兒和諸葛慧，離開了臥龍崗，一路向着北面去了。

也許是連老左慈也嫌臥龍崗最人多勢衆的「天機門」太令人生悶，又或許是笑猴兒和諸葛慧這兩大頑皮男女娃兒吵嚷的緣故，老左慈和笑猴兒、諸葛慧三人走得十分匆忙。

但事實上老左慈却另有深意。一方面是他認爲，目下已屆帶諸葛慧出山歷練的時候了；另一面是他猛然醒悟，他救活的小白蛇，臨離開時似乎向他有所指引。因此老左慈帶笑猴兒和諸葛慧下山後，哪個方向也不走，認準小白蛇指引的北面方向決然而去。

就在老左慈和笑猴兒、諸葛慧師徒三人離開臥龍崗的中午時分，「神相」管輅，忽然向天機隱俠龐德公告辭，決然的帶着他唯一的衣砵傳人，諸葛亮的三弟諸葛均，離開臥龍崗，一路向南面去了。

臥龍崗上下，便祇剩下龐德公、諸葛亮、雕雪、趙子龍、司馬芝等老少五人。驟然失去「老頑童」左慈，以及笑猴兒和諸葛慧這兩位頑皮嬌野大娃兒，亦就失去終日不斷的嬉玩歡笑聲，臥龍崗四周上下，便顯得一片寂然了。

龐德公自老左慈、管輅二人相繼離去，心神便似乎有點失落恍惚，從中午到黃昏，從黃昏到傍晚，竟一個人獨自呆在臥龍崗峯巔的一塊巨石上，仰望天際，紋風不動，不言不笑，就似他已與臥龍崗雄渾的山體融化了。

諸葛亮却深知師傅的用意，他不敢上山打擾，便把雕雪、趙子龍、司馬芝三人，邀到臥龍崗下的一道山溪之畔，天南地北的暢談，四人談論當今的天下大勢，也互訴四人心中的抱負。

諸葛亮心有所觸，忽然吟道：「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若問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

雕雪一聽，便知諸葛亮此際又心潮如湧，因爲他每當此時，便會吟頌這一首「梁父吟」歌謠。她曾聽諸葛亮解說，知「梁父吟」中的「三墳」，分別埋葬了齊國景公手下的三大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驍勇絕倫，力可拔南山，劍可斷地脈，爲齊景公旄下的三大猛將。可惜三人居功傲主，平日旁若無人，齊景公的君主地位大受威脅。於是齊國宰相晏子，施計利用兩個桃子，令三人爭奪自相殘殺而亡。但諸葛亮爲甚喜歡這個「

梁父吟」？他從中寄托甚麼抱負？雕雪便難於猜透了。

趙子龍聽了，亦感驚奇，忍不住詢問道：「義兄吟此齊國歌謠，裏面乃道齊國三勇士被齊相晏子用計殺死的慘事，似不太吉祥，義兄到底欲說甚麼呢？」

趙子龍這一疑問，恰恰是雕雪和司馬芝二人的心思，因此兩人均留心傾聽，看諸葛亮如何回答。

祇見諸葛亮沉吟的道：「齊國三勇士勇則勇矣，可惜僅有匹夫之勇！晏子以『二桃殺三士』計妙則妙矣，可惜過於狠毒！由此足證，為將帥之道，勇猛雖可殺敵千百，但智計卻足毀滅三軍啊！」

趙子龍聽了，心中仍不太明白，又道：「那義兄以為，齊國三勇士與晏子，誰最可取呢？」

諸葛亮微笑道：「兩者皆不足效法也。吾以為，為武將者須如樂毅的智勇雙全；為文臣者須如管仲之文武兼備。若當今之世，武有樂毅，文有管仲，兩者匡扶，又何愁不能蕩滌戰亂，平定天下呢？吾當以此為效法也！」

諸葛亮當日在臥龍崗坦訴的大志抱負，他以「樂毅、管仲」為效法榜樣，從此便流傳下來，世人均知他未出山時，已有「自比管仲、樂毅」的偉大心胸了。

當晚，獨自在臥龍崗巨石上仰天沉思的龐德公，卻忽然把諸葛亮、趙子龍、雕雪、司馬芝等四人召上山去。

四人奉召，不敢怠慢，展開輕功，一同掠上臥龍崗山巔。但見龐德公仍在巨石上凝然不動，他所發的「千里傳音」，卻清晰的傳達崗下的四人耳中，顯見龐德公的功力已達超凡入聖的境地了。

此時，凝坐巨石上不動的龐德公，他頭上是一片澄碧的星空，滿天星斗，歷歷在目。中宮天極、東宮蒼龍、南宮朱雀、西宮白虎、北宮玄武五大星區，佈於天際，灼灼閃耀，奪人眼目。

諸葛亮仰頭一望，心中便不由一動，暗道：師傅果然已算準今晚乃觀星象、察天機的最佳時令！

諸葛亮心中轉念，凝坐巨石上不動的龐德公，忽然已向掠近的四人發聲道：「你等四人，均天機大勢演行奇局中人，因此決難置身於外。此時此刻乃觀天象、察天機的最佳時分；不久將來，便是你等投入此驚世大漩渦的時候了！快上來，依東、南、西、北四方位依次坐下，靜待機緣！」

諸葛亮等四人一聽，不敢怠慢，按龐德公平日的安排次序，諸葛亮坐到東宮方位，雕雪則佔了西宮之位，趙子龍緊靠諸葛亮據坐南宮，而司馬芝則坐於北宮玄武。

龐德公待四人坐下，卻並不作聲，仰望天際，凝然不動。趙子龍、司馬芝二人，因功力所限，祇可依照龐德公的模樣，抬頭仰天而望，但對其中的無窮奧秘，卻感迷茫。但二人有「地脈龍氣」護體，卻絕不會被迷幻的天象所惑。

諸葛亮和雕雪，因已得龐德公的「天機學」眞傳，對天象的奧秘，雕雪已可領悟三分；而諸葛亮的功力，更可達洞悉七分的極高境界了。

此時茫茫天際，竟可重現六十年前，龐德公曾驚惶的時空。但見星斗密佈，有的閃爍不定，有的凝懸不動，有的晦暗無光，有的灼灼生輝。

諸葛亮曾聽龐德公提及，他於六十年前於峴山之巔所見的異象，此時他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際莫非是「六十年三元會運」的大輪迴麼？

就在諸葛亮轉念之際，忽聽龐德公沉聲道：「你等小心留意觀察天際！不可疏忽了！」

龐德公話音未落，天際北、南、西三方天角，忽地各有一道强烈光華騰昇而起，仿如電光，劃過天際，射向正中的天極宮。中宮天極，一顆大如掌的紫色星斗，被射來的三道光華衝擊，猛烈搖晃，其光本已晦暗不明，再一搖動，便更顯慘淡無光，接而搖搖欲墜，仿如人之將死，奄奄一息……

此時趙子龍和司馬芝目睹此怪異天兆，不由一陣目瞪口呆，但卻不明所以，因此亦不知所措。就連雕雪雖然已身入「天機門」，亦不知所惜。雕雪雖然已身入「天機門」，因功力未逮，一時亦難明其中隱含的無窮奧秘，顯得迷惑驚奇。

諸葛亮目睹之下，心中卻猛地一跳，暗道：中宮天極，乃帝宮所屬，其中的紫色星斗，更是主兆人間帝皇的紫微帝星，紫微帝星受北、南、西三道光華衝擊，頓顯慘淡無光，搖搖欲墜，猶如垂危之人，奄奄一息，此天兆豈非揭示當今漢室帝皇，已屆奄奄欲滅之時嗎？而北宮玄武光華，則正主雄踞北面九州三十六郡的曹操勢力，由此足證，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其中的一極，已應驗於北面的曹操身上了！不過，其餘分佔南、西兩極的光華，又主兆誰人呢？

諸葛亮正思忖時，雕雪又忍不住發問了：「師傅，此天兆乃主當今的天機大勢，是麼？」

龐德公微一點頭，道：「不錯，雪兒，吾六十年前曾目睹此天兆，不料六十年後又重現於天際了！」

雕雪又忙道：「但此乃主甚天機之兆呢？」

龐德公目注雕雪一眼，便知她祇知其表，一時尚難領悟其中的無窮奧秘，便微微一笑，對雕雪道：「亮兒必已有所悟，況且他的天機之學，已抵七重境界，足以代師闡述了！」

諸葛亮見師傅要他代為作答，便朗聲道：「是，師傅。依吾之見，此乃天下已屆三分之期的天兆也，亦即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已演行到巔峯高潮了！而其中北宮玄武所發的光華，其所主之地乃青、并、幽、冀、袞、徐、豫等九州三十六郡，亦即曹操目下雄踞的地域，因此三分天下的其中一極，必主曹操無疑！但其餘南、西兩極，到底主誰？應驗於何者身上，按當今的天下大勢而審察，似乎尚難下確切判斷也。」

龐德公一聽，不由暗暗點頭，心道：亮兒不愧為吾之天機門衣砵傳人，目睹天象異兆，便能推斷其中的七分奧秘了！而其中的迷惑之處，亮兒自己並不知道，他是「三分天機大勢」中人，如何運行？尚須他親自參與導演呢！龐德公心中忖念，便向諸葛亮含笑點頭道：「亮兒，天機之秘，你已悟透七分了！至於其餘三分未明之處，因其中尚牽連人為導演，所以不能亦不須於此時下判斷。你祇須投身進去，參與其中，一切自會領悟。」

諸葛亮一聽，便知龐德公已向他隱隱揭示，他日後的運命及前途了。他微一思忖，便肅然的點頭道：「是，師傅，既然是天機大勢所趨，亮兒怎敢迴避不進呢？決依師傅訓示，積極投身，參與其中便了！」

天機隱俠龐德公點了點頭，卻沒再發話，似乎心中既感痛苦，但又無奈之極。心道：吾六十年前已目睹此天機，瀝血、辛苦六十載；不料六十年後，「三元會運大輪迴」再現天兆，漢室帝星已然將滅，天下三分之格已昭示於天了！天機大勢如此，乎復何言？至此，這一代天機隱俠，欲以人謀力挽狂瀾，保漢室一統的雄心壯志，已徹底幻滅了！

「咦！龐老前輩，北面又有一道强光昇騰而起了！不知又是甚麼驚人之兆？」

就在此時，坐於北面位置的司馬芝，忽地失聲尖叫，她這位「快樂之女」，竟然如此吃驚，顯然心中受了極大的震撼了。

龐德公、諸葛亮二人，此時已凝視北面天際，肅然無語。趙子龍亦連忙向北面天際望去。

祇見北方玄武宮，突地衝射出一道極强烈的紫色光華，騰騰而昇，直達中宮天極，橫空一抖，光如日月，竟霎間把原來北宮、西宮、南宮射出的光華，以及中宮天極奄奄欲滅的紫微帝星的光華，完全掩蓋遮滅！一道强烈的紫色光華，自北宮玄武而起，橫空出世，直達中宮，光華燦爛，十分壯觀……

這驚人的天象異兆，雖僅現於霎間，但已足令人驚心動魄了！

天機隱俠龐德公目睹異兆，先是眼神一亮，但隨又微嘆口氣，似既感興奮，卻又甚感惋惜。

趙子龍因功力所限，根本不明其中的奧秘，但感驚奇而已。司馬芝因坐於「北宮玄武」方位，此時恰好被衆人目光所視，也不知她是心有所觸，還是有點害羞尷尬，竟怔怔的呆住了。

雕雪卻若有所悟，忙向龐德公道：「師傅！剛才異兆，豈非主北宮玄武出一統天下的眞命天子麼？難道北方的曹氏一脈，竟有帝皇之命？當眞奇哉怪極！」

龐德公微嘆口氣，卻轉向諸葛亮，輕聲道：「亮兒，你以為如何？」

諸葛亮微一思忖，即沉吟的道：「天下三分之象，初現於六十年前，又於六十年後的此時此刻再現，依天機學中的『三元會運』定數推斷，『天下三分天機大勢』當應驗於此時！而北宮玄武再發强烈紫光，掩蓋原來北、西、南三極光華，確為天下一統之兆，但並非此時之眹兆，而是應驗於六十年後三元會運大輪迴之時矣。未知是否如此呢？」諸葛亮忽地向龐德公詢示，顯然他對此「六十年後天兆」尚有迷惑之處。

龐德公默然不語，似在苦苦思索。好一會，他才忽地仰天長嘆一聲，喃喃的道：「哎……天機大勢，果然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可惜漢室三分已成定數，三分之合亦非漢室了！」

他一頓，忽然又道：「亮兒，你天機之學，已達前六十年後六十年共計一百二十年之境界了！吾所學亦僅此而已，也未知是否可以更上一層？既然如此，亮兒還猶豫甚麼？且代為師實踐未了之心願吧！」

諸葛亮一聽，便知龐德公心中已萌歸隱不出之意，心下不由一陣難過，忙道：「師傅啊！亮兒和雕雪師妹，學藝未精，仍須拜求師傅教誨呢！」

天機隱俠——龐德公此時一躍而起，呵呵笑道：「亮兒呵亮兒，你何太痴也！你身入天機門已二十五年，三元會運百年天機，已能徹悟，天下雖大，亦足任你縱橫馳騁了！而雪兒則可視師兄為師。」

諸葛亮知師傅去意已決，不可挽留，只好忙道：「師傅，今日一

別，相逢何時？」

龐德公目注諸葛亮一眼，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亮兒二十九年後逢一大劫，也未知他是否可以跨越？吾雖已預伏玄機，亦未知是否可以逆轉亮兒的天命？他心中一陣難過，但亦無可奈何，只好向諸葛亮輕聲道：「亮兒，當你啟封吾之最後一個錦囊時，或許便是你我相逢之日了！」話音未落，龐德公已凌空而起，於臥龍崗上猛一迴旋，便已失去他影踪。

* * *

雕雪目送師傅離去，心中雖有點不捨，但却並不太强烈，反而情不自禁的有一絲高興，因爲從此之後，師傅便不會像往日一樣，終日與諸葛亮縱論天機大勢，以及十分深奧的甚麼『兵法韜略』，以至她極渴盼的與諸葛亮獨自作伴的機會也並不太多，她的芳心已完全放於師哥身上，以至連與師傅的感情也相形淡薄。女孩兒的心思便如此的微妙，這一點，就連身爲「天機門」兩代傳人的龐德公和諸葛亮，也沒法悟透，因此也就忽略了。

趙子龍却察覺了雕雪的心思，因爲他發覺，自龐德公離開臥龍崗後，她的心神便似乎已不在那（天象）上面，俏眼兒直瞟着諸葛亮，片刻也不肯離開。趙子龍是一代「人間福將」，極富人間的感情，他心中不由欣然一笑，暗道：雕雪師姐的心兒啊，已牢牢的黏於義兄的身上，義兄呵義兄，你就算有通天的本領，只怕也難以將此甩開了！

此時諸葛亮的視線，却落在北宮玄武方位的司馬芝身上，心中暗道「三分而一統」中六十年後天兆，現於北宮玄武，司馬姑娘自此便怔怔的發呆，她又剛好坐於北宮玄武方位，莫非這「六十年後天兆」，與她的本命運數有極深的淵源？

諸葛亮因尚未能判斷六十年後的「一統天兆」，應驗於何者身上，因此心中極欲追索，他心念一轉，便忍不住問司馬芝道：「司馬妹妹，你剛才目睹怪異天象，失聲而叫，莫非有甚發現領悟麼？」

司馬芝本來仍怔怔的發呆，與平日的「快樂之女」模樣，簡直判若兩人，此時她一聽諸葛亮的呼喚，才猛地驚醒過來，但仍有點心神不定，喃喃的道：「怪異天象，但龐老前輩分明判斷，此乃『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徵兆啊！天機既然是『分久必合』，那與我分別了二十多年的兄長司馬兒，又是否可以『分久而合』呢？」司馬芝心神俱往的喃喃說着。

諸葛亮一聽，這才恍然而悟，原來司馬芝目睹那「三分天下而一統」的天象，竟勾起她思念已失踪二十多年的兄長司馬兒的心思。心道：她從「分久必合」的天象之兆，竟聯想到人世的悲歡離合，雖然有點狂亂，但亦是人之常情，並無甚怪異啊！

諸葛亮心念電轉，忽然又暗道：爲甚麼此「分久必合」天象，偏偏是她最先目睹？又令她心神强烈浮蕩？她身負「含笑春花大龍脈」的龍氣，有此强大地力護體，等閑的衝擊亦決難令她迷蕩，由此可見，「分久必合」的天象異兆對她的命數衝擊，是如何的强大猛烈了！莫非她司馬氏一脈，與六十年後的「一統天機」有極深的淵源麼？若然如此，那日後倒要小心留意了。

此時諸葛亮雖突萌此念頭，但一來這「一統天機」應驗於六十年後，而「三分天機」却逼在眉睫；二來諸葛亮深知司馬芝的命數，乃一代「快樂之女」，又怎會與那等慘酷爭殺的「帝王天命」沾邊？況且她司馬氏一脈僅剩她一人在世，而她失散二十多年的兄長司馬兒，也不知是生是死，想必已不存人世了！因而諸葛亮追索司馬氏一脈與六十年後天機淵源的念頭，便僅淡淡的在他心頭掠過而已，因此他也決計不會輕易漏洩。

司馬芝見諸葛亮良久不語，似在苦苦思索，忍不住追問道：「諸葛哥哥，你以爲我與兄長司馬兒，可以如此天象一般，日後『分久必合』麼？」

諸葛亮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司馬妹妹，你的胞兄司馬兒，與你已失散分開二十多年，天機之中雖有分久必合的定數，但其中牽涉的本命運數却變幻無窮，又豈可於一時片刻妄下定論？你之本命乃人間『快樂之女』，且把握現在，莫理那等虛無飄渺的幻象了！」

司馬芝和趙子龍一般，均十分敬重諸葛亮這位義兄，因此聽他這般論說，心中不由一寬，心境也轉而快樂起來，不再苦思發呆了。

就在此時，一直默不作聲的「人間福將」趙子龍，却忽地一躍而起，拔出恩師獨臂神尼授予的千古名器「鳳凰劍」，向諸葛亮欣然笑道：「義兄，子龍剛才目睹天象異變，覺其十分玄幻，忽然悟出一套劍法，亦取其玄幻之勢，未知如何？請義兄指點！」趙子龍深知，義兄諸葛亮已盡得天機門的眞傳，不但天機、地脈、兵法、韜略均造詣極深，他的輕功內力、護體「天機無爲眞氣」，以及獨步天下的「羽扇神功」，均已達極高的境界，已足以與其師龐德公併駕齊驅了。因此對他十分敬重，剛悟創了一套劍法，便連忙向諸葛亮請教。

諸葛亮十分喜歡這位一代「人間福將」的義弟，因爲他知他極重人間情義，其忠義貞勇四重品格，

當世之中已難覓同一人選。諸葛亮也不推讓，微笑道：「好！賢弟且試演一趟。」

趙子龍也毫不遲疑，手中「鳳凰劍」一抖，一道光華便凌空而起。灼灼生輝，逼人眼目，原來他已將內力眞氣貫入劍中，劍身一抖，威力無比的劍氣便被催激出來了，光華燦爛，猶如鳳凰起舞。

隨即，趙子龍身法突變，從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遊走，快如閃電，十分奇幻。從東轉南，從南轉西，從西向北，從北折中；而又形左實右，似前若後，飄幻之極，若有若無；但陣陣劍氣，却漸而形成一股鋒利無比的氣浪，趙子龍身周十丈之內，竟葉落花飛，地抖石碎，凌厲之極。

此時趙子龍剛走了二式，但威力已見無與倫比。不過，諸葛亮却眉頭一皺，暗道：單從此二式劍勢來看，第一式似是依天象之變悟化成「三三不盡」，第二式則再進而演化成「六六無窮」，劍氣威力，果然無窮無盡，凌厲之極。但此劍法極爲消耗內力，威猛有餘，靈幻不足，難與變幻無窮的天象滙爲一體，因此時間一長，便必因內力消耗過巨而力竭，屆時便頓失「無盡、無窮」的威力了……

諸葛亮視趙子龍親如同胞骨肉，因此也毫不客氣，立刻發聲道：「子龍！此劍法既悟創自天象之變，宜將凌厲鋒芒，與天象之靈幻奇巧融爲一體，方可收出奇制勝之效也！」

趙子龍於武學之道，悟性奇高，他一聽便即領悟諸葛亮的啟示，於劍浪中應聲道：「是！兄長所言甚是……子龍便以此爲本源，再加演化！」

他話音未落，手中鳳凰劍先驀地一收，再一抖一放「三三劍勢」突變「六六無窮」，從「六六劍勢」再突變爲「九九劍海」。但見其劍勢如江河大海，時而輕波蕩漾，時而驚濤駭浪；時而和風細雨，時而如蛟龍興波作浪。忽而如江河奔流，忽而如汪洋大海廣納百川，可容萬物，吞吸天地，極爲廣宏壯闊……

趙子龍演化至此，諸葛亮不由欣然叫道：「好！子龍的劍勢，終於抵達『九九歸眞』的『天象分合』境界了！單憑此三式劍法，便足以縱橫馳騁天下矣！」

趙子龍於劍陣中又立刻應聲道：「好一個『九九歸眞』，多謝大哥替子龍的劍式賜名！正好與吾之第一式『三三不盡』，第二式『六六無窮』相配而成也！」

司馬芝在一旁，見她的子龍哥哥悟創出一套連諸葛亮亦稱讚的武功，她的心兒不由一陣欣喜，竟比她自己吃了蜜糖更感甜美。她格格笑道：「諸葛大哥，你既已替他劍式賜名，何不一併爲他這套劍法命名呢？」

諸葛亮聽司馬芝欣喜之下，竟親密的呼趙子龍爲「他」，心中不由一陣好笑，他微一沉吟，便朗聲道：「好！子龍這一套劍法，既源自天象異兆，那便稱爲『天象六合神劍』，簡稱爲『六象神劍』吧！」

此時趙子龍已收了劍勢，一聽連忙向諸葛亮笑道：「多謝大哥！子龍草創的這一套劍法，便叫『六象神劍』好了。」

諸葛亮眼見趙子龍果然不愧爲一代「人間福將」，於武學之道，已具極深的造詣，天地乾坤、海闊天空，已足可任他縱橫馳騁了，他心中轉念，不由欣慰的開懷而笑。

不料趙子龍一頓，又情眞意切的忙道：「子龍本來已答應寄身荊州的劉備，待尋着大哥相會後，便返回荊州襄陽，助他一臂之力，但與大哥相聚時日短暫，怎捨分離？因此子龍打算留在臥龍崗，不再回返荊州了！大哥以爲如何？」

諸葛亮聞言不由微微一笑，道：「子龍，吾與你均爲三分天機大勢中人，日後亦必相聚一處，你又何必急在一時？況且你本命中潛伏無數護主奇緣，且行將兆應，荊州襄陽，恐怕你不得不先行返回了。」

趙子龍急道：「爲甚麼？子龍尚未正式拜劉備爲主，因此就算子龍不回去，亦不能說子龍不忠！」

諸葛亮微一沉吟，他忽然猛地憶起，師傅龐德公當日曾向他提及，他當年曾爲劉備堪點了一座「白兔龍脈」，以旺其衰頹本命，又提及劉備的生辰時日，此時心中不由猛地一跳，暗道：劉備生於辛酉年三月十一子時（即公元一六一年、漢桓帝劉志的延熹四年），按劉備的「時辰八字」，他於四十六歲之始，必有一場生死殺劫；而目下尚差半月，便是劉備四十六歲生辰，了那劉備的生死殺劫，豈非已逼在眉睫了。

諸葛亮雖然與劉備素未謀面，但聽說劉備待人十分仁厚，更愛民如子，求才若渴，因此心中已留有印象。二來當日龐德公曾有訓示，說當今之世，他曾預作玄機佈局的三姓血脈中，劉氏一脈的「龍氣地力」最弱，因劉氏的「白兔龍脈」，其形弱於曹氏的「青龍地脈」，以及孫氏的「赤龍地脈」也，因此着諸葛亮相機助劉氏血脈一臂之力。目下雖然未知劉氏血脈到底是誰，但當今之世，除了劉備，「白兔龍脈」的嫡傳後人便決難再覓第二個了……諸葛亮心念電轉，深感他焉能不替劉備先行化解這一場逼在眉睫的生死之劫了。

諸葛亮於是肅然的對趙子龍道：「子龍，吾亦不捨得與你分離，但荊州襄陽城中，一場危及劉備生命的殺劫，已逼在眉睫，當於半月之內發生，吾奉師命，必須維護劉備的週全，因此只好煩請賢弟先行返回荊州，爲劉備化解這場殺劫。事出無奈，望賢弟勿負吾所託！」

趙子龍見諸葛亮一臉肅然，又深知他的「天機神算」之學，已達鬼神莫測的境界，他既然如此鄭重相託，那荊州襄陽城中的劉備，便必定隱伏殺身之禍！趙子龍又想起劉備待人仁厚，十分愛才，不由亦替他擔心起來。他不再堅持留下了，與諸葛亮雙手相握，四目相注，動情的道：「既大哥如此判斷，子龍便先返荊州襄陽便了！但請哥哥切記，子龍時刻渴盼與哥哥相聚一堂啊！」

諸葛亮亦被趙子龍的情深義重所感動，他與趙子龍四手緊緊相握，含笑道：「放心吧，子龍。吾與你之天命既然同滙於三分天機大勢，那相聚一堂的日子，必爲期不遠了！一切務請相機而行，切勿魯莽衝動。」不知怎地，本已洞天徹地的「天機傳人」諸葛亮，在與趙子龍這位「人間福將」臨別之際，竟一反平日的精幹嚴謹脾性，變得有點婦人似的婆媽了。

趙子龍有感所觸，眼圈不由一紅。他也不敢再逗留，恐怕再不走，說不定自己便會改變主意，連忙向諸葛亮拱手拜道：「大哥，子龍先行告辭了！」

趙子龍話音未落，身形已驟起，旋風似的掠下臥龍崗去了。他臨走甚至沒向司馬芝招呼告辭。

奇怪的是，司馬芝這位「快樂之女」，並未因她的「子龍哥哥」離去，而流露半點留戀不捨心緒，依然與雛雪在一旁悄聲說笑。

雛雪不由奇道：「司馬妹妹，子龍哥哥已別妳而去，妳難道不難受麼？」

司馬芝格格笑道：「雛雪姐姐，我剛才目睹天象，忽然醒悟，既然天象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定數，那人間又豈無『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呢？而且啊……」

雛雪笑道：「而且甚麼？」

司馬芝道：「雛雪姐姐，妳不見子龍哥哥他剛才眼圈已紅了？他就算捨得了我司馬芝，再決計捨不得他這位義兄諸葛大哥啊！既然如此，子龍哥哥又怎會不盡快趕回來？此時短暫的分別，換來的却是不久永遠的相聚啊！」

雛雪聽了，與諸葛亮互視一眼，兩人不由會心的一笑。但也沒再說甚麼，隨後下了臥龍崗，返回臥龍崗下的茅廬去了。

＊　＊　＊

當天中午時份，趙子龍便返回荊州襄陽城，前去拜見劉備。

劉備見趙子龍依約而回，十分欣慰，他握着趙子龍的雙手，連聲道：「子龍重言守諾，眞乃有始有終誠信之人也！」劉備一頓，又問道：「與你一道的笑小兄弟和司馬姑娘，怎的不見同返？」

趙子龍告訴劉備，司馬芝留在義兄處，暫時不回襄陽了，笑猴兒則拜了一位高人爲師，一同雲遊天下去了。

劉備雖然有點惋惜，但料想兩男女娃兒，雖精於武學，但僅是江湖拚殺的技倆，於大軍戰場作戰，也沒多大用場，祇要趙子龍返回他身邊，他也就心滿意足了，因此也沒怎麼留意，略問一句，也就算了。

劉備正欲向趙子龍打聽他與那位神秘的義兄會面的情形。就在此時，府外有劉表的信差，前來相請劉備火速到劉表府衙議事。劉備不敢怠慢，吩咐趙子龍先好好歇息，他自己立刻趕赴劉表府衙。

到了劉表的府衙，劉備以小弟之禮，拜見了族兄劉表。劉表立刻急道：「賢弟！原降荊州的部將張武、陳孫在江夏造反，燒殺劫掠，爲禍甚大，吾欲率兵征討，但恐荊州空虛，未知如何處措？」

劉備一聽，是爲劉表出力的時候了，便毫不猶豫道：「既然如此，兄長不必憂慮，小弟願代兄之勞，領兵平此叛亂。」

劉表大喜，當下即派出三萬大軍，由劉備統領，前去江夏平亂。劉備返回府中，準備率帶關羽、張飛二人同去江夏。趙子龍聞訊，即不顧疲困，立即趕來，請求隨行參戰，劉備知趙子龍英勇善戰，有他隨行，軍威立增不少，當下欣然答應。但又怕趙子龍過於疲勞，便將他留在中軍，前鋒由關公統領，後軍則由張飛押陣。

劉備統領三萬大軍，即日開赴江夏。此時劉備手下有關公、張飛、趙子龍三員猛將，兵力達三萬，軍威甚爲雄壯。沿途荊州百姓，均爭相迎候，爭睹劉備大軍的壯盛英姿。

這一切，均有人立刻飛報襄陽城中的劉表繼室蔡夫人。蔡夫人下嫁劉表後，生有一兒子劉琮，蔡夫人極欲由自己的親子繼承劉表的大業。但劉表有前妻所生的長子劉琦，雖然懦弱多病，但依立長爲嫡的律例，劉琦才是繼承劉表地位的合法人選，因此劉琦便成爲蔡夫人眼中的針刺了。蔡夫人經幾年的辛苦經營，本來已伏下妙着，由她的胞弟蔡瑁統控了荊州九郡的兵權，將劉表架空，祇待劉表一旦去世，

便由蔡瑁出面，立劉琮爲荊州之主。

不料就在此時，劉備却投奔荊州而來，蔡瑁雖然極力反對迎接劉備，但劉表爲利用劉備抗强大的曹操，堅決接納劉備。劉備入荊州後，與劉表的長子劉琦過往甚密，劉琦對劉備以叔侄之禮待之，因此極得劉備的喜歡。蔡夫人深知劉備手下有關公、張飛二員猛將，祇要站在劉琦一面，她要向劉琦下手，便十分困難了。因此劉備自然成了蔡夫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必先除而後快也。

令蔡夫人更不安的是，此時劉備趁江夏叛亂，取得了統軍平亂的兵權，她欲除掉劉備和劉琦，便更難上加難了。因此蔡夫人接報，不由恨得牙癢癢的。她與胞弟蔡瑁商議後，搶先向劉表密報：說劉備大軍所到之處，均收買民心，極得荊州百姓的歡迎。

劉表聽了，雖沒甚麼表示，但眉頭却不由一縮一皺，似乎有點後悔，不該同意劉備率兵往江夏平亂。不過劉備的大軍已出發甚久，且快抵江夏，此時後悔也太遲了。

劉備率領大軍進抵江夏(今湖北黃崗縣)，紮下營寨，準備破敵。

不料叛將張武、陳孫二人，不知厲害，以爲劉備如劉表一般不堪一擊，竟搶先率兵前來攻擊挑戰。

劉備率關公、張飛、趙子龍等列陣迎戰，劉備向敵陣望去，但見張武所騎的戰馬十分雄壯，不由讚道：「此眞乃千里駒啊！」

趙子龍一聽，即驟馳而出，直闖敵陣，張武拍馬弄槍迎擊。趙子龍也不打話，手中銀槍一抖，架住張武的鐵槍，左手拔出「鳳凰劍」，使出初創的「六象神劍」第一式「三三不盡」，祇見寒光連閃三下，張武已被斬爲三，駭人之極。

趙子龍隨手扯住張武的戰馬，疾馳而回。叛將陳孫見了，以爲有機可乘，隨後衝殺而至，利斧一揮，向趙子龍的背後砍去。

不料趙子龍背後却似長了眼，他但感身後護體眞氣嘯嘯鳴响，便知有利器襲來，他心中冷笑一聲，左手牽馬不放，右手銀槍作劍，射出一股劍氣，登時洞穿陳孫的心胸，倒撞下馬，一命嗚呼。原來趙子龍剛才所施的「六象神劍」第一式「三三不盡」，劍勢爲三，分爲三面，可立斬三人，剛才祇殺了張武一人，尚餘二大殺着，正好被陳孫不知死活的趕來撞上了。

趙子龍以他悟創的「六象神劍」，與馬上征戰技藝融滙結合起來，片刻之間，便連斬二將，威力之大，令人驚駭。

這一面的關公見狀，向身邊的張飛道：「三弟之猛，比子龍或有過之，但若論靈巧敏捷，殺招快如閃電，便連吾亦不及子龍。」

張飛亦深有同感的由衷讚道：「趙子龍果然好功夫，不枉吾等視之如弟也。」

關公、張飛說時，趙子龍已扯着張武的戰馬，飛馳而回。關公舞刀衝殺而出，張武、陳孫所率的叛軍，嚇得心腹俱裂，誰敢接戰？登時四散奔逃，眨眼已全軍潰亡。

劉備接住趙子龍，大喜道：「子龍，一別半月，你的功夫又精進了。」趙子龍淡然道：「叛將無能，妄圖作亂，殘害百姓，子龍不得不以重手懲誡罷了！」當下把擒獲的戰馬，獻給劉備。劉備大喜，連忙向趙子龍致謝。

劉備的大軍，很快便平定了江夏的叛亂，安撫城中百姓官民後，便率軍返回荊州襄陽。

劉表聞報，連忙出城迎接。他見劉備依然領軍而回，並將兵權交還，心中對劉備的疑慮才減緩了。

劉表又設酒宴爲劉備慶功，席間，劉表忽然歎道：「賢弟如此神勇，不到三日平定江夏之亂，荊州有賢弟相助，從此有所倚靠了，可惜荊州爲中原腹地，四面受敵，防守祇恐不易。」

劉備一聽，以爲劉表眞誠求助，便坦然道：「小弟以爲，可令關公西拒張魯，張飛鎮守南方，趙子龍則據守三江以防孫權，則荊州可保無恙。」

劉表猶豫不決，於席間並未作最後決斷，隨劉表赴宴的蔡瑁，聞悉劉備的建議，當時亦未反對。酒宴後却立刻趕到劉表府中，對他的胞姊蔡夫人道：「劉備正設計，誘使姐夫答應，由關公、張飛、趙雲三將領兵鎮守外防，劉備的目的，顯然是欲削除弟之兵權。」

蔡夫人一聽，不由咬牙恨道：「劉備此計，是欲助劉琦奪取荊州，分明與我作對，我又豈能容他奸計得逞？」

當晚，劉表返回內堂寢室時，蔡夫人便對劉表進言道：「妾聽說劉備在荊州廣結人緣，收買人心，恐對夫君不利，不可留他在襄陽城中也。」

劉表猶豫道：「劉備是仁人之心，妳多慮了。」

蔡夫人冷笑道：「劉備志大如天，目下奔波無處容身，荊州九郡，乃兵家必爭之地，劉備豈能不心動欲謀？夫君心腸太好，祇怕人家却包藏禍心呢！」劉表默然，不再說話，他心中顯然已有點動搖了。

第二天，劉表邀劉備一道出城狩獵，劉備欣然而往，劉表見劉備座下戰馬十分雄壯，不由讚道：「

此馬十分雄健，當可一日千里也，未知得自何處呢？」

劉備知劉表喜歡此馬，也不敢隱瞞，便坦告道：「白馬之主，即江夏叛將張武，爲子龍所擒獻給小弟。若兄長喜歡，小弟樂意轉贈。」

劉表一聽，大喜道：「如此多謝賢弟厚禮了。」

當下劉備祇好改乘另一匹戰馬，把坐騎贈讓劉表騎上。劉表坐上此雄壯戰馬，但覺馬馳如飛，十分平穩，心中喜悅，對劉備不由又添了幾分好感。

不料劉備贈馬的消息，立刻又有人向蔡夫人密報了。蔡夫人聽聞後，知劉表喜歡，先是恨恨的咬牙，但心念一動，却哈哈笑道：「劉備啊劉備，你這條以駿馬買人心之計，祇怕弄巧成拙啦！」當下蔡夫人不動聲色，把荊州相馬名士蒯良之弟蒯越召來，密談一番。然後不動聲色，靜待劉表回來。

劉表狩獵完畢，騎着劉備所贈的戰馬，得意的返到府上，他剛騎馬入府，他熟悉的幕僚蒯越便迎面而來。蒯越亦善相馬，此點劉表已深知，因此一見蒯越，劉表便笑着道：「蒯越，你快來看看，白馬勝在甚麼地方？」

蒯越走近，向劉表所騎的駿馬仔細一看，心中不由猛地一跳，暗道：我雖然受了蔡夫人所託，伺機中傷此馬，但據吾所察，此馬的確非吉祥之物啊……劉表待我不薄，倒不能不向他坦白相告。

於是蒯越便對劉表道：「主公，此馬眼下有淚槽，額角生白點，名爲『的盧』，不利於主人，恐有殺身之禍，未知此馬得自何處？」

劉表一聽，不由大驚道：「此馬原乃叛將張武的坐騎，爲劉備的部將趙子龍所擒，獻給劉備，而劉備又轉贈於我，原以爲劉備一番好意，獻此駿馬，不料却有此隱患也。」劉表說時，連忙下馬，令手下牽到一旁，冷眼也不望了。

第二天，劉表即把劉備邀到府上，對劉備說：「昨日承蒙賢弟贈馬，十分感激，但賢弟需不時征戰，正好用得着，因此還是留給賢弟你自己騎乘吧！」

劉備不知劉表的用意，祇好站起身來，向劉表拜謝他的心意。

不料劉表立刻又道：「賢弟久居襄陽城中，吾怕你因此荒廢了練武。襄陽城郊，有小縣城新野，錢糧充足，賢弟是否率本部兵馬前往駐紮？一來可勤練武事，二來可作荊州北拒曹操的屏障。」

劉備一聽，便知劉表不想他留在荊州襄陽城，他心中必已對自己有所疑慮了，但劉表表面上似在相詢，但意思已十分明確，也不容劉備作任何的異議，劉備無奈，祇好答應，拜跪走了。

第二天一早，劉備便率原來的一千人馬，開赴襄陽北面五十里外的小城新野。他騎馬出城，身後有人叫道：「劉公所乘之馬，不可騎也！」劉備轉身一看，原來是劉表的幕僚伊籍。

劉備連忙下馬，問伊籍因由。伊籍道：「吾昨日聞說蒯越曾勸劉表，莫騎此馬『的盧』，因騎則害主，公怎敢再乘用呢？快將此馬拋棄吧！」

劉備一聽，才知因爲此馬，劉表已對他生疑心了，他不由感觸的長嘆一聲，道：「我見兄長喜歡此馬，才轉贈於他，其實心中不捨。人之生死份屬天命，又豈會因一馬一物而妨碍呢？既兄長不用，劉備當留爲自乘，豈忍拋棄呢？」

劉備說罷，謝過伊籍的好意，依然騎着「的盧」馬，率關公、張飛、趙子龍等本部一千人馬，開赴新野而去。

劉備到達新野不久，他的妻子甘夫人，便誕生一子。此子因甘夫人夢見吞北斗星而懷孕，故取名爲「阿斗」。

此時已是趙子龍離開臥龍崗的第十天了。趙子龍心中牢記義兄諸葛亮的密囑，暗道：義兄判斷，劉備在他四十六歲，必有一場生死殺劫，再過五天，便是劉備的四十五歲生日，亦即他四十六歲之始了，那他的殺劫，豈非逐漸逼近了嗎？但於此時，劉備却被劉表調離荊州襄陽這是非之地，這對劉備來說，到底意味着甚麼？是吉還是兇呢？

趙子龍心念電轉，始終難明究竟，但因不能洩露義兄諸葛亮的玄機，他又不可向劉備直言，無奈祇好打起十分精神，密切留意劉備身邊的一切動靜了。

* * *

劉備在新野小城，又過了二日，一切均平安無恙。

到這天的下午，劉備忽然接報，正率兵攻打北方袁紹的曹操，已深入幽州烏桓，遠距大營許昌已達二千里路程了。

劉備聞報，心中忽然一動，他按捺不住，竟不聽趙子龍的勸告，亦不許他隨行，僅帶了幾名親兵，便直馳襄陽城而去。趙子龍心中不安，但又無可奈何，祇好留在新野，密切留意襄陽那面的動靜。

劉備的「的盧」馬快，當天傍晚入黑之前，便馳抵襄陽城，又立刻前往劉表的府衙拜見。

劉表見劉備夤夜來訪，心中先是一驚，但知他僅帶了四名親兵，才放心接見。兩人見面，劉表忙道：「賢弟夤夜來到，有何急務？」

劉備道：「小弟正爲許昌曹操態勢而來也。」劉表一聽，便邀劉備入後堂飲酒詳談。劉備坐下，又立刻道：「兄長！目下曹操正率兵北征，深入烏桓，距許昌已達二千里路，回防極難矣，何不趁許昌空虛，出動荊州大軍，攻襲許都，坐擁漢帝，則兄長之大業可成也！」

不料劉表却立刻道：「吾坐鎭荊州九郡，心願已足，豈可奢求別圖？」劉備一聽，心中不由暗嘆口氣，再無言以對。

兩人又飲了一會悶酒。

劉表忽地長嘆一聲，又潸然淚下。劉備見狀，慌道：「兄長有甚難處？但說毋妨。」

劉表道：「哎，實不相瞞，吾有家事未決，又怎有心神圖進取呢？」

劉備又忙道：「兄長有甚家事未決呢？若有用弟之處，弟萬死不辭！」

劉表又長嘆一聲，才道：「吾老矣，正欲立嫡繼承吾位。前妻陳氏所生長子劉琦，爲人雖然賢良，但儒弱而不足成大事；後妻蔡氏所生子劉琮，性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又恐禮法不容，欲立長子，又怕蔡氏一族反對，因蔡氏一族已控掌荊州軍務啊！其中難處，實不堪向外人言也。」

劉備一聽，以爲劉表並非視他爲外人，便坦然的道：「自古廢長立幼，皆取亂之道也，弟以爲宜立長子劉琦。至於蔡氏一族權力太重，可於日後緩緩撤除，而絕不可懾其勢而改立幼子。」

劉表先是眼神一亮，欲言之際，却又立刻收口，默然不語。劉備見狀，心中驚疑，連忙四周一看，祇見屏風後有婦人衣角一閃即逝，知有人在屏風後偷聽，此人就連劉表亦忌憚三分，不敢表態。

劉備不禁暗吃一驚，後悔剛才失言坦露。他無奈之下，祇好掩飾的道：「吾醉了！且告退一會，入厠方便，請兄長見諒。」

說罷站起，故意靠近屏風而行，但屏風後面偷聽之人已不見了。

劉備在如厠方便之時，猛見自己的大腿之肉已經有點鬆弛，心道再過三日，吾便踏出四十六歲之年了，但仍一事無成，須寄人籬下，終日提心吊膽！心中悲苦，不由淚流滿臉。

劉備如厠出來，重新入席飲酒。劉表見劉備滿臉有淚痕，便問道：「賢弟有難言心事麼？」

劉備不由長嘆道：「哎！吾剛才如厠，忽然發覺腿肉已經鬆弛，感吾已近老之年，而事業却一事無成，不由悲從中來而已！」

劉表一聽，心中不由一跳，故意試探道：「吾聽說賢弟在許昌，曾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天下英雄，賢弟歷數天下名士，曹操皆不以爲然，而獨讚賢弟，與曹操他自己，方爲當世英雄。以曹操之雄大，尚且不敢輕看於你，賢弟又何必自悲呢？」

劉備被觸着心事，不由衝口而出道：「實不相瞞，劉備所欠者，乃根基地盤而已。若根基奠定，天下庸碌之輩，又豈在劉備眼中！」

劉表一聽，臉色一沉，心道：你這「天下庸碌之輩」，莫非連我也包括在內？你所謀的「根基地盤」，又是否吾坐鎭之荊州九郡！

劉備說罷，見劉表臉有怒意，不由大吃一驚，知自己暴露心事，未免太魯莽了！他連忙站起來，道：「小弟酒醉失言，望兄長見諒。小弟不能再飲，恐有失禮冒犯之處，先向兄長告辭了！」劉表也不挽留，僅略一點頭而已。

劉備走出劉表的府邸，見夜已深，不便返回新野，便改投襄陽城中的官家館舍，歇宿一宵，明日才返新野。

劉表心事重重，退入內堂。祇見蔡夫人早就等候着，見他進來，便立刻道：「我剛才站於屏風後面，爲夫君審辨劉備，但感劉備目中無人，連夫君亦不放在眼內！他更有圖謀荊州之禍心，此人今日不除，必爲日後心腹大患！」

劉表默然不語，祇是連連搖頭，也不知他心中所想，欲表示的是甚麼。

蔡夫人不由恨得牙癢癢的，她待劉表睡下，便借故出外，派人去密召其弟蔡瑁進府，商議除掉劉備計策。

蔡瑁咬牙道：「事不宜遲，趁劉備尚在城中，於館舍先將他殺了，再告知姐夫可也！」

蔡夫人狠狠的道：「劉備竟勸夫君立劉琦這怯弱病夫！又謀除掉蔡族兵權！單是這二點，他便死有餘辜了！你不必猶豫，依此法速速行事便了！」

於是蔡瑁立刻奔出，點撥兵馬，準備在五更人靜時分，一舉將劉備殺掉。

此時已近五更時分。劉備在館舍中正熟睡，根本不知將有殺身之禍。

就在此時，劉備忽聞館舍窗外，有兔子的尖嘯，他心中一震，不由猛地醒來，抬眼望去，祇見一頭碩大的白兔，正伏在窗台上，向他尖聲厲叫，似在呼喚甚麼。

劉備見狀，心中又不由一跳，猛地憶起他幼年時，曾遇一位高人龐德公，爲他劉家堪點了一座墓穴，且判定爲「白兔龍脈」，又說「白兔龍脈」雖然龍氣稍弱，因受其

形格所限，日後必多劫磨；不過「白兔」之形，令人可愛，因此極得人緣，亦即可獲「天機三道」中「人和之助」。如今白兔現於窗台，向吾呼喚，必有所警示，莫非是將有殺身之禍麼？

劉備心念電轉，又猛地憶起他與劉表密談時，屏風後面有「婦人衣角」閃過，而劉表亦似已知屏風後偷聽之人是誰，那莫非今晚之會，是劉表伏下的試探之計麼？若然如此，那我一時失言，必惹劉表及蔡氏族人動殺機了！劉備想及此處，不由猛地出了一身冷汗，連餘下的三分酒意亦嚇醒了！

劉備也不敢再去向劉表拜辭，因爲他深知荊州的軍權已落在蔡夫人的族人手中，蔡夫人要殺他簡直是易如反掌，就連劉表也阻止不了，因此劉備慌忙悄悄越窗而出，也不敢走正門，偷偷到馬槽牽出那「的盧」馬，由後門出去。一路馳向襄陽城西門，向守城的荊州兵說因新野有急務，須急趕回去。守城的荊州兵因未接蔡瑁或劉表的密令，因此也就打開城門，放劉備出去。

劉備出了襄陽城西門，立刻揚鞭催策，欲盡快跑離這是非之地。不料他剛跑出不到十里之地，身後便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爲數在百騎以上，料想必是追殺他的人馬了！

劉備此時，僅得單騎匹馬，連兵器也不及帶走，又怎能抵禦百騎之衆？他惶急無奈，祇好向的盧馬猛抽一鞭，希望借助馬快，甩掉後面的追兵。

不料的盧馬挨了一鞭，竟慌亂起來，折轉北行方向，竟馬頭一拐，向西面狂奔。劉備收控不住，祇好放開韁繩，任由的盧馬發狂奔跑。但如此下來，竟把後面追殺的百騎甩遠了。

劉備正暗自鬆了口氣，以爲終於逃出劫難。不料就在此時，一道深澗橫在前面，兩岸相距近五丈，下面溪澗如銀線，顯然極深。劉備知不可跨越，欲轉身而逃，後面塵頭大起，顯然追兵已近。

劉備不由仰天長嘆道：「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吾今日必難逃劫數了！」他嘆息時，又猛地一拍的盧馬背，叫道：「的盧！的盧！汝果然是害人之馬！」

不料劉備情急猛拍之下，的盧馬受驚，馬身先是一旋，然後後蹄猛地一踏地上的硬石，馬身竟凌空飛躍，騰空飛越五丈，穩穩的落在對岸，然後又風馳電掣向西面疾奔，竟毫無疲態。

劉備在剛才一刻，猶如已身墮地獄死門黑霧，心頭一陣抽搐，幾乎在馬背上窒息了。待的盧馬穩穩的飛落對岸，才似從死亡地獄中脫逃出來，長長的舒了口氣。他向身後靜心一聽，追殺他的百騎，竟已無聲無息，大概已被後面的五丈深澗擋住了。

劉備縱目向前望去，但見天色微明之中，露出左面的一座樹林，右面却是一道不知名的山路小徑。劉備恐樹林中有埋伏，便撥轉馬頭，轉向左面的山徑。他此時也無目的地，祇知離開襄陽城這殺機四伏之地越遠越好。

的盧馬在山徑中不宜快跑，劉備祇好收緊韁繩，讓牠撒開碎步而奔。

剛跑入山徑一段，就在此時，山徑的兩面，竟呼呼地躍下十八條黑衣大漢，每人均執刀劍等短身兵器，身手十分敏捷，竟不下於劉備曾見識過的笑猴兒和司馬芝。劉備心中不由大驚，暗道：這等武林高手，極精於單打獨鬥，一人便可困住曹操的一員大將，彼等若是荊州派來之士，那劉備便必死無疑了！

他正轉念間，那十八條黑衣大漢，竟一聲不響，突然凌空躍起，分從前後左右，四面八方，手中的刀劍快如閃電，向劉備的的盧馬疾揮而來！這十八把刀劍，祇要觸着或人或馬，劉備均必死無疑。

劉備手中並無兵器，就連稍作抵抗的能力也沒有，他不由心膽俱裂，仰天長嘆道：「哎！不料甫出地獄，又陷此死亡之谷！此乃天亡我劉備啊！」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道白影，如電光自天際一劃而降，手中的兵器，在劉備和的盧馬的四周，織成一圈白光，把攻來的十八般刀劍擋了回去！白衣人一面向劉備傳音道：「劉將軍休得驚惶！你今日之難，吾義兄已預作解救妙着了！」

劉備一聽，不由如見救星，如聞綸音，喜得以手加額道：「是你，子龍！眞乃天降神兵，救吾劫難啊！」

白衣人果然是趙子龍。他自劉備赴荊州後，心中十分不安，但未奉軍令，又不好擅自馳往荊州保護。正在他焦急之際，司馬芝忽然降臨新野，她悄悄而來，又悄悄而去。關公、張飛雖知司馬芝曾來新野，但知她是趙子龍的密友，也不以爲意，祇一笑置之。不料趙子龍在司馬芝離開不久，他也脫下戰袍，改作江湖武林人士勁裝，風馳電掣的掠出新野，直奔襄陽城西面的漳山而去。

關公張飛二人這才生疑，料想劉備莫非在荊州出了甚事？於是亦點起兵馬，向荊州襄陽緩緩而進，準備接應北進的劉備。但兩人決意料不到，劉備此時已在襄陽西面的虛山陷入絕境了。

幸而恰於劉備千鈞一髮之際趙子龍如神兵天降，施展他的獨創「六象神劍」第一式「三三不盡」，劍勢「三三」而出，無窮無盡，織成一片劍氣之網，他的「鳳凰劍」連變六招，便把十八般兵器擋架住了。

劉備趁機伏在馬背，脫出包圍圈，他一面縱馬飛奔，一面扭身向後面的趙子龍大聲問道：「子龍！你義兄果然洞天徹地，與吾素未謀面，竟可遙伏玄機，救吾生命！未知你義兄是誰？好等劉備親身前去拜謝……」

此時趙子龍施展「鳳凰劍」，雖然將十八名黑衣大漢逼退，但十八名黑衣大漢的武功亦甚高，而且是十八人聯手，趙子龍單人獨劍，是否能尅敵制勝，趙子龍也並無絕對的把握。祇要稍一疏漏，讓其中一人脫離他的劍陣，那劉備便危之極了！因此趙子龍也不敢大意，連忙向劉備以內力傳音道：「此非說話之時，吾義兄曾留偈語，說劉將軍遇難可速往西行，自然可以脫險！請劉將軍快離此地！」

劉備一聽，又是趙子龍的「義兄」伏下的玄機，他心中不由又奇又佩，也不敢不信，當下催策的盧馬，疾速的沿山徑小路，向西面直馳而去。

趙子龍見劉備已依義兄諸葛亮的偈語吩咐，一路向西面去，料想他必可脫險，心中不由一寬，他不必再爲劉備的安危分心，他的「六象神劍」的威力，才最終發揮出來。

祇見趙子龍長嘯一聲，手中鳳凰劍連抖三抖，「三三不盡」劍勢，隨即突轉「六六無窮」；此時他的一劍刺出，劍氣竟可分射六面；鳳凰劍連抖三抖，即可發出十八股凌厲劍氣，形如電光乍閃，穿透十八名黑衣殺手執兵器的手臂，十八件兵器霎時落滿一地，十八名黑衣大漢，右臂下垂，呆如木鷄，就連一絲的反抗意志也失去了。

趙子龍絕不嗜殺，他見十八名黑衣殺手已失去戰鬥力，便沒再施殺招，將鳳凰劍一回收，冷哼一聲，也不說話，便展開身法，沿山徑小路向西掠去，隨後追前保護劉備去了。

三顧茅廬　臥龍出山

劉備一路策馬向西奔馳，他此行九死一生，幸而終能逢凶化吉，心中不由如醉如痴，暗道：若說的盧馬救吾一命，乃屬天意，則趙子龍於千鈞一髮的出現，却是他那位義兄的伏佈玄機，由此可見，這位「義兄」的神通本領何等驚人了，可惜劉備無此福氣求得此人相助，否則何愁大業不成？想着，天色已大明了。

他心中思潮起伏，一路西行。正行之間，忽見一位牧童，騎於牛背之上，吹着短笛，迎面而來，劉備見牧童清雅之狀，心中不由感歎道：「牧童如此清雅，吾不如他也！」便勒停馬，注視感歎。

不料那牧童走近，也停牛不走，目注劉備一眼，哈哈笑道：「吾師曾道，今日清早，必有貴客駕臨漳山，着我留意，看來果眞如此也。」

劉備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忙道：「小兄弟，你的師父是誰呢？」

牧童笑道：「吾師曾說，若貴客打探，可直告吾名號，果然所料不差，吾師司馬徽，道號水鏡先生。」

劉備一聽，不由大奇道：「吾聞荊州有一高人，察賢辨能，明如水鏡照映，這位高人，莫非便是尊師水鏡先生嗎？若然不差，請小兄弟快引領我前去參拜！」

牧童笑道：「是與不是，見面便知，請隨我走一趟吧！」

牧童撥轉牛身，向西而行，劉備連忙策馬隨後跟隨。走了約莫二里，便見前面林中露出一座莊園。莊園中傳出一陣琴聲，十分優雅。牧童引領劉備走上前去，欲入莊內通報，劉備悄聲道：「小兄弟且慢，勿騷擾了如此優雅琴聲也。」

劉備悄悄而近，下了馬，走入莊門。剛走一段，快到中門時，琴聲忽然停止。有一道家打扮的男子，忽然呵呵笑着而出道：「琴音意境本屬清雅，忽然高亢之韻，便知外面必有征戰之人駕臨也！」

劉備連忙目視來人，但見他松形鶴骨，飄逸如仙，慌忙上前行禮道：「閣下想必便是荊州高隱水鏡先生？」

來人含笑點頭道：「吾道號水鏡，世人呼爲水鏡先生而已。閣下眉心青黑之氣已開始清散，想必已逃過一場生死大難了。」

劉備一聽，心中不由十分驚佩，心道：此人果然不愧爲「水鏡」，辨人察運，竟靈驗如斯也！

水鏡先生請劉備入內，分兩面坐下，童子獻上清茶。水鏡先生微笑道：「聞玄德乃天下英雄，有志匡扶漢室，爲何竟如此落泊呢？」

劉備不禁長歎道：「劉備事業難成，祇怕是時也命也，難於強求。」

水鏡先生微一搖頭，道：「不然，你之命宮山林位已伏有祖脈龍氣躍動，印堂中青煞之氣漸退，此乃本命漸入天運之兆也。你之不濟，不過是身邊未逢高能之人罷了！」

劉備道：「不然，劉備雖然不

濟，但身邊文有孫乾、糜竺、簡雍，武有關公、張飛、趙雲，均竭力盡忠，以扶劉備也！」

水鏡先生微笑道：「關、張、趙三人，固然皆萬人莫敵之武將，可惜並無一善用將才之人也。而孫乾、糜竺之輩，不過是白面書生，口若懸河，腹無經綸拯世之材也！」

劉備心事被水鏡一口道破，不由無言以對。好一會，才長歎一聲道：「哎，實不相瞞，吾亦曾苦苦求拜隱世高人，可惜時運不濟，未遇其緣罷了。」

水鏡先生道：「非也，豈不聞十里之內，必有芳草之言嗎？豈可說天下無人。」

劉備既知水鏡先生察人辨物，有過人之處，便不敢輕忽，忙道：「劉備愚昧，致未有所聞，請先生賜教！」

水鏡先生微笑道：「今天下奇才，盡在荊州，你可往拜求。」

劉備急道：「奇才在甚麼地方？到底是誰？」

水鏡先生道：「臥龍、鳳雛，兩者得一，可平天下。」

劉備大喜道：「何處去拜求臥龍、鳳雛？」

水鏡先生撫掌大笑，忽然吟道：「雛鳳展翅太匆忙，臥龍深盤臥龍崗，三分天機大勢定，三顧茅廬放華光……好，好，劉公細思，自可明悟。」

劉備欲再問，童子忽然進報，說莊外有一個稱趙子龍的英偉漢子，前來尋找劉備。水鏡先生一聽，便呵呵笑道：「子龍、臥龍，一文一武，匡扶明主，幸勿匆忙，劉將軍且出莊，與你的趙子龍會合吧！」

劉備深知水鏡先生隱世高人，決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輩，彼等祇會略作提示，一切尚須自己去仔細領會，因此再追問下去亦是徒勞而已。而且他也牽掛新野城中軍務，未知荊州蔡族中人，下一步將如何對付他？便不敢再在「水鏡莊」逗留，向水鏡先生深深一揖，拜辭了。水鏡先生果然也不挽留，祇是回了一揖而已。

劉備心中納悶，反覆想着水鏡先生留贈的那四句偈語，一路步出莊外，那童子早就爲他牽馬而出了。

莊門外果然是趙子龍尋覓至此，他一見劉備，便喜道：「劉將軍安然無恙麼？」

劉備連忙走上前，握着趙子龍的雙手道：「劉備多番蒙子龍相救，此恩此德，永誌難忘，可惜劉備目下落泊之身，未能厚報。」

趙子龍心道：你豈知這一切均是義兄的玄機佈伏？但未得義兄的許諾，他又不敢坦露，無奈祇好淡淡的一笑道：「子龍與劉公你有緣，亦是子龍奉了義兄之命，全力保護你的週全罷了，劉公不必客氣。」趙子龍曳然而止，不肯再說下去。

不料劉備聽了，心中却不由一動，忙道：「子龍，你屢次提及你的義兄，想必是絕世高人，他到底是誰？現居何處呢？」

趙子龍此時正思念義兄，心神俱往，聞言不由脫口而出道：「臥龍崗……的確祇有臥龍崗這等地方，才可與他相配……」

劉備一聽「臥龍崗」三字，心中立刻突的一跳，因爲他猛地想起水鏡先生所贈的偈語——臥龍深盤臥龍崗，這一句話，劉備不由不急道：「子龍，快說清楚，甚麼臥龍崗？難道你義兄便住在臥龍崗麼？請勿隱瞞，快告知我啊！」

趙子龍見劉備情急之狀，又見自己已脫口說出「臥龍崗」三字，料想就算道出這麼一點，義兄想必也不會責怪，便不忍瞞他，含笑點頭道：「是啊，義兄的確住在臥龍崗。不過那祇是一座雄偉的山崗而已，並無甚稀奇之處。」趙子龍不知劉備已獲水鏡先生贈予察賢辨能的偈語，還道僅憑「臥龍崗」這地方，也不算是洩露義兄的行藏。

不料劉備又猛然想起水鏡先生臨別時的一句：子龍、臥龍，一文一武，匡扶明主，幸勿匆忙！」他心中不由又突突一跳，暗道趙雲字子龍，他的義兄又居於「臥龍崗」，莫非便是水鏡先生隱示的「臥龍先生」麼？若然如此，那子龍與他的義兄「臥龍」，便當眞是「一文一武、匡扶明主」之天降奇才啊！

劉備心中轉念，已暗暗打定主意，返新野後，無論如何亦要請求趙子龍引見他的義兄，就算拋下軍務，週遊天下尋訪亦在所不惜了。

當下劉備也沒說破心中所想，他欣然一笑，便隨趙子龍一道下山，向北面馳返新野。

在半路，才遇上關公、張飛二人率領前來迎接的兵馬。劉備與關、張二人相見，說起昨晚的九死一生險狀，又說幸得趙子龍仿如神兵天將，才令他安然脫險。

關公十分感慨，他向趙子龍拱手一揖，多謝他救兄長之德，趙子龍也並不居功，淡然一笑而已，張飛却大怒道：「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領兵殺入荊州，斬殺奸佞之徒。」

劉備忙制止道：「賢弟切勿魯莽，或許並非劉表的主意，若吾等先鬧事，世人便以爲吾等乃忘恩負義之徒矣，豈可再於荊州立足？一切待返回新野再作打算吧！」

關公亦頷首道：「兄長所言甚

是，三弟且勿焦躁誤事。」

張飛見關公亦贊同劉備的主意，這才暫壓怒火，不再作聲。

劉備返回新野，即親書一函，派孫乾送到荊州襄陽。劉表接劉備書函，又聽孫乾哭訴一番劉備所受的委曲。劉表心中不由又驚又怒，他雖然已對劉備生疑，但此時曹操正向荊州虎視眈眈，萬一因此惹怒了劉備，殺入荊州，則自己腹背受敵，危之極了，劉表年老體弱，早已失去任何進取的雄心，他但能保住他的荊州，便已心滿意足了。

劉表不得不向劉備有所交代，便下令將主持殺害劉備的蔡瑁推出去斬了。蔡夫人聞訊，連忙出來制止。孫乾見狀，知劉表心中仍偏袒蔡夫人，他欲殺蔡瑁，不過是故作姿態罷了。於是便向劉表道：「劉使君若殺蔡瑁，恐怕劉備再難留在荊州了。」

劉表心中果然甚怯蔡族中人，他一聽便趁勢道：「若非孫乾求情，必斬無疑，蔡瑁，今後切勿再魯莽行事。」

蔡瑁恨恨的退了出去，劉表又派長子劉琦，隨孫乾一道返回新野，向劉備謝罪。

劉備與劉琦平日甚爲投契，見是劉琦前來代父謝罪，也不便再發作。他設宴款待劉琦，趁機安慰劉琦幾句，劉琦忽然哭道：「叔父救我，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小侄無計逃禍，請叔父指點。」

劉備自知日前因爲欲立劉琦之話，被蔡夫人屏後偷聽，已惹怒了蔡氏一族，此時也不敢再捲入這等家變漩渦，祇好不着邊際的安慰道：「賢侄但小心祇盡孝道，自然可保平安。」

劉琦不得要領，祇好哭着拜辭而去，劉備心中甚爲憐惜，但他自身難保，又有甚麼妙法解救劉琦之危呢？他祇能安慰劉琦一番，又一路送他出城而去。

劉備送走劉琦，從新野南門回來，在街上却忽見一人，頭戴葛巾，脚穿草鞋，一路唱歌，迎面而來。但聽他歌道：「天地劇變啊，赤火將滅；大厦將傾啊，獨木難支，山谷有賢啊，欲投明主，明主求賢啊，却不識我。」

劉備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心道：莫非此人便是水鏡先生偈示的「臥龍、鳳雛」麼？於是連忙下馬相迎，又將他邀返府中。

劉備問其名姓，這人笑道：「吾是荊州人，姓單名福，因聞劉公納士招賢，欲來相投，故歌吟於市，以吸引劉公引見。」劉備大喜，將單福作上賓似的款待。

飲了一會酒，單福忽然笑道：「剛才所見，劉公所乘之馬，似叫『的盧』，雖脚力雄健，但却會害主，不可用也。」

劉備不以爲然道：「牠曾載我躍過深澗也！」

單福微笑道：「此乃救主，但日後尚必有妨主之禍，吾有一法以消除之。」

劉備道：「如何消除妨主之禍呢？」

單福道：「劉公若有仇人，可將此馬贈於他，待此馬害了此人後，再作坐騎，則一切可保平安也。」

劉備一聽，不由怒道：「你初來甫到，竟不敎吾以仁義之道，反出此奸邪之計，你的話，劉備不敢聽了。」

單福却不生氣，反而大笑道：「好，好，吾聞劉公以仁義待人，不知是否，今日一試，果然令人敬佩。」

劉備這才明白單福的用意，不由歎道：「劉備雖然以此自警，但仍恐有未足之處，但望先生不時指正。」

單福微笑道：「吾未入新野，已聽新野的百姓有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由此可見劉公的確愛民如子也，祇須以仁義爲本，自然可得人和，又何愁不能於天地立足呢？」

劉備欣然認同，於是即拜單福爲軍師，負責操練所部兵馬的陣法。他因新拜了單福爲軍師，單福也果然甚有才華，調兵佈陣，甚爲得法。劉備心中大慰，因而連尋訪「臥龍、鳳雛」之念，不由亦暫時放開了。

* * *

此時曹操已在北方大勝，班師回許昌。他的目光，開始注視他正面相鄰的荊州九郡了。

不久，曹操便派他的親將曹仁，率兵三萬，進駐距南面荊州新野不到五十里的樊城，隨時準備向荊州劉表發動進攻。而新野又恰好位於荊州的北面前沿，正面與曹軍對峙，因此新野自然成了曹操的眼中釘、肉中刺，非除之而後快了。

果然不久曹仁便向新野發動進攻，但却被單福用計，兵分三路擊退。不久，單福又爲劉備定計，趁曹仁驕傲自大，攻取了樊城。劉備在樊城更收了樊城縣令劉泌的甥兒爲義子，更名爲劉封。關公却不喜歡劉封，曾加反對，這事，從此便在劉封心中留下一根尖刺了。

劉備見單福用兵得法，不由大喜，十分重用單福。不料曹操得曹仁大敗的消息，大驚之下，派人查探新野，因知助劉備的是一位高士，易名爲單福，本名却是徐庶。

曹操於是設計利用徐庶之母，逼徐庶離開新野，改投許昌曹操。

直到此時，劉備才知單福原來

本名徐庶，是荊州的一位高士，他知徐庶爲人至孝，不忍令他母子生離死別，只好同意他赴許昌見母。

送別之日，劉備與徐庶皆傷感落淚。劉備立馬於林畔，目送徐庶遠去，不由哭道：「他去了，我又如何？無奈啊無奈！」

正望間，忽見徐庶轉馬而回，劉備不由大喜道：「先生復回，莫非已改變主意了？」

徐庶搖頭道：「非也。我因心煩意亂，忘了告訴劉公，荊州隆中之地，隱伏一位奇人，劉公可往求之。」

劉備一聽，忙道：「可否請先生將此人請來新野相見？」

徐庶道：「此人豈可如此輕慢！若易求，且彼若爲名利之輩，還會深隱不出嗎？一切望劉公好自爲之！」

劉備驚奇道：「此人才學，與先生相比如何？」

徐庶歎道：「此人非人間之士可比，若以徐某相較，則有如弱馬與麒麟併列也！若得此人相助，則有如周文王得姜太公，漢高祖得張良也。」

劉備又忙道：「吾聞荊州水鏡莊水鏡先生偈語『臥龍、鳳雛，兩者得一，可平天下』此人與之相比又如何？」

徐庶在傷感中不由竟呵呵一笑道：「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實不相瞞，臥龍者，即此人也。他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彼有經天緯地之才，若有幸求得他心動，則天下已定其半也……劉公，言盡於此，告辭了！」徐庶說罷，即撥轉馬頭，策馬而去。

劉備又驚又喜，他也忘了與徐庶分離的哀痛，以手加額道：「今日方知『臥龍』出處！此天助我也！」

劉備回到新野城中，立刻把趙子龍請到府上，欣然笑道：「子龍呵子龍！你騙得我劉備好苦啊！我如今才知你的義兄是誰也！子龍爲甚不肯告我？」

趙子龍不由一怔道：「你知道我義兄是誰？」

劉備呵呵笑道：「當日在漳山水鏡莊，水鏡先生曾留偈語，說『臥龍、鳳雛，兩者得一，可平天下』，又說『臥龍深盤臥龍崗』，如此看來，你那居於臥龍崗的義兄，必定是『臥龍先生』無疑也……子龍你因未得『臥龍先生』的允許，不敢露其行踪，才不敢向我明言罷了，未知是否如此？」

趙子龍一聽，不由亦微笑道：「劉公所言，並非子龍所露，義兄日後想必不會責怪於我！一切均請劉公自行決斷便了。」

劉備一聽，便知趙子龍已向他暗示，他的推斷並無差錯，只是他不便直說而已。劉備不由喜道：「是，是，一切均是劉備自己判斷，並非子龍你洩漏義兄的行藏！劉備知道，吾該如何行事了！」

當晚，劉備便連夜準備了一份厚禮，不外是金銀珠寶等財帛之物。劉備此時手頭十分拮据，因此這批財物，幾乎是他的全部所有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和關公、張飛一道，趕赴南陽隆中，求拜那「臥龍先生」去了。劉備又知趙子龍的心思，並沒要他同行，留他鎮守新野，趙子龍也欣然答應。

新野距南陽隆中只有三十里路，不到半日，劉、關、張三人，便已抵達隆中郊野，此時正逢正午，陽光甚烈，張飛怕熱，不禁大汗淋漓，在心中抱怨道：「何物自稱『臥龍』？累我兄弟三人親來拜會？哼，也未知他是否眞有其才！」

就在此時，忽見田間有耕作農夫，一面揮鋤，一面唱道：「蒼天如圓蓋，大地如棋局；世人如棋子，黑白爭勝負。勝者安然坐，敗者忙碌碌，隆中有草廬，高眠臥不足……」

劉備聞歌，勒馬停下，問農夫道：「此歌是誰人所作呢？」

農夫道：「此歌是臥龍先生教吾等唱的。」

劉備一聽，大喜道：「請教臥龍先生在何處？」

農夫伸手往南一指，道：「此山之南，有一座山崗，稱爲臥龍崗。崗下林中草廬內，便是臥龍先生高臥之地了……」

劉備一聽，也不待農夫說完，急忙策馬向那山南疾奔而去。關公亦催馬跟上，張飛無奈，只好咬牙跟去。

不一會，便見前面一座雄偉山崗，由西至東，盤踞於白雲之下，其形如一條巨龍，臥伏於天地乾坤，十分雄峻。崗下一座竹林，竹林中果然露出數幢茅廬頂部。竹林四周，流水淙淙，鮮花遍佈，十分清雅。

劉備見了，連忙策馬馳近，在竹林外面便下馬，他不敢讓馬蹄聲驚擾了「高臥」的「臥龍先生」，關公、張飛二人，亦只好隨着下馬，步入竹林。

三人一直向竹林正中的一幢茅廬走近。張飛按捺不住，大聲叫道：「我哥哥劉皇叔來也！裏面之人，快出來見客！」劉備一聽，吃了一驚，喝斥張飛道：「臥龍先生何等人？豈容你如此大呼小叫？你若不耐煩，便先返新野吧！」

張飛被責，氣得虎鬚翹起，但却不敢再作聲了。

劉備小心翼翼，走到草廬竹門前面，正欲伸手輕叩。就在此時，却被竹門上貼着的一張白紙黑字吸引住了，只見白紙上黑字寫道：「驕陽正照臥龍崗，草廬三人來尋訪；人去廬空莫停留，不過布衣休彷徨。」

劉備一見，不由跌足歎道：「臥龍先生已出外雲遊去了！劉備時運不濟，竟失此拜會機緣……」

張飛怒道：「此人無禮，一紙空文拒哥哥於千里之外！氣煞吾也！」

劉備忙道：「臥龍先生有先見之明，已知吾等三人今日來訪。你看此時不正是『陽光正照臥龍崗』的正午時分麼？如此高士，豈容輕慢？想必是臥龍先生另有要事，或有難言苦哀，不便與我劉備相見罷了，哎！是我劉備福薄，未能與先生早日相會也！」

關公見劉備長嗟短歎，便道：「兄長在此嗟歎，也不是辦法，剛才所遇的農夫，似乎知此人行踪，不如先行回返，順道再向農夫打探清楚也罷。」

劉備無奈，只好依關公之言，步出竹林，上馬而行，路過那片田地，三數農夫仍在陽光下耕作。其中一位剛才答話的農夫一見劉、關、張三人，便抬頭笑道：「這位將軍，想必見不着臥龍先生吧？」

張飛一聽，怒道：「你既知那個甚麼『臥龍先生』不在，爲甚麼不早早報上，累我等白走一趟？」

農夫笑道：「我剛才說，臥龍先生平日於林內草廬高臥，正欲再告知臥龍先生已外出，但你等沒聽我把話說完，便急急而去，怪得誰來？」

劉備歎了口氣，道：「是，是我劉備急於求見臥龍先生，太焦急魯莽了！三弟怎可怪責人家？」

張飛作聲不得，恨得直咬牙。

那農夫見劉備意態甚誠，便含笑道：「這位將軍，今日未能見着臥龍先生，明日未必便不能也，沒聽說過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之古訓嗎？」

劉備一聽，猛地醒悟，暗道：臥龍先生必定未知吾之誠意，因此未肯與我相見也！他心中轉念，便向關公、張飛二人道：「吾等且先返新野，改天再來拜訪吧！」

劉備三人，返回新野。此時是隆冬天氣，說變便變，數日前還是陽光普照，到今日却是大雪滿天飛了。

劉備心急難耐，決定再赴隆中，拜訪臥龍先生。

張飛道：「料想那甚麼臥龍先生，乃草野村夫之人而已，何必哥哥親自拜訪？派人將他召來便了！」

劉備急道：「三弟休得狂妄！臥龍先生乃當世高士，豈能如此怠慢！吾決意前去，爾等願去則去，不願意便留在新野好了！」

劉備說罷，上馬而去。關公、張飛二人，唯恐劉備路上有甚差池，只好亦上馬相隨前往。

三人走了數里，突然寒風大作，呼嘯怒號，大雪紛飛，山蓋如白玉，林穿銀衣，寒風襲來，刺人筋骨。

張飛道：「天寒地凍，用兵征戰那是無可奈何，如此遠道而去見那無用草野村夫，豈不太寃枉麼？不如先返新野以避風雪吧！」

劉備決然的道：「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吾之誠意也！你若畏寒怕冷，便先回去，吾與二弟同去便了！」

張飛一聽，氣得哇哇大叫道：「張飛死都不怕，還怕這天寒地凍嗎？只爲哥哥空勞心力擔憂罷了！走！走！走！便天崩地塌，張飛也跟隨到底便啦！」

劉備深知張飛忠義之性，聞言祇笑了笑，不再說甚麼了。

三人一路冒着風雪，向隆中進發，到得隆中臥龍崗前時，三人已成了活雪人了。

劉備也不猶豫，依然在竹林外下馬，踏雪而入。到抵竹林中草廬前，不料就連竹門上的白紙黑字也不見了，想必已被大風雪吹走。劉備呼喚再三，裏面却寂然無聲。劉備心中仍然不捨，站在草廬外面，冒雪守候，漸漸他的雙脚，已被大雪遮蓋不見了。

張飛恨得連連跺脚，以驅寒氣，但又不敢出聲說走，無奈只好向關公連連瞪眼示意。

關公見如此等下去，便不死也必被凍傷，便向劉備道：「這臥龍先生想必並無眞材實學，怕與兄長相見，早已遠走高飛逸遁了！如此空等下去，也決計難令他出現，不如改日再來吧！」

劉備眼見天色將晚，荒山野嶺，連投宿的人家也沒有，心中無奈之極，只好上馬回去，他走了好一段路，依然連連扭頭向臥龍崗那面望去，直到臥龍崗完全隱入漫天風雪中，才長歎一聲，快快不樂而返。

劉備返回新野，心中一直悶悶不樂。過了數日，劉備特地擇了一個良辰吉日，沐浴更衣，整潔修身，決意再赴隆中尋訪。

關公、張飛聞訊，心中均覺不快，於是一齊進內，向劉備勸諫。

關公道：「兄長兩番拜訪，其誠其禮均重如泰山了！那人必定虛有其名，故避而不見，兄長何必被他迷惑呢？況且曹操大軍已逼近，荊州之戰行將爆發，兄長爲何疏於

軍務，却為此陌路人操心？」

劉備道：「吾正因大戰在即，才真心誠意往求臥龍先生出山也！你等豈知吾心？」

關公處事比張飛穩重，聞言便不再作聲。張飛却按捺不住，怒叫道：「哥哥錯了！如此一位草野村夫，空有其名，算得甚麼高人了？也不必哥哥再去，待我快馬前去，用一條麻繩將此人綁了來見哥哥便是！」

劉備一聽，臉上神色一變，連忙伸手掩住張飛的口，嗔怪道：「吾一番誠意，被你一言半語便打淡了！你休再胡說，也不須你跟隨，我和二弟同去便了！」

張飛咧了咧嘴，道：「兩位哥哥都去，小弟亦必跟隨！」

劉備道：「你同去亦可，但切記不許無禮生事。」

張飛無奈笑道：「好！好！我一切學二哥的樣子行事便是。」劉備知關公處事比張飛穩重，這才答應讓張飛同去。

劉備三人，從新野出發，一路向隆中而去。此時天色晴朗，陽光柔和，不冷不熱，倒甚合張飛的心意。

三人抵達隆中，又直奔臥龍崗竹林，在竹林外面，三人下馬，徒步而進。遠遠的，便見草廬外面，有兩少女正在賞花嬉戲。劉備定睛一看，其中一位少女的白衣白裙，一塵不染，猶如雪中仙女，劉備並不認識。另一位却嬉戲歡笑，模樣快樂之極，原來竟是曾救劉備一命的「快樂之女」司馬芝！

＊　＊　＊

此時劉備一見「快樂之女」司馬芝，也不知是否受了她的「快樂之氣」感染，心中不由突地如花盛放，喜得手足一陣舞動。劉備心道：司馬芝是趙子龍的師妹，趙子龍的義兄居於臥龍崗，司馬芝在此地出現，顯然趙子龍與臥龍先生有極深的淵源！而且司馬芝既然出現，那臥龍先生的行踪便不難打探了！或者臥龍先生便在草廬內啊！

劉備心念急轉，他恐怕張飛魯莽，便着他和關公在外面等候，他自己小心翼翼的走上前去，兩位少女竟渾似不覺。劉備無奈道：「司馬姑娘別來無恙？」

司馬芝這才驀地轉身，也不見有甚驚奇，似乎一切均已在她意料之內。她向劉備一福道：「司馬芝拜見劉將軍。」

劉備也不及去細問司馬芝的近況，忙道：「請問司馬姑娘，居於此地的臥龍先生今日可在麼？」

司馬芝一聽，格格笑道：「劉將軍，這位便是臥龍先生的師妹雕雪姑娘，你欲打探臥龍先生的行踪，為甚不向她仔細發問啊？」原來那位形如雪中仙女的少女，便是雕雪姑娘。

劉備心道：這姑娘當眞人如其名，雅如白雪。但此時也不及去思想其他，連忙向雕雪拱手道：「原來是臥龍先生的師妹雕雪姑娘，劉備失敬了！請問臥龍先生他可在麼？」

雕雪微笑答禮，道：「原來是曾兩度探訪，不畏冷熱風寒的貴客麼？將軍求才之心，倒很熱誠啊！」

劉備忙道：「不敢當！劉備若能拜會臥龍先生，又怎敢畏怯那冷熱風寒？未能拜見，祇是劉備福薄罷了！」

雕雪一聽，便又含笑道：「劉將軍之本命已與天機滙合，亦即屆臨得天命之期，洪福至大，何薄之有？實不相瞞，師兄昨日已知今日將有貴客到訪，因此謝絕一切訪客，等候在草廬內了！將軍請自進吧。」

劉備一聽，如聞綸音，他向雕雪匆匆拱手一揖，便三步併作二步，推開竹門，走進草廬內。

抬眼一望，祇見一位年約二十六、七歲的青年漢子，正在草堂蓆上午睡，一動不動，似乎好夢正酣。

劉備也不敢驚擾，站立一旁，靜候這人醒來。關公、張飛在外面等候多時，仍不見劉備出來，也聽不到任何動靜，忍不住便走上前來，進入草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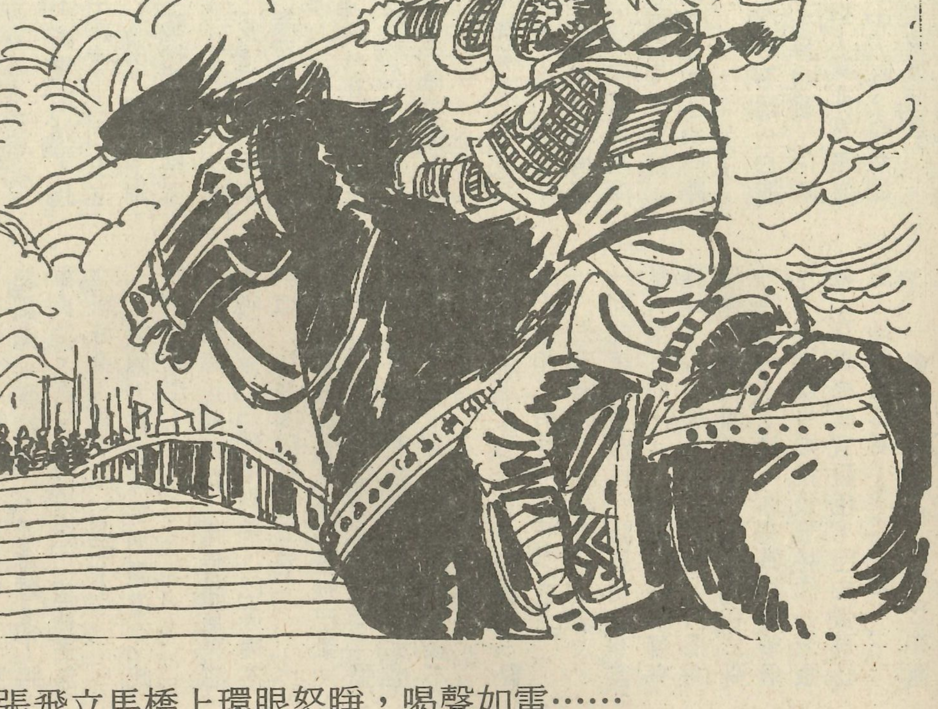
張飛見劉備佇立一旁，一人却在蓆上高臥，不由大怒，對關公道：「此人十分傲慢無禮！我哥哥呆立階下，他却兀自高臥！我便去屋後放一把火，將他草廬燒了，看他起不起來！」關公連忙制止張飛的莽撞，將他硬扯出草廬外面去了。

劉備佇立了整整一個時辰，見蓆上之人翻了個身，似乎欲起，但朝裏又睡着了，他無奈祇好靜靜的候着。

又整整佇立了半個時辰，蓆上的人，才忽地開口唱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廬酣夢足，窗外日暮遲……咦！請問是誰到訪，為甚不呼喚吾起來？」這人突地問了一句，翻身一躍而起。

劉備向這人仔細一看，但見他身長八尺，臉如冠玉，頭戴青色絲帽，身披繡了白鶴的衣袍，如神如仙，令人肅然而生憬慕。劉備忙向他深深一揖，拜道：「在下劉備，拜見臥龍先生！因見先生高臥正酣，不敢驚擾也。」

此人果然便是隆中人稱為「臥龍先生」的諸葛亮。祇見諸葛亮回了一揖，輕聲道：「原來是劉將軍大駕光臨，吾草野山民，蒙大駕降



張飛立馬橋上環眼怒睜，喝聲如雷……

臨，十分慚愧。」

諸葛亮招呼劉備坐下，又替他斟上一杯清茶，但僅此而已，並無任何奢華招待。

劉備却毫不以為意，他但能見着諸葛亮，便已心花怒放，其他根本就不及細想！他連忙向諸葛亮道：「劉備得與先生相見，乃平生之幸也！劉備正有疑難，向先生請教啊！」

諸葛亮微笑道：「天下美玉眾多，劉公為何捨彼而求頑石哉？」

劉備嘆道：「美玉便在劉備面前，劉備還去何處相求啊？」

諸葛亮微微一笑，這才目注劉備，輕聲道：「孔明願聽將軍抱負。」

劉備長嘆一聲道：「目下漢室將傾，奸臣竊政，劉備不自量力，欲替天下伸張正義。可惜才智淺陋，奔波半生，至今仍一無所成。萬望先生指點！」

諸葛亮見劉備果然胸懷憂國憂民之心，求才之意又十分貞誠，他微一沉吟，將他這多年來洞察天下大勢的見解，終於坦露出來了。

諸葛亮道：「自董卓謀逆以來，天下羣雄併起，諸侯割據，曹操勢不及袁紹，但却能消滅袁紹的勢力，此乃七分天機，三分人謀也。如今曹操已坐擁天下半壁江山，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勢已不可與之爭鋒了。而江東孫權，其基業已歷三世，有地險之助，百姓歸心，祇能作聯援而不能為敵也。」

劉備是平生第一次聽聞如此精闢高論，不由心神俱往，連聲道：「先生高見！劉備盼聆聽其詳！」

諸葛亮續道：「近有荊州，東連舊吳國都會，西通巴蜀，乃用武之地，非明主而不能鎮守，將軍是否有意圖取呢？」諸葛亮一頓，見劉備沉吟不語，微笑一下，又道：「益州即今『蜀川』險塞之地，天府之國，沃野千里，乃漢高祖據以得天下之根據地也。」

諸葛亮目注劉備一眼，見他眼神一亮，才又再道：「益州之主劉璋，愚昧懦弱，本來國富民安，却不知珍惜，殘虐百姓，久而必亂。因此益州智能之士，皆盼明主降臨也。將軍又是否有進取之意？若坐擁荊、益兩州，利用天險西面聯合諸戎小國，南撫安彝、越之族，外結好孫權，內修明政，則根基可成。待天下勢變，一面從荊州北攻，一面從益州東伐，天下百姓必歸心迎附，如此則將軍大業可成，漢室可興也。」

劉備仔細聆聽，連聲道：「先生高見！先生高見！」

諸葛亮此時也不再猶豫，取出他西行蜀川審察繪成的地圖，攤在案上，向劉備道：「此西川五十四

州之大勢圖也，將軍欲圖大業，須審時度勢，北面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即已得天時之利；南面孫權有長江之險，即得地利；將軍圖大業之略，當取天下賢能之士相助，即佔人和之利。可先取荊州爲家，再取西川爲拓展基地，求鼎足之勢，再北取中原。」

劉備聽罷，不由霍地站了起來，向諸葛亮拱手謝道：「先生之言，如天外綸音，久渴之露也！劉備今日，才終於茅塞頓開，撥烏雲見青天啊！不過……」劉備忽然略帶猶豫，微一頓，又道：「荊州劉表，益州劉璋，均漢室宗親，我又怎忍心下手攻取呢？」

諸葛亮呵呵一笑，道：「吾夜觀天象，荊州劉表將不久人世，益州劉璋亦搖搖欲墜，天命所歸，恐將軍推辭不了！」

劉備不由仰天長嘆道：「蒼天有眼，今日得見此高人，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眞萬古不世奇人也！」劉備一頓，又向諸葛亮深深一拜，道：「望先生不棄劉備，出山相助，劉備當唯先生之命而聽也！」

諸葛亮聞言，沉吟不語。心道：師傅所料，吾雖多番迴避，仍難脫身入紅塵之運也！莫非吾當眞乃「三分天機大勢」中人嗎？既然如此，想必避無可避，夫復何言？

劉備見諸葛亮良久不語，以爲他必定拒絕出山相助，不由心中一酸，雙膝下跪，淚流滿臉道：「若先生拒我劉備，則是天亡我劉備及漢室子民也！」

諸葛亮見劉備果然十分貞誠，又自知天命難違，便伸出雙手，扶起劉備，慨然道：「天命難違，將軍貞誠，吾又豈忍拒絕？諸葛亮無奈祇好身入塵世走一遭吧！」

劉備大喜，以手加額道：「此乃天助我也！」

劉備正欲再說，此時諸葛亮忽然微笑道：「將軍兩弟，已等得不耐煩，在外面跳脚頓足矣！」

諸葛亮話音未落，張飛已氣沖冲的一頭闖了進來，大叫道：「張飛和二哥在外面枯候半日，連水也沒得喝一口，哥哥却和此人老談不休！」

劉備一見張飛，忙道：「賢弟！快和二弟進來參拜先生！」

張飛無奈，祇好喚關公進來，一同向諸葛亮參拜。諸葛亮也不客氣，坦然而受。張飛雖然向諸葛亮參拜，心中却老大不服氣，狠狠的暗道：這白面書生，生受我和二哥大將之拜……哼，你有眞材實學猶可，否則遲早被我張飛將你一矛戳殺！諸葛亮察言觀色，已知張飛心思，却談笑自若，渾然不覺。

一會後，雕雪和司馬芝亦進來。諸葛亮將自己出山之意向兩女說了，又吩咐兩女向劉備參拜。然後略作收拾，便與劉備、關公、張飛等一道，同返新野。

返回新野，諸葛亮、雕雪、司馬芝三人，在劉備府中站脚未暖，一位英偉將軍，已大笑而進，原來是趙子龍，他快步走到諸葛亮身前，與諸葛亮四手相握，欣然笑道：「子龍拜見義兄！義兄所料，絲毫不差，如今你我同投一主，可永久相聚也！」

劉備此時亦欣喜萬分，輕撫諸葛亮和趙子龍的肩背，嘆道：「臥龍、子龍，今日才終於同伴我劉備身側也！」

諸葛亮向趙子龍含笑點頭，趙子龍會意，轉身向劉備參拜道：「末將趙子龍，參見主公！」此時，趙子龍才正式歸入劉備的旄下，以部屬的禮節，向劉備參拜。

劉備十分興奮，眼帶淚花，好一會說不出話來。他知雕雪是諸葛亮的師妹，司馬芝是趙子龍的密友師妹，便欲拜兩女爲女將軍。但兩女均堅決拒絕，不約而同向劉備道：「我等跟隨師兄行事便了，也不求甚名銜。」劉備見不可勉強，這才作罷。

自此，劉備視諸葛亮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縱論天下大勢。這倒把關公、張飛二人冷落了。關公知劉備心思，倒沉得住氣，但張飛却恨得暗中咬牙，心道這白面書生到底有甚本事，竟將我哥哥迷得如癡如醉！張飛在背後暗暗發狠，誓要揪住諸葛亮的痛脚，然後狠狠出一口惡氣。

劉備見張飛對諸葛亮神態傲慢無禮，十分吃驚，便連連向諸葛亮道歉，求他勿怪張飛魯莽之極。諸葛亮却微笑道：「張飛乃忠勇之將，一旦信服，便永不變心，吾甚喜之，何怪之有？」劉備一聽，這才稍稍放心。

諸葛亮到新野半個月後，便接到消息，說曹操在冀州玄武湖加緊訓練水軍，諸葛亮微一沉吟，便斷然的道：「曹操訓練水軍，必有進取江南之意，不可輕忽。」

劉備於是連忙派人北上南下，密切留意曹軍和江東孫權的態勢。

此時，孫權自繼承兄長孫策，坐鎮江東，不覺已有數年，在這段期間，孫權招賢納士，敬禮甚厚。先後有大將呂蒙、徐威、丁奉、潘璋等人投奔；另有一位少年人陸遜，亦投到孫權的旄下。孫權有大批文臣武將匡扶，已在江東站穩脚跟了。

不久，孫權即接曹操的「朝廷詔命」，要他送一子入朝侍奉聖駕。孫權便與張昭、周瑜等心腹大臣，在內堂商議。孫權對母親吳太

夫人十分敬孝，重大事均會向她稟告，此事又關乎孫氏的血脈，因此特地在內堂議事，方便聆聽母親吳太夫人的主意。而親手開創江東基業的孫策，他向孫權的「臨終囑咐」道：「外事不決，可問周瑜；內事不明，可問張昭。」因此孫權凡遇大事，便非要兩人在場不可了。

周瑜少年時跟隨孫策，助孫策江東創業，被孫策視之如弟，十分信任。孫策死時，吩咐孫權，須視周瑜如兄，因此孫權除吳太夫人，最尊敬的人，便是周瑜了。周瑜此時正值三十二歲的英年，雄姿英偉，氣宇軒昂，極有大將之風。他亦精於謀略，可惜心胸不寬，偏於狹隘，軍中大小事均十分上心，不肯依靠部屬，凡事不善用人，勞心勞力，操累遇甚。這種性格上的弱點，便最終使他的事業蒙上陰影了。

此時周瑜知曹操逼送人質的訊息後，略一沉吟，便決然的道：「此事不可答允！」但張昭却十分擔心道：「曹操要我送人質入朝，是春秋戰國時，大國牽制其他諸侯之法也。若不送去，曹操必以此爲借口，出兵南犯江東，則江東勢危矣。」

孫權時年二十六歲，其子孫和則年僅五歲，孫權又怎捨得將他送去許昌作人質，孫權因此目注周瑜，道：「公瑾以爲不可，爲甚麼？」

周瑜道：「將軍承父兄基業，擁六郡之衆，兵精糧足，文武兼備，上下一心，共抗外侮。爲甚稍遇壓迫，便將親子送去作人質也？人質一去，便不得不與曹操聯和；曹有調令，將軍便不得不從，江東從此受制於人，再無獨立自主之權了！因此人質決不可送，再靜觀其變，若曹來犯，則以良策抵禦。」

吳太夫人此時亦接口道：「公瑾之言甚是，可依此而行可也。」

孫權見母親吳太夫人與周瑜意見一致，便不再猶豫，決然道：「吾決不送人質，另派人向曹操解釋吾子年幼，不宜遠途跋涉，希望以此減緩曹操對江東的敵意。」

於是第二天，孫權便派人赴許昌，拜會曹操去了。

另一方面，周瑜深知曹操早晚必圖取荊州和江東，因而力主加緊訓練水軍，以便利用長江天險地利，抵抗曹軍的侵犯。江東集中全力，建造了大小戰船七千餘隻，水軍兵力達三十萬。孫權又拜周瑜爲統軍主帥大都督，總領江東水陸兵馬。

* * *

不久，孫權以報父親孫堅被劉表部將黃祖殺害之仇爲借口，由周瑜、甘寧統軍十萬，進攻荊州夏口的黃祖。黃祖不敵，被周瑜、甘寧擒殺，江東大軍，攻佔了夏口，屯兵柴桑，威脅荊州。

這一切，很快便被密切監視江東動靜的新野劉備獲悉了。劉備接報，連忙派人請諸葛亮前來商議。

劉備和諸葛亮正商議間，劉表已派人前來相請劉備到荊州議事。諸葛亮道：「此事必是劉表因夏口被江東軍攻陷，威脅荊州，故派人相請，以便作抵抗江東之計。吾與主公同去，相機而行可也。」

劉備便留關公留守新野，此時趙子龍已奉諸葛亮之令，赴樊城鎮守，司馬芝亦隨軍而去。因此劉備令張飛帶五百兵馬，跟隨保護，同赴荊州。

在路上，劉備問諸葛亮——孔明道：「發生了襄陽之事，吾見劉表，未免彼此有點尷尬，該如何應付？」

諸葛亮——孔明微笑道：「當先發制人，搶先向劉表請罪，令其釋疑。他若要主公率兵攻打江東，則絕不可答允，可推說先回歸新野整頓兵馬。」劉備點頭稱是。

抵達襄陽城外，劉備令張飛屯兵城外，以作策應，他和孔明，率二十親兵，直馳城中，來到劉表的府衙，劉備先向劉表拜請前次襄陽不辭而別之罪。劉表此時正爲江東大軍壓境而驚惶，他唯一可依靠的，便祇有劉備了，於是連忙雙手扶起劉備，道：「吾已知賢弟遇險之事了！當時便欲斬蔡瑁人頭，以向賢弟謝罪，因衆人苦求，替他求情，才暫免他一死，望賢弟見諒。」

劉備依諸葛亮的安排，忙道：「這恐怕並非蔡將軍所主使，是他的下屬所爲罷了。兄長不必放在心上。」

劉表一聽，果然神色一寬，才道：「賢弟想必已知，江東孫權，已將夏口攻佔，江夏一帶亦行將不保。因親請賢弟前來商議，共謀報仇之計。」

劉備見劉表有向江東動兵之意，便忙道：「黃祖性子兇暴，不善用人，才有此禍。若因此而向江東動武，曹操從北面攻來，又將如何應付呢？」

劉表一聽，心中惶急，便向劉備道：「吾老了，身子又多病，無力理事，賢弟可代吾執掌荊州要務。我去世，賢弟便接掌荊州爲主也。」

劉備不由道：「兄長爲甚有此議論？小弟怎敢承擔此重任呢？」劉備一頓，見孔明向他以目示意，便又道：「此事待小弟細思良策如何應付好麼？」劉表知劉備猶豫，便祇好讓他先行告退。

回到驛館，孔明悄聲對劉備道

：「劉表欲以荊州託付於你，此乃主公坐擁荊州之良機也，為甚推却呢？」

劉備嘆了口氣，道：「吾雖有此意，但劉表在我危難時，收留我於荊州，對我有恩，我又怎可在危難時落井下石，奪他的基業呢？此舉怕被天下人所恥笑也。」

孔明一聽，不由嘆道：「主公所想，雖非良策，但亦足見主公眞乃仁厚之主也！既然如此，容再商議別策。」

兩人正說話間，親兵來報，說劉表的大公子劉琦求見。劉備連忙迎入。劉琦站脚未定，見四下無人，便忙向劉備哭着拜道：「叔父呵，繼母蔡夫人不能相容，早晚必加害小侄，但望叔父可憐，救我生命。」

劉備不欲再惹禍上身，忙道：「這是賢侄的家事，怎可問我呢？」劉備見孔明在一旁微笑，便道：「孔明以為如何？」

孔明道：「此乃家事，吾不敢聞亦不便置評。」

劉備見狀，便不再追問，示意劉琦稍安毋躁。在送劉琦出去時，劉備才對劉琦悄聲道：「吾知孔明必有妙計救你，明日你可請客，吾自有安排。」

劉琦半信半疑，無奈祇好先行告辭回去。

第二天，劉備推說肚腹作痛，委託孔明代他回拜劉琦。孔明微笑點頭，不假思索答應了。孔明來到劉琦的府上，進去見劉琦。劉琦見孔明到訪，連忙迎入後堂。獻茶畢，劉琦立刻低聲道：「劉琦生命，受繼母相脅，求先生教我！」

孔明一聽，便立刻道：「孔明乃寄客之身，怎敢妄議人家骨肉之親？公子快換別的話題！」

劉琦無法，又邀孔明入書房飲酒。飲了半杯，劉琦又忙道：「繼母委實難容劉琦存世，先生一言便可救我出生天呀！」

孔明道：「此事的確非吾所敢妄議也。」說罷，孔明站起，便欲告辭而去。

劉琦忽然道：「先生欲返，不敢相留，但劉琦有一部古書，難明其奧，請先生指教。」孔明不好推却，便答應往觀古書。

劉琦引領孔明，登上一間閣樓，尚未坐定，劉琦又向孔明哭拜道：「劉琦被繼母脅逼，命危旦夕，先生竟忍心不救嗎？」

孔明神色一變，便欲下樓，却見樓梯已搬走了。孔明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你以為小小一把樓梯，便可困住我孔明嗎？但他心中另有計謀，便沒發作，祇是悶聲不語。

劉琦見孔明生氣，忙又拜道：「先生有洞天察地之能，必有妙計相教。此地現已上不至天，下不及地，出君之口，入我之耳而已，必不致洩漏也！」

孔明為難的道：「祇恐有違『疏不間親』之古訓。」

劉琦哭道：「彼等又豈視劉琦為至親骨肉呢？若先生不救劉琦，劉琦早晚必死無疑，不如便死在先生面前，以免受彼等凌辱也！」劉琦說罷，便拔劍欲自刎。

孔明見狀，向劉琦手中劍微彈一指，一縷「天機無為眞氣」射出，登時令劉琦手腕的「太淵」穴一麻，握劍不住，掉落樓板上面。劉琦正驚愕間，孔明已含笑點頭道：「吾有救公子之計矣。」

劉琦大喜，連忙道：「請先生指教！」

孔明微笑道：「昔日晉國公子申生、重耳，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如今夏口黃祖被江東攻殺，江夏受江東威脅，公子可向你父進請，率兵駐守江夏，一來顯公子之勇，二來可避家變之禍。」

劉琦一聽，不由大喜，連忙向孔明再三拜謝。又命人重新置梯，讓孔明下樓，施然而去。

劉琦果然向父親劉表請求率兵鎮守江夏。劉表見兒子肯勇而替自己分憂，十分高興，便調撥五千兵馬，由劉琦統領，赴江夏防守去了。

孔明回去告知劉備，劉備向孔明謝道：「吾代劉琦向先生致謝相救之德。」孔明却微微一笑道：「實不相瞞，吾此計乃救人及自救之策也。」

劉備忙問為甚麼？

孔明道：「曹操日內必攻荊州，新野首當其衝，兵力薄弱，恐難堅守，荊州襄陽又為蔡夫人族中人控制，豈容主公退入？屆時劉琦鎮守的江夏之地，便是主公的唯一退路也。」

劉備一聽，這才明白，孔明為甚非要劉琦求請再三，才說出避禍之計，目的不但是救劉琦，亦為日後安排了一條絕佳的退路。他不由嘆道：「先生用計之精妙，確非劉備所及！」

孔明淡然一笑道：「目下情勢，非客氣從容之時也。吾料曹操大軍，不日必進荊州，一場大惡戰，很快便將降臨了！」

劉備肅然而驚，也不敢再在襄陽城逗留，連忙向劉表告辭，與孔明一道，會合在城外守候的張飛五百兵馬，一路飛奔，馳返新野去了。

此時曹操在許昌，取消了朝廷三公之職，由他以丞相身份兼任，朝政大權，全部由他親手控制。他又任命了一批文官，其中新封的一

位掌管朝廷文書學館的文臣，是一位年僅二十一歲的少年人，名司馬懿，竟是與司馬芝失散了十多年的兄長「司馬兒」同音，但未知是否兩者有甚淵源關係？這一點，直到此時，對天下人而言，尚是一個充滿神秘的疑謎。

曹操北尅袁紹，坐擁九州三十六郡，半壁江山，已歸入他的掌控之下，他的心性，亦開始變得驕狂了。他曾令江東孫權送子入朝作人質，被孫權婉拒，心中不由大怒，已萌攻取江東的心思。

他召集文武大臣，商議南進之策。他的得力謀士荀彧道：「丞相欲尅江東，中間隔了一個荊州，欲速則不達也，宜從長計議。」

曹操傲然道：「既然如此，吾便先取荊州，再尅取江東可也！」

荀彧道：「荊州被逼太急，必南聯江東孫權，若兩者聯手，則我軍未必可以輕勝也。」

曹操不悅道：「吾攻江東不行，先取荊州亦不可，難道吾要坐待彼等日漸壯大嗎？」

曹操的同宗愛將夏侯惇道：「主公勿煩，末將願率十萬大軍，先取荊州新野、樊城，獲進攻荊州的前鋒陣地，再乘勢尅取荊州！」

此時曾助劉備打敗曹仁，攻取樊城，後因母親被曹操挾持，被迫投曹的謀士徐庶，忍不住插口道：「聽說新野由劉備鎮守，新近又得諸葛亮出山相助，不可輕敵也。」

運籌帷幄　用兵奇才

曹操這時第一次聽到「諸葛亮」三字，他不知此人是誰，若他知道此人便是少年時曾助他打敗神勇呂布的「少俠孔明」，祇怕曹操便要三思而後行了。此時曹操却傲然道：「這諸葛亮何許人也？敢阻吾百萬大軍！」

徐庶道：「諸葛亮人稱『臥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鬼神莫測之計，是當世奇人，不可輕覷也。」

曹操微哼一聲道：「然則此人比之你徐庶又如何？」

徐庶道：「我與之相比，猶如螢火之光，相形於明月之輝也。」

曹操心中一陣疑惑，懷疑徐庶不忘舊主劉備，故意誇大，以嚇阻他向荊州進軍，因此不由重重的哼了一聲，神色甚為不悅。

夏侯惇見狀，連忙大叫道：「此乃書生之見，何足慮也！吾視區區白面書生諸葛亮如草莽而已，吾誓活捉諸葛亮，生擒劉備，以獻丞相！」

曹操大喜道：「壯哉！吾意已決，今撥十萬大軍，由夏侯將軍統率，先行攻取荊州前鋒新野！不得異議，怠慢軍心，違令者斬！」

夏侯惇領令，即日點撥兵馬，十萬大軍開出許昌，直搗荊州前鋒新野，其勢浩大，令人震懾。

此時劉備在新野，待孔明如師如友，十分敬重，每日均和孔明坐在一起，不捨稍離。

關公、張飛往日與劉備一起食同桌、寢同蓆，如今却因孔明之故，被劉備冷落，兩人心中均十分忌恨，關公尚能沉得住氣，未致於當面頂撞，但張飛却忍不住向劉備抱怨恨道：「哥哥何太迷於孔明也！諒這孔明，年少無知，白面書生而已，有甚眞才實學？哥哥何必待他如此重禮呢？」此時關公在旁，亦點頭附和張飛。

劉備不由吃一驚，忙道：「你兩人知道甚麼？吾得孔明，猶旱魚得生水也！你等千萬莫怠慢了先生！」

關公、張飛見劉備生氣，不敢再辯，祇好悻悻然退了出去。

這天，有人送來一條牛尾來，劉備恐諸葛亮畏寒，便自己親自動手，為他織一頂禦寒的「毛牛帽」。

孔明從練兵場回來，見狀不由微嘆口氣，肅然道：「吾求主公但堅持雄心大志足矣，不必以此婦人之惠相待孔明！」

劉備心中一震，忙擲帽於地，道：「是！吾知先生心意了！」

孔明又啟發道：「如今曹操大軍進攻在即，主公以為，可與曹操一戰嗎？」

劉備道：「不及多矣！」

孔明道：「主公之兵，不外數千人而已，若曹軍殺到，如何抵敵？」

劉備肅然而驚道：「先生所見甚是，吾亦正為此擔憂呢！」

孔明見劉備已心生警惕，這才道：「主公可速招募新野城中百姓為民兵，吾親自教習，可助退强敵。」

劉備依言，出榜招募兵勇，新野百姓因知曹操有血屠徐州的殘暴，為保家園生命，均紛紛應徵入伍，很快便聚集了三千人，編成民兵隊伍，由孔明親自教演作戰陣法要略。

另一面，孔明又以軍師的身份，派出多批探子，深入曹軍的內陸腹地，以及新野前沿陣地，嚴密監視曹操軍營的一切動靜。

孔明又嚴整軍律，授以行兵佈陣等上佳兵法，並按此日夜督訓劉備的主力，經如此整頓，劉備軍中軍心堅穩，士氣大振，也初見氣候。

這一天，孔明趁練兵的間隙，特地將鎮守樊城的趙子龍召到新野，召開了一次至為關鍵的「戰前

會議」。劉備雖然是主帥，但孔明以軍師的身份召集會議，孔明便成了會議的首席主持。孔明登上帥座，劉備坐於一旁相候。劉備的下首，是關公、張飛、趙子龍、周倉、劉封諸將。由於這是重大的「戰前會議」，因此雛雪以內賓的身份，留在軍師府內堂，司馬芝則暫代趙子龍軍務，留守樊城，因此兩女均沒有列席。

孔明自隆中臥龍崗出山，抵新野後忙於軍機政務，直到此時，才第一次正式與劉備、關公、張飛三人正面相聚，亦即才有機會仔細審察劉、關、張三人的命相形格。

劉備的形格，早在數年前，龐德公就已向孔明談論過了，他知龐德公早年已替劉氏堪點了一座龍脈，以葬其父祖，又知他的生辰八字，心中已有概念。此時再向劉備仔細一看，但見他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可自顧雙耳，面如冠玉，唇若抹脂，相格果然俊逸不凡。

孔明暗道據師傅所判，劉備乃「白兔龍脈」之子，其形格貴於雙耳，看其雙耳過肩，果然如此；又獨見「白兔」之性，膽色雖稍為偏弱，但善聽人言，心性謙和，極得人緣，亦即可穩佔「人和」之勢也。

孔明又目注關公，見他身長九尺，鬚長二尺，面如深紅之棗，唇如丹珠之色，眼如丹鳳，眉如臥蠶，儀表威嚴不凡，果然不愧為「美髯公」之相格。

孔明暗道：此乃忠義之相，必可助所忠之人成大業，可惜他重武而輕文，恃勇而生驕，日後必難得善終，此亦因其眉如臥蠶形格所致，乃至斷頭之厄也。

孔明再細觀張飛，但見他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頷虎鬚，如獅如虎，勢如奔馬，勇猛露於形外，令人望而生畏。

孔明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張飛果然是性極剛烈之人，如獅似虎，其人固然敬重賢能，但必傲慢下人，此乃令他遭劫之禍根也。

孔明仔細審察劉、關、張三人，他心中已有判斷，知三人均是成大業之人，可惜並非福壽之形相。

他心中惋惜，不由又向他的義弟趙子龍目注一眼，但見趙子龍目如朗星，閃灼有光，口如重關，不寡言笑，動如脫兔，靜如處子。

孔明心中不由欣然而笑，暗道：子龍他本命福壽雙全，更已得「五鳳朝陽龍脈」蔭佑，凡事無往而不利。劉備軍中，智勇義福四全之將，唯子龍一人而已。但有此一將，便足可抵百萬雄兵也！孔明與趙子龍的關係非比尋常，此點劉備軍中無人不悉；但孔明對趙子龍卻一視同仁，有時甚至特別嚴厲，這一點卻使軍中人人敬佩。

接着，孔明便轉入正題，論述目下的軍機大勢，以及調兵遣將之法。

張飛對孔明，心中一直老大不服氣，雖然孔明抵新野後，練兵有法，但未經實戰，心中依然輕視傲慢，此時他不由衝口而出道：「先生一介書生，為何卻悉練兵佈陣、征戰之法？」

孔明一聽，便知張飛心中所思，他微微一笑，道：「此乃時勢使然，不得不學也，翼德有話不妨直道，吾決不怪將軍。」

張飛也不客氣，立刻大聲道：「飛聞先生十年未出隆中，如何可知目下的甚麼天機大勢、調兵遣將、征戰之法呢？」

孔明心道：此時何不趁機向關、張、趙等大將啟導，令彼等日後更善於審時度勢，以克敵制勝？於是便欣然論析道：「調兵遣將、征戰之法，須審之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者，即天機天運大勢，如日月清明，五星合度，慧熒之星不現，則風調雨順，利於用兵；地者，即地勢之險易形殊也，或石門幽洞，羊腸險要，或峻嶺重嚴，洪流千里；人者，即審辨用人立法也，須求主明將賢，三軍有法，士卒用命，調度得體，則可克敵制勝，辨察三勢，更善將者，必所向無敵，所擊必克也。」

張飛直聽得半明半暗，他正欲再發話，趙子龍卻忽然接口道：「先生以為，如何方為善將之法呢？」因在軍中，趙子龍以「軍師」之禮稱呼「先生」，而不以私下的「義兄」稱謂。

孔明見趙子龍發問，心中欣喜，但神色不變，依然肅然的道：「善將者，必示之兵伍以進退，陳之以德義而自重，導之以是非而知動靜，令之以賞罰而守信。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乃善將之道，故能戰必勝、攻必克，守必保，敵必取也。若退而不能止，進而不能禁，善惡不分，賞罰不明，言不守信，則賢良退伏，諂諛進用，則戰必敗也。子龍須慎而處之！」

趙子龍深知孔明之能，他微一思忖，便亦肅然道：「是，子龍明白！」他答了一句，便不再多言了。

關公此時亦忍不住插口道：「聞先生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論，關某欲聽其詳。」

孔明一聽，微笑道：「此乃目下進取之依託大勢，亦即天地人三者關係，能徹悟者，即可成大業，因此不可不察也。例如：軍兵之道，貴在知人，人和則軍心堅穩，

則每戰必克；若人和不濟，則將士猜疑，忠謀不納，羣小暗議，軍心渙散，則雖有天時、地利，亦戰必潰敗，更何奢談成大業平天下？是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

關公一聽，微一點頭，不再發話。

張飛見狀，却暗道：這孔明口若懸河，雖然說得頭頭是道，却未知他的實戰本領又如何？不知是否紙上談兵的白面書生！

就在此時，北上偵查的探子匆匆奔進，向孔明報道：「曹操親統大軍六十萬，正在鄴城玄武湖訓練水軍，未知其用意。」

孔明微一點頭，道：「吾已知也，可再前去查探。」探子領令，疾奔而去。

孔明正沉吟間，又有新野前沿陣地的探子回報道：「屬下探悉，曹操親將夏侯惇，統軍十萬，正日夜兼程，殺奔新野，目下已逼近樊城了！請軍師定奪。」

孔明又微一點頭，着探子再嚴密監視曹軍的動態。

探子離開後，劉備見曹軍大軍壓境，孔明尚如此從容不迫，不由忙道：「先生快定良策以破曹軍來犯啊！」

孔明却沉吟道：「此乃大戰之前奏而已，不必焦躁。」

劉備忙道：「為甚麼先生如此判斷？」

孔明道：「曹軍此舉，不但志在新野，亦不限於荊州，而是茅頭直指江東孫權，欲一舉而平定天下也！」

劉備驚疑道：「但曹操統大軍，尚留在鄴城玄武湖操練，先生為甚判斷彼有進圖荊州、江東之意，若單憑夏侯惇所率兵力，欲圖荊州亦力有不逮，更遑論克取江東孫權啊？」

孔明微笑道：「夏侯惇所統之軍，的確未足克取荊州，曹操用意，乃以夏侯惇為前鋒，試探荊州之虛實。若進展順利，則曹軍便乘虛而入，先據荊州，再圖江東，曹操鄴城之主力大軍，目標便是渡長江以取江東孫吳也。」

劉備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孔明的見解，但又忙道：「若如此，我將如何應策？」

孔明微一思忖，即斷然的道：「荊州劉表、劉琮之輩，乃儒弱之人，必不敢與曹軍相抗，若夏侯惇輕易取得荊州，則曹操主力大軍必隨後而至，江東孫權必危矣。荊州、江東盡失，主公便頓失依托，處境十分兇危。因此勢須向夏侯惇的曹軍以迎頭痛擊，雖或未能全殲其全部，但可挫其銳氣，令曹操有所顧忌，暫時按兵不動，則我便有一段回旋時間！」

劉備憂心忡忡，道：「但夏侯惇乃曹操心腹大將，出戰以來，所向無敵；而我軍連同民兵，亦僅萬餘人，如何抗擊夏侯惇的十萬曹軍呢？」

孔明從容微笑道：「夏侯惇匹夫之勇而已，並不足慮。其所率兵力，雖號稱十萬，但展開困難，行動遲緩，因此抵荊州新野的前鋒部隊，必僅得其半，亦即不到五萬兵力，敗之不難也。」

孔明一頓，目注下面的關公、張飛一眼，忽地肅然道：「吾用兵必要有令必行，恐有將士違逆，請借主公劍印一用。」

劉備一聽，毫不猶豫，將劍印雙手呈奉孔明。

孔明此時也再不遲疑，神色肅然，伸手拔令旗，道：「關將軍聽令！」

關公不便違抗，站起來，却默然而立。

孔明也不理會，即肅然道：「令你率兵三千，埋伏於新野城西二十里之仙人渡，但曹軍經過，只管放其進入新野大道，不可輕舉妄動；直待曹軍退走，才掩殺而出，可獲全勝！」

關羽一聽，心中猶豫，暗道：用兵之道，必拒敵於門外，哪有任其長驅直進的道理？但孔明有劉備劍印在手，礙於劉備的顏面，不便抗辯，只好接令，肅立一旁。

關公神色猶豫，孔明只作不見。又拔令旗，道：「趙將軍聽令！」

趙子龍一聽，便霍然而起，肅然道：「趙子龍聽令！」

孔明道：「令你統兵五千，於曹軍路經之處，不時突擊，但不可戀戰，游擊即退便是！」

趙子龍亦上前接了令旗，與關公站到一處。孔明又令劉封、周倉等將，負責統率新野三千民兵，於新野城內嚴密戒備，隨時向前方接應。

此時張飛見孔明眼也不瞧他一下，將他視作隱形無物似的，不由大怒，忍不住厲聲道：「軍師！為何將吾擱在一旁，不委以重任？難道我張翼德是怕死之人麼？」

孔明微笑道：「翼德須依吾計令，方可擔當重任。」

張飛此時但能有仗打，便甚麼也應允了，立刻道：「張飛但遵軍師之令便是！」

孔明微笑，即肅然的道：「曹軍經仙人渡於新野，有大道、小路各一，大道較遠，小路較近。翼德可於小路埋伏，並燃起煙火，務必令五里之外可見烽煙，待曹軍出現，即以三千主力殺出，務求將曹軍擊潰！」

張飛一聽，不由大驚，忙道：「於小路埋伏，却燃起烽煙，豈非明白告知曹軍麼？夏侯惇非三歲孩童，知有埋伏，如何肯進？軍師此計只怕大錯矣！」

關公此時，亦忍不住插口道：「張飛所慮甚是，曹軍領兵之將夏侯惇，出戰以來，所向無敵，極受曹操重用，乃智勇雙全之將。他若見小路起烽煙，必知有兵埋伏，豈會犯險？兵法有道，避實就虛也，夏侯惇豈會不知？而若曹軍不走小路，於大道長驅直進，新野僅三千民兵游勇，如何抵禦，必危之極了，務請軍師三思！」

此時連劉備在旁，亦現猶豫神色。

孔明却只作不見，從容的道：「關將軍不必猶豫，依吾之計行事可也！翼德若心有疑慮，吾與你立下軍令狀，若曹軍不入小路，吾願受罰；若你不依吾之令而行，則軍法從事，決無寬貸！」

張飛被激得哇哇大叫，當下果然與孔明在劉備作證下，立了軍令狀。張飛這才接了令旗，與關公、趙子龍、劉封、周倉諸將一道，疾奔而出。

走出帥帳外，張飛仍氣沖沖的道：「若孔明所料有差，吾必追究其罪！」

關公沉吟道：「三弟不可魯莽，你已立下軍令狀，若不依令而行，於兄長顏面不太好看也。」

趙子龍此時亦是第一次目睹孔明用兵，他雖然對孔明這位義兄十分敬佩，但大軍作戰，稍有差錯，便全軍覆沒，他心中有點替孔明擔心，但此時軍令已出，無可回旋，一切祇能依令行事。趙子龍便對張飛道：「吾看軍師既有此安排，必有其道理，我等依計而行便了。」

張飛這才十分無奈，恨恨的領兵去了。

＊　＊　＊

張飛領三千兵馬，在新野城西二十里的小路林中埋伏，又依令燃起煙火，直衝半空，遠遠便可見到。

另一面，夏侯惇統領的十萬大軍，一路向荊州新野挺進，由於沿途險阻，行動遲緩，抵達新野前沿的僅得五萬兵力。其餘後軍，則在後面緩緩挺進，後軍的將領是曹洪。曹操特派此兩員大將，進攻新野、顯然他確有先取荊州，再克江東之心了。

夏侯惇爲與後軍的曹洪爭功，一路長驅直進。沿途並無阻截，僅在距新野三十里處，被趙子龍所統領的小部兵馬衝殺一陣，但又很快退去。夏侯惇判定這是劉備兵力薄弱，僅能以此游擊戰術應付，他不由向他的副將大笑道：「劉備無能，那白面書生諸葛亮的技倆亦僅此而已，何足懼哉！」

夏侯惇傲意頓生，下令大軍，無須顧慮後防，全速向新野方向推進。他自己更一馬當先，親率三萬大軍作前鋒，風馳電掣向新野撲來，他的目的是首先攻取新野，生擒劉備，活捉諸葛亮，以搶佔攻取荊州的頭功。

夏侯惇的五萬前鋒，竟毫無阻碍，便越過新野外圍要塞仙人渡，新野便僅在二十里外了，夏侯惇心中傲意更熾熱，他向副將大笑道：「仙人渡乃新野城外唯一要塞，如此險惡之地，劉備竟不派一兵一卒防守，顯見其已無兵可用了。」

就在此時，前面的探子飛奔而至，向夏侯惇報道：「前面入新野有兩條路，一條是距新野較遠的大道，一條是較近的崎嶇傍山小路，大路風平浪靜，毫無埋伏的跡象，小路却烽煙騰升，似有兵馬埋伏。」

夏侯惇一聽，縱馬上前，登高一望，但見入新野方向，果有兩條路，一條可驅車馬，居然十分平靜；另一條是僅容人馬魚貫而進的崎嶇小路，却遠遠便見烽煙騰冒。

夏侯惇一見，微一沉吟，便傲然大笑道：「此乃兵弱之人疑兵之計也，大路風平浪靜，易於我軍推進，因而必有埋伏，吾雖然不懼，但拖延時日，被曹洪的後軍搶佔頭功，吾決不爲也，小路雖然烽煙四起，但此乃疑惑吾軍之計，裏面必無一兵一卒埋伏，嘿，吾知兵法有云，避實就虛，但吾却偏反其道而行之，來個避虛就實，攻劉備一個出其不意也！」

於是夏侯惇斷然下令，大軍向小路進發，直撲新野，不得延誤，很快，夏侯惇的三萬前鋒，便北進傍山小路，風馳電掣，直奔南面的新野方向。

在傍山小路的林中，張飛率三千兵馬埋伏，兵士正遵命添薪燃火，林中四周，烽煙四起，遠近可見。

張飛的偏將見久無動靜，不由向張飛進言道：「將軍奉軍師之令，在此埋伏，却燃起煙火，曹軍知內有埋伏，豈會走此兇險小路？若曹軍逕奔大道，我軍並無任何兵力防範，則新野危矣。」

張飛咬牙道：「此皆孔明這白面書生之錯，吾必與他算帳。」

張飛話音未落，小路北面，已有探子飛身來報：「將軍，夏侯惇親統三萬前鋒，已入小路，向此地疾馳而進，將軍快作準備。」

張飛一聽，不由一怔，心中突突一跳，又驚又喜，他也不及表示甚麼，即立刻傳令道：「全軍將士，張弓搭箭，準備殺敵。」

夏侯惇統領三萬前鋒，向小路長驅直進，果然毫無阻滯。

夏侯惇不由得意的狂笑道：「如何？諸葛亮如此拙劣疑兵之計，豈能阻吾去路？」

夏侯惇的副將連忙附和道：「夏侯將軍料敵如神，必可一舉取新野、克荊州，建下不世奇功也。」

夏侯惇大笑，但他的笑聲剛響，前面烽煙最旺處，便突然響起一聲驚雷似的暴喝：「燕人張翼德在此守候多時了！」

這一下轟雷似的暴響，令人心魄震裂，曹軍中有膽怯的，已滾鞍落馬，步兵有的伏在地上，如見天神降世，不敢仰視。

夏侯惇亦知張飛之勇，正驚駭間，一將已率三千兵馬，疾馳而出，箭如雨下，曹軍紛紛中箭倒下，當先一將，身如鐵塔，鬚髯怒張，手執丈八蛇矛，衝殺而來，如狂風掃葉，曹軍擋者披靡。

夏侯惇的副將自恃有幾分勇力，不待夏侯惇下令，即拍馬飛出，手中大刀一舞，迎架丈八蛇矛，却祇聽噹的一聲，副將的大刀刀柄，竟立地斷爲兩截，「黑鐵塔」手中丈八蛇矛餘勢未盡，向前一挑，便將夏侯惇的副將心胸洞穿，挑落馬下了。

夏侯惇一見，不由大駭，暗道：此人神勇，當不下於當年的呂布，他已心生怯意，但此時尚仗自己兵多，張飛兵少，祇要衝殺出去，便可將張飛拋在後面，於是無奈拍馬上前，迎戰張飛。

夏侯惇是曹操帳下數大猛將之一，本來力可與張飛戰個二、三十回合，但他此時已心生怯意，對方的用兵，大大的出乎他意料，心中懊悔之極，因此與張飛交手不到五個回合，便手臂酸痲，不敢再戰，撥馬便向小路北面奔逃。主將先逃，後面的曹兵，便如潮水般倒退，向原路潰逃。

張飛丈八蛇矛一挺，疾衝上去，率三千兵馬，如巨浪般向退潮般的曹軍撞去，直令曹軍鬼哭神號，丟盔棄甲，亡命潰逃。

夏侯惇所率的三萬前鋒，向原路潰逃，待退到新野要塞仙人渡時，已剩下不到二萬兵力。

就在此時，仙人渡要衝，又殺出一隊人馬，爲首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偃月刀，長鬚飄拂，如天神驟降。一輪衝殺截擊之下，夏侯惇的二萬兵力，又被關公殲滅過半。

夏侯惇心膽俱寒，率八千殘兵，拚命衝出仙人渡。不料當先又殺出一隊人馬，正是最初游擊即退的大將趙子龍，趙子龍銀槍起處，夏侯惇的親兵親將紛紛落馬，夏侯惇就連迎戰的勇氣亦失去了，伏在馬上，狼狽而逃。趙子龍追了一段，即猛停下來，向前面的夏侯惇以內力傳音大笑道：「吾奉軍師之令，放汝回去向曹操傳話，他若敢來犯荊州、江東，必教他如汝一般狼狽而逃。」

夏侯惇逃出生天時，他所率的前鋒三萬大軍，竟僅剩千餘兵力而已。後軍的曹洪聞訊，亦十分驚駭，不敢再向前撲進，即退回許昌去了。

此時在新野城內，孔明已於中軍大營，吩咐擺下慶功酒宴，準備慰勞得勝而回將士。

劉備心中却隱隱不安，他對諸葛亮的實戰才華，畢竟是第一次領略，因此其成敗得失尚不敢確定，他不由向孔明道：「吾弟翼德，性如烈火，待會或有衝撞冒犯之處，但請先生見諒！」

孔明從容一笑，道：「主公放心，吾保翼德待會必開懷暢飲便了。」

孔明話音未落，關公和趙子龍已雙雙並肩而進，兩人先向劉備報喜，再立即向孔明欣然拜道：「先生用兵，鬼神莫測，重創曹軍，末將拜服！」

兩人話音未落，外面又有一將大叫而進：「先生神機妙算，直教曹軍鬼哭神號，張翼德便把人頭奉上，亦心甘拜服。」

大叫而進的將領，便是性如烈火的張飛，此時祇見他裸了上身，自縛雙手，背插荊棘，大步而進。他見了孔明也不打話，便一下跪拜於地，大聲道：「請軍師先生重重處罰，要斬要殺，張飛皆心甘情願。」

劉備一見，便已明白一切，他正忖念，如何代張飛向孔明求情。孔明已微笑道：「翼德犯何過錯？莫非曹軍不走小路麼？」

張飛一聽，拜伏於地，由衷的道：「張飛未悉先生之能，驚天地、泣鬼神，竟可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令敵軍乖乖聽從調遣，先生之才，當世無人可及，張飛魯莽，過往對先生屢有衝撞，不敬無禮之罪，任憑先生處置責罰。」

孔明此時欣然一笑，忽地伸手向張飛輕輕一托，張飛但感一股十分雄渾的力度，將他沉重的身軀托昇而起，再也拜不下去。張飛心中不由駭然，暗道：原來孔明眞人不露相，他竟身負如此驚世神功，文武雙全，却深藏不露，虛懷若谷，自己一介武夫，萬萬不及。

孔明微笑道：「翼德與吾有軍令狀立下，按律不得不罰，但你殺敵有功，以一擋百，功可抵過，因此不賞不罰，你可服氣？」

張飛俯首歎道：「先生處事，公正嚴明，飛怎會不服？但飛不敬

之罪，先生若不加責罰，飛反而慚愧不安也！」

孔明感慨的道：「翼德知錯勇改，效古人負荊請罪，不失大將之風，可喜可嘉，吾感主公三顧之情，出山匡扶，濟世救民於水火，早已榮辱皆忘，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些許個人恩怨，吾又豈會耿耿於懷？」

孔明說時，親手拔出張飛背插的荊棘，一折為二，抛在地上，又親自替張飛鬆綁，以手撫其背，慰道：「翼德以一擋百，憑三千兵勇退夏侯惇三萬大軍，此役有功，非你莫屬，眞虎將也！」

張飛此時不由感動萬分，虎目含淚，他緊握孔明的雙手，慨然道：「先生虛懷若谷，心寬如海，神功蓋世，智計驚人，飛從此拜服，但先生令下，赴湯蹈火，決萬死不辭！」

孔明欣然一笑，與張飛、關公二將，心中再無芥蒂。而關公、張飛二人，對孔明亦從此誠心拜服，孔明令出，莫敢不從。

當下衆將入席飲宴，席間，孔明道：「今日夏侯惇雖然潰敗，吾獲短暫廻旋時間，但吾料曹操不久必親率大軍南下，須早作準備。」

劉備道：「先生將以何計退敵？」

孔明沉吟道：「曹操若親率大軍南下，新野小縣，力量有限，不能久守。如今荊州劉表病危，可乘此機會，取佔荊州，作堅固據地，如此才可抵禦曹操來犯。」

劉備道：「先生難道不可再以如此一役，用計大破曹軍嗎？」

孔明道：「新野之地，無險可守，今勝夏侯惇，不過是利用他驕兵心理，以『反疑兵』之計，僥倖取勝而已。而計不可二出，曹操非比夏侯惇，又早有戒心，於此平川之地，以萬餘兵力抵禦，便神仙降世，亦難取勝也。因此唯今之計，祇有先取荊州，再南聯江東孫權，才可與曹操週旋到底，尋機以破。」

劉備道：「先生所言雖是，但劉表於我有恩，我又怎好謀取他的荊州呢？一切待他去世後再作打算為妥也。」

孔明道：「時勢急迫，恐不容等待了。」

劉備依然拒絕道：「劉表一旦尚健在，吾便決計不能作此負義忘恩之事也，否則劉備有何顏面面對天下？」

孔明無奈，祇好微歎口氣道：「如此……那就暫且容後再作打算吧！」

* * *

當日夏侯惇慘敗而回，赴許昌見曹操，他自縛去見，伏地請曹操將他處死。曹操與夏侯惇有同宗之親，見狀怒火先就消了一半，他令夏侯惇起來，又令人替他鬆綁。夏侯惇道：「諸葛亮用兵如神，惇中其計，致大敗而回。」

曹操道：「諒這諸葛亮寂寂無聞，草野村夫而已，僥倖取勝，不足為憂。吾決親統大軍，先取荊州，再克江東孫權。」

曹操當即下令，調動大軍五十萬，分作五大集團軍，第一軍由曹仁、曹洪統領；第二軍由張遼、張郃統率；第三軍由夏侯淵、夏侯惇領兵；第四軍則由于禁、李典統率；第五軍為中軍，由曹操親自統帶。每軍兵力，均達十萬人，又令許褚率三千精騎，作先鋒直插荊州。

曹操將屆出兵之日，赴許昌依附曹操的名士孔融，向曹操勸阻，說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宜征伐。曹操不聽，孔融被逐出，不由歎道：「以此不仁伐至仁之師，怎能不敗？」

曹操獲悉，認為孔融在他出師前竟作此不吉祥之語，大怒道：「汝咒我必敗，吾先要你滿門皆滅。」

於是，孔融及二子，以及家小百餘人，竟被曹操下令斬於市示衆，以示警誡。

曹操斷然下令，大軍出發，浩浩蕩蕩，殺奔荊州而來，天下莫不震動。

荊州百姓，因懼曹操血屠徐州的殘暴，均驚恐惶惶，擔心大難將至了。

* * *

就在此時，劉表在荊州襄陽城中，病況果然漸沉重。他忽心有所觸，自感已時日無多，又擔心曹操來犯，荊州無人可以抵禦。便派人前去新野，召請劉備趕赴襄陽城。

孔明聞訊，主張劉備盡快趕去襄陽城，在劉表去世前，搶佔先機，以免荊州落入蔡氏族人手中，新野方面，則由他和趙子龍負責鎮守，防範曹操的進攻。

劉備於是不敢再猶豫，由關公、張飛二人親自護送，趕去襄陽。

劉備等抵襄陽劉表府邸，劉表臥在病榻上，執着劉備的手道：「我病已入膏肓，知不久於人世了，今唯有託孤於賢弟，我的兒子無能，恐不能繼承荊州大業，我去世後，賢弟可助則助吾子，若不可助，則請賢弟自為荊州之主。」

劉備心慌意亂，忙道：「劉備自會竭力匡扶劉琦賢侄為荊州新主，豈敢自領荊州？兄長放心好了！」

劉備話音未落，蔡瑁已疾奔而進，說曹操親統五十萬大軍，已殺

奔荊州而來，新野首當其衝，請劉備立刻回返新野佈防。劉表一聽，登時手足發顫，作聲不得。

劉備見情勢危急，也不敢再逗留，祇好率關公、張飛二人，連夜馳返新野。

劉表被曹操進犯荊州的消息，嚇得吐出大口鮮血。他已知面臨最後關頭，於是秘密寫下遺囑，令劉備輔佐長子劉琦為荊州新主；又派人緊急召劉琦趕回，接掌荊州。

不料劉表的一舉一動，均已被蔡夫人嚴密監視，她獲悉劉表秘密遺囑內容，不由大怒，下令關上內門，由她的胞弟蔡瑁，及心腹張允二人把守，任何人不許再內進。

劉琦在江夏接報，知父親病危，連忙趕回襄陽。但在內堂大門前面，被蔡瑁率兵擋住，以舅父的身份斥道：「公子奉命鎮守江夏，責任重大，怎可擅離職守？若東吳趁機攻犯，則公子錯失大矣！你若進去見主公，必惹主公生氣，加重病情，你罪大也。快返回江夏去吧！」

劉琦心性懦弱，又毫無主見，一聽便無可奈何，祇好在內堂門外，大哭一場，然後便上馬返回江夏去了。

劉表在病榻上，盼劉琦到來，但直等了半夜，仍不見劉琦進來。他心知必是蔡族中人作梗，但他此時連起床亦不可能，身邊連一個親隨也沒有，一切均已被蔡夫人姐弟二人控制，他還有甚麼辦法？到第二天五更時分，劉表又急又痛，大叫三聲「吾死不瞑目！」便就此逝去了。

劉表剛逝，蔡瑁便一手操縱，立蔡夫人的親子劉琮為荊州新主。蔡氏族人，分統荊州軍權，荊州實際上便落入蔡族中人手了。

不久曹操大軍已逼近荊州，蔡瑁、張允二將，竟力主將荊州獻給曹操，以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荊州劉表舊臣雖有人反對，但立刻被蔡瑁殺了，其餘尚有誰敢抗拒？於是蔡瑁即令劉琮寫了降書，派人送到進抵宛城的曹操。曹操自然喜出望外，答應祇要劉琮投降，便封他為荊州牧(即荊州的行政長官)。

不料蔡瑁派出的送降書人宋忠，在回來的途中，被關公截獲，得知荊州已生驚變，連忙將宋忠提去見劉備。

劉備獲悉一切，不由又驚又恨，但又無可奈何，孔明道：「如今唯有搶先一步，率兵攻入襄陽，取佔荊州，主公為荊州之主。」

劉備猶豫道：「但劉表已立遺囑，令劉琦為荊州新主，吾於此時捉其子而奪其地，天下人必認劉備乃忘恩負義之徒了！吾怎可為之？」

孔明不由微嘆口氣，心道：荊州先前不趁劉表意動時佔取，便已失先機，此時曹操大軍壓境，取之已無益，的確會令人誤會，則便失「人和」了！他心中有點煩躁，不由道：「但若曹軍攻到，却如何是好？」

劉備長嘆一聲道：「事已至此，悔之已晚，不如放棄新野，退入樊城堅守吧！」

孔明正沉吟間，探子入報，說曹操大軍，以許褚為先鋒，曹洪、曹仁統率十萬兵力，已逼近新野前沿陣地博望坡了！

劉備不由大驚，忙道：「既新野難守，不如立刻撤退城中，軍民到樊城堅守吧！」

張飛一聽，大急道：「兵馬撤退容易，但若帶上城中民衆，行動遲緩，祇怕未到樊城去，半路便被曹軍追到了，不如抛開城中民衆，迅速退入樊城去。」

劉備道：「新野百姓，隨我多年，吾怎可一朝抛棄？若如此，吾必大失天下民心矣！」

孔明一聽，不由暗暗點頭，心道：「劉備所慮，雖有迂腐之失，但他目下處境，唯一可爭取而自重的，便祇有『人和』之優而已，的確不能失去。否則荊州兵敗，劉備便難於天下立足了！看來唯今之計，祇能暫時的不以勝負為意，以爭取天下民心的依附為先！」

孔明主意已決，他不再猶豫，決然的道：「新野的確宜棄不宜守，但也不能輕易放棄，須於新野重挫曹軍的銳氣，以利於吾軍從容而退。新野城中百姓也不宜抛棄不顧，宜讓其隨吾撤退為上策。此舉雖有甚大風險，甚至招致吾軍的重大損失，但最終却能贏得天下民心的歸附，為日後的創業進取大計奠定基礎。因此吾之安排，其中的難處，衆將均須體會，不可執着於暫時的勝負，而須看眼於長遠的未來！」孔明於此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有意詳盡論析他定計所據的戰略大策，以便極大的調動諸將的奮戰決心。

張飛自新野一役後，對孔明已傾心拜服，他一旦向誰拜服，便必誓死忠心跟隨，決無反悔。因此他剛才雖情急之下，主張抛下新野百姓，以便輕身撤退，但聽孔明這一番論述，却不由又眞心信服。孔明話音剛落，他便高聲叫道：「先生不必多說了！張飛誓依先生之計行事便是！」

關公此時亦含笑點頭道：「先生不必猶豫，但有安排差遣，吾等皆莫敢不從。」

孔明欣然一笑，他深知情勢危急，已不容他稍有猶豫遲緩，便決然的下令，派人到城中張貼文告，

向城中百姓曉諭道：「無分男女老幼，但願意跟隨劉玄德撤退的，即於今日下午動身出發，不得自誤。」又派孫乾往漢水河邊調撥部份船隻，供城中百姓逃難撤退所用。再派人將城中各官吏家屬，由糜竺護送，先行趕赴樊城。

孔明對關公道：「雲長率一千軍馬，到白河上游埋伏，須帶備布袋，內裝沙土，先堵截白河之水；待明日三更後，但聽下游人喊馬嘶，便取起布袋，放水向下游淹去；同時順勢殺將下來，接應下游之軍！」

關公領令，毫不遲疑，疾步而出，率一千兵馬，依計先赴白河上游去了。

孔明又道：「翼德帶一千兵馬，於白河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緩，曹軍被淹，必由此而上岸，即可乘勢殺敵，不得有誤！」

張飛見孔明重用他，心中十分高興，他向孔明大叫：「先生放心！翼德必將曹軍殺個鬼哭神號！」說罷即疾步衝出，率兵去了。

孔明又對趙子龍道：「子龍引軍三千，分作四隊，自率一隊伏於東門外，其餘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預先於城中屋宇上面，埋藏硫硝等易燃之物，曹軍入城，必佔據民房休歇，且明日黃昏之後，必有大風刮起。待大風起時，便令西、南、北三門伏兵，射火箭入城。待城中火勢熾旺，便於城外吶喊助威，曹軍必心虛膽怯，倉皇逃奔。你親守之東門可留一條通道，待曹軍由東門逃出，便於東門外隨後追殺。不可戀戰，天明即立刻收軍，與關、張二人會合，撤往樊城！子龍，你明白其中的要旨麼？」孔明末了，忽地又補充了一句。

趙子龍深知，這是義兄特地向他傳授用兵之法了，他微一沉吟，即含笑道：「子龍明白，此乃軍師『火燒新野』之計也！」

趙子龍說罷，即轉身疾出，到城中佈置指揮埋伏，準備施行「火燒新野」的計策。

孔明又令糜芳、劉封兩將，帶二千軍馬，一半持紅旗，一半持青旗，於新野城外鵲尾坡屯駐，但見曹軍追到，紅旗軍在左，青旗軍在右，一齊走動；曹軍必生疑心，不敢追來；二人但見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即往白河上游接應。糜芳、劉封二人，亦領令去了。

孔明分調佈置妥當，即向劉備道：「主公可與吾到城外鵲尾山腰守候，阻緩曹軍入城的時間，亦令其心慌意亂，以利於趙子龍施計。」

劉備見孔明祇留下他的師妹雕雪在身邊，隨行的兵力亦僅得五百，不由有點擔心，對孔明道：「先生乃軍中棟樑，却祇留五百兵力，更無大將守護，萬一有失，則吾軍亡矣！」

孔明一聽，從容一笑，並未答話。他身旁的雕雪却不由格格笑道：「劉將軍放心吧！我師哥他若非爲保存新野百姓生命，及爲劉將軍的創業大計，他孤身一人啊！就算曹軍百萬，又能耐他何也！」

劉備並不知道，孔明身負「天機門」的「天機無爲」絕頂神功，就連他驚爲神將的趙子龍，亦曾賴他施展神功救助呢！他因此一聽雕雪所言，還以爲她是女娃兒心性，說笑而已。但又自知兵力薄弱，爲挫曹軍，爲保百姓，孔明亦祇能如此不顧自身安危佈置了。

劉備不再多說，與孔明、雕雪一道，隨後撤出新野，登上城郊北面的鵲尾山腰，密切監視城中及城北的動靜。

此時，曹仁、曹洪所率的十萬大軍，已逼近新野前沿陣地。前面十里，便是鵲尾山，依山而進，便可直搗新野，根本再無險可守了。

前面的三千先鋒精騎，由曹操的虎將許褚率領，一路向鵲尾山風馳電掣奔來。到中午時分，已殺到鵲尾坡前。

在鵲尾坡奉令埋伏的糜芳、劉封二將，即令二千兵馬，各打青紅旗，招展揮舞，其狀十分詭異。

許褚因知夏侯惇吃過劉備軍師諸葛亮的大虧，他雖然勇猛，亦不敢大意，連忙下令道：「不得再進！前面必有伏兵！」

許褚令三千精騎，停駐下來，他自己單人匹馬，馳回前軍大營，向前軍主將曹仁稟報。

曹仁心思比許褚細密，他微一思忖，即判斷道：「敵軍祇見旗而不見兵，乃疑兵之計也。諒無埋伏，許將軍可速進新野，吾當隨後接應！」

許褚便馳返鵲尾坡，領兵殺了進來。他馳抵林下，發覺持青紅旗的敵軍已不見了。這般阻緩一下，天色已近黃昏日西斜了。

許褚心中又急又怒，他正欲領兵再插新野，忽聽鵲尾山上，有人大吹大擂，響徹四野。他抬頭一望，祇見山頂紅旗遍佈，紅旗簇擁中，又有兩把青羅傘，下面二人，正是劉備、孔明，二人正對坐飲酒，簡直不將許褚放在眼中似的。

許褚不由大怒，領兵追上山來。山上打下木石，死傷不少，前進不得，許褚祇好退下山來。

此時天色已晚，四野開始黑沉下來。曹仁的前軍三萬，已推進到鵲尾坡了。曹仁見天已黑沉，便令許褚先行直撲新野，就近紮營歇息。許褚領令而去。曹洪隨後亦馳上前軍，與曹仁一道，率前軍五萬向新野疾進。

曹仁、曹洪率軍進抵新野城下，十分順利，毫無阻滯。近前一看，祇見新野四座城門洞開，曹軍一擁而入，城中竟空無一人。

曹洪對曹仁道：「此必劉備、諸葛亮勢孤計窮，荊州又已向吾投降，劉備無兵可用，祇好帶着百姓逃竄去了！且他帶着衆多百姓平民，行動必定遲緩，吾軍大可先在城中作營，歇息一晚，明日再追上去可也！」曹仁心中雖然有點不安，但亦自負轄下有雄兵十萬，劉備、諸葛亮便有三頭六臂，僅憑他的萬餘兵力，如何可以抵禦？因此也同意曹洪的建議，先在新野城中略作休整，歇宿一宵。況且許褚所率的三千先鋒，也不知突進到何處，在新野駐紮，待與許諸會合，再作進擊較爲穩當。

此時曹軍的確已人困馬乏，接令於城中駐紮歇宿，均不由大喜，紛紛進佔民房，燒火造飯塡肚子去了。曹仁、曹洪二人，亦在新野城中府衙安歇。

當晚初更時分，果然天氣突變，刮起狂風，城中飛沙走石，將士紛紛躲進屋內避風。

此時趙子龍埋伏於城東門外，見狂風驟起，不由嘆道：「義兄竟知天文地理，連風起亦可預測，眞絕世高人也！」

趙子龍毫不猶豫，即依孔明的部署，下令南、北、西三城門埋伏的士兵，將火箭射入城內，燃點城中民房屋頂的硫硝火物。

立刻，火箭划破黑暗的夜空，如電光火閃，紛紛向城中民房屋頂射去。

＊　＊　＊

此時，在新野城府衙中，曹仁、曹洪因白天行軍疲勞，已入夢鄉了。守門的兵士却忽然闖進內堂，報說城中失火。曹仁道：「不必驚慌，此必是兵士煮飯時，不小心遺下之火，速加撲滅便了！」

說時，又接幾起飛報，幾乎遍及城中各處地方。曹仁這才驚惶，急令將士上馬衝出新野時，滿城已被大火燒紅了。南、西、北三城門的大火特別熾烈，根本無路可逃。

曹仁、曹洪大駭，慌忙率軍在城中左衝右突，希望尋一條逃出火海的生路。聞報城中東門無火，曹仁、曹洪急奔東門，後面的兵士亦隨後潰逃。

曹仁等率城中的潰退曹軍萬餘人，剛逃出東門。背後忽然喊殺聲起，一員英武將軍率軍從背後掩殺而來，正是劉備的大將趙子龍。曹仁等將領心膽俱寒，哪還敢回身接戰？祇顧向城外狂奔。趙子龍追殺一陣，殲數千曹軍，又忽然於黑夜中隱退。

曹仁、曹洪率殘兵潰逃之際，糜芳又引一軍追到截殺一陣，曹軍潰逃更慌。到四更時分，劉封又率軍殺來，曹軍又被殲滅一部份。

曹軍潰逃了半夜，人困馬乏，將士大半焦頭爛額。不久奔至一道河邊，是新野城郊的白河，此時河水不深，曹軍將士不管許多，紛紛下河飲水餵馬。人嘯馬嗚，響徹十里內外。

就在此時，關公在白河上游埋伏，依孔明之計，先用布袋裝土，堵住白河流水，因此白河下游之水便少了大半，河水變得甚淺。此時突聞白河下游人嘯馬鳴，關公即下令軍士抽起布袋，水流滔滔，向下游衝流而下。

曹軍大半均在白河下游飲水，上游洪流突然洶湧而至，把曹軍人馬淹入洪流，死傷甚衆。

曹仁拚死逃脫，引殘兵敗將向水勢緩慢處的博陵渡口潰退。

而張飛率一千軍埋伏於博陵渡口，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他一見曹軍果然潰退到此，不由欣喜的大笑道：「孔明算無遺漏，洞天徹地，眞乃用兵奇才也！」他毫不遲疑，即率軍殺出，大叫道：「曹軍之賊！快納上命來！」

曹軍無人敢於接戰，四下潰逃。

張飛沿下游向上游追殺，殲曹軍數千，殺得十分痛快。半路忽有一員猛將殺到，原來是曹軍的先鋒許褚。他率領三千精騎，左衝右突，在半路却迷了途，直到夜深，才知曹仁在新野城中被火燒，慌忙引軍來救。張飛正殺得性起，迎着許褚便大叫道：「來！來！吾先與你大戰三百回合！」許褚與張飛鬥了數回合，也不敢戀戰，奪路走了。

張飛依孔明之計，也不追趕，先到鵲尾山，與劉備、孔明會合，一路沿白河向上游進發，到達上游，糜芳、劉封已依計安排好船隻等候。孔明便下令登船，向樊城方向疾駛。

新野一役，又將曹操的前軍曹仁、曹洪的十萬大軍打得大敗，曹仁、曹洪收拾殘餘兵馬數萬，在新野城郊駐紮下來，派曹洪去向曹操滙報新野慘敗之事。

這是繼夏侯惇之後，曹軍第二次嚐到諸葛亮的厲害了。曹操聞曹洪報告，不由又驚又怒，咬牙道：「這諸葛亮何許人也？用兵如此絕毒？吾誓要生擒此人，以祭吾戰死士卒！」

就在此時，許褚亦趕到曹操的中軍大營，拜見了曹操，說起諸葛

亮的用兵厲害，許褚若有所悟的道：「吾曾在鵲尾山上，遠望那諸葛亮與劉備在一起，此人風采英姿，令吾憶起當年的一位少年人來！」

曹操一聽，忙道：「那少年人是誰？」

許褚道：「當年呂布奪了主公的青州，北面又被袁紹逼迫，處境十分兇險時，不是曾蒙一位自稱『孔明』的少年人相助，以『進而不攻、圍而不擊』的妙策，終於打敗神勇無敵的呂布嗎？而諸葛亮此人，甚有當年那少年英俠孔明的風采，吾懷疑，莫非諸葛亮便是當年孔明嗎？」

曹操一聽，神色不由連變數變，心中又悔又恨又驚又奇，複雜之極。好一會，他忽地想起，徐庶曾在夏侯惇出師前，大讚諸葛亮，顯然徐庶深知這諸葛亮的來歷！便立刻道：「快！快請徐庶進帳見吾！」

徐庶被召了進來，曹操也不待他參拜，劈頭便道：「請問元直！那諸葛亮是否即『孔明』呢？」

徐庶微一怔，道：「諸葛亮字孔明，若依此來看，諸葛亮與孔明，其實是同一人也。丞相爲甚有此一問？」

曹操一聽，不由仰天嘆道：「吾白白走失一位曠世奇才也！實不相瞞，吾早年曾獲少年人孔明相助，打敗呂布，吾今日之大業，孔明之功不少也。可惜後來他不辭而別，吾爲此而傷心了多日啊！吾所慮劉備者，便是此人以仁義示世，甚得人緣，擔心如孔明這等曠世奇才，被他招納，則他便如虎添翼也！今日果然不幸而被吾料中，孔明即今日的諸葛亮，吾爲此將寢食不安也！」

徐庶默然不語，心道：其中定有不可告人的前因後果！

許褚見曹操爲孔明如此感嘆，不由大叫道：「主公放心！劉備和孔明已逃到樊城，樊城距新野不遠，許褚願率精兵三萬，直搗樊城，將劉備和孔明殺了，主公豈非可以安寢無憂麼？」

曹操却不以爲然的嘆了口氣，道：「劉備有負於我，殺其令不足惜，但孔明吾有負於他，吾豈忍殺之？況且如此曠世奇才，又怎可輕易毀掉呢？好不教人爲難也！」

曹洪道：「主公既不捨殺孔明，如今吾大軍壓境，劉備僅憑萬餘兵力，自知必難堅守樊城，不如派人前去，向劉備招降，瞧在孔明的面上臉面，保存城中軍民的生命，更封劉備高官厚爵，彼必心動矣。」

曹操一聽，欣然點頭，對徐庶道：「吾本欲以大軍踏碎樊城，但爲顧及城中百姓生命，願招降劉備。公可前去樊城，告訴劉備，若肯來降，前罪一概赦免，更可封官進爵，保其榮華富貴。他若再執迷不悟，吾必屠盡城中軍民，踏平樊城！公願意去嗎？」

徐庶的母親，已因被曹操所逼，自殺而死，徐庶已發誓，今生不爲曹操謀一策了，但此時爲樊城百姓生命擔憂，祇好答應往樊城一行。

徐庶抵達樊城，劉備、孔明均親自接見。三人敘舊，均十分感慨。

徐庶對孔明道：「曹操已醒悟，當年曾助他大敗呂布的少年人，便是今日助劉公的諸葛亮了！曹操因此甚有招納孔明你之意呢！」

劉備一聽，不由大驚道：「曹操當日已令我失元直你，今日又要令我失去先生麼？若失去先生，則如斷劉備命脈，乃天亡我劉備也！」

孔明淡然一笑道：「吾少年時，之所以助曹操打敗呂布，不過欲借曹操之力，解救東平島無辜百姓生命罷了，並非欲圖甚榮華富貴，當年如此，何況今日呢？曹操殘暴，驕狂日甚，絕非賢明之主，吾又怎會受其招納呢？元直欲作曹操的說客，祇怕是白走一趟了！」

劉備一聽，這才加額喃喃道：「先生明志，有如賜劉備重生之機也！蒼天佑我！」

徐庶微笑道：「吾亦知曹操所以派我前來勸降，目的乃在孔明公的身上也，同時亦是因孔明公之故，而收買人心，因曹操已知孔明公當日捨他而去，乃因曹操殘殺徐州百姓之罪孽也。徐庶之所以前來，不過是爲告知一事。」

孔明含笑道：「元直兄欲告何事？」

徐庶道：「曹操已部署五十萬大軍，準備分作九路，先塡平白河，再攻樊城，樊城無險可用，祇怕已難守住。曹操若攻陷樊城，必大開殺戒，樊城軍民必遭其屠戮，因此孔明公宜作萬全之策。吾來此目的乃在於此，說完吾祇怕便須趕回去了！」

劉備忙道：「元直難道不可以留在樊城，助劉備一臂之力嗎？」

徐庶長嘆一聲道：「吾母已因吾之故自殺而死，吾已抱恨終生矣。若吾不回，曹操必遷怒於樊城百姓，屆時徒增殺戮而已，徐庶因此不得不回。吾身在曹營心在漢，誓不爲曹謀一策。況且劉公有臥龍匡助，勝吾多矣，何愁大業不成？徐庶告辭了！」

徐庶離開樊城，返回曹操的中軍大營。徐庶來見曹操，說劉備並無投降之意。曹操大怒，下令大軍

即日進攻樊城。曹軍五十萬，浩浩蕩蕩殺向樊城。樊城軍民，聞訊皆驚惶不已。

劉備問計於孔明，孔明道：「樊城無險可用，軍民驚恐，已失鬥志，再無可能堅守了。可速棄樊城，取荊州襄陽重鎮，整頓兵馬，方可再戰。」襄陽距樊城僅五十里，是劉備目下唯一可以最快退入的防守據點。

從樊城南退襄陽，首先要渡過漢水，因此孔明吩咐，立刻多備船隻。然後再向城中百姓告示：「今曹兵將至，生死難料，孤城已不可久守，百姓願跟隨劉公者，便請立刻渡江往襄陽！」

此時樊城中，除了原來的居民，還有一大批從新野撤退的百姓，聞告示均齊聲大呼道：「我等誓死相隨劉玄德公！」

於是近十萬百姓，即日離城，扶老攜幼，拖男帶女，紛紛渡江，兩岸哭嚎之聲，震於四野。

此時劉備已在渡船上，望見百姓的苦況，不由大哭道：「因爲劉備一人之故，令百姓遭此劫難，劉備還有意思生存於世麼？」說罷，竟欲投江自盡。

此時在劉備身邊護衛的雕雪姑娘，輕舒玉手，便把劉備扯住了，一面輕聲道：「火浴鳳凰然後重生，其中必歷艱難困苦，但歷劫重生，便成一飛衝天火鳳凰也！」

孔明亦在旁邊輕聲道：「百姓雖苦，但心甘情願，皆因畏曹之暴也，主公又何必自咎？日後大業有成，爲百姓創造一番太平盛世，豈非對百姓的最佳安慰嗎？」

劉備這才化悲痛爲力量，慨然的道：「劉備祇要一息尚存，必爲拯世救民於水火而奮鬥！以報天下百姓相附我劉備之德！」

劉備船駛到漢水南岸，回頭望去，見有百姓未渡，便令關公指揮船隻，返回北岸，全部駛渡過河。

劉備帶着十餘萬軍民，抵達襄陽。襄陽城中的劉琮、蔡瑁、張允，因已降了曹操，不但不接納，反而亂箭射下，殺害了不少隨行百姓。

孔明見情勢危急，便對劉備道：「若攻襄陽，此時已力有不逮，曹軍隨後將至，亦無法阻擋。唯今之計，祇好迅速南下，攻佔江陵立足，再圖大計。」

南面的荊州重鎮江陵（今湖北江陵市），距北面的襄陽近三百里，途中山水相連，路途艱辛。劉備的兵馬，保護十數萬平民百姓，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一路南下，每日祇行得十餘里，要抵達江陵，便須走二十多天。

關公、張飛、趙雲諸將皆向劉備道：「江陵要地，足可拒守。如今帶着十數萬平民百姓，每日僅行十餘里，何時方可抵江陵呢？若曹軍趕到，又如何拒敵？不如着百姓緩行，吾軍快馬疾行，先取江陵爲上策也。」

劉備嘆道：「欲成大事者，必先以民爲本，今百姓心附於我，我又豈能棄掉呢？吾誓死不棄隨吾之百姓也！」

衆將無奈，張飛道：「孔明神機妙算，不如先問計於他。若孔明同意，則哥哥必依從也！」

衆將於是向孔明請示。孔明微一沉吟，即微嘆口氣道：「若棄百姓疾進，當可搶佔先機，攻取江陵，即得『天時』之機也。但有得必有失，如此必失『人和』，令天下百姓對吾軍寒心。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則你等以爲，主公該放棄百姓而不顧麼？」

關公、趙子龍均若有所悟，沉吟不語。張飛却性急，大叫道：「我也不曉甚麼天時地利人和！但先生說如何，張飛便誓死相從便了！」

孔明不由微微一笑，道：「目下之計，亦唯有捨小而取大我，以暫時的挫折，去換取日後的大成吧！」

當下孔明即令雲長率五百軍，往江夏，向鎮守江夏的劉琦求救，請劉琦速起兵乘船到江陵會合。又令張飛押陣斷後。趙子龍負責保護軍中老少，其餘糜竺、糜芳、劉封、周倉等將，負責照顧百姓。

孔明安排妥當，與雕雪、司馬芝兩女，留在劉備身邊，護送十餘萬百姓，一路南下，緩緩而行，每日也僅走十餘里路而已。曹軍隨時追殺到，形勢十分兇險。

* * *

此時，曹操的中軍大營，已移駐劉備剛撤出不久的樊城。曹操雖然含怒而來，欲屠盡樊城軍民，但樊城軍民均已撤走，十室九空，曹操也無人可屠。

而且曹操從劉備竟於危急之際，仍携十餘萬民衆潰逃之事，亦忽然醒悟，他佔取荊州，目的是進攻江東孫權，則爲甚不好好利用荊州的軍力、人力、物力呢？

於是曹操立刻派人到襄陽，令劉表的次子劉琮前來樊城見他。

劉琮害怕不敢去，蔡瑁、張允便同赴樊城，參拜曹操，卑躬屈膝，極盡詞諛奉承。

曹操心中雖然不悅，但仍向蔡瑁問道：「荊州軍馬錢糧等物，到底尚存多少？」

蔡瑁爲討曹操歡心，便將荊州的實力一一詳報：「丞相，荊州爲迎接丞相，一切皆留存完好。計有馬車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

萬，共計二十八萬水陸大軍。錢糧則大半存放於江陵，其餘各地存放的，亦足備一年糧草。

曹操又問道：「水軍戰船有多少？由何人掌管？」

蔡瑁忙道：「戰船完好無缺，計有七千餘艘，由蔡瑁等統掌。」

曹操一聽，暗道：吾正欲攻打江東，此人又可用，於是便欣然的道：「很好，你二人果然忠心，吾今特封蔡將軍爲鎭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爲助順侯水軍副都督。」

蔡瑁、張允喜出望外，連忙跪拜致謝。

曹操又道：「你二人即回襄陽，爲吾保存軍馬錢糧，並大小戰船，不得有誤。」

蔡瑁、張允二人，連忙口呼「領命」，得意洋洋的退出去了。

荀攸此時在曹操的中軍帳中，對曹操道：「蔡瑁、張允二人，皆奸佞之徒，留用無益，爲甚不殺，反而加官晉爵，委以重任呢？」

曹操大笑道：「吾豈不知？但吾所領乃非此地之軍，不慣水戰，而吾目的乃取江東，水戰不可或缺，正好利用此二人，爲吾所用。待大功告成，這二人便另有處置了。」

荀攸這才無話可說，曹操又隨即下令道：「再派人前去襄陽，封劉琮爲青州刺史，令他即日離開荊州，赴青州上任，不得延誤。」曹操爲防有失，更特派他的大將于禁前去執行命令。

于禁率軍前去襄陽，曹操隨後亦率大軍抵達襄陽城外。劉琮、蔡夫人母子，親自出城迎接，曹操好言慰之。蔡夫人以爲大局已定，不但可保生命，更可永保榮華富貴。

不料曹操原來答應封劉琮永爲荊州之主，入城後不到片刻，于禁便率兵包圍了劉琮的府衙。押送蔡夫人、劉琮母子上路赴青州。蔡夫人不願離開，哭哭啼啼，向于禁求訴。

于禁笑道：「丞相有話，說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爲官，免在荊、襄被人圖謀陷害，丞相令出如山，你母子二人還是乖乖起行吧！」

蔡夫人、劉琮母子二人，無可奈何，凄凄切切，祇好上車起程，此時蔡夫人當眞悔不當初了。走到半路，于禁在偏僻處，依曹操密令，把蔡夫人、劉琮母子殺掉，屍首拋入深坑，神不知鬼不覺，母子二人死無葬身之地。

于禁回去向曹操回報，曹操大喜，重賞了于禁，欣然道：「劉琮死去，荊州再無後患了。」

荀攸在旁進言道：「劉備目下，似有向江陵進發之意，若江陵落入劉備手中，更有諸葛亮輔佐，必如虎添翼，難於動搖了。」

曹操深以爲然，於是下令大軍快馬追殺劉備，限一日一夜，追及劉備所率的十餘萬軍民，務求屠戮殆盡，不留一個活口。

此時，劉備及隨行的十餘萬百姓，及護送的三千餘兵馬，艱苦行進，一程又一程，向江陵進發。趙子龍負責保護官員家屬老少，張飛則負責斷後，每日僅走一、二十里，猶如蝸牛爬行。

孔明此時亦有點不安了，他對劉備道：「雲長往江夏求救，至今未有音訊，不知是甚原因？」

劉備道：「先生當日有恩於劉琦，若先生親赴江夏，劉琦必肯派兵救援。」

孔明心道：目下情勢險惡，劉琦是否肯派兵相救，乃關乎劉備生死存亡的關鍵也，看來亦唯有吾親去走一遭了，孔明主意已決，便慨然道：「既然如此，江夏之行，吾不得不走也。」孔明說罷，便欲上馬，奔赴江夏。

劉備急道：「先生乃吾之棟樑，不容有失，怎可孤身上路？吾派張飛率一千軍馬，護送先生去吧！」

孔明一聽，不由暗歎口氣，心道：目下劉備身邊的兵馬祇有三千，再分出一千，更調走張飛，他憑甚麼來自保呢？他並不知我身負神功，便如此捨己爲我，他待我之情，可謂至深至誠了，孔明心中感動，便慨然的道：「主公放心吧！此地到江夏不過二、三百里，吾快馬如鞭，一日便可到達，若帶兵隨行，反爲不便。不但如此，主公身邊，不能沒有堅强護衞，雕雪師妹和司馬芝姑娘，便留下來，負責保護主公吧！」

孔明說罷，即上馬疾奔江夏去了。

劉備目送孔明背影，不由長歎口氣，喃喃的道：「先生爲我劉備，不畏生死，親自奔勞，他若有閃失，我劉備唯有一死以報之也。」

司馬芝一聽，不由格格笑道：「劉將軍大可放心，憑諸葛義兄之能啊，就算有千軍萬馬，他亦視作等閒呢，他的神功啊，就連子龍哥哥亦甘拜下風也。」

劉備迷惑道：「司馬姑娘爲甚有此說，先生雖精通神機妙算，但他不懂武功，手中無兵可用，怎可抵擋曹軍千軍萬馬？吾正爲此擔心啊！」

司馬芝正欲再說甚麼，雕雪深知他的諸葛師哥心性淡泊，絕不喜歡別人爲他炫耀，特別是武功之道，他更斷認不可自恃，僅視作危急時自保之用罷了，於是雕雪便接口道：「雖然如此，但諸葛師哥智

計過人，又自知本命兇危，他若知兇險，自然會加以迴避，劉將軍因此大可放心便了。」

劉備一聽，心情這才稍感安慰，不再多言。在南下的逃難人潮中，默默騎馬奔馳。雕雪和司馬芝，依孔明的吩咐，緊隨劉備的左右，嚴密保護。

走了一段，忽然一陣狂風在馬前刮起，塵土衝天，連陽光也遮住了。

劉備不由吃了一驚，喃喃的道：「未知此乃主何朕兆？可惜孔明不在此，不然他立可判斷了。」

司馬芝不由笑道：「劉將軍不必可惜，你難道忘了雕雪姐姐乃孔明先生的師妹嗎？」

劉備一聽，不由道：「是啊！雕雪姑娘與孔明同出一門，必知天兆玄機，請問雕雪姑娘，此乃主何兆？」

雕雪的「天機玄學」，果然已有幾分火候，她微一思忖，默算一會，忽吃驚的道：「時值正午，風土蔽日，乃坤冲乾，亦即『土生變』，又『土主中』，當應於今晚午夜之時，其兆甚兇，必有甚大兇險。」

隨劉備而行的，尚有糜竺、糜芳、簡雍三人。簡雍聽雕雪如此判斷，亦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雕雪姑娘不愧是孔明先生師妹，所料與吾剛才所占，卦意相同，乃奇兇之兆，且應於中央，對主公極不利也。」他一頓，又連忙道：「主公不宜再於難民羣中央現身，不如先自迅速脫險以避吧！」

劉備道：「衆百姓從新野隨吾至此，怎可一朝拋棄不理？此議劉備絕難依從。」

簡雍等人無法，祇好小心戒備。又走了一程，抵達一座叫景山的脚下，天色已晚，劉備下令於景山脚紮營安歇，明日再行。

此時是秋去冬初天氣，寒風刺骨，夜靜之際，哭嚎之聲响徹四野，倍添凄切。

到午夜剛臨，西北面便果然傳來喊殺之聲，震天動地，顯然是曹軍已追殺到了。

劉備大吃一驚，他不肯獨自逃跑，下令出動他手下的二千兵力，迎擊曹軍。

曹軍浩浩蕩蕩，勢不可擋。劉備的二千兵馬，如何抵擋得住？他奮力死戰之際，曹軍近百兵將，已把他團團圍住了。劉備眼看必因力竭被生擒，幸而雕雪和司馬芝二位英雌，發起神威，施展各自的師門絕學，於千軍萬馬中硬將劉備救了出來。但身後的曹軍仍蜂湧殺至，眼見雕雪、司馬芝兩女亦身陷絕境了。

就在此時，一員猛將率一千精兵，瘋狂的衝殺而進，正是張飛。曹軍難擋其鋒，被張飛殺入重圍，救出劉備，雕雪和司馬芝這才可以脫身。

張飛護着劉備，浴血拚殺，且戰且走，到天明時，劉備身邊已僅剩百餘人了，其餘的百姓難民，以及官員家小，劉備的妻兒，糜竺、糜芳、簡雍、趙子龍等人，均失去任何踪跡。

劉備不由大哭道：「十數萬生靈，爲了跟隨我劉備，竟遭此浩劫，諸將老少皆不知存亡，能不令人痛入心脾麼？哎，蒼天爲何不佑我？」

劉備正凄惶時，祇見糜芳臉上正插着幾枝箭頭，鮮血淋漓，跌跌撞撞的奔來，口中不斷的叫道：「趙子龍背叛，已投曹操去了。」

劉備一聽，不由又驚又怒，忙道：「休得胡說……子龍忠肝義膽，豈會叛我？」

張飛却恨道：「他今日見我等山窮水絕，或許便心生動搖，逃奔曹操那一面去了。」

劉備道：「吾絕不相信子龍會背叛，三弟休要胡說。」

張飛不聽，咬牙道：「是否如此，待我前去尋他便知，若見他投北面去，吾便一槍將他刺死。」張飛說罷，提矛上馬，疾奔而去。

劉備在後面慌忙大叫道：「翼德千萬不可魯莽，不要誤殺子龍。」

張飛却已跑遠了，他身後祇有二十餘親兵相隨，張飛却渾然不懼，帶着二十餘名親兵，便四下搜索趙子龍的行踪。

張飛搜索了一會，却不見趙子龍的踪影，遠望北面，但見沙塵滾滾，張飛深知是曹軍從北面追殺過來了，他身邊此時僅得二十餘兵馬，却要抵擋曹軍的十萬大軍，面對此情勢，祇怕當今任何將領，均祇會選擇避逃之策。

但張飛却恰恰是其中的例外，他面對的環境越險惡，他的膽子便越壯，傲氣便越旺，鬥志也越强。他疾奔數里，見前面林中，有一道橋，位於長板坡，因此這橋便叫長板橋，長板橋東西走向，東面即張飛所立馬之處，西面即人馬追來必經的地方。

張飛此時也深知後面的劉備生命危在旦夕，他顧不得再去追尋趙子龍了，便在長板橋上，以他的二十餘騎兵力，擋住曹操的千軍萬馬，他心中忽一動，暗道諸葛先生不是善用「疑兵之計」嗎？我張飛爲甚不可以學而效之？

於是張飛下令二十餘親兵，砍下樹枝，拖在馬上，在橋東的林內，往東馳騁，居然也掀起了滾滾沙塵，十分旺盛。張飛則單人匹

馬，横矛立於長板橋上，向西面灼灼注視，準備與曹軍千萬兵馬廝殺。他此時的神態，當眞有如一座天降黑鐵塔，屹立於驚濤駭浪之中，其勢令人震懾驚心。

就在此時，趙子龍却仍在曹軍的千軍萬馬中左衝右突，到處尋覓。

原來他在午夜曹軍來襲時，爲保護軍中的諸將老少，與曹軍奮勇拚殺，直殺得四周血流成河。但曹軍人多，殺退一批，又衝來一批，死死的把趙子龍纏住了。

趙子龍殺至天明，已不見了劉備，連諸將的家小、劉備的妻兒也不見了。趙子龍心中不由一陣難受，暗道：義兄重託於我，負責保護中軍諸將及主公妻兒——甘夫人、糜夫人、少主人阿斗，如今却被我丢失了，吾有何顏面回見主公和義兄也！好歹去與曹軍決一死戰，就算尋等不着，吾便一死以謝天下便了。」

激發赤龍　聯合抗曹

趙子龍主意已決，便毫不猶豫，他對身後尚餘的三數十親兵道：「吾決與曹軍決一死戰，你等欲逃生者祇管自尋路去吧！」衆親兵素來敬服趙子龍的英勇無畏，此時均大受感動，齊聲道：「我等誓與趙將軍同死共生！」

趙子龍躍馬挺槍，在亂軍中到處尋覓。從新野、樊城兩地逃到此處的十餘萬百姓，呼天搶地、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槍傷，拋男棄女而逃的，漫山遍野，不計其數，睹之令人心血凝結。

正搜索前進間，趙子龍突見草叢中躺着一人，奄奄待斃，正是劉備的幕僚簡雍。

趙子龍急忙問道：「簡先生曾見兩位主母麼？」

簡雍爬起身子，道：「趙將軍，兩位主母甘、糜兩夫人，抱着阿斗，在曹軍殺到時，棄車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曹軍將領一槍刺我跌下，戰馬被他搶了，我掙扎不得，祇好臥於此處待斃。」

趙子龍十分同情，便躍馬而出，一槍刺死路過的一名曹軍騎兵，奪了他的戰馬，令二親兵扶簡雍上馬，又護送他先去告知劉備。

趙子龍慨然道：「趙子龍上天入地，必尋主母和小主人回來，若不見吾回，吾必已戰死沙場了！」

趙子龍說罷，拍馬疾衝而去。正走之間，遇一原來護送甘，糜兩夫人車仗的軍士，趙子龍問道：「可見兩位主母的踪跡？」

軍士道：「剛才恰好見甘夫人披頭散髮，混於一伙逃難百姓中，向南而逃。我剛欲去救助，却被曹兵砍傷了！」

趙子龍一聽，也不停留，拍馬便向南疾奔。不一會，果見一羣百姓，有男女數百人，相扶踉蹌而行。趙子龍在馬上大叫道：「甘夫人在麼？」

百姓羣中忽有婦人放聲大哭，趙子龍循聲一望，原來是甘夫人，披頭散髮，光足而行，十分狼狽。趙子龍下馬拜見甘夫人，詢問她糜夫人和阿斗的下落，但甘夫人也不知道糜夫人和阿斗的去向。

正說話時，逃難百姓大叫曹軍殺來了。趙子龍連忙提槍上馬，向後面一看。原來是曹仁的部將淳于導，他帶着千餘兵馬，瘋狂搜捕劉備軍中之人，糜竺不幸被他捉住，綁在馬上，正解去向曹操邀功。

趙子龍大怒，他也不打話，躍馬挺槍，便殺入曹軍中，擋者披靡。趙子龍風馳電掣，衝到淳于導面前，銀槍一閃，便將淳于導刺於馬下，趙子龍救下糜竺，又奪了兩匹戰馬，吩咐糜竺和四名親兵，先行護送甘夫人與劉備會合，並說他自己再去尋找糜夫人和阿斗。

趙子龍再回舊路，半途撞見曹操的「佩劍將」夏侯思，率一千軍兵瘋狂追殺百姓。趙子龍大怒，拍馬挺槍，閃電般將夏侯思刺死，趁勢將他所佩的曹操寶劍「倚天」、「青虹」兩劍奪了，插在腰上，再去搜索。

此時趙子龍身邊，已再無一兵一卒了。但他却毫不畏懼，孤身一人，到處搜索。但見到逃難的百姓，便探問糜夫人和阿斗的下落。

終於，有逃難的百姓告訴趙子龍，說糜夫人和阿斗，便在前面的一座破屋內。

趙子龍連忙向那破屋馳去。他奔進破屋，祇見一位婦人，抱着一個嬰兒，正坐在牆下枯井旁啼哭，原來果然是糜夫人和阿斗。

趙子龍連忙下馬，與糜夫人相見，糜夫人見了趙子龍，却不再啼哭，道：「見到趙將軍，阿斗這孩兒便有生路了！望將軍可憐他父親半世飄零，祇得這一點血脈，將此子護送去他父親處，則我雖死無憾了！」

趙子龍見糜夫人身中槍傷，鮮血淋漓，心中十分難受。他連忙向糜夫人道：「請夫人抱小主人上馬！趙雲步行死戰，誓送夫人殺出重圍！」

糜夫人却堅決的道：「不行，將軍豈能無戰馬？步行怎可送阿斗出去？我已受重傷，距死不遠，將軍快走吧，不必以我爲念了！」

趙子龍心中不忍，再三請糜夫人上馬。糜夫人長嘆一聲道：「趙將軍若要救我，則必無一人可逃出

生天也！望將軍顧念此子，送他出去，則我雖死亦無憾了！」糜夫人話音未落，即忽然放下阿斗，翻身投入枯井自盡。

趙子龍見糜夫人爲子而自殉，心中十分感慨。他恐怕曹軍凌辱糜夫人的遺體，便將土牆推翻，把枯井塡塞了。

趙子龍抱起阿斗，解開腰帶，把阿斗貼心胸綁好，再用護心鏡在外層保護。然後提槍上馬，疾奔而出。

此時曹軍已追殺而至，忽有一將，是曹洪部將晏明。見到趙子龍單槍匹馬，以爲有機可乘，揮舞三尖兩刄刀便來殺趙子龍。趙子龍怒道：「鼠輩敢欺我單槍匹馬麼？」他說時，已隨手拔出「鳳凰劍」，閃電般向晏明的刀柄一削，將他連人帶刀，斬爲三截。

趙子龍此時已知身處生死關頭，懷中又有阿斗須護送，稍一大意，便必死無葬身之地，因此早已默運「五鳳朝陽眞氣」，施展他獨創的「天象六合神功」，貫於「鳳凰劍」上，展開第一式「三三不盡」，閃電般將敵將殺了。他施展此式之下，若三敵來攻，三敵必死；若一敵來攻，自然便被斷爲三截。這是趙子龍第一次將武林神功，運用於戰場馬上作戰，其威力竟亦如此厲害。

趙子龍殺退晏明的曹軍，正馳騁之間，前面又有一隊曹軍截住去路，爲首一員大將，正是張郃，張郃挺槍直刺趙子龍。

趙子龍與張郃鬥了十餘回合，見張郃毫無破綻，便思用「天象六合神劍」破敵。趙子龍向張郃虛晃一槍，撥馬便走，他右手提槍，左手已暗地拔出「鳳凰劍」，祇要張郃追近一丈範圍，「三三不盡」的劍勢展開，張郃武功雖然高强，亦必立刻被斷爲三截。

不料曹軍已暗中佈下陷阱，趙子龍回馬奔馳中突然轟隆一聲，連人帶馬掉落陷坑中去了！張郃一見大喜，馳近陷坑一丈，挺槍便刺趙子龍。

趙子龍驟逢兇險，他却渾然不懼，「五鳳朝陽眞氣」此際已貫注雙臂。祇見他右手銀槍猛地向坑底一頂，大吼一聲，連人帶馬，有如神助，竟凌空而起，跳出陷坑！這一沉一起，快如閃電，張郃的槍尚未刺到，趙子龍和戰馬已躍出陷坑了。

張郃見了，不由大駭，如見天神，疾速後退。這總算張郃知機，否則他若在一丈範圍之內，趙子龍蓄勢已久的「天象六合神劍」第一式「三三不盡」劍勢展開，張郃便必定化作「張郃三截」了。

趙子龍也不敢追殺張郃，趁空奪路而走。正奔馳之間，曹軍已漫山遍野的湧來，立將趙子龍單人匹馬，陷於千軍萬馬中了。

原來此時曹操已親臨戰場，他登高而望，見山下一將，左衝右突，十分英勇，便下令曹洪揮軍合圍。曹軍近萬兵將，於是放鬆了對逃難百姓及劉備軍士的追殺，轉而向趙子龍圍攏過來。

趙子龍躍馬挺槍，左衝右突，槍刺劍斬，所到之處，雖然均衝出一條血路，但曹軍兵多將廣，殺退一批，另一批又湧了過來，有如潮水一波接着一波；更有如驚濤駭浪，一層連着一層的衝壓過來。

趙子龍也不知挑翻斬殺多少曹軍兵將，但曹軍似殺之不完，斬之不盡，簡直是無窮無盡，眼看如此下去，就算趙子龍再英勇，亦必力竭而亡。這便是戰場上以多欺少的典型可怕例子，任何神勇無敵的將領，碰上這等慘烈的圍困，亦必難逃戰死沙場的厄運。

但趙子龍却恰恰是其中唯一的例外，他出身武林名門，身負絕頂神功，又有「五鳳朝陽龍氣」護體，更有「天機門」高手諸葛亮相助悟創的獨門武學「天象六合神劍」，他的戰鬥力勝於當世任何一名將領；而且「天象六合神劍」，其劍勢恰好是「以衆凌寡」的尅星，其威力祇有在對手戰力十分强盛，更能無窮無盡激發出來。因此身陷如此可怕絕境時，趙子龍的「天象六合神劍」的驚人威力，才終於被引發出來。

祇見趙子龍右手執槍，左手握劍，面對如驚濤駭浪湧壓過來的曹軍，突地仰天長嘯，其聲懾人心魄，令三里之內的曹軍聞之手足不由一陣發軟。嘯聲未落，趙子龍右槍左劍，竟同施「天象六合神劍」的招式，第一式「三三不盡」，便令三丈內的曹軍兵將三人連着三人的倒在血泊中；第二式「六六無窮」，威力更爲驚人，六丈之內的曹軍，竟六人一堆堆的倒下，其狀有如狂風掃落葉，將曹軍的驚濤駭浪倒撞回去！

曹操在山上見狀，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喃喃的道：「如此戰將，吾平生僅見！未知此人是誰？」

他身邊護衛的心腹大將曹洪，聞言便躍馬馳下山來，高聲叫道：「軍中戰將請留下名來！」

趙子龍在劍光中厲嘯應道：「吾乃常山趙子龍！擋我去路者死！知我名者退！」

曹洪馳返山上，告知曹操。曹操不由又羨又忌，嘆道：「若吾得此虎將，甘願以千軍萬馬作交換！傳吾令旨，但趙子龍殺到，各軍兵將不許放冷箭傷他，務必將他生擒活捉！違令者斬！」

曹洪於是派人到各處傳令。曹操此時的心思，的確對趙子龍之才

愛之極了，以至不惜眞的以千軍萬馬去交換一位活的趙子龍！

曹軍兵將接曹操令旨，知曹操不惜以兵將萬人生命，去換取趙子龍，戰意便不由大減，趙子龍劍光所到之處，曹軍便勢如退潮，嘩地一下，便退出十丈外了！因爲在場的曹軍，從士兵到將領，均已被趙子龍的「天象六合神劍」威力震懾，深知近身者必死，唯一取勝的辦法是遠地放箭。但曹操却下令不許放冷箭，這便連唯一的一點取勝的希望也斷絕了。於是心怯加上絕望，曹軍的戰意便大爲減退了。

這便爲趙子龍的突圍而製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他的「天象六合神劍」的最後一式「九九歸眞」，也未及施展，他的可怕劍光，便已從曹軍的重圍中滾滾而出，猶如劈浪神劍，將曹軍的千重驚濤斬開了。

趙子龍殺出重圍，他此時血染戰袍，口喘粗氣，顯然他剛才施展的「天象六合神劍」，威力驚人，但消耗內力甚巨；若非曹操被他的英勇所迷，下令曹軍不許放冷箭傷他，趙子龍就算再英勇，祇怕也難逃力竭而死。

趙子龍認準南面的長板坡方向，縱馬疾馳。曹操在山上見了，仍然不捨，下令曹軍繼續追擊，他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誓要得到趙子龍這一位令他着迷的神兵虎將。他自己亦飛身上馬，率曹洪、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多名猛將，向趙子龍奔走的方向瘋狂追趕。

趙子龍聽身後殺聲震天，知曹軍隨後追擊，他此時已知無力抵禦曹操的千軍萬馬了，祇好拚着最後一口氣，縱馬飛馳，心中祇盼有人前來接應。

他奔馳了二、三十里，猛見前面橫着一道河，河上有橋，一位黑鐵塔似的將軍，正挺矛立馬於橋上，不由大喜叫道：「翼德救我！」

橋上挺矛立馬之將，正是張飛，他見趙子龍渾身浴血，懷中以腰帶綁着一位嬰兒，他已接糜竺的報訊，知趙子龍北去，絕非背叛降敵，而是單槍匹馬，闖入曹操的百萬軍中，懷藏劉備的獨子阿斗，殺出重圍而逃。張飛心中不由又感又佩，他是心直口快之人，不由縱馬而出相迎，口中一面大叫道：「子龍！吾差點向你動矛直取！請諒張飛魯莽之罪！」

張飛一面說，一面伸手一指河上之長板橋，慨然道：「子龍快由此橋過去，不必顧後，天翻地崩，張飛替你頂住了！」

趙子龍策馬從張飛馬側而過，一面道：「翼德小心！後面曹軍精英，傾巢而出矣！」

張飛咬牙道：「子龍你既能從百萬軍中救阿斗，張飛難道便不可以獨擋曹操百萬兵麼！子龍且去告訴哥哥，但教張飛有一口氣在，決不讓曹軍越雷池半步！」

趙子龍馳過長板橋，張飛亦返回橋上，立馬挺矛，向對面怒目而視。

不久，曹操收降的劉表荊州大將文聘，已當先率軍趕到。文聘深知劉備軍師諸葛亮的厲害、張飛的神勇，又見張飛虎鬚倒豎，環眼圓睜，手執蛇矛，立馬橋上，孤身一人，他身後林中，塵土飛揚，疑有伏兵。立刻勒住馬，不敢進前。

接着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張遼、張郃、許褚諸將亦到。見張飛獨立橋上，曹仁、夏侯惇均吃過孔明的大虧，深恐此乃孔明疑兵之計，都不敢近前，祇好紮住陣脚，成一字形的排在河的西面。

曹操接報，心中懷疑，恐是孔明用兵之計，便從後奔馳了上來，探看動靜。

張飛怒視曹軍百萬之衆，毫不畏懼，只欲來一番浴血死戰，他見曹軍後面，隱隱露出一面青羅傘蓋，知是曹操親身來探，便厲聲大喝道：「吾乃燕人張翼德！誰敢與我決一死戰？」其聲猛如轟雷，曹軍聞了，皆感腿顫。

* * *

曹操在前鋒軍中央，見狀連忙吩咐將他身後的青羅傘移走，向左右的親兵將道：「我曾聽關雲長說，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猶如探囊取物！今日在此相逢，你等須小心留意了！」

曹操話音未落，張飛又暴喝道：「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上來決一死戰！」

曹操見此陣勢，心中生怯，先萌退意。他的親兵亦開始向後移動了。

張飛見狀，不由又大怒道：「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却爲何故？」

喝聲未絕，曹操身邊的親將夏侯傑，自聞曹操之言，本已心驚肉跳，經不起張飛這連番如雷暴吼，嚇得肝膽碎裂，倒撞落馬，一命嗚呼。

曹操見了，撥馬轉身便走。身後諸將見狀，亦一齊轉身而逃，勢如退潮。曹操心驚膽戰，連頭蓋亦掉落，披頭散髮而逃，狼狽之極。

曹操正慌急奔逃，他的戰馬，却猛地被隨後趕上的張遼、許褚扯住了，曹操餘驚未息，惶急道：「這張飛非人！簡直如神如鬼！你二人扯馬幹麼？欲教我曹操喪命嗎？」

張遼道：「丞相且稍安勿驚，料張飛再勇，亦孤身一人而已，不

足如此畏他！」曹操依然心怯道：「若是孔明之計又如何？你二人先回探查清楚再說！」

張遼、許褚二人，無奈只好馳馬而回，再到長板橋打探消息。

這一面張飛見曹軍如潮水般退去，他也不去追殺，下令後面林中的二十餘名親兵，解去馬拖樹枝，拆掉長板橋，然後得意地跑回，向正在林中歇息的劉備回報。

劉備一聽，便微歎一口氣，道：「三弟勇則勇了，可惜未工心計。」

張飛忙道：「爲甚麼？」

劉備道：「三弟若不斷橋，曹操懷疑吾軍中有孔明定計，恐有埋伏，必不敢進，如今你已斷橋，曹操便知孔明不在軍中，吾軍力弱心怯，他便必揮軍過來了……事不宜遲，快上馬起程吧！」

劉備身邊，此時已僅剩五百餘兵力，幸而張飛、趙子龍等大將未失，保護着劉備一衆，走小路直插漢津（即今湖北漢水南沔陽縣），準備南渡漢水，直抵江陵，與孔明會合。

此時張遼、許褚已馳返長板橋，見橋斷人去，回報曹操。曹操一聽，便呵呵笑道：「既斷橋，乃自暴其虛，足證孔明不在劉備軍中了！張飛匹夫之勇，何足懼哉！」

於是曹操下令，集中一萬兵力，限一夜須將三道橋架好，明日向劉備追擊。

劉備一衆兵將，星夜動身，趕赴漢津。第二天中午，即將抵達漢津時，忽見後面塵頭大作，喊殺之聲震天。劉備不由哀歎道：「前無援軍，後有追兵，這如何是好？」他無奈只好令張飛、趙子龍二人準備抵敵。

此時果然是曹軍追殺而來，但却非曹操親率，而是曹洪統領。原來曹操在長板橋，等待築橋的當晚，他忽然心有所觸，便將衆大將召來，向衆大將道：「劉備已成釜底之魚，務必於此時殲滅，否則便如放虎歸山了！衆將可努力進前，誓取劉備人頭見吾！」

座中荀攸却道：「的確宜趁此良機消滅劉備，但孔明、關羽皆不在劉備軍中，孔明智計過人，必暗中謀取南面江陵（今湖北省江陵縣地域，位於西段長江之畔）。江陵乃荊州重鎭，兵糧充足，乃東進江東之要津也。若被劉備攻據，不但令其得以自保，且對丞相攻取江東大業，亦有極大危害也！」

曹操一聽，不由豁然而悟，忙道：「如何爲安？」

荀攸道：「可兵分兩路，一路追擊劉備於漢津；另一路直插江陵，搶佔先機，攻取江陵。若漢津、江陵皆爲我軍所佔，則孔明便有迴天之計，亦無迴天之力了！」

曹操一聽，欣然點頭，十分贊同。他斷然下令，由曹洪統領十萬大軍，向漢津追擊，他自己則統率四十萬大軍，轉向西南，進軍江陵。

荀攸此議，十分高明，可算洞悉當時的軍事大勢。因爲江陵位於長江的上游，沿江直下，便可直插江東。劉表的水軍，又多聚集於江陵，曹操若要進攻江東孫權，江陵便是一個十分關鍵的要津。

而漢津則是江東地區的大門，位於漢水入長江出口處，亦是東進的必經之關口。

因此假如當日曹操眞的搶先佔據江陵及漢津兩大要津關口，則江東必危，就算神仙亦難挽救孔明的敗北。

不過，或許「天機大勢」當眞已註定是「三分奇格」，因此荀攸雖然洞悉軍事態勢，但孔明却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判料曹軍的進軍方向，因此早就搶佔先機，作了嚴密周詳的部署。這一點，不但曹操、荀攸並未察覺，就連劉備事前亦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劉備之所以轉走漢津，是被迫如此，因爲孔明原來部署於江陵曹軍追擊的行動太快，劉備進軍撤退太慢，所有通向江陵的陸路均被堵塞，唯一可達江陵的便只有漢津這一條水路。

劉備接近漢津時，曹洪的大軍也已追到。劉備此際但感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幾乎絕望了。因爲劉備身邊，此時所剩的殘餘兵力，僅五百人而已，大將方面，雖有張飛、趙子龍、劉封、周倉等，但經連番惡戰，均已成强弩之末，戰力已消減大半了。因此面對曹操的大軍，劉備還怎能樂觀、存僥倖心理？在這種絕對劣勢下，不要說劉備，就連諸葛亮在此，亦難有迴天之力，因此劉備心中已萌死念，他深知在關鍵時刻，他就連投降曹操的機會也沒有了，而除了投降，便只剩自找了斷這一條絕路了……

曹洪統領十萬大軍，從長板坡方向出發，一路向南追擊劉備。他爲了搶在劉備的前面，攻佔漢津，更由他自己親率一萬精騎，風馳電掣直撲南面的漢津，以便堵住劉備最後唯一退路，實行關門打狗，殲滅劉備的殘餘勢力，並實施曹操以荊州爲大營，向江東孫權發動進攻的戰略意圖。而爲了實施這個戰略意圖，漢津和江陵的地理軍事形勢同等關鍵。

曹洪跟隨曹操多年，自然深刻領會曹操的戰略大計，因此他不畏艱險，率一萬精騎，直撲漢津；而且曹洪預料，劉備此時已成强弩之末，根本已不堪一擊了！

不料曹洪一萬精騎，風馳電掣馳近漢津僅十里的一座山前時，山坡後戰鼓齊響，一隊大軍馳出，爲數足達萬騎，領先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偃月刀，座下騎赤兔千里馬，向曹洪大笑道：「曹將軍，關某奉孔明先生之令，已在此守候多時了！」這員大將正是關公。他奉命到江夏借兵，江夏劉琦知是孔明的安排，便毫不猶豫，答應立刻出兵援救劉備。正當關公和劉琦準備戰船，從長江中游駛上江陵時，孔明已趕到江夏了。

孔明抵達江夏，與劉琦、關公相見，劉琦先向孔明謝過妙計救命之恩，關公忙問劉備軍中情形。孔明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曹操已逼荊州襄陽劉琮北上青州，劉琮必已兇多吉少，此乃曹操多疑心性所必然也。荊州大將蔡瑁、張允已歸降曹操，兩人所統的荊州水軍、戰船，亦必已落入曹操手中，曹操有了荊州水軍，實力大增，下一個目標，必定是攻取江東孫權。而曹操爲了進攻江東，又必先取江陵、漢津兩大長江渡口，江陵只怕落入曹操手中了！」

關公一聽，不由大驚道：「若江陵已爲曹操所佔，則吾軍將無路可退了！」

劉琦亦惶恐道：「若曹操欲圖江東孫權，則必先奪取荊州全部，吾所守之江夏及夏口兩地要津，勢必落入曹操的虎口了！孔明先生有何妙策應付？」此時形勢突變，已非孔明向劉琦求救，而是劉琦爲求自保而向孔明請求了。

此時的軍事形勢是，曹操已佔取荊州大部，亦即佔據了長江上游的各大渡口要津。長江中游便是江東孫權的九郡地土。而中間僅餘的原劉表荊州領土，便只剩漢津，及劉琦所據守的江夏(今湖北黃崗縣西北地域)、夏口(今湖北武昌縣西黃鵠山上)，兩地相距約百里，均位於長江中游江畔，可沿長江直通。因此曹操若要東攻孫權，除了必先取江陵及漢津上游渡口外，下一個戰略目標，便必定是江夏和夏口，而只要江夏和夏口落入曹操的手中，則中游的江東孫權，便失去任何可作緩衝的屏障，而要直接面對曹操的百萬大軍了，此時的軍事形勢，無論對劉備、劉琦，還是江東的孫權，均十分險惡，稍有差錯，便必全軍覆沒。

孔明隆中隱居的這一段日子，早已洞悉這一大片江北、江南、江東的地理形勢，目下的險惡態勢，他豈會不瞭如指掌？

此時劉琦惶急，向孔明問計，孔明微一沉吟，便斷然的道：「目下江陵已不宜進攻，宜緊守江夏、夏口、漢津三大長江中游要津。雲長先率軍就近到漢津要道阻擊曹軍，吾料主公知江陵不可進，必斜進漢津，雲長此舉，亦可順勢接應主公。劉主公則速赴夏口，點水軍開赴漢津接應。江夏、夏口已不容有失，吾定要保之，再徐圖抗曹大計。」

劉琦和關公一聽，均立刻贊同。劉琦和孔明，連夜趕往夏口，點水軍駛去漢津接應。關公則率江夏軍萬餘兵力，風馳電掣，從陸路直插漢津。

關公在漢津山口埋伏，果然不久曹洪便馳到了。

此時曹洪一見關公兵多勢衆，陣勢嚴整，他已吃過孔明「火燒新野」的大虧，連他自己亦被燒掉了一層臉皮，此刻見關公埋伏閃出，心中不由大駭，立即勒馬向身後諸將歎道：「今回又中孔明之計矣……大軍速退三十里，待報知丞相再作打算……」曹洪已被孔明的神機妙算嚇昏，他只要稍遇埋伏，便如見鬼似的速速後退。

關公也不敢大意，略作追殺，便即迅速回馳，到另一面與劉備會合。劉備見到關公，獲悉孔明已作周詳部署，心中這才稍定。

關公已先於漢津準備了船隻，他接劉備等人後，便着副將率騎兵從陸路先返江夏，他自己親自護送劉備等，從水路開赴夏口。

運送劉備等人的戰船，駛了一段，將入夏口水道時，忽聽南面戰鼓震响，舟船無數，順風揚帆而來，劉備不由大驚，暗道：若是曹軍戰船則劉備必葬身大江了。

劉備正驚惶間，南面的戰船已然駛近，爲首一隻大船，船頭上挺立一將，白袍銀鎧，大呼道：「叔叔勿驚，小侄劉琦前來接應！」而在劉琦身邊，有一人綸巾白衣，正是劉備望眼欲穿的先生孔明，劉備一見，心中這才大定，他不由以手加額，慶幸的道：「幸保先生不失，吾必又轉危爲安了！」

孔明與劉備過船相見，孔明斷然的作出部署，令關公率五千軍鎮守夏口，他自己和劉備、劉琦、張飛、趙子龍諸將，則先赴江夏，訓練江夏水軍，準備迎擊曹操大軍的進攻。

另一面，曹操親率四十萬大軍，於當陽長板坡轉向西南面，直插百里外的長江上游要津江陵。

曹操大軍抵達江陵，劉表舊屬知不能抵抗，即出城投降。曹操兵不血刃，便已佔取江陵。

曹操心料曹洪的十萬大軍，必已追殲劉備的殘餘，並順勢攻取漢津。他此時十分得意，雄心勃勃，向衆將道：「今荊州局勢已定，荊州軍三十萬水陸兵已爲我用，吾決進取江東孫權！」

不料就在此時，漢津方面，曹洪派來報告的快馬，已入帳向曹操報道：「曹將軍向丞相稟報，他於漢津遇伏，被孔明預先伏下關公一支精兵所退。因此雖然已攻取漢津，但却被關公將劉備接應送走，此時已據守江夏、夏口要津了！」

曹操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心道孔明眞神機妙算，他顯然已洞悉吾之下一個目標，乃江東孫權！因此搶佔江夏、夏口兩大要津，吾欲迅速攻取江東大計，只怕因此而受阻了。

曹操心中忖念，口中却從容的笑道：「回去告知曹將軍，不必驚慌，吾自有妙計破孔明。暫時按兵勿動，一切依吾調令行事。」

曹洪派來的使者走後，曹操這才轉而向荀攸道：「今劉備已據江夏、夏口，他以兩地以爲犄角之勢，易守難攻；且劉備有孔明相助，必東聯孫權，則成吾心腹大患也，你以爲當用何策破之？」

＊　＊　＊

荀攸一聽，不由微歎口氣，道：「吾所擔心的，正是一旦讓劉備逃脫，憑他的面子，江夏劉琦必全力相助以求自保。而孔明洞悉先機，亦必先赴江東，尋求與孫權聯合抗吾大軍進攻，若劉備、孫權兩者聯手，則丞相東取孫權的大計，便必定困難重重了。」

曹操一聽，便知荀攸對曹洪追擊不力，放走劉備，十分不滿了。但曹操對他的親將素來護短，極不欲再論究曹洪之失，便接口笑道：「幸而曹洪將漢津攻佔，則長江中、上游要津，吾便穩據，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吾不懼江東孫權了，但如何打破劉備與孫權的聯合，倒不得不花費一番思量。」

荀攸一聽，他深知曹操對他曹氏、夏侯氏親將護短的脾性，便不敢再在曹洪失策之事上糾纏，轉而道：「對江東孫權，宜軟硬兼施。要先以大軍向其威懾，然後遣使往江東，請孫權出兵，與吾共取江夏，共擒劉備，分荊州之地，永結盟好。如此，孫權必心生驚懼，轉而降吾，則大事徐圖可定也。」

曹操點頭贊同荀攸之計，於是一面遣使往江東，勸孫權臣服，共取江夏。

另一面則調集大軍，將荊州軍分散插入曹軍中，共計馬軍、步軍、水軍八十多萬，向外詐稱百萬，水陸並進，沿長江而下，連營佈防設寨三百多里，聲勢十分浩大。

此時，在江東方面，荊州被曹操進攻，劉表已死，荊州僅餘江夏劉琦，未降曹操的急報，接二連三的飛傳到江東都會柴桑(湖北九江縣西南一帶地域)。

孫權在柴桑，正驚疑間，又接報曹操連夜直取江陵長江上游要津，以及中游漢津渡口。孫權亦知曹操的下一個目標，必定是他的江東九郡，他於是連忙召集幕僚面議，如何應付目下的險惡形勢。

孫權的大臣魯肅道：「荊州與江東相鄰，山河險固，錢糧充裕，主公若趁勢佔取，乃一統天下，帝王大業之根本也。如今荊州大部已落入曹操手中，江東便直接受曹操威脅，其中僅剩江夏尚爲劉琦、劉備佔據，可作緩衝，因此宜前去江夏，就近打探消息，若能說服劉備，與吾共抗曹操，然後待機攻取荊州，則江東大事成也！」

孫權贊同魯肅的見解，於是魯肅便以劉表之死，江東向劉琮弔喪爲名，乘船沿長江而進，開赴江夏。

在江夏，孔明日夜訓練劉琦的水軍，劉琦視孔明爲他的救命恩人，又知他是用兵奇才，一切均言聽計從，待孔明如師如友。而且劉琦亦深知，他已面臨生死關頭，他的弟弟劉琮已被暗害，令劉琦連投降的念頭也不敢萌生，他除了依靠劉備、孔明之力，抵抗曹操外，幾乎已無任何生路可走了。

這一日，孔明與劉備、劉琦，在江夏府衙中商議抗曹大計。孔明道：「曹操勢大，憑江夏之力，恐難抵抗。吾唯有東聯孫權，以作援應，令江東與曹操相鬥，則吾軍便可以從中伺機取得有利時機破敵也。」

劉備道：「江東人才濟濟，必有深謀遠慮之士，先生鼓動之計，祇怕被其識破也。」

孔明微笑道：「如今曹操勢大如日中天，江東直接受曹操威脅，此其下一目標，必定是江東孫權，此點孫權方面必已有判斷。江東爲求自保，亦必定不得不與吾聯合，此舉乃各取其利，不容江東猶豫也，祇要曹操與孫權互相吞併之勢已成，便於吾軍十分有利，若江東勝，則共同消滅曹軍，以取荊州，若曹軍勝，則吾趁勢揮軍東進，以攻取江東、江南之地。」

孔明在此時所論，便是他在「赤壁之戰」前夕，爲劉備制定的戰略大計了。而日後情勢的發展，亦基本按孔明的戰略大計演進。孔明的洞察先機，運用機謀，於絕對的劣勢中，週旋於兩大強勢之間，從中製造有利的戰機，他對兵略機謀的靈活運用，簡直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正商議間，忽報江東孫權派魯肅前來弔喪，他的舟船已泊江夏岸了。

孔明一聽便笑道：「吾計可以實施了！」他一頓，問劉琦道：「當

日孫策去世，荊州有派人往江東弔喪嗎？」

劉琦道：「江東與我家有殺人世仇，怎會有弔喪之通禮？」

孔明笑道：「如此，則魯肅此行，並非前來弔喪，而是實地探聽吾軍及曹軍動態也。」

孔明又轉向劉備道：「待會魯肅到來，若問曹操動靜，主公祇說不知，他再三追問，主公便說可問諸葛亮。」劉備欣然稱是。

不一會，魯肅果然已抵江夏劉琦府衙，向劉琦慰問一番，劉琦便請魯肅與劉備相見。劉備、劉琦請魯肅入後堂飲酒相叙，一杯未飲完，魯肅便急不及待的道：「久聞劉皇叔大名，無機會拜見，今日幸遇，甚感快慰。近日聽聞皇叔與曹操惡戰，必知其虛實，務請皇叔說說好嗎？」

劉備一聽，便依孔明安排，微歎口氣道：「劉備兵微將寡，聞曹軍將至便須撤退，怎知其虛實？」

魯肅忙道：「但聽聞皇叔有諸葛孔明相助，神機妙算，一場大火，將曹軍燒得失魂落魄，爲甚却說不知曹軍虛實呢？」

劉備道：「一切均由孔明定計，欲知其詳，除非問孔明了！」

魯肅一聽，便忙道：「孔明在此麼？請引魯肅與他相見。」

劉備也沒推辭，便派人請孔明出來，與魯肅見面。兩人互作禮拜，魯肅便又急道：「魯肅素聞臥龍先生之名，令兄諸葛瑾亦在江東參政，久欲拜見，今日幸會，目下曹操之勢，敢請先生指點一二。」

孔明微笑道：「曹操之奸計，吾已盡悉，可惜力量微弱，未能破之，故唯有避開了。」

魯肅道：「然則劉皇叔留在此地便滿足了麼？」

孔明道：「皇叔與蒼梧太守吳臣有交情，準備前去投奔。」

魯肅一聽，不由微一怔，不解道：「吳臣糧少兵微，自身難保，豈可容納皇叔？」

孔明道：「吳臣處雖難久居，但爲勢所逼，不得不往投奔，然後再思別策。」

魯肅有心與劉備聯合抗曹，然後趁勢奪取荊州，如今見孔明却有害怕曹操之意，準備北逃，心中不由着急，忙道：「江東孫將軍虎踞九郡，兵精良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民心歸附，根基穩固。吾爲皇叔着想，不如派心腹之人，到江東一行，與孫將軍聯合，共抗强曹，方爲上策。」

孔明心中微笑，但口中却道：「皇叔與孫將軍素無交往，此去恐怕徒費唇舌而已，而且亦無心腹之人可差遣往江東也。」

魯肅見孔明口氣已有所鬆動，心中大喜，忙道：「先生兄長，現正在江東任參謀之職，日夕盼望與先生相見，若先生願去，魯肅願意向孫將軍引見先生，然後共商抗曹大事。」

孔明尚未答話，劉備已急忙道：「孔明先生是我的老師，片刻不可分離，怎能赴江東？」魯肅再三相請孔明赴江東一行，劉備依然不許。

孔明道：「事勢急迫，江東之行，祇怕不能不去了。」

劉備這才依計，答應讓孔明赴江東一行，魯肅這才欣然笑了，並向劉備反覆保證，必保孔明安然無恙。

當下，孔明向劉備、劉琦告辭，他連一個親兵也不帶，僅由雕雪以師妹的身份隨行而已。魯肅見孔明對他十分信任，心中不禁甚爲感動，暗下決心，無論如何亦保證孔明的人身安全。

孔明和雕雪，登上魯肅原來的輕舟，一路向長江中游的柴桑郡駛去，長江中風平浪靜，一路十分暢順。快抵達柴桑郡時，魯肅特地向孔明囑道：「待會先生見到孫將軍，千萬不可洩露曹操勢大，兵多將廣。」

孔明微笑道：「子敬兄放心，一切吾自會妥善答對。」

船到柴桑郡，由於有魯肅在場相伴，江東兵將不但不加盤查，反而十分禮敬，因此一路十分順利。

魯肅帶孔明、雕雪上了岸，進入柴桑中。魯肅先安排孔明和雕雪到館驛中暫歇，他自己則立刻趕去見孫權。

此時孫權正聚集文武大臣，於朝堂中議事。魯肅進入尚未站穩，孫權便迫不及待的探問道：「子敬往江夏，可探聽到曹軍的虛實動靜？」

魯肅道：「大略之情已知，但容後再向主公呈報。」

孫權一聽，便將一封檄文遞給魯肅，道：「此乃曹操派人送來江東，我先將來使打發走了，再商議應付。」

魯肅接過曹操的檄文，但見上面寫道：「孤近日奉天子之命，討伐各等叛逆，旌旗所指，各方歸順，如今孤統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請孫將軍前來江夏，共同討伐劉備，同分荊州土地，日後永結盟好，請勿猶豫觀望，以免自誤。」

魯肅閱罷，心中怒道：此乃招降之書也，但亦不敢魯莽，先向孫權問道：「主公打算如何處措？」

孫權猶豫的道：「是否答應，吾尚難下定論。」

此時，孫權的心腹大臣張昭忙道：「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抗則名不正，言

不順也。而且江東之所以能北拒曹操，偏安江東，全憑長江天險。如今曹操已得到荊州，佔據長江要津，則長江天險，已非江東獨擁，天險地利已失，勢難與曹軍相抗。以吾之見，宜向曹操降順爲上策也。」

在座的衆謀士均異口同聲道：「張司馬之言，正是我等之意也！」

孫權一聽，作聲不得，但似仍猶豫不決。

張昭見狀，又連忙催促道：「主公切勿猶豫，否則必生動亂，降曹則東吳民安，江東六郡可保。」

孫權垂首不語。一會，忽道要進內更衣。魯肅一見，緊隨於後，孫權十分敬重魯肅，知他必有話對自己說，便入後堂，執着魯肅之手道：「子敬何以教我？」

魯肅怒道：「剛才衆人之議，並非爲將軍你着想，乃以求一己之私利也。」

孫權忙道：「爲甚麼？」

魯肅道：「江東任何人皆可以降曹，必有高官厚祿，但將軍降曹，還能安坐江東麼？荊州劉琮降曹之後，不知所踪，或已被曹操殺害，由此可見前車可鑑也！」

孫權一聽，不由長歎一聲道：「衆士所言，吾亦知皆爲謀自保，非爲吾着想也，祇有子敬你，才是忠心爲我啊！不過曹操近已得荊州雄厚兵權，勢大如天，恐難抵禦。」

魯肅忙道：「曹操勢雖大，不可力抗，難道不可智取麼？我此行到江夏，已邀得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來江東，主公若向他問計，必有破敵之策。」

孫權一聽，大喜道：「臥龍先生降臨江東麼？但若吾就此向他問計，想必被他輕覷了江東人才。待明日聚文武於堂上，先教孔明見悉我江東英傑，然後再與他見不遲也！」

魯肅知孫權甚忌劉備，而孔明又是劉備的軍師，因此孫權之意，必是欲先向孔明示威，令他不敢於輕視江東，於是也就同意了孫權的安排。

魯肅趕去館驛見孔明，告知他明日孫權親於朝堂接見，又小心叮囑孔明道：「明日見主公時，切勿說曹操兵多啊！」

孔明微笑道：「子敬放心，吾自會見機而行，決不誤事便了。」

魯肅這才暗鬆口氣，告辭走了。

雕雪自伴隨孔明，從江夏乘船，抵達江東柴桑，一直默默無言。直到此時，她目送魯肅離去，才忽然幽幽的微歎口氣。

雕雪的輕歎聲雖然低微，但孔明功力超卓，目力之佳，一里之內的落葉飛花，亦難以遁踪。他一聽，目注雕雪一眼，便微微一笑，輕聲道：「雕雪師妹必定對目下的大勢，感到迷茫了。」

雕雪不由輕「唷」一聲，道：「諸葛師兄好眼力，怎的便知雕雪的心思了？」

孔明此時亦微歎口氣，暗道：吾與她自投入劉備的軍中，便連番劇變，征戰南北，再無復往日隆中歲月的寧靜，她又怎慣此軍旅生活呢？她的心思，吾又豈會不知，但師父他老人家既料到她是「三分天機大勢」中人，須於此歷練，她的本命又怎可與天勢相抗呢？

孔明心中轉念，便向雕雪輕聲道：「雕雪師妹性好清幽，十分留戀臥龍崗與師父朝夕相對的歲月，於此征戰軍旅生活，自然感到迷茫了，但據師父所判料，吾與師妹的本命，皆與天機大勢不可分離，如此又怎可抗拒呢？師妹宜放開心懷，勇敢面對。」

雕雪一聽，忽然明白，孔明之所以帶她同赴江東，目的爲了趁機對她開導慰藉。她心中不由一甜，迷茫之感消去了一半，却不禁含羞帶笑的衝口而出道：「雖然如此，但這等軍旅生涯何日方了？我……師哥……你甚麼時候才可以清靜無爲，隨心所慾暢遊山水？」

孔明一聽，不由亦微歎口氣，暗道：此點連我，自己暫時亦難參悟，師傅留下的錦囊，着我於五十四歲之時，才可開啟，則莫非目下的軍旅征戰生涯，尚須歷二十八年麼……但這是事涉天機的本命之秘，孔明自感尚未參透，因此他亦絕不會向任何人洩露。他輕聲向雕雪安慰一番，便着她先去安歇，他自己留在靜室，仔細思忖明日與孫權見面時的應對細節。孔明深知，明日的見面，將是一場比戰場兵將廝殺更艱苦的「心血之戰」！

* * *

第二天，魯肅親到館驛，迎接孔明赴孫權的議事堂見面。雕雪因僅是劉備的客人身份，不便赴會，因此留在館驛中。

孔明隨魯肅到柴桑郡城孫權的府衙，又逕直的進入孫權的議事堂。但見江東人才英傑，均已聚集一堂，二十多人，自張昭、顧雍等以下的全部東吳大臣均在。

魯肅向衆人引見了孔明，孔明與各人一一施禮相見，然後施施然的坐於客席。

孔明剛坐下，張昭便首先發話道：「張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人稱臥龍先生，又自比管、樂，未知有此事否？」

孔明道：「此乃民間過譽之解而已。」

張昭却並不放鬆，立刻借題發

揮道：「龍之臥，可一飛衝天；管仲、樂毅，皆爲主創立大業英傑也。但先生蒙劉皇叔三顧茅廬，出山匡扶，新野之戰，却被逼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走夏口，幾無容身之地。吾以爲劉皇叔未得先生之前，尚勝得先生之後，難道管仲、樂毅二人，是如此低能的嗎？吾之直言，幸勿見怪。」

孔明一聽，心中不由微微冷笑，暗道：張昭乃孫權的首席謀臣，若不先將他的嘴堵住，餘者豈能懾服？於是便從容一笑，道：「諸葛亮無德無能，新野一戰，僅可以數千弱兵，嚇退曹軍十萬雄師；新野二戰，亦僅以萬餘劣勢，勇抗曹操百萬雄兵，一場奇火，燒得曹軍鬼哭神嚎，戰戰兢兢，不敢輕進。吾軍將士，亦能英勇奮戰，致有趙子龍百萬軍中救小主，張翼德一人喝退曹操十萬兵衆之壯舉。劉皇叔仁義爲懷，寧捨江陵，日行僅十里，携十萬百姓逃難，如此胸懷，天下誰可比擬？勝負乃兵家常事，而貴在勝而不驕，敗而不餒，終能成大業。若以有等之人，不爲主謀安定，先求自保；誇誇其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却百無一能！這難道是忠心護主之人嗎？」

孔明一輪唇槍舌劍，把張昭刺痛了，不由作聲不得，心中隱隱作痛，十分難受。

此時，孫權帳下的第二位謀臣顧雍，見張昭被孔明的雄辯懾住，他並不服氣，隨即道：「請問先生，今曹操雄兵百萬，擁將千員，虎視先生江夏，先生以爲如何呢？」

孔明呵呵笑道：「曹操之軍，不外是袁紹舊部如蟻聚之兵，劉表荊州烏合之衆，集合而成，就算數百萬之衆，又何足懼呢！」

顧雍冷笑道：「先生軍敗當陽，計窮於夏口，逼得求救於人，尚敢奢言不慚嗎？」

孔明從容笑道：「劉皇叔數千之兵，尚敢抗擊曹操百萬之軍；江東兵精糧足，更有長江天險，却欲勸說其主屈膝投降，不怕被天下人恥笑！如此看來，弱者不懼，强者戰兢，難道便不教人慚愧欲死麼？」

顧雍一下子，亦被孔明刺痛得啞口無言。接而孫權帳下的謀士虞翻、薛綜、陸續、嚴峻、程德樞等人，先後向孔明發難，均被孔明一一批駁，無言以對。

座中孫權的另一謀士張溫，正欲再發難，堂外已大步走進一將，是孫權的運糧官黃蓋，他厲聲道：「孔明乃當世奇才，此來江東，有救於主公，你等不思禮敬，反而逞口舌之鬥麼？知否曹操大軍已然壓境，江東危在旦夕！」

黃蓋此言一出，衆謀士皆無言以應。原來魯肅見張昭等人，降心甚切，唯恐與孔明鬧翻，便請與他交情甚深的黃蓋，進來替孔明解圍。

當下黃蓋向孔明拱手道：「先生金石良言，在此多說無益，不如向吾主公細談，以救江東之危也！」

孔明微笑道：「上下知機勇進，方可克敵制勝，諸君對當今天下大勢有所不明，吾不能不詳加釋之。」孔明此言，無疑是給張昭等人驚醒之餘，留足臉子，因爲孔明也極不希望於此關鍵時刻與江東謀臣鬧翻。

張昭等人，也總算知機，不再作聲了，不過孫權却推說自己病了，不肯接見孔明。孔明也不堅持，含笑表示先返館驛等候好了，魯肅、黃蓋無奈，只好親送孔明返回館驛。魯肅請求孔明先安心住下，他務必尋機請準孫權答應與他見面。魯肅說罷，便與黃蓋一道，匆匆的告辭走了。

雕雪見孔明整日白費唇舌，孫權竟不肯接見，不由嗔怒道：「這孫權十分可惡！師兄不惜犯險渡江，遠道來見，他却拒人千里！惹怒了雕雪，今晚便潛入他府中，一掌將他拍醒！」

孔明却微笑道：「孫權不肯見我，的確有病，但此病非體表之病，而是孫權心中之病也！到他感羣醫束手無策時，自然會降階相迎！」

第二天，魯肅怕孔明被冷落動搖，又親來館驛相慰，再三解釋孫權眞的病了，待他康復，必然請孔明相見。

雕雪在一旁，忍不住嗔道：「如今並非我等有求於江東，而是江東有求於我等，却幾番留難，更不肯接見……這又豈是誠心待客之道呢？」

魯肅無言以對，無奈的苦笑。

孔明見狀，便向魯肅附耳說了一句，然後含笑道：「子敬只須如此，吾料孫將軍必然相請。」

魯肅一聽，不由又奇又喜，答應依計行事。然後魯肅又匆匆的告辭走了。

魯肅回到孫權的府衙，直奔內堂，此時孫權正臥在床上，閉目沉思，一動不動。他知魯肅闖入，也不理不睬，只作不見。

魯肅走到孫權的床邊，依孔明的吩咐，悄聲道：「主公有病，羣醫束手無策，主公知道爲甚麼嗎？」

孫權一聽，不由睜眼開聲道：「爲甚麼？子敬！」

魯肅小聲道：「因爲主公之病乃心病，心病便須心藥醫也。」

孫權的心事隱痛，果然被一口喝破了，他不由道：「子敬！那這心藥何處可尋？你快坦白道出！」

魯肅一聽，不由十分感歎，暗道：孔明不但知天、知地，更知人心跡細微，如此奇才，當眞天下難尋也！他也不便說破，便道：「能醫此心之人，便在江東境內，主公爲甚拒而不見？」

孫權十分聰明，一聽便知魯肅所指的是誰了，他不由歎道：「吾聞諸葛先生乃一代臥龍，知天、知地、知人，不出則已，一出必驚天動地！子敬所言，必是孔明所教，不料吾之心事，竟被他一下便窺破了！快請諸葛先生進宮相見！」

魯肅一聽，如聞綸音，當下親赴孔明於城中落脚的館舍，請諸葛先生入宮見孫權。

雕雪嗔道：「孫將軍既有求於諸葛先生，爲甚不親來拜候？反而要召人入宮呢？」

魯肅慌道：「主公確實身子有點不適，因此未能親訪，務請姑娘見諒！」

孔明却微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這等微末之事，何必計較呢？吾這便入宮拜見孫將軍便了！」

孔明隨魯肅來到孫權的臥宮，孫權接報孔明到了，他此時也不敢怠慢，連忙起來，迎孔明進去，於密室中與諸葛亮暢論天下大勢。

孫權的隱衷，果然一如孔明所料，他自接曹操的恐嚇檄文後，心中便又恨又怒又怯，十分害怕曹操的百萬大軍相脅。因此是降是戰，心中委決不下。

孔明此時第一次與孫權對面相談，他目注孫權一眼，但見此人形貌奇偉，大口方面，目有赤光，隱隱流動。孔明心中不由暗道：吾師龐德公，曾審察孫氏祖脈，判其已得「赤龍龍氣」蔭庇，孫氏後人，必出帝王之脈，如今觀孫權形相，他確實已承納「赤龍祖脈龍氣」，目中赤光流溢，已到旺發之期也！因此此人不能以言語說服，只可以言行激勵之法。

孔明心中忖念，便坦然的道：「實不相瞞，吾主劉備，於當今大亂之世，收衆聚義，欲與曹操並爭天下。如今曹操北破袁紹，南克荊州，威震四海，吾主亦無力抗衡，故逃難至此。而孫將軍此時須量力而思，若能以江東之力，抗衡曹操，便應早日與他決絕，以免內部猶豫生變；若不能抗拒，宜放棄兵甲，向曹操俯首稱臣！不然按目下江東的情勢，表面服從於曹操，暗中的部署却猶豫屈辱，關鍵時刻而又不能當機立斷，大禍不遠了！」

孫權一聽，目中「赤氣」不由大熾，閃閃有光，令人畏寒，孔明却微微一笑，他知孫權身潛的「赤龍龍氣」，已被他一番激刺，催動他的心脈，令他「熱血沸騰」，他血脈中的「赤龍氣」，便被激發出來了。

果然孫權恨恨的道：「吾豈能以江東九郡之衆，雄師十萬，受制於人？將此祖宗基業，拱手而送曹操！吾意決也！」

孔明却微笑不語，心道：你的「赤龍氣」雖被吾激發，但僅一時激動，其實內心仍猶豫不決。

果然孫權目中的「赤氣」，又由熾轉淡，狐疑的盯着孔明道：「但曹操勢大，劉備又新敗於曹，尚有力與吾聯合抗曹嗎？而若不能，則吾江東獨抗曹操，豈非引火自焚？」

孔明此時從容一笑，道：「吾主雖敗於當陽長板，但尚保存關羽等精銳水軍合計萬餘人，其侄劉琦所統江夏水軍，亦不下萬人。而曹操擁兵百萬，但遠道而來，一日三百餘里，後方不穩，將士疲憊，已成强弩之末也。且曹操之軍，乃北方將士，不習水戰；荊州水軍雖，附於曹，並非心服而是被逼而服，決不肯爲曹軍賣力死戰；因此其軍號稱百萬，其實乃烏合之衆，戰力不濟也。孫將軍若決心抗曹，派遣猛將，統兵數萬，聯合吾主劉備之力，則必破曹軍！」

孔明故意一頓，目注孫權一眼，見他目中「赤氣」又始轉熾烈，才又肅然的道：「曹操戰敗，必然放棄荊州北返。如此，則荊、吳之勢轉强，鼎足之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孫權此時但感心中的疑慮，均被孔明一一切中，他不由感歎的道：「聞劉玄德三顧茅廬，請得先生出山匡扶，眞不枉此行也，可惜孫權未能早遇先生！吾意已決，當與劉玄德聯合，共抗强曹。但事關重大，須羣臣上下一心，因此明日吾召集文武羣臣，煩請先生高論剖析，以服懾羣臣之疑。」

孔明欣然一笑，點頭答應了。然後即向孫權拜辭。魯肅爲方便孫權與孔明密議，早已在臥宮外守候多時，此時見孔明欣然而出，忙迎了上前，悄聲道：「孔明……主公他意下如何？決意抗曹了麼？」

孔明亦微笑悄聲道：「孫將軍目下四分降意，六分抗曹，其中變數仍多，怎可妄下判斷？」孔明說罷，便不再多說，告辭走了。

魯肅聽了，心中不由惴惴不安，暗道：曹操大軍壓境，江東軍民人心惶惶，於此關鍵時刻，若不能當機立斷，則江東內部必易生變，大禍不遠矣！魯肅心念電轉，忽地眼前一亮，想起一個人來——周瑜了！

（本篇完）

千幻神魔

中州雙俠恩仇故事／古隆中·文 可飛·圖

揭下面具 元兇授首

這時「中州雙俠」之一的方志宇接着向冷天佐傳音說道：「孩子，在伯伯說故事當中，你要時刻提防有人暗算。」

冷天佐點了點頭，方志宇又傳音接道：「當伯伯說完故事之後，立即有驚人的演變，屆時，你必須相信伯伯的話，不能有絲毫懷疑或猶豫，如响斯應立刻採取行動。」

冷天佐傳音答道：「佐兒知道……」

對面平台上的武林盟主杜文山揚聲說道：「方兄，大夥兒都在等着聽你的故事哩。」

顯然，這位武林盟主杜文山因方志宇的遲遲未接着說故事，而有點不耐煩啦！

方志宇淡淡一笑，朗聲道：「盟主，馬上就開始說啦！」

頓住話鋒，目注冷天佐，以一種不疾不徐，音量適合週圍羣豪都能聽得到的語音接道：「說來，這已經是三十年多事以前的故事了。那時候，河洛地區，同時出現了兩位年輕有為的奇俠，那就是居於洛陽的冷長虹與開封的方志宇。

「這兩個人，同樣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也同樣的是三十上下的年紀，更難得的是同樣的兩人都是劍膽琴心，豪邁不羈的鐵錚錚奇男，唯一不同的一點是冷長虹的外表，長得並不甚麼英俊，而方志宇却是當時武林中大大有名的美男子。

「因為志趣相同，肝膽相照，在惺惺相惜的情況下，這兩人很快就成為最好的刎頸之交，於是江湖上的好事之徒，就為這兩人上了一個『中州雙俠』的美號，不旋踵『中州雙俠』的聲譽，竟傳遍了整個武林。」

話鋒微微一頓，輕輕地一聲長嘆，道：「可是，就當『中州雙俠』的聲望如中天之際，不幸的事情也隨之而來。」

冷天佐忍不住插口問道：「那是甚麼事情呢？」

方志宇幽幽地接道：「很不幸地，他們三個竟同時愛上了一位姑娘。」

冷天佐訝問道：「三個？」

方志宇不禁苦笑道：「對了，我還漏了一個重要人物沒說。」

冷天佐道：「那另一位又是誰？」

方志宇道：「那就是方志宇的師弟百里坤。」話鋒微微一頓，長嘆着接道：「提起這位百里坤，孩子，伯伯至今想來，猶有餘痛，他不但是我的師弟，而且還有中表之親，他的武功成就也在伯伯我之上，可是，他就是不成器，江湖上所有的壞事，幾乎都有他的份。

「同時，因為他擅長易容，可以化身千萬，所以江湖都稱他『千幻神魔』而不名。

「當時，伯伯的至交好友，都勸我應該大義滅親，為江湖除害，而恩師於臨終前也諄諄以為百里坤有才無德，終必為江湖大害，必要時，必須以鐵腕清理門戶，再三叮囑。

「可是，當時的伯伯，却始終以同門之誼和中表之親而不忍下手，僅僅一再勸導，冀能孽海回頭。」一頓話鋒，注目接問道：「孩子，你認為伯伯當時的做法對麼？」

冷天佐輕嘆着答道：「方伯伯，你太善良，可是，那種仁慈，是姑息養奸，是遺禍無窮的婦人之仁。」

方志宇苦笑道：「孩子，你說對了。」

冷天佐又接問道：「方伯伯，那位姑娘又是甚麼人？」

方志宇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幽幽地答道：「那位姑娘姓白，名傲霜，外號是『關中玉鳳』，她的家就在昨天傍晚咱們經過的寶鷄城……」

冷天佐聽得身形一震，星目異彩連閃地插口問道：「那就是佐兒的生母？」

「是的。」方志宇注目虛空，幽幽地接道：「白傲霜人如其名，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算得上是武林中艷名遠播的風頭人物。

「此情此景，拜倒她石榴裙下者，自然是多如過江之鯽。可是她眼高於頂，視天下男人如糞土，對任何男人都從不假以顏色。」話鋒又是微微一頓，長嘆了一聲，接道：「想來眞是孽，平常對任何男人都不稍假顏色的白傲霜，却偏偏對同時追求她的方志宇、冷天佐、百里坤三人，一視同仁地有說有笑，顯得非常熟絡。」

接着老臉上掠過一絲沉醉的回憶，苦笑接道：「於是，他們三個都認為白傲霜對自己有意思，而信心大增地加緊追求。

「當時，一般旁觀者，都認為最後勝利是屬於方志宇的，因為論武功，方志宇不弱於其他二人，論人品丰采更是強過其他二人多了。

「可是，出人意外的，最後勝利却屬於三人中長得最難看的冷長虹。」頓住了話鋒，目注冷天佐，問道：「孩子，你想得出這是甚麼原因麼？」

冷天佐茫然地道：「我想不出。」

方志宇苦笑道：「那原因，說起來眞令天下美男氣煞。」

冷天佐道：「是甚麼原因？」

方志宇答道：「事後，也就在他們雙方成婚之後，白傲霜親自告訴我，世間長得英俊的男人最靠不住，因為英俊的男人，是一般淫娃蕩婦追逐的目標，雖然本性善良，用情專一，也難免受外來的引誘而投入別人的懷抱，所以她最後才決定選擇長得並不英俊的冷長虹作為她的終身伴侶。」

一嘆住口，沉思少頃之後，才幽幽地接着道：「以後，方志宇與冷長虹之間，仍然是好朋友，當然也仍然經常往來，而白傲霜也落落大方，並不因為方志宇曾經追求過她而感到忸怩不安。

「可是，那位『千幻神魔』百里坤，却將一腔妬火完全記在方志宇與冷長虹二人的賬上……」

人羣中有人揚聲插口道：「嗨，方大俠，能否請長話短說。」

方志宇冷笑一聲道：「朋友不耐煩聽，儘管請便。」根本不再理會對方的反應如何，依然娓娓地接着：「尤其是對方志宇，更是恨透了頂，他認為他的落空，完全是方志宇在白傲霜面前說他的壞話所致。

「於是，他在白傲霜與冷長虹成婚的前夕，對方志宇獰笑道：『姓方的，你破壞我的好事，你自己又獲得了甚麼？你知道白傲霜為甚麼也不愛你的原因麼？告訴你吧，那是因為你背後說我的壞話，她看透你是一個暗箭傷人的卑鄙小人，姓方的，你等着瞧吧，至於白傲霜與冷長虹兩個，我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當時，方志宇認為那是百里坤妬火中燒之下的氣話，僅僅一笑置之，此情也未轉告冷長虹及白傲霜夫婦。

「以前，事實證明，方志宇當時的想法似乎沒有錯，因為三年的時間都在平靜的過去，對於百里坤所說的氣話，已完全忘記了。

「這時，冷長虹白傲霜夫婦已有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子。」

目光一瞥冷天佐，接道：「那小子該算是你的哥哥，可是那小子是無福氣的，在這齷齪的塵世中，他僅僅呆了半年，事後才知道，那是百里坤暗下毒手的。

「為了這件不幸事，方志宇與冷長虹夫婦會聯手追索百里坤達一年之久，可是結果毫無所獲。

「又一年之後，你小子才出世，不久，方志宇由關外訪友歸來，在北京的旅邸中，忽然收到冷長虹一封親筆信，信中大意，是邀約方志宇於一個月之後的傍晚，在

秦嶺絕頂藍關見面，說是有最機密的重要事當面說……

「當時，方志宇默計時間，一個月後，恰巧是十月初一，亦即是冷長虹與白傲霜二人成婚的四週年紀念，對於一個如此重要的日子，不在家中與愛妻團聚，却跑到冰雪滿天的秦嶺絕頂去幹嗎？縱然是有極機密和重要事故，也不必揀那麼一個日子……

「懷疑儘管懷疑，但方志宇還是準時趕去。」一頓話鋒，抬手一指右側十丈外的懸岩邊道：「孩子，你看，那邊不是頗爲平整麼？」

冷天佐點頭道：「是的，看來頗爲平整。」

方志宇接道：「可是，那下面却是一個深不見底的絕澗。」輕輕一嘆，才沉思着接道：「當時的方志宇雖準時到達，但冷長虹却沒有……哦，不，來是來過，但來過後又走了。

「就在那懸岩邊緣上，放着個密封的食盒，食盒中有鹵菜，有臘味，當然也有美酒，食盒旁邊的雪地上，有兩行繚草的字跡：『久候不至，適逢友人採藥經此，有事相托，暫離，最遲天黑前必返。盒中酒菜，吾兄不妨先用，以解寂聊』。

「這一段留言，並無上下款，但方志宇一眼就認出，那是冷長虹的手筆。

「方志宇經過大半天的急趕，肚子也實在餓了，於是打開食盒，獨個兒自斟自飲起來。」一頓話鋒，長嘆了一聲道：「想不到這頓飯竟幾乎長眠不起……」

冷天佐不禁截口問道：「難道那酒中有毒？」

方志宇苦笑道：「如果那酒中有毒倒也好了，因爲那樣一來，死的僅僅是方志宇一個人，可惜那酒中下的偏不是毒，而是『化功散』。」

「化功散？」

「是的。」方志宇接口道：「當時，方志宇還懵然不覺，一直到天黑之後，冷長虹才像幽靈似的出現在他面前，向他冷冷的問道：「方志宇，這酒菜味道還不錯吧？」

「當時，方志宇雖然覺得冷長虹的語氣不對，但却不加深思地脫口答道：『很好啊，老弟怎麼現在才來？』

「冷長虹仍是冷冷答道：「現來並不算晚，方志宇，你且運氣試試看？』

「這時，方志宇才察覺對方的神態並不尋常，心頭一震之下，並暗中運氣一試，豈知不運氣還好，這一運氣，才知道這片刻之間，自己成了一個毫無武功的平常人。

「當時方志宇驚怒交加，悲憤之下，不由臉色大變地戟指冷長虹戰聲而道：『你……你爲何要暗中陷害我？』

「冷長虹冷笑一聲答道：『你自己做的事，心中還不明白了？』

「方志宇不由怒聲問道：『你說，我究竟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

「冷長虹跨前三步，狠狠地摑了方志宇一個耳光，恨恨道：『你這强姦弟婦，禽獸不如的東西，自己做得出來，却沒勇氣承認……』

「這時的方志宇挨了四個耳光，使他昏頭轉向，火辣辣的耳光倒不覺得痛苦，但那冷長虹口中那『强姦弟婦』四個字，却有如一聲焦雷，轟得他幾乎昏了過去，當下他訥訥地說道：『你……你豈能平白含血噴人？』

「『哼，含血噴人？』冷長虹冷笑接道：『我自己親目所見，還能冤枉了你？』

「接着，又獰笑了一聲道：『本來我準備給你一個公平的搏鬥機會，但對你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用不着講究甚麼江湖規矩，所以才先給你服下化功散，如今你功力已失，這對於一個練武的人，尤其是像你這樣一個頂尖高手來說，那是生不如死，所以，我冷某人索性仁慈一點，幫助你做一個痛快的解脫吧！』

「說完，飛起一脚，將方志宇踢下那深不見底的千仞懸岩……」

人羣中有人插口問道：「方大俠如今還好好的活着，並且一身武功更遠比以前還高，這又如何解釋？」

方志宇淡淡一笑道：「這個麼？請聽方某慢慢的道來。」

話鋒微頓，一聲清咳之後，才接着說道：「在那情況之下，任何人都會認爲絕無生望，但人間悲劇，冥冥中似乎早有安排，就當方志宇的身形一瀉千丈，心中萬念俱灰之際，陡然，他肩頭似乎被一件甚麼東西狠狠地抽了一下，在一陣痛入心脾的劇痛也使他意識到自己是碰在一株生長在峭壁上的樹枝之上，當然這樹枝是細小而有彈性，否則，這一撞，怕不將他整個半邊身子撞個稀爛。

「不論任何生物，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儘管武功已失去，萬念俱灰地在瞑目等死，但頭腦與身手的反應却並未稍減。

「這種痛入心脾的一撞，立即使他意識到是怎麼一回事，幾乎是未經大腦考慮地，猛然雙手齊揮，企圖能夠撈到一點甚麼。

「不錯，這一撈，是撈一着一根樹枝，而這樹枝的彈性很强，居然承受住他那强大的拉力而沒有折

斷，但他此時已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平常人，試想，由千仞懸岩下墮的衝力有多大，儘管那根樹枝能承受住那衝力，但他自己的手臂却力不從心，所以，這下意識的一拉，也不過使他下墮之勢緩得一緩，隨即『砰』地一聲，摔落地面，暈死了過去。」

頓住話鋒，伸手向冷天佐道：「天佐，將水筒給我，潤潤喉。」

冷天佐雙手遞過儲存飲水的竹筒，方志宇喝了幾口之後，才幽幽地接道：「也不知暈死過了多久，一陣劇痛與奇寒，使他甦醒了過來，張目四望，才發現自己是躺在一面四週峭壁插天的死谷中，而那一株使他倖免一死的大樹，側僅僅距他頭頂還不過丈許左右。

「當時他苦笑着自忖，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也許是老天爺可憐我無辜受屈，才留下我一命吧……無論如何我不能辜負老天爺的德意，我要想法活下去，除非這個死谷中缺乏使人活下去的條件……

「他檢查全身，除了外表擦傷之外，竟沒有甚麼嚴重的創傷，於是他强忍週身疼痛，向不遠處的峭壁下的一個石洞中爬去。

「好不容易爬進那石洞之中，在飢寒與創傷的雙重痛苦之下，幾乎又暈死過去。

「在一種求生本能支持之下，他强振精神，向石洞中打量，只見這石洞中還算寬敞，足可容他存身而有餘，而且洞壁上還長有一種大如海碗，色呈朱紅的石菌。

「這一發現，不由使他精神一振。他知道石菌而呈色朱紅，至少當有五百年以上的氣候，這是武林人可遇而不可求的靈物，牠是能增加眞力的珍品，自己劫後餘生，能服這種石菌，也許眞能脫困有望。

「於是，他掙扎着扶着石壁站了起來，摘一片石菌，吃了下去。那石菌外表雖美，但味道却是苦澀得很，唯效果却快速而奇怪。

「他服下一片之後，立感一股暖流傳遍全身，不但飢寒之感全消，週身痛楚也減輕不少。

「於是，在以後一段漫長的日子，方志宇就靠這些石菌維生，除了靜坐行功，企圖使功力恢復之外，也不時在死谷四處走動，希望能找出一個出口。

「慢慢的，他的身體已完全康復了，他暗中默察，一身的功力也逐漸在恢復之中。

「當然，這是好現象，但他的心中，却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爲，這些日子來，他踏遍了這週圍廣達十畝的死谷，勘查結果，除了他存身的一個石洞之外，全谷只有一個排洩洪水的暗洞。

「此外，四週峭壁插天，光滑如刀削，別說他目前功力已失，縱然功力恢復到比以前更精進了，除非是脅生雙翼，否則也沒法出險。

「至於那排洩洪水的暗洞，當然該算是出路，但那出路不但太危險，也不太可靠，除非是在絕望之下，抱着死裏求生的决心，才會去冒險走這一條路。

「於是，他只好摒除一切雜念，一心一意只求恢復自己的功力再說。在這艱苦中，他熬過了一年的時間，終於他的功力恢復了，而且，比原有的功力還至少增加了五成以上，這當然是歸功於那壁上的那些石菌，也幸虧他的寶劍並未失去。

「於是，當他功力恢復並且大增之後，在找不到出險的方法中想出一個最笨拙的辦法，這辦法，就是用三根木樁，以寶劍在峭壁上先挖一個洞，然後插入木樁，做爲踏脚之處，如此交換遞到，由峭壁上慢慢的往上爬。

「這雖然是最笨的辦法，却也是節省眞力的辦法。因爲在那高達千仞的峭壁上，任何功力再高之人，也沒法以『壁虎功』爬上去。

「就在這最笨的辦法下，他幾乎耗了一整天的時間，終於爬上了山頂……」

聽到這裡冷天佐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如釋重負的長吁。

方志宇再度捧起盛水的竹筒，喝了幾口水之後，才輕輕一嘆道：「出困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冷長虹算賬，當他抵達冷長虹的住宅時，已經是三更過後，冷長虹正準備就寢了。

「冷長虹見到了方志宇的第一句話就是：『啊，方兄，你……竟然還……活着……』

「方志宇回想這一年多來所受的苦難和當年被暗下化功散踢落懸岩下的情形，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不由熱血沸騰地冷笑一聲道：『哼！很出乎你的意外吧。』

「一頓話鋒，又喝聲叱道：『冷長虹，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亮兵刃！』

「冷長虹連連搖手道：『方兄，這完全是……是誤會，你……聽我解釋……』

「方志宇鋼牙一挫地截口道：『誤會？解釋？一年之前，在那秦嶺絕頂，你幾曾給過我機會解釋？』

「話鋒一頓，又厲聲接着道：『我再說一遍，亮兵刃！』

「冷長虹滿臉痛苦表情說道：『方兄，請先平口氣……』

「方志宇截口冷笑道：『好，冷長虹，你裝孫子，你以爲不亮兵刃，我就不能殺你！』

「於是我又怒喝一聲：『姓冷

的，先吃我一掌！』於是我一記劈空掌，猛然擊向冷長虹的前胸……』

一嘆住口，默然半晌，才神色黯然地又接道：「想不到這一掌，冷長虹竟不接不避，以致當場被震斃一丈之外。

「當然，方志宇那一掌，是在積憤難申之下全力擊出，根本沒想到自己的功力已較一年前幾乎增加了一倍，更沒想到冷長虹竟不接不避地實受二掌。

「至於冷長虹自己，也許是沒想到，方志宇會猝然發難？也許是認為彼此功力相當，實受一掌，也不致有嚴重的傷害，但却可以使方志宇消口氣而坐下來解釋？

「然而悲劇業已發生，縱然是大羅金仙，也回天無術了。

「就在當時，白傲霸懷抱着年僅三歲的幼子走了出來，目睹現場情景，她既不悲痛，也不感到意外，就像那已死去的冷長虹與她是一個根本不相干的陌生人似的，幽幽一嘆道：『親者痛，仇者快，方伯伯，咱們都中了奸徒之詭計了。』

「一言驚醒夢中人，這時的方志宇，才如夢初醒地頓足長嘆道：『弟妹，妳為甚麼不早出來一步？如果妳早出來一步提醒我一聲，如果冷老弟第一句話就說明這是別人的陰謀，如果這一年多來，我不被仇人所蒙蔽，能往別處多想想……今天這悲劇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天……』

「白傲霜平靜地截口接道：『方伯伯，悲劇已成，怨天尤人，都無補於事，目前咱們還是商量復仇之事要緊。』

「方志宇暗道一聲慚愧，自己枉為昂藏七尺之軀的男子，遇事却不如一個女人家的鎮靜，當下他强抑心頭悲憤，注目問道：「弟妹，妳口中的奸徒，是不是百里坤？』

「白傲霜點頭答道：『是的。』

「方志宇鋼牙一挫道：『百里坤你這一人面獸心的東西，我方志宇不挖出你的心肝來，祭奠冷老弟在天之靈，誓不為人。』

「白傲霜幽幽地一嘆道：『百里坤那賊子可滑溜得很，自方伯伯你在藍關中計遇難之後，你盟弟足足在暗中找了他一年，一直到半個月之前，他才回來。』

「方志宇不由長嘆了一聲道：『天！如果我早脫困半個月，或者冷老弟晚回來半個月，這一悲劇不是……』

「白傲霜苦笑截口道：『不要說了，一切都是命，半點不由人。』

「方志宇注目問道：『弟妹，百里坤那賊子是如何安排？妳再說給我聽聽。』

「白傲霜點一點頭，道：『好，請到屋裏去談談吧！』

「方志宇搖搖頭道：『不，我坐不住，弟妹，還是在這兒的好。』

「白傲霜接道：『也好，我到裏面去將百里坤留下的證物取來。』接着並扭頭向聞聲聚集的下人們吩咐道：『搬兩張椅子出來，請方爺坐，並將老爺的屍體抬到床上去，然後你們都去睡覺，一切明天再說吧。』

「下人們都以敵視的眼光投向方志宇，但懾於主母的威儀，却沒有人敢哼一聲，當下搬椅子的搬椅子，抬屍體的抬屍體，一陣忙碌之後，庭院中祇剩下方志宇孤伶伶的一個。

「足有頓飯光景工夫之久，白傲霜才懷抱幼子，重新走到庭院，首先遞給方志宇一個白布小包，才凄然一笑道：「這是百里坤那賊子的親筆畫件，也等於是他的罪狀供詞，但現在不忙於查看，請先聽我說明。』

「接着，白傲霜又注目苦笑道：『方伯伯請坐啊！』

「說着，她自己已先行坐下，等方志宇也坐下以後，才沉聲接道：『可能是方伯伯在藍關中計墮岩以前一個月，百里坤那賊子派人送來一封信，大意是：他僅僅殺死我們一個兒子，還不能出這口悶氣，他正在設法使咱們三個痛苦一生，尤其是對方伯伯你，更是不會輕易放過，當時，長虹，除了自己加强戒備之外，也曾親赴尊府去通知你，可是你竟不在家……』

「方志宇長嘆了一聲道：『是的，當時我正在關外。』

「白傲霜接道：『以後，約莫是一個半月之後，又收到那賊子的一封信，他說方伯伯你已於十月初被他騙到藍關，葬身於千仞絕澗之中。

「『信中並繪聲繪形地說明，他是如何模仿長虹筆跡，寫信將你騙到藍關，如何在預備的美食中滲入化功散，等你體內藥力發作之後，又如何乘黑夜視線不大清晰，化裝成長虹模樣，並模仿長虹聲音，先給你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將你一脚踢下千仞絕谷，使你落個粉身碎骨的下場。』停了一停，又注目的問道：『方伯伯，事實的經過果然是如此麼？』

「方志宇漠然的點點頭道：『不錯。』

「白傲霜幽幽地接道：『那賊子的信末還特別强調，方志宇雖然是死在我手中，但他却是一個糊塗鬼，這筆賬，必然記在你們夫婦頭上，縱然他死後不能化做厲鬼追你們夫婦的魂，你們兩個也將終生難安，而且，對你們兩個，我還沒打

算放手，且等着瞧吧！』

「『以後，長虹曾親自往藍關，想找回你的屍體，可是那千仞絕谷實在沒法下去。祇好遙祭一番，頹然而返。』

「『接着，他改名易容在江湖上追索那賊子的踪跡，可是，白費了足足一年時間，却毫無所獲。』

「她停了一停，銀牙一挫道：『他這裏徒勞往返，而我在家中，却又中了那賊子的詭計……』

「當時，方志宇不由悚然一驚地截口道：『這話怎麼說？』

「白傲霜幽幽一嘆道：『那賊子竟乘長虹出外未返之後，化裝成長虹模樣，深夜前來，企圖……當時我發覺他形跡有異，立即厲聲質問，不料他竟施展了下五門的迷藥，使我昏迷過去……』

「說到這裏，白傲霜的美目中滾滾落下兩行清淚，銀牙一挫地接道：『這些，在他以後寫來的親筆信招供……』

「她又停了一停，接道：『方伯伯，那封信方才我忘記取來，請幫我抱着娃兒，我再回去一下。』

「說着，便將懷中的幼子遞給方志宇，又向室內走去。

「可是，方志宇等足了有半個時辰之久，猶未見白傲霜出來。當時有一個不祥的意念掠過他的腦際，一顆心不由猛地為之一沉，立即三步併做兩步走向內室。可是，他畢竟遲了一步，白傲霜早已躺在乃夫的遺體旁，自斷心脈香消玉殞。

「案頭，有她破指滴血寫成的遺書，那血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白傲霜無才薄命，不祥身，誤己誤人，罪孽深重，所以忍辱含垢，苟活至今者，蓋冀能代戈獲元兇，生啖其狗肺狼心也！

「如今，遽夫所夫，生趣更絕，千斤重擔，盡托與君，以君與賤妾夫婦之交情，有關後事，當毋庸喋喋也！

白傲霜

「連遭遽變的方志宇，此時反而鎮定下來，他抱着冷長虹夫婦的遺孤，默默地跪在他們夫婦的遺體前，良久，良久，才起身破指滴血，在牆壁上寫下九個血字：『殺冷長虹者乃方志宇。』

「然後，他喚醒下人，命令他們取集木柴，將長虹夫婦的遺體火化當場，將骨灰分別包好，帶在身邊，攜着那三歲的孤兒，揚長而去。

「然後，他在陝甘兩省的長武縣的一個偏僻的山區中隱居下來，一面苦心孤詣地教養冷長虹夫婦的遺孤，一面暗中追查『千幻神魔』百里坤的下落，同時，將冷長虹夫婦的骨灰分盛兩個小瓷罈，外套木箱，藏於藍關附近的一個山洞中，因為他曾經立誓，要在藍關以百里坤的心肝，祭奠冷長虹夫婦的在天之靈……」

冷天佐忍不住目含痛淚地插口問道：「方伯伯，這木箱中就是佐兒的父母的骨灰麼？」

方志宇點點頭道：「是的！」

接着，又以真氣傳音道：「孩子，遽變即臨，你要特別鎮定！」

冷天佐含淚點了點頭，方志宇又揚聲接道：「所幸冷長虹的遺孤，不但資質好，秉賦佳，而且悟性也特別聰穎，兼以方志宇將那絕澗中所帶出的朱紅石菌自幼給其服食，以致短短十幾年的工夫，已將那孤兒調教成身兼兩家之長，而且更是强爺勝祖的少年奇俠。」

話鋒一頓後，一手指住冷天佐，聲調一揚，說道：「各位，這就是已故的冷長虹大俠夫婦遺孤冷天佐。」

人羣中起了一陣「嗡嗡」竊竊私語聲音。

方志宇方自輕輕一嘆，再度捧起竹筒，喝幾口水，人羣中有人揚聲發問道：「方大俠，在下有幾句冒昧的話，問出之後，請莫見責。」

方志宇淡淡一笑道：「朋友有話請盡量問。」

人羣中的語聲道：「方大俠適才所言，固然是歷歷如繪，萬方無罪，罪在『千幻神魔』百里坤一人，可是，冷大俠夫婦業已作古，而『千幻神魔』百里坤又杳無音訊，方大俠這一套話，又怎能取信於人？」

那人的話聲才落，立即有人附和道：「對啊，這算是死無對證……」

「一面之詞，豈能令人相信……」

「最好能提出有力證據來……」

方志宇冷冷的一笑道：「各位請肅靜。」

微頓話鋒，又淡淡一笑道：「要證據，請稍等一會，現在，請各位聽方某人把話說完。」

再頓話鋒，才揚聲說道：「這整整十六年當中，我方某人徐徐督導我這位世侄的文事武功之外，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暗中聯絡友好，追索百里坤的工作上。

「一直到半年之前，才算稍有眉目，於是，方某人一面發出請柬，遍邀武林同道，一面恭請本屆武林盟主，親臨主持，使此一十幾年來未獲解決的武林懸案，能在天下羣雄之前，作一了斷。」

人羣中又有人發話，道：「方大俠口中的元兇首惡，並未戈獲，此事又怎能了斷。」

方志宇笑了笑道：「方某人自

有道理，朋友且靜觀其變可也。」

接着，目注對面平台的武林盟主杜文山，神色一整道：「杜盟主，待會方某人指出元兇首惡時，盟主可得秉公處理。」

杜文山正容答道：「那是當然！」

方志宇冷笑一聲，向冷天佐傳音說道：「孩子，注意聽我傳音，神色不能有絲毫變異。」

冷天佐默然點首，方志宇傳音道：「這武林盟主是假的，那廝就是『千幻神魔』百里坤，現在你先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揭去他的人皮面具，可是你暫時不能殺他！」

冷天佐訝問道：「爲甚麼不能殺他？」

方志宇傳音答道：「孩子，你忘記他是目前人所共尊的武林盟主，在他假面具未被揭穿之前殺他，豈非觸犯衆怒。」

冷天佐星目中殺芒隱現間，方志宇又傳音道：「孩子，你是『中州雙俠』的唯一傳人，別人可以不仁，咱們却不能不義，給那廝一個公平的決鬥機會，懂麼？」

冷天佐這才點點頭，道：「好，佐兒遵命。」

方志宇急速傳音：「那廝目光不定，已有所覺，孩子，快！」

冷天佐恭一聲道：「佐兒遵命。」

緊接着，目注對面平台右側，舌綻春雷，一聲清叱：「賊子，納命來！」

話聲中，人已如急矢離弦，朝對面平台右側射去。

方志宇和全體羣雄方自微微一楞間，冷天佐已射到對面平台之右側的身形，猛然一個折轉，以更迅速的速度射上平台，同時口中一聲冷笑：「老賊，你上當了！」

話聲中已凌空一指點向杜文山的前胸。

變生意外，武林盟主杜文山手下那四大特使與八大護法雖然近在咫尺，却來不及採取行動。

倒是杜文山，儘管也似乎是大感意外，但却是從容地一側身形，沉聲喝道：「小子你瘋了麼？」

可是，饒他老奸巨猾，却沒想到冷天佐那凌空一指竟是虛招。

因此他那閃避的身形，剛好迎上那改指爲抓的一抓。

話聲未落，祇覺臉部一涼，一張人皮面具已到了冷天佐的手中。

而已得手的冷天佐，已同時冷笑一聲：「老賊，讓你多活片刻！」

脚尖在杜文山身邊一位特使的肩頭上一點，一個倒縱已飛回到本台，卓立方志宇身邊。

這些，說來雖頗冗長，但實際上，自冷天佐飛身撲出，一直到得手而回，也不過是這一丈距離之間的一個來回，也可說是僅僅剎那之間而已。

冷天佐這一行動，固然大出羣雄們意外，而其動作之快速與手法之乾淨俐落，更使他們嘆爲觀止，因此，一時之間，全場被鎮懾得鴉雀無聲。

這時，方志宇霍然而起，振聲說道：「各位，請看看這位武林盟主的廬山眞面目，也許各位中還有人不認識他，方志宇索性爲各位引見一下，他，就是『千幻神魔』百里坤！」

人羣中，爆出一陣驚呼感嘆之聲，並有人揚聲問道：「那麼，那位眞正的杜盟主呢？」

方志宇道：「那就要問問這位『千幻神魔』百里坤才知道了。」

人羣語聲接問道：「百里坤，你把杜盟主怎樣了？」

「千幻神魔」百里坤呈現在羣豪眼底的是一副修眉朗目，道貌岸然的長者姿態，由外表看來，他，除了猝然乍變之時一楞之下，顯得出奇的鎮靜，當下，他淡淡的一笑道：「早在五年之前，就給老夫宰了。」接着，又獰獰的一笑，道：「今天，全體在場之人，除了投入老夫門下，聽候差遣之外，一個也別想活着走下藍關！」

方志宇也振聲道：「各位，今天，不能活着走下藍關的是百里坤，在場各位中，有不下百人是百里坤的死黨，方志宇當着天下羣雄之前，鄭重保證，祇要這些百里坤的死黨能孽海回頭，放下兵刃，聽候發落，絕不傷及其一根汗毛！」

百里坤冷笑一聲道：「方志宇，別枉費心機了，百里坤的手下人，沒人能說服得了的。」

方志宇淡淡一笑：「那也不要緊，極其量不過給這秦嶺絕頂多添幾個鬼魂而已。」

百里坤鋼牙一挫，道：「方志宇，我後悔當年不會給你補上一刀！」

方志宇淡笑如故道：「祇要你有此本事，現在還來得及。」

接着，又冷笑一聲：「祇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天是你惡貫滿盈，報應臨頭的日子，你再也沒那種機會了……」

話聲未落，一道纖巧的人影飛上平台，拜伏方志宇身前悲聲地說道：「恩師，瓊兒再也忍不住了……」那一個身著青色勁裝，肩插長劍，年約十六、七歲的絕色少女。

方志宇一回身扶起少女，一面溫聲說道：「是的，現在是妳替令尊索回血債的時候了。瓊兒，面對强仇，妳可得節哀鎮靜才行。」一頓話鋒，一指旁立的冷天佐道：「瓊兒，見過妳的師兄。」青衣少女

含淚向冷天佐一福道：「小妹見過師兄……」

方志宇却揚聲道：「各位，這女娃兒就是已故盟主杜文山的獨生掌珠杜素瓊姑娘，方志宇於四年前偵悉杜盟主已被百里坤所暗殺取而代之後，乃暗中將杜姑娘帶出收入門下，並寄養於一友人家中，直到半月之前，才通知她改裝易容前來的……」

百里坤恨聲截口道：「方志宇，我一生的幸福被你破壞無遺，待會，我不敎你骨化形消，誓不爲人……」

扭頭一聲大喝，「左右四使，給本座拿下方志宇和那兩個孽種！」

侍立他左右的四個黑衫老者一聲應喏，方自長身而起，平台左側的「江南四傑」胡氏兄弟已一聲朗笑，一齊起立，並由老大胡必忠發話道：「魔崽子得先通過老夫這一關。」

人影紛飛之中，已分別截住一個黑衫老者，惡鬥在一起。

百里坤臉色一變，冷天佐向方志宇道：「方伯伯，咱們該先擒住那老賊……」

方志宇正容答道：「孩子，百里坤已成釜底湖魚，他走不了的，目前，先消滅他的爪牙要緊，免得待會兒礙手礙脚，也免得他們僥倖漏網之後，再在江湖上掀風作浪了。」

一頓話鋒，目光一掃冷天佐、杜素瓊道：「只是，這老賊滑溜得很，你們兩人，瓊兒專門監視那老鬼行動，一有兎脫行跡，立即攔截，佐兒則伺機消滅他的爪牙，然後師兄妹合力制住原兇……」就這說話之間，百里坤已將他手下的八大護法派出四人協助那四個黑衫老者，以二戰一，其餘四人則逕向方志宇這邊殺來。

但這四個却是不幸得很，其中兩個被少林武當兩位掌敎一掌震得倒翻而回，另兩個更不幸的却被冷天佐以「洞金指」凌空擊斃，洒下一蓬血雨，同一時間，「江南四傑」對四個黑衣老者本是旗鼓相當，但突然各自加上一强敵之後，頓時覺得左支右絀，岌岌可危。

冷天佐入目之下，於一指點斃對方兩大護法之後，隨即飛身而回，大喝一聲：「四位胡叔叔，小侄來了！」

身形落處，有如虎入羊羣，雙戰「江南四傑」的八個人，已應聲倒下了一對半。

「江南四傑」中胡必信哈哈大笑道：「好賢侄，硬是要得！」話聲中，冷天佐飛起一脚又倒下了一個。

武林盟主座前的四大特使，八大護法，本是武林中一時之選的精英，武功自有其獨特的造詣，但在冷天佐手中，却有如摧枯拉朽，舉手投足間，就倒下了六個。

此情此景，旁觀羣豪固然被震驚得目瞪口呆，嘆爲觀止，而方志宇也禁不住同時振聲大喝，「佐兒，手下留情，他們幾個可能受了禁制，有不得已的苦衷……」

也幸虧方志宇這及時大喝，才使這最後的兩大特使，僅僅被點住穴道，而倖免一死。

但百里坤却是心中又驚又急地嗔目怒喝：「通通上！」隨着一聲大喝，青城、峨嵋、天台、衡山、陰山等五大門派掌門，和他們隨行的手下也紛紛加入。

青城、峨嵋、陰山三派撲向方志宇這面，衡山與天台兩派則撲向「江南四傑」。

同時，人羣中，人影紛飛，至少有百人以上一齊向方志宇這面撲來，這時，少林、武當、華山三派已與撲向平台的青城，峨嵋、陰山三派交上手。

「落拓書生」程立眞，「洞庭漁叟」方不同，「勞山狂道」夏維臣，也紛起攔截，一場空前慘烈的混戰，立即展開。

兵刃相擊聲，慘號聲，喊殺聲，掌風呼嘯之聲，冷哼聲，清叱聲……譜成一支史無前例的瘋狂交響曲。

一時之間，但見人影交錯，刀劍與烈日爭輝，殘肢齊飛。那積雪地面上，血漬斑斑，死屍遍地，令人不忍卒睹。

在人數上，百里坤已佔絕對優勢，但方志宇的同道，個個都是當代武林中的頂尖高手，無不以一當十，勇不可擋。

尤其是冷天佐，像煞一頭猛虎出柙，來去如風，專揀羣俠方面較爲吃緊處下手。

他爲了節省眞力以便對付元兇首惡的百里坤，已不再施展「洞金指」而使出寶劍，所到之處，如滾湯潑雪，當者披靡，所以，羣俠方面，人數雖少，其所受壓力，却並不算嚴重。

原來一些本來持觀望態度的旁觀羣豪，於審度形勢之後，也紛紛加入羣俠那邊，如此一來，羣俠方面的聲威更加爲之一振。

方志宇精目環掃全場，不禁長嘆一聲道：「八大門派，已被這賊子囊括其五，如再稍假時日，武林中將無噍類矣……」

他的話聲未落，陰山派門下一個黑衣老者冷不防撲向平台，由側面一掌向方志宇擊來。

方志宇冷笑一聲：「賊子找死！」

微側身形，避過對方一掌，右

手一招，「洞金指」電射而出，那企圖偷襲的黑衫老者已應指倒斃台下了。

但黑衫老者身形才倒，陰山派掌門人余永年已跟踪撲上平台。

方志宇怒笑一聲：「殺不完的賊子，都過來吧……」一咬鋼牙，雙掌齊飛，左掌右指，立將余永年擊斃台下。

但余永年的身形才倒，方志宇的臉色也立呈蒼白，身形更是搖搖欲倒。

全神監視百里坤的杜素瓊偶然一瞥之下，不由連忙扶住乃師，戰聲驚道：「師父，您……您受了傷麼？」

方志宇强振精神，搖頭笑道：「傻丫頭，當今武林中，誰還能傷得了爲師。」

其實，方志宇的一身眞力已完全轉輸給了冷天佐，其所以能夠表現得還像一位武林中的絕代高手，完全憑那最後三粒銀色藥丸的效力。方才他爲了自衞，不得不連續施展最耗眞力的「洞金指」，雖然已將强敵擊斃，但那銀色藥丸的效力已發揮淨盡，此刻，他是到了油盡燈枯之境了。

但目前，元兇未除，心願未了，他不能因自己而影响了大局，所以才不得不强提殘餘眞氣，拚命撐持下去。

這些閒話就此表過。

杜素瓊方自半信半疑地黛眉微皺目注乃師，方志宇沉聲喝道：「丫頭，監視那老魔……」

杜素瓊悚然一驚，目光一瞥百里坤，不由頓足低聲說道：「師父，那老魔好像想溜了……」

方志宇促聲道：「快截住他！」

杜素瓊猶豫道：「您，可是您……」

方志宇厲聲截口道：「別管我……」

人影一閃，同時响起一個清朗語聲道：「師妹，好好的照顧恩師，老魔有我對付。」

杜素瓊妙目注處，只見幾乎全身浴血的冷天佐已卓立她身邊。

原來此時戰況已經扭轉，羣俠方面，連斃對方數十名高手，並獲得旁觀者加入戰圈之後，已佔絕對優勢。

至於冷天佐，雖然他在拚命殺敵，但他却隨時在注意方志宇的情況。

因爲在這羣豪之中，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方志宇是外强中乾，失去自衞能力的。

所以，方才這邊發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注視之中，而匆匆趕了回來……

杜素瓊搖搖頭道：「不！老賊交給我……」話聲未落，陡然一聲怒喝，「老賊，留下命來！」話出身飄，人已向對面平台振劍飛撲。

原來「千幻神魔」百里坤環視全場，心知大勢已去，乃乘對方幾個死對頭分神說話之際，準備拋下他的手下死黨，獨自開溜！

方志宇沉聲喝道：「天佐，別管我，你師妹在老魔手上只能支持百招，快去接應！」

冷天佐點點頭道：「佐兒自有安排。」

說着，飛身下去，手脚兼施，將法元法本之人對敵二人擊斃之後，向法元大師傳音道：「小可恭請兩位大師暫時爲方伯伯護法。」

法元大師不由一楞，道：「爲甚麼？」

冷天佐長嘆一聲：「一言難盡，大師待會兒再詳談。」

法元、法本兩位大師雖然心有所疑，却還是相偕飛上平台，分立方志宇左右。

冷天佐向法元、法本二位大師躬身一禮道：「勞神之處，容小可殺敵後再申謝忱！」

話落，長身而起，直向平台上射去，同時口中大喝道：「師妹，我來幫妳……」

這時，杜素瓊與百里坤業已交上了二十餘招。

杜素瓊長劍翻飛，奇詭而狠辣的劍劍攻向對方要害，而且，她的劍招是以家傳的「分光劍法」，雜以方志宇所傳的「天龍八式」交互使出，顯得格外神奇。

但百里坤對一劍追魂杜文山與方志宇的武功路數已摸得一淸二楚，所以，儘管杜素瓊銀牙暗咬，使盡了渾身解數，却是無可奈何，甚至連百里坤的獨門兵刃子母金環也沒逼出來，而以一雙肉掌在跟她週旋。

不過，一時之間，百里坤也同樣莫奈她何，同時，她纏住了老魔，不使其乘機逃逸的目的，她總算達到了。

這情形，冷天佐目光一瞥下，心中已有數，對方既了解自己的劍法，如不出奇制勝，勢將師老無功而形成膠着狀態，何況他又志在速戰速決，以便及時挽救方志宇的生命哩。

所以他身形一落，立即沉聲喝道：「師妹請退下。」

百里坤冷笑一聲道：「不必退下了，你們兩個小雜種一齊上吧。」

杜素瓊心知有自己加入而礙手礙脚，當下同時嬌應一聲：「小妹遵命。」

虛晃一劍，直向平台躍落。

百里坤一聲沉喝：「丫頭那裡去！」

喝聲中，左手已取出子母圈，右掌同時凌空一抓，竟以「大接劍神功」向杜素瓊縱退之嬌軀凌空抓來。

冷天佐一聲淸叱：「老賊看劍！」

右手寶劍「笑指天南」，直刺對方前胸，左手一記劈空掌，斜擊對方發出的「大接劍神功」，一招兩式，快速、狠、準，兼而有之。

百里坤顧不得抓向杜素瓊，右手改抓爲掌，迎向冷天佐的劈空掌，左手的子母圈却同時砸向冷天佐的長劍，以攻還攻，一點也不含糊。

「砰」地一聲大响，同時發出一串金鐵交鳴，雙方身形都爲之一晃。

百里坤沒料到冷天佐年紀輕輕，內家眞力竟能與自己數十年修爲互相抗衡，不由心中既驚且訝地一聲怒吼，左手子母圈一分，雙手各持一圈，和身飛撲，頃刻之間，兩人已鬥得難分難解。

這兩位，一個是罪孽滿身的老魔頭，志在脫困而不得不盡全力作困獸之鬥。

一個是少年英俠，志切親仇而作拚命搶攻。

因此，各盡全力，使盡渾身解數，希望一下子能置對方於死地。

一時之間，只見劍氣森森，金光閃閃，勁風呼嘯，人影翻飄，根本分不出誰是誰來。

看情形，這兩人如非有人故意隱藏實力或保有厲害殺手，以圖伺機作雷霆一擊，那麼，要想分出生死存亡，恐非短時間內的事。

這時，這兩位主角的戰況雖呈膠着狀態，但其餘羣豪的戰況却已結束。

業已與百里坤同流合汚的五大門派中，陰山派掌門人余永年，早已死於方志宇的「洞金指」下。

衡山派掌門人邱光亮，被「勞山狂道」夏維臣擊成重傷，生命垂危。

天台派掌門人沈立煌死於「洞庭漁叟」方不同的釣桿下。

青城派掌門人范鈞、峨嵋派掌門人一瓢大師則分別被少林武當華山三派的掌門人聯手生擒。

至於他們率領的手下人，也是非死即傷。

此外「苗疆三妖」、「雲夢四怪」、「太行四煞」……以及其他一些二三流角色，也通通在「落拓書生」程立眞、「江南四傑」胡氏兄弟和後來加入戰圈的武林羣雄手中，授首的授首，生擒的生擒。至於羣俠方面，死傷却也不算太少。

除了以後陸續參戰的羣俠死傷十餘人外，首腦人物方面，「江南四傑」中老二胡必信左臂重傷，老三胡必仁重傷而死。

「落拓書生」程立眞右腿上也挨了一刀，不過，僅僅是皮肉之傷。

華山與武當弟子之中，也有兩人受了輕傷，總之，這一戰，羣俠方面所付代價也相當高……

當冷天佐與百里坤殺得難分難解之際，「落拓書生」程立眞與「洞庭漁叟」方不同「勞山狂道」夏維臣等三人已不約而同地向鬥場上逼近。

當然三人的意見是深恐這位世侄有甚麼失閃，以便加以援手。

法元大師忍不住向方志宇問道：「方施主，你看冷小施主能獲勝麼？」

方志宇點頭答道：「必然會勝，而且不會超過兩百招……」

方志宇的語氣雖然堅定而充滿自信，但語聲却是微弱得很。

全神貫注鬥場的法元、法本二位大師聞言之後，不由一齊扭頭向方志宇注視，只見方志宇臉色煞白，雙目失神，身軀也搖搖欲倒。

這一發現，不由慌得這二位大師連忙將他扶坐在椅上，法元大師並低聲問道：「方施主，你是怎麼了？」

法元大師之所以低聲發問，是深恐驚嚇其他羣俠，而影响激戰中的冷天佐分神。

方志宇苦笑道：「沒甚麼，我……很好。」

法元大師，皺眉接道：「可是，施主好像是眞力消耗過多而虛脫……」

方志宇接道：「不錯，我的眞力已於昨宵在那山洞中完全轉輸給了天佐世侄了。」

法本大師接口道：「可是，當時竟一點也看不出來。」

法元大師似乎有點不相信地道：「而且，施主方才還以『洞金指』擊斃陰山派掌門人？」

方志宇苦笑道：「那是服過激發體內潛力的藥丸之故。」

法元、法本二位大師不禁同時「哦」了一聲，肅容合什，高喧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也就當此瞬間，激戰中的冷天佐陡然發出一聲大喝，道：「三位伯伯，師妹，請退後五丈！」

冷天佐這話是向逐漸逼近的杜素瓊及「落拓書生」程立眞「洞庭漁叟」方不同和「勞山狂道」夏維臣等四人而發。

這時冷天佐因久戰無功，已微感不安地大發神威將百里坤逼下平台，並繼續向平台右側逼退。

這時，冷天佐話一出口，「落拓書生」程立眞等四人立即互望一眼，飄身後退，同時，百里坤却以爲冷天佐要施展甚麼霸道的暗器，才招呼他的自己人後退，因而心中

暗凜，手脚上也微微受了影响而爲之略顯遲滯。

冷天佐却把握這難得的時機，大喝聲：「老賊納命來！」

喝聲中，手中寶劍光華大盛，招演「力劈華山」，以雷霆萬鈞之勢，朝百里坤斜劈而下。

這時的百里坤，已領略到冷天佐的內家眞力比他自己還要强過一成而有餘，對方這一劍招雖然平平凡凡之至，但所蘊藏眞力之强，絕非他能力抗，而且還要提防對方的左手另有殺着。

所以他入目之下，本能地順着對方劍招斜飄五尺，同時，手中雙環飛舞，以防對方突施暗算。

不料冷天佐那一式「力劈華山」乃是虛招，只聽得他冷笑一聲，手中長劍，竟當作甩手箭擲出，寒光一閃，已恰到好處，由對方子母金環的空隙中穿過，透肩而過，僅一個劍柄露在前面，同時，雙手食指連揮，「洞金指」也隨之而出，竟在對方之左腹與右腿上分別洞穿一孔。

百里坤在同時連受三處重創之下，猶作困獸之鬥，狂吼一聲，手中子母金環也脫手飛出向冷天佐射去。

但他已成强弩之末，而且連受重創之下，手法與勁力都遠遜往日，因此，冷天佐僅僅微一閃身，已輕易地避過對方這臨危的反擊。

有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這時的百里坤儘管身受三處重傷，搖搖欲倒，但却仍然挺立着，臉色猙獰，有如厲鬼惡魔。

冷天佐目注百里坤，鋼牙一挫地恨聲叱道：「老賊你也有今天！」

仰首發出一聲穿雲裂石的悲嘯，然後熱淚盈眶地悲呼道：「爹爹、娘親的九泉英靈共鑑，佐兒給兩位老人家報仇雪恨了！」

說着，眉騰殺氣，目射寒芒，鋼牙緊咬，一步步地向百里坤身前逼近。

站在一旁的杜素瓊一聲悲呼，飛身撲上道：「師兄，我……我也有……一份。」

冷天佐點頭答道：「好，咱們兩人同時下手。」一頓話鋒，又一挫鋼牙接道：「先母生前曾有『生啖狠心狗肺』的宿願，師妹，現在妳砍下他的狗頭，由我掏出他的狠心狗肺，以祭奠先父母在天之靈。」

杜素瓊含淚點頭道：「小妹遵命。」

手中長劍一揚，百里坤的人頭已滾落一旁，那無頭屍體也隨之倒下。

冷天佐目射煞芒，俯身伸手，即待向百里坤屍身的胸膛插下。

陡然一聲洪亮佛號，人影一閃，少林掌門人法聽大師已飛身縱落冷天佐身前，合什一禮道：「施主且慢，請聽老衲一言。」

冷天佐收回即將插下百里坤屍身胸膛的手掌，冷然問道：「大師，有何見教？」

法聽大師肅容答道：「人死一了百了，冷施主親仇已報，如再對敵人屍體開膛摘心，未免太以殘酷，施主能否請看在老衲薄面，就此作罷？」

冷天佐鋼牙緊咬，沉思未語，法聽大師又沉聲接道：「令堂令尊，生前都是一代仁俠，令堂固然有生啖百里坤狗肺狗心之語，那不過是氣憤之言，如今他們兩位在天之靈，也必然不忍見施主有此過份行爲，尚請施主多加三思！」

冷天佐長嘆一聲，改容相謝道：「多謝大師提示，小可敬謹受教。」

這時，守護在方志宇身邊的法元、法木兩位大師同時揚聲叫道：「冷施主快來……」

冷天佐悚然一驚，身形微閃，已飛上平台，杜素瓊也手挽百里坤人頭飛縱而上。

祇見方志宇臉色蒼白，雙目失神，幾乎連支持坐着的力量也沒有了。

杜素瓊入目之下，不由一聲悲呼，撲上方志宇的膝頭，仰面悲聲問道：「師傅，您……是怎啦……」

方志宇抬起軟弱無力的右手，輕撫杜素瓊秀髮，凄涼一笑：「孩子，不要哭，師傅沒甚麼……」

失神的目光移注冷天佐，幽幽地接道：「天佐，你走近一點，伯伯有話要跟你說。」

冷天佐劍眉緊皺，鋼牙暗咬，目蘊淚珠，不言也不笑，但他的內心却是百感交集，熱血沸騰，不知如何是好。

可不是嗎，方志宇是他的殺父仇人，儘管方志宇本身不是惡人，而且也是被害者之一，但他的父親却千眞萬確地死在方志宇的手中，有道是：父仇不共戴天，他又怎能放過！

但方志宇本身是無辜的，除了在殺他父親之前未加查證，並不容分說這一點不值得原諒之外，還應該算是他的恩人，以他的年紀，而對一個如此一位身兼大仇大恩雙重身份的人，也就難怪他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自處。

方志宇慘然一笑道：「孩子，不必爲難，照世俓眼光看來，也許認爲我對你有恩了，但父仇不共戴天，恩仇是沒法相抵……」

冷天佐不等對方說完，猛跨一步，伸右手貼上方志宇的「百會穴」上。

方志宇張目訝問道：「你要將眞力輸還給我？」

冷天佐點點頭道：「是的，我這一身功力，大部份都是你所賜，如今，元兇業已授首，我應該還給你。」說着，掌心眞力源源輸出。

方志宇强振精神，厲聲喝道：「冷天佐，你這是教我死不瞑目。」

這時，少林、武當、華山三派掌門人，「落拓書生」程立眞，「勞山狂道」夏維臣、「洞庭漁叟」方不同，以及「江南四傑」中還活着的三位，都已擠上平台，少林掌教法聽大師高喧佛號，道：「阿彌佗佛，善哉！善哉，方施主求仁得仁，冷小施主你，就讓他心安理得地去吧。」

方志宇沉聲喝道：「冷天佐，你再要輸給我眞力，我將自斷心脈而死！」

冷天佐祇好一嘆收手。

方志宇凄然一笑，道：「孩子，以往我對你的一切，是基於一種贖罪的心理，求我個人的心之所安。我對你祇有血仇而談不上恩德。」一頓話鋒，又輕輕一嘆道：「當然，我早已料到當你明白整個事實眞相以後，必然是不忍殺我，但我也說過，我絕不會讓你爲難。」話鋒又是一頓，聲調略揚地接道：「現在，乘着我還有一口氣在，我要親眼看到你以元兇項上人頭祭奠我那盟弟夫婦在天之靈，同時，我也要到他們兩位的靈前一拜。」

目光一掠那漆黑的木箱，接道：「這裏面就是你父母的骨灰，我也預先安排了靈位和蠟燭紙錢。現在，你立刻着手進行祭奠，完畢之後，那人頭還得帶返你師妹家中祭奠她的父親。」

冷天佐含淚恭應，立即起身捧起那黑漆木箱，走向對面平台，着手佈置祭台，這時，仍然伏在方志宇膝頭的杜素瓊悲聲說道：「師傅……你忍心撇下瓊兒？」

方志宇目蘊淚珠，長嘆一聲道：「孩子，人生無不散之筵席，妳……妳得看開一點。」

杜素瓊哽聲嗚咽道：「瓊兒，已舉目無親的孤兒……」

方志宇凄涼地一笑截口道：「傻孩子，在場各位，都是令尊的生前好友，也是妳的伯伯叔叔，縱然師傅不拜託他們，他們也會義不容辭地照顧妳的。」

「洞庭漁叟」方不同接口道：「杜姑娘，此間事了之後，到我家去吧！我的幼女跟妳年紀相若，妳們會合得來的。」

「落拓書生」程立眞也含笑道：「丫頭，如果不嫌冒昧，我就收妳爲義女。」

「勞山狂道」夏維臣也笑道：「如此一來，我祇好做記名弟子了……」

方志宇笑笑截道：「各位對瓊丫頭，同注愛護之情，不但我方志宇感同身受，我想杜盟主也將含笑九泉。」

話鋒一頓，正容又接道：「不過，方志宇有請於各位者尚不止此。」

「勞山狂道」夏維臣首先接道：「方兄有甚麼話，痛快點說吧。」

方志宇淡淡一笑道：「各位請稍待。」接着，目注杜素瓊沉聲說道：「瓊兒，抬起頭來，看着爲師。」

杜素瓊微仰起頭，含淚妙目凝注乃師，咽哽道：「請師傅吩咐。」

方志宇目光深注地問道：「師傅祇問妳一句話，但妳要據實，而且很快的回答我，辦得到嗎？」

杜素瓊點點頭道：「瓊兒辦得到。」

「那麼，」方志宇那失神的雙目中居然射出一抹異彩，聲容俱莊地問道：「妳對妳師兄的印象，是好還是壞？」

杜素瓊那帶雨梨花的俏臉上，居然飛上一抹紅雲，垂首低聲答道：「我不知道。」

方志宇慰然一笑道：「不知道就行了。」

於是目光一掃環繞他的羣俠道：「各位懂了麼？」

羣俠都會心地含笑點首，「勞山狂道」夏維臣拈鬚微笑道：「這現成的媒人，我是做定了。」

少林掌門人法聽大師唸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這是天大喜事，老衲也樂觀其成。」一頓話鋒，正容接道：「不過，眼前還有一宗急待解決的大事，老衲雖已有腹案，却不知各位高見如何？」

話雖然是向平台羣雄說，但他的目光却是環掃圍在台下四周的百多位武林同道，最後凝注在對面平台上，正跪伏在父母靈前哀哀默默的冷天佐身上。

華山方掌門人悟眞子入目之下，不由心中一動道：「道友說的莫不是武林盟主繼承人的事？」

法聽大師點頭道：「正是。」

悟眞子道：「如果道友有意推舉冷少施主繼承武林盟主，貧道代表華山一派，絕對擁護。」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正容接道：「冷施主年輕有爲，今天蕩魔弭劫，功在整個武林，此議，我武當一派也衷誠的擁護。」

法聽大師目注「落拓書生」程立眞等人問道：「各位施主尊意如何？」

「勞山狂道」夏維臣道：「我當然擁護贊成。」

「落拓書生」程立眞笑道：「我也舉手贊成，祇是如此一來，咱們這幾個老不死了，更不得閒

了……」

方志宇慰然一笑道：「各位盛意可感，祇是天佐這孩子畢竟是太年輕了，如此重大責任，恐怕他……」

「洞庭漁叟」方不同截口笑道：「這麼多老不死的輔助他，還會有問題麼。」

法聽大師正容接口道：「各位既然一致擁護，此間事了之後，貧僧即與武當、華山兩派聯名發出請柬，遍邀武林同道，於三個月之後，亦即明年，新正初一，在少林寺本院集合，正式推冷少施主爲繼承武林盟主。」一頓話鋒，轉注台下羣雄揚聲問道：「各位施主，方才貧僧與台上各施主們所說的話，是否都聽到？」

台下羣雄齊聲道：「都聽到了！」

「各位有無異議？」

「沒有異議……」

「完全同意……」

「擁護冷少俠爲武林盟主……」

聲如春雷迸發，羣峯迴響，歷久不絕。

跪伏父母靈位前的冷天佐不由霍然而驚，茫然回顧。

法聽大師神色一整，道：「各位，咱們也該去冷大俠伉儷靈前一拜……」

香烟繚繞，紙灰飛旋，莊嚴肅穆中，全體羣雄，都向冷長虹夫婦靈前行禮如儀，冷天佐跪伏一旁，一一答拜，最後，方志宇在杜素瓊的攙扶之下，也在靈前拜倒。

艮久，艮久，方志宇才起身，坐上一旁的木椅上，向冷天佐招手道：「天佐，你過來。」

冷天佐肅容的走近，方志宇正容的道：「孩子，當着你父母靈前，我要求你聽我最後一次話。」

冷天佐默默點頭，方志宇又將侍立一旁的杜素瓊也拉到面前，與冷天佐並立在一起，然後意味深長地長嘆了一聲道：「你們兩個，雖然名義上是師兄妹，但今天却還是第一次見面……也許我的做法太過武斷了一點，但你們的一切都相當，連遭遇也大同小異，我想，感情可慢慢建立起來的……」語聲逐漸低微，最後幾句，幾乎難以分辨。

少頃，他才語調微揚地凄然一笑道：「孩子，走近一點，每人伸出一隻手來，讓我多看一看……」

冷天佐、杜素瓊兩人情淚雙流，雙雙默然走攏一步，各自伸出一隻左手。

方志宇伸出顫抖的雙手，將冷天佐與杜素瓊的手拉在一起，摩挲着……就此溘然長逝，但他的臉上却是掛着一絲安詳中微顯凄涼的微笑……

（全文完）

情柔劍怒

武俠掌篇故事／凌風·文　可飛·圖

秦晉之好　化解恩怨

大俠史重光，自從在南岳祝融峯上，把北方的武林高手沈豹子打敗之後，心裡十分懺悔，爲的是沈豹子在北方的名頭很大，兩人從來也沒有仇怨，這一次交手，是爲了一時誤會，兩人在南岳相遇的原因，是爲了慶祝祝融寶誕。

當時的祝融寶誕是江湖人物認爲是一種重大的慶典，每年祝融寶誕的時候，不論南北江湖人物，都在祝融峯頂相會。

史重光和沈豹子這一年也不約而同到了祝融峯，當時的盛會，談笑風生很是投契，忽有座上一個人說道：「史大哥是南方的泰斗，沈大哥又是北方的傑出人才，難得兩位在這裡相會，倘如走幾招我們看看，我們的眼福眞是不小。」

那人說着，史重光怕發生誤會，忙道：「我不過是徒有虛名的人，對武技也是很粗疏，近十年來，沒有使過一招刀，舞過一回劍，那裡敢在沈大哥的面前獻醜。」

史重光的意思不過是一種謙詞，不料入到沈豹子的耳中，他認爲史重光的話是看他不起，便道：「史大哥，你武技荒疏，我的武技比你更荒疏了，自從泰山論劍之後，我躲在北京城裡，再也沒有在江湖上行走，恐怕比史大哥更不配作江湖的人物。」

史重光聽了這幾句話，正要解釋，那料席上的人，有些要看這兩人的武技，於是推波助瀾，有人說道：「既然史大哥和沈大哥都說武技生疏很久，沒有練習過，現在在我們面前使幾招是再好沒有的事，同時，兩位大哥溫習溫習也是好的。」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個個都歡呼了起來。

史重光正在沒法離席，沈豹子早已站了起來，他把雙袖一捋，對史重光道：「史大哥，既然各位都這樣說，我們走幾招吧！」

到了這個地步，不由得史重光不答應，祇好道：「沈大哥，我不是你的對手，但沈大哥要說玩的，我祇好捨命陪君子。」

這時，在席上的人早已散開，讓出大堂給兩人印證印證。

沈豹子一個箭步，佔着東邊位置，回身向史重光揖了一揖，說道：「大哥請！」

史重光祇好站在西邊，也不脫去他長衣，笑道：「沈大哥，我們是印證印證，點到即止，不要認

眞。」史重光始終沒有和沈豹子決鬥的意思，可是他說話越多越令沈豹子不滿，認爲史重光卑視一切，看不起他，一轉身便立了門戶，對史重光道：「這是南方的地方，史大哥是南派泰斗，在這裡可說是主人，史大哥先出手吧！」

史重光道：「這裡沒有所謂客主之分，沈大哥既然要我佔先，祇好奉命了。」

於是輕鬆的把步一移，也使出個門戶，跟着便向沈豹子進攻，他使出的拳法，是從容鎮定，充份表現出他沒有取勝的企圖，可是沈豹子却有點不高興，一連打出幾招，却向史重光要害打去。

沈豹子的意思，本來也不是要把史重光打倒的，可是他們學的拳法，是北方的「閃電手」，出拳快，每一招打出，都打向對方的要害。這樣，他使了滑手，再也收不住，一連打了四五招，都向史重光的要害打去。

史重光給他佔了上風，一步一步後退，口裡却叫道：「沈大哥，算了吧！」

沈豹子却不理他，還是一口氣把拳打出，在祝融峯觀看的人，見史重光一連退後，沈豹子使出來的手法又是十分巧妙，都認爲史重光的武技及不上沈豹子，史重光一路退到牆邊，心想，倘若自己認輸了，這一場戰爭便會結束，但自己是南派的領袖，這樣下台，恐怕影響到南派的聲譽，將來在江湖間，會有很不良好的影响，他正在想着，沈豹子忽然搶上一步，一轉身，雙抓從上抓下，這是一招「飛鷹掠雀」，閃電手中的絕招。

史重光見對方來得兇，忙把身一偏，讓過了他的雙爪，沈豹子的手早已插出兩個磚來。

這一來圍觀的人，便高喝一聲好，南派的人見了，個個都面面相覷。

史重光知道不拿眞本領出來，不能解決這一場戰事，於是祇好站定了脚步，把南派的精妙拳法使了出來，向沈豹子進攻。

他所學的百花拳法，是硬中帶柔的，集各門派之所長，自成一家，寓强勁於柔弱之中，眞是巧妙之極，打出幾拳之後，沈豹子早已給他壓得向後退去。

史重光暗想，就此了結，也可能彌縫兩人的情感，便把手一抱，說聲算了吧，正要回身。

沈豹子忽然偏身衝上，雙爪又向史重光的背上抓去，史重光沒法，見形勢危急，祇好一回身，左手一掃，右手跟着打出，使出一招「閻王進酒」。

這是「百花拳法」裡的絕招，他的目的志在消解了沈豹子的進攻，不料這一招出手太快，沈豹子給他打在左肩上，向後退了兩步，立脚不牢，一跤跌在地上。

這麼一來，勝負立分，史重光忙上前，把沈豹子扶起請罪道：「沈大哥，我一時失手，請你原諒吧！」沈豹子一言不發，下山去了。

各人散後，史重光回到他的老家衡州，心中十分後悔，覺得在各門各派人的面前，把沈豹子打敗，這是一件十分不應該的事，回到家裡，便對他的女兒史秀雲道：「我不久便要離開這裡了，妳已長大成人，我現在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妳去辦，妳必須要達成我這個願望。」

史秀雲這時年已十八，早學得「百花拳法」武技，十分超卓，劍法也精，聽了父親史重光的話，不明白是甚麼意思。

史重光祇好把祝融峯上的事說了出來，嘆了口氣道：「秀雲，這是我的錯，這一次大錯鑄成，後悔莫及，現在我要妳去辦的，便是前往北京，找着沈豹子向他謝過，表明我當時並沒有把他打倒的心意，我幾次讓過他，躲到牆邊去，這是一個很好的証據，我再不願闖蕩江湖了，要到深山大澤，隱居終身，妳去吧！倘若能把這一次的仇怨解釋，那便是我的好女兒了。」

史秀雲知道自己父親的怪脾性，不敢不答應，便道：「爹爹要封拳歸隱，躲在家裡，豈不是一樣，何必要到深山大澤？」

史重光道：「我的心中十分難過，留在紅塵裡也不感興趣，妳走吧！」

史秀雲祇好準備行裝。

到了第二天，史秀雲正要啓程，史重光早已不知去向了，桌上留下了一封信，上面寫着：「到北京見到了沈豹子之後，不論用甚麼方法，也要把誤會消除。」

史秀雲知道他父親史重光早已遠去，再也找不到他，於是，祇好啓程北上。

她是一個口齒伶俐的少女，在路上深想了一會，早想到了向沈豹子解釋的方法，一路曉行夜宿。

過了兩個月便到達了北京，她以爲一到北京城後，祇要找個江湖中的人問問，便可以和沈豹子見面。

那料到當她要找沈豹子時，問遍北京城的人，也沒有人知道沈豹子的踪跡。她覺得十分納罕，沒法去查，祇好住在旅舍。

一天，她正在站在旅舍門前，忽見一個老人，飛也似的跑來，他的步法十分敏捷。

史秀雲看在眼中，知道他是江湖上的奇人，忙跟了上去，那老人

發覺了，很詫異異的問道：「小姑娘是甚麼人？像是從南方來的，爲甚麼老是跟着我，沒有甚麼事吧？」

史秀雲連忙謝過，說道：「我是南方來的，要找一個名叫沈豹子的人，可是我問過這裡的人都不知道，老丈是武林前輩，當然會知道。」

那老人答道：「妳爲甚麼要找沈豹子呢？」

史秀雲答道：「他是我的父執輩，我是奉父親之命要來見他。」

那老人又問道：「妳父親是誰？」

史秀雲道：「我父親是史重光。」

那老人聽了沉吟一回道：「沈豹子他在石頭城外的七里州，那裡有幾間竹搭的房子便是他的居處了。」那老人又問道：「妳要見沈豹子，是爲了甚麼呢？」

史秀雲見他是江湖上的一個老誠人，十分忠厚，便把她父親史重光的意思說了一遍。

那老人聽了嘆氣道：「既是這樣妳走吧！」

史秀雲來到七里州，果見有一幢竹蓋的房舍，正要上前訪問，忽見一個少年拿着刀從屋內跑出來。

那少年的年紀，才二十一、二，人很英俊，也很壯碩，史秀雲正要問他，那少年忽然大喝道：「妳是甚麼人？敢來這裡，不要走，吃我一刀！」把手中的大刀砍向史秀雲的身上。

史秀雲見他無理，怒火突上騰昇了起來，於是便和他交手，接了幾招，史秀雲把「百花拳法」使出了一招「穿針引線」向少年肩頭點去，少年招架不及，大叫一聲，跌倒地上，骨頭早已傷了，可是並不嚴重。

史秀雲正要上前詢問，背後有人長嘆了一聲，回頭看時正是自己見到的老人，史秀雲十分納罕，便問道：「老伯也來這裡嗎？」

老人道：「妳進來談談吧！」

讓史秀雲入屋內，史秀雲到了這時才知道那老人就是沈豹子，於是忙跪在地上參見。

沈豹子苦笑道：「我的武技是不及妳父親，我的兒子武技也不及妳，還有甚麼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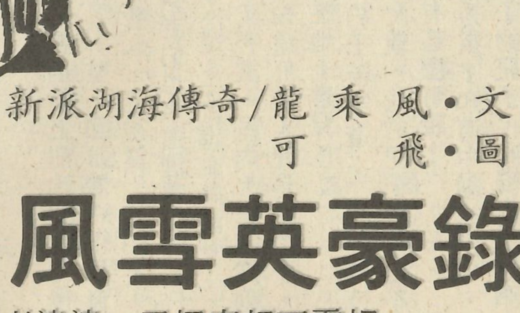
史秀雲才知道中劍的少年，就是沈豹子的兒子，心裡也很難過。

沈豹子道：「我們本身也沒有甚麼仇怨，妳父親做得很好，倘若妳不嫌我的兒子笨拙，我們結成秦晋吧！」

史秀雲聽了，想起她父親的囑咐，不論甚麼方法，都要設法化解這段仇怨，於是含羞默默的點頭答應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不苦大師爲了解救災民，與傅不仁打賭，他用僧鞋去踩糞，再用僧鞋當飯碗，結果傅不仁祇得派米三千石……方振宇與左丞不打不相識，武林皇后命他帶不苦大師與方振宇住進「天涯苑」，這裡已二十年未曾招待過貴賓……姑蘇慕容世家的大小姐變成小醉居老闆娘，此際正與唐大石商量去找卓蓋天，卓蓋天在哪裡？卓蓋天去天山找……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刀招高超不露相　既聾又啞老婆婆

這並不是一場「表演」。

一個赤手空拳的人，又怎能對付一頭大白熊？

那幾乎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

祇是，這一個赤手空拳的人，並非一般人，而是卓蓋天！

儘管卓蓋天似已雄心盡失，但在這風雪交加的天山，他施展出最不可思議的「三寸神掌」！

三寸！

每一掌勁力的發出，與目標距離祇是三寸！

在僅有三寸空隙之間發勁！

然而，掌掌有勁！

這些掌力，倘若用來對付「一般人」，恐怕不到三掌，便足把對方的五臟六腑完全震碎！

但大白熊畢竟皮粗肉厚，雖然連連中掌，仍然支持得住。

大白熊祇是一頭野獸。

一頭不通人性的野獸。

既是不通人性，自然也不識時務！

識時務者爲俊傑。

大白熊既不識時務，更是「有眼不識泰山」！

牠不但「有眼不識泰山」，更不曉得，這個細小的「人」，對牠已是掌下留情！

要是卓蓋天全力施爲，這頭大白熊最多祇能捱五六掌，便得當場吐血而死！

這是大白熊完全不明白的事情！

＊　＊　＊

大白熊在連番中掌之後，一度怒火狂燃！

牠狂吼！

牠瘋狂地張牙舞爪！

牠要把眼前這人撕裂！

但牠的努力，完全白費工夫！

牠祇能不斷的中掌，但却沒有任何一次機會，可以傷害得了卓蓋天！

不斷的中掌！

不斷的疼痛！

漸漸地，大白熊的怒火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驚懼！

牠絕不明白，眼前這一個人，其力量是從何而來的。

牠祇是不斷的中掌，不斷的感到疼痛。

最後，牠知道再也沒法把這人擊敗，成爲自己果腹之物。

牠發出了一聲嗥叫，然後走了！

卓蓋天目注着這巨熊龐大的身影，眼中不禁露出了憐憫之色。

一個統領逾萬幫衆的大梟雄，又有誰知道，他也有菩薩心腸的一面？

＊　＊　＊

山洞。

好一個深沉、冰冷、永遠不見

天日的山洞。

洞中有人。

一個人！

他就是十年前神秘失踪的喇嘛——訶吉！

訶吉在洞中。

十年前，他已在這冰冷的山洞中。

十年後，他仍在此洞，並未離去。

卓蓋天深信訶吉仍在洞內，所以，他不遠千里而來，重遊冰雪滿峯的天山！

訶吉果然一直都在這冰冷的山洞，從來沒有離開過。

十年前，他是這副模樣——瘦削、眼神冷酷、難得一展笑容。

十年後，他仍然是這副模樣——不見得比從前更瘦削，眼神如昔。

他極度冷靜。

這是否是在冰山雪洞內修練十年的結果？

＊　＊

「你終於來了！」

「十年前，我說過一定會回來看你。」

「不錯。」

「我來了，你在這裏，不太沉悶嗎？」

「修行不懼苦，也不會覺得沉悶。」

「可有成果？」

「毫無寸進。」

修練十年，毫無寸進！這是訶吉給卓蓋天的答覆。

訶吉回答的時候，語氣很平靜，似乎並沒有爲了白費十年工夫而稍爲有半點惋惜。

既無惋惜，更不怨懟。

卓蓋天並不是修行的人。

他嘆了口氣：「畢竟，那是不容易參透的『冰雪譜』！」

冰雪譜！

冰雪譜是怎樣的？

卓蓋天也不太瞭解，他祇知道，要參透冰雪譜內的奥秘，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

縱使用「難比登天」四字來形容，也不爲過。

至於一旦能夠參透冰雪譜內的奥秘，又將會得到甚麼樣的好處？

卓蓋天祇能說一句：「驚天動地！」

＊　＊　＊

冰雪譜，可以說是修行者的秘笈，也可以說是練武者的寶典。

冰雪譜，刻在竹簡上。

整套冰雪譜的竹簡，重達一百二十九斤！

十年前的一個晚上……

那一晚，天氣很冷……但怎樣也比不上天山。

因爲當時的卓蓋天，身在濟南府內。

濟南府最大的酒家，是金獅樓。

金獅樓對面，是一間綢緞莊，名爲「冰雪店」。

無論怎樣看，「冰雪店」都不像是一間綢緞莊的名號。

但這綢緞莊的老闆，却偏偏用「冰雪店」這三個字，作爲綢緞莊的金漆招牌。

曾有人問老闆，何以用這個名字。

老闆回答：「天命也！」

但何謂：「天命」？

老闆沒有解釋。

不是沒有人要求他詳加解釋，祇是他拒絕作答。

他祇是支吾以對，含糊其詞。

當然，這祇是一樁小事，旁人縱使不太理解，倒也無人深究。

那一晚，在濟南府而言，天氣確是相當寒冷。

卓蓋天在金獅樓，和一羣手下喝酒。

他捧着一杯燙熱了的酒，來到露台欄杆那邊，憑高眺望。

他看見了「冰雪店」的金漆招牌。

他也和一般人一樣，對這綢緞莊的名號感到有點莫名其妙。

但世間上莫名其妙的事情，本來就是多得不可勝數。

世間上有太多莫名其妙的事情，那是因爲世間上有太多莫名其妙的人。

曾經在金獅樓露台欄杆旁邊眺望「冰雪店」金漆招牌的人，不知凡幾。

可是，在那一晚，卓蓋天却看見了一件非常不尋常的怪事。

一個蒙面黑衣人，突然出現。

這黑衣人看來身形瘦削，但身手之佳，却是相當罕見。

祇見他甫現身，便人如飛鳥般，從地上衝霄拔起，直撲向那一塊招牌。

「冰雪店」的招牌，是用極其堅實木料製作。

但這黑衣人，竟輕易地把這塊招牌，一掌從中劈開兩截！

卓蓋天不禁大爲詫異。

這人是誰？

他何以要把這招牌拆掉？

倘若這人是無緣無故把這招牌拆下來，那麼，他可能是個瘋子。

但他是瘋子嗎？

看來不像。

他半點也不像個瘋子。

相反地，卓蓋天認爲，這人不但不瘋，而且頭腦十分冷靜。

這人的頭腦若不冷靜，出手也就不可能如此又快又準確！

這人不簡單。

這塊金漆招牌也不簡單。

但這黑衣人爲甚麼要把「冰雪店」的招牌拆掉？

卓蓋天很快就明白了。

就算不是立刻完全明白此事的所有來龍去脈，最少也知道了一件事。

那一塊招牌不錯是用堅實木料造成的，但在中間却有夾層！

在那夾層內，有一物事！

那是一張紙，又或者是一塊布。

總而言之，那一物事，若不是一張紙，就是一塊布，再不然，便是一塊薄薄的皮……

倘若那是一塊皮，既可能是羊皮，也可能是牛皮……

總之，那一塊招牌之內，居然另有玄虛。

卓蓋天看在眼裏，當時也曾心念一動。

但他並沒有插手理會此事。

江湖上稀奇古怪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況且，縱使這招牌內暗藏着一些秘密，似乎也並不是一件驚人的事情。

然而，卓蓋天猜錯了。

當那黑衣蒙面人把那物事取到手中之後，那件物事，竟然散發出了一層薄薄的烟霧。

那一層薄薄的烟霧，赫然竟是青中泛藍，藍中泛紫。

卓蓋天雖然在高處眺望，但他目光如炬，那「冰雪店」屋簷下又燃亮了一對大燈籠，他一看之下，便知道那是厲害至極的毒霧！

顯然，那神秘的蒙面人是中計了！

對於「冰雪店」招牌上暗藏毒霧圈套，卓蓋天也沒有太大的反應。

江湖中人，陰險狡猾的技倆層出不窮，況且這黑衣蒙面人也不見得是甚麼光明磊落之輩，這種事，還是不宜插手。

可是，接踵而來所發生的事，却是卓蓋天無法意料得到的！

那蒙面人給毒霧暗算之後，一雙眼睛已立刻不能視物。

他變了一個瞎子。

也就在這一瞬間，冰雪店內，突然湧出一大羣殺氣騰騰的壯漢！

這些壯漢，全部手持利刄，一上來不由分說，便向那蒙面人襲擊。

要知濟南府地帶，乃是地寇堂勢力範圍之內，但卓蓋天身爲總堂主，竟然對冰雪店內隱藏着一批來歷神秘的殺手，而毫不知情！

卓蓋天不禁爲之一凜！

他感覺得到，事情越來越不簡單了。

那黑衣蒙面人的死活，本來跟卓蓋天是毫不相干的，但冰雪店內形勢倏變，卓蓋天就不能不插手一管了。

要是在這綢緞莊內，竟然有某種神秘幫會的存在，對地寇堂來說，可能是一個重大的威脅。

卓蓋天身爲總堂主，豈可被蒙在鼓裏。

本來，這等事情，他也不一定要親自出手，但由於形勢緊逼，他若不立刻出手，那黑衣蒙面人勢必難逃毒手。

在事情並未水落石出之前，卓蓋天不想蒙面人就此死掉，免得死無對證。

未幾，在金獅樓的地寇幫幫衆，已聞訊疾馳而至，一時之間，兩陣對壘，形勢險峻之極。

卓蓋天首先着令地寇堂的一位長老，把黑衣蒙面人救走。

冰雪店內湧出的殺手，其中一人，赫然竟是這綢緞莊的老闆——任和。

任和目注着卓蓋天：「卓總堂主，這件事與貴堂無關，何以偏要插手？」

卓蓋天道：「尊駕就是任老闆？」

「好說！」

「想不到在濟南府中，居然潛龍伏虎，隱異匿奇，尊駕看來和和氣氣，四平八穩，是個穩當正經的生意人，誰料……」

「誰料怎樣？」

「誰料尊駕也和貴寶號的金漆招牌一樣，內有乾坤！」

「無論如何，咱們本來河水不犯井水，那位存心不良，要搗毀小店招牌的惡賊，還望卓總堂主將之交還！」任和冷冷地說道。

卓蓋天却搖頭不迭：「不！此事恕難從命！」

任和道：「卓總堂主不明就裏，竟存心偏袒雞鳴狗盜之輩，此事倘若傳揚開去，豈非天大的笑話嗎？」

卓蓋天道：「那位仁兄，身手不凡，決不是一般竊賊，再說，那金漆招牌內暗藏害人機關，若論用心之險惡，祇怕任老闆此等所作所爲，更是令人齒冷！」卓蓋天義正詞嚴，字字鏗鏘有聲。

任和的臉色倏地沉下。

也是合該湊巧，倘若當晚卓蓋天並沒有到金獅樓喝酒，事情的發展，決不會釀成如此這般難以解決的局面。

卓蓋天是甚麼人，任和顯然是心中有數的。

倒是這位任老闆究竟是何方神聖，一時間卓蓋天尚未曾摸得着頭腦。

卓蓋天堅持不肯把蒙面人交還，任和也不敢强行爭奪。

畢竟這是地寇堂勢力範圍所在，因此任和一時間，還是未敢造次。

此事看似不了了之。

三天後，那蒙面人在地寇堂「怪醫」周六公的悉心治理下，雙目漸漸痊癒。

原來那蒙面人，是個來自西藏的喇嘛。

他就是訶吉！

他沉默寡言，不喜歡講話。

但卓蓋天却能令他盡吐心中秘密。

卓蓋天能夠令訶吉把秘密說出，是因爲他根本不想知道這些秘密。

但他越不想知道，訶吉偏偏把秘密和盤托出。

他對卓蓋天說道：「任和不是中土人。」

卓蓋天道：「我看得出，但他顯然是曾經刻意易容。」

「不錯，那是『幻影流』的易容術。」

「幻影流？」

「那是來自東瀛之易容術。」

「那任和是何方神聖？」

「此人雖非中土人氏，却在中土出生，足跡更遍及大江南北，更曾遠赴東瀛島國，因此習得幻影流之易容術！」

「如此說來，任和此人，絕不簡單。」

「他是西方魔教十大長老之一！」

「西方魔教？」

「不錯，那冰雪店的招牌……唉，原來是個騙局！」訶吉道。

「騙局？」

「若非如此，我也不會中了魔教的圈套。」

「是否有人令你以爲在那招牌之內，暗藏某件寶貴之物事？」

「正是如此。」訶吉答。

卓蓋天沒有再問，忽然告退。

十天後，訶吉傷勢已無大碍。

他要離開濟南府。

臨走前，他留下一封書函，交給卓蓋天。

在那封書函中，他說明了「冰雪店」招牌事件的來龍去脈。

原來任和在濟南府開辦綢緞莊，祇是爲了掩人耳目，其眞正的任務，是要在濟南府網羅羽黨，同時更爲了要對付「玄冰門」！

玄冰門，乃西域邊陲一大教派。

玄冰門主陶乃眞，係西域「冰封千里雪山掌」第六代傳人。

然而，玄冰門最不可思議的武功，却並非這一套掌法，而是記載在「冰雪譜」之上。

陶乃眞雖是玄冰門主，但他自有生以來，也從未見過「冰雪譜」一眼。

那是因爲「冰雪譜」早已在二百年前失傳。

然而，縱使陶乃眞手上有「冰雪譜」，也不可能把「冰雪譜」上的武功練成。

那是因爲「冰雪譜」上所記載的武功，與「冰封千里雪山掌」全然迥異，更是相生相尅。

要是練過「冰封千里雪山掌」，然後又再練「冰雪譜」上的武功，必然會走火入魔，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有一天，陶乃眞忽然離開玄冰門總壇，前往多陀山找尋訶吉。

此行甚是隱秘，並沒有人知曉。

陶乃眞找到了訶吉，半天之內一言不發，祇是面對面瞧着訶吉的臉。

訶吉盤膝而坐。

陶乃眞也是盤膝而坐。

但這兩人的坐姿，都很怪異，其打坐方法，與別不同。

訶吉是修爲極高的大法師。

陶乃眞也是一代武學宗師。

這兩人碰頭，自是各有一番氣象。

陶乃眞是在正午時分和訶吉見面的。

但直至夜幕低垂，陶乃眞才說出第一句話。

那是一句很奇怪的話。

「果然是冷。」

*　*　*

冷！

果然是冷！

那是甚麼意思？

是不是說天氣冷了？

天氣不冷。

冷的是一個人——訶吉。

陶乃眞的話，若有旁人聽了，定必大惑不解。

但訶吉却很清楚陶乃眞這句話的意思。

他是眞的明白，並不是隨口回答。

他對陶乃眞答：「是冷。」

這兩人的對話，似乎毫無意義。

但實際上，却是大有文章。

陶乃眞又沉默了很久，足足有大半個時辰。

夜色更深，天上繁星點點。

陶乃眞忽然又說出了第二句話：「星有千萬。」

訶吉答：「人祇一個。」

陶乃眞微笑，緩緩地點了點頭。

然後，又是沉默。

這一次，沉默至天亮。

*　*　*

天亮了。

旭日東昇。

天氣很好，但陶乃眞的臉色却很差。

訶吉遞給他一碗湯。

早已冷透了的羊肉湯。

陶乃眞不喝。

他說：「不必！」

「不餓嗎？」

「極餓，但不想吃喝。」

「所爲何事？」

「冷！」

冷！

又是一個「冷」字。

然後，又繼續沉默。

沉默至黃昏。

* * *

陶乃眞的臉色，已變得像是一張白紙。

他不吃喝。

訶吉也不吃喝。

沉默又沉默，訶吉臉上的神情，一直冷漠如冰。

陶乃眞咳嗽一聲，又再重複那一個字：「冷！」

「果眞是冷？」

「當然不差。」

「是我？」

「若不是你，再不可能會是另一個人。」

「天命？天意？還是……」

「冷！你就是冷！那『冰雪譜』祇能落入法師之手，除你之外，不可能再是另一個人！」

訶吉聽到這裏，緩緩地站立起來。

「既是天意，當仁不讓！」

「好！好極！好……好冷！」

當夜，陶乃眞死了。

沒有人知道爲甚麼會死。

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死在這裏。

他的到訪，充滿着神秘。

他的死，變成了一個秘密。

訶吉把他葬了。

天葬。

* * *

「臨危受命」這四個字的涵義，就是壓力。

危機越大，壓力越重。

訶吉，本來並不認識陶乃眞。

但很奇怪，他卻爲了陶乃眞的事情而「臨危受命」。

似乎，那是無法理解的。

但訶吉明白。

陶乃眞更明白。

有人相對數十載，朝夕相見，但未必便能瞭解對方。

反之，有人素未謀面，但卻神交已久，一旦相見，不但一見如故，更互相瞭解，引爲知己。

這是很微妙的哲理。

這些哲理，不一定人人能懂。

但訶吉眞的明白。

陶乃眞同樣明白。

* * *

冰雪譜。

那是一大堆以竹簡刻成的秘譜。

陶乃眞沒見過，但他有了竹譜的下落。

然而，雖有下落，他不取。

他不取，是因爲知道，縱使自己獲得冰雪譜，也無用。

他無用，玄冰門所有門人，也同樣是得物無所用。

環視當今天下，唯有一人。

訶吉！

爲甚麼？

因爲訶吉——果然是冷！

* * *

世事難料。

祇是一個不速之客的到訪，就改變了訶吉下半生的命運。

也許，這的確是天意。

在訶吉明查暗訪之下，他查探出冰雪譜的下落。

根據密報，有一塊埋藏冰雪譜的羊皮圖，就在冰雪店內。

這間綢緞莊之所以命名爲「冰雪店」，竟是大有圖謀的。

原來，那羊皮圖一分爲二。

其中右半邊，一直都在玄冰門。

陶乃眞臨死前，已把這右半邊羊皮圖交給訶吉，並着令他全力追查左半邊羊皮圖的下落。

羊皮圖，關係重大。

訶吉全力追查。

他既已答允陶乃眞所求，就絕不有負所託。

最後，他夜闖濟南府，向那「冰雪店」的金漆招牌下手。

* * *

訶吉走了。

但他走不了多遠，已給卓蓋天截回。

「法師，請留下！」

「這裡已沒有我的事。」

「不！我要助你找到那左邊羊皮圖。」

「可以嗎？」

「事在人爲耳。」

「好！我等你佳音。」

* * *

三個月後，卓蓋天果然成功地把左半邊羊皮圖取回來。

他漫不經心地把羊皮圖交給訶吉。

但訶吉知道，這塊輕飄飄的羊皮圖，是地寇堂用二十幾條性命，幾經艱苦血戰，才換取回來的。

就連卓蓋天本身，也受了一些傷。

要是換上別人，就算不感激流涕，最少也該再三向卓蓋天道謝。

但訶吉卻祇是說了一句：「我走了。」

卓蓋天也祇是淡淡的回了一聲：「不送。」

豈料訶吉第二句話卻是：「送。」

送！

送！送！送！

* * *

祇是一個「送」字，卓蓋天就送了訶吉一程。

一程！

半里是一程。

五里、十里、也是一程。

但卓蓋天送這程，卻有三千里。

一送便送往天山。

* * *

不可思議的山東梟雄。

路上，訶吉保持一派沉默寡言的本色。

卓蓋天也很少說話。

不到必要時，連一個字也都省掉。

如用手勢可以表達意思，便用手勢。

甚至連手勢也不用，祇是點一點頭，甚至以眼色溝通。

但有一天，訶吉對卓蓋天說道：「要是修爲上乘的高僧，雖相隔兩地，也可元神出竅，互作神交。」

卓蓋天點頭，示意明白。

不止一日，卓蓋天與訶吉來到了天山。

那冰雪譜的竹簡，也已取到手中。

訶吉沒有擇路，祇是隨路而走。

他從沒到過天山。

對於這天山險峻的山勢，他卻如履平地。

終於，他找到了一個山洞。

* * *

「好洞！」卓蓋天讚了一句。

「好洞不如好友。」訶吉答。

「順利！」

「難矣！」

「事在人爲！」

「也看天意。」

「要練多久？」

「最少十年。」

「十年，彈指即過耳！」

「但也可以是渡日如年。」

「十年後，我再來。」

「自便。」

「順利。」

「但願順利。」

「一定順利。」

* * *

順利！

人人都希望順利。

人人順順利利，事事順順利利。

但又有多少人能順順利利渡過一生？

十年，不管是「彈指即過」，又或是「渡日如年」，這段歲月畢竟還是過去了。

十年後的今天，卓蓋天舊地重遊。

他找到了那一個山洞。

他在洞中看見了訶吉。

這十年來，一直苦練不懈的訶吉。

經過了十年艱苦的修練，進境如何？

訶吉的答覆是：「毫無寸進。」

無疑，這是令人沮喪、迷惑的答案。

是訶吉有問題？

還是那一套冰雪譜有問題？

卓蓋天沒有問，也不必問。

因爲不必多此一問。

問了等如沒有問，不問卻也自會有最眞確的答案。

因爲在山洞裡的並非別人，他是訶吉。

不可思議的訶吉。

* * *

卓蓋天又不見了。

他最近，屢次神秘失踪。

江湖中人，以至是地寇堂中人，對此事已見怪不怪。

當然，沒有人敢漠視卓總堂主的潛力。

除非他死了。

祇要他一天活着，其人就有舉足輕重的份量。

尤其是對「普通生」單開山，這人是他的眼中釘。

此人一天不除，他也就勢難高枕無憂。

地寇堂，形勢更見混亂。

不少見風駛帆，趨炎附勢之徒，紛紛向單開山表示效忠。

但也有不少精忠之士，對卓總堂主死心塌地。

卓蓋天雖然神秘失踪，但這些心腹份子，仍然堅持信念，永遠把卓總堂主放在第一位。

而「第二位」之人，已非副堂主單開山。

相反地，單開山已成爲效忠卓蓋天一派的頭號大敵。

他是叛徒！

單開山是地寇堂最大的叛徒。

他背叛了把他一手提攜的卓總堂主。

他背叛了地寇堂成千上萬的兄弟。

他是罪人。

他的罪行，是地寇堂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不能饒恕的。

曾有消息，說單開山已在一場浴血戰中，身受重傷而死。

但那是不確的。

單開山不錯是在那場浴血戰中受傷，但他並未陣亡。

他仍然活着。

他是狡猾的狐狸。

要把這狡猾的狐狸殲滅，必須上下齊心，共同努力才行。

當然，最好的消息，莫過於卓總堂主儘早回來。

可是……

卓蓋天不見了。

沒有人知道這位總堂主的下落。

有人以爲，風雪人一定知道。

但這猜想也錯了。

風雪人不錯曾經和卓蓋天在一起，但此刻，他也和天下間所有人一樣，不曉得卓總堂主在甚麼地方。

有人問風雪人：「你怎會不知道卓總堂主的下落？」

風雪人回答：「因爲我並不是卓蓋天身上的虱子。」

* * *

江南。

江南無雪。

天氣不太好，風大，雨更大。

風雪人在風風雨雨中舞刀。

刀，不是好刀。

它是新鑄造成的刀。

刀，重十二斤六兩，長不過三尺。

刀柄平滑，沒有任何花巧的雕飾。

刀鋒略彎。

不是一柄弧度太大的彎刀。

鑄刀人是個老頭。

一個酒不離口的紅鼻子老頭。

他叫刀伯。

刀伯是個刀匠。

他並不承認自己是個鐵匠，因爲他生平祇是鑄刀，從不鑄造其他任何類型的鐵器。

他在武林中，並沒有甚麼名氣。

那是因爲他從來未曾鑄造過任何一柄著名的刀。

鑄刀人若祇是一味鑄造一些平凡的刀，當然不會有甚麼人賞識。

既沒有人賞識，自是藉藉無名之輩。

這些道理，刀伯是明白的。

但眞正認識刀伯，眞正瞭解刀伯的人，却反而很難明白。

* * *

世上有多少人眞正瞭解刀伯？

恐怕不出三位。

其中一個，是刀伯的老婆。

她又聾又啞，但心中雪亮。

她比誰都更瞭解刀伯。

刀伯是她的丈夫。

刀伯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

江湖上，從沒有人見識過由刀伯親手鑄造出來的好刀。

但這並不等於刀伯從來沒鑄造過任何好刀。

他曾經鑄造過一把好刀！

罕世難求的好刀。

那是在三十五年前……

但自此之後，刀伯所鑄造出來的刀，都祇是平凡的貨色。

爲甚麼？

其中當然大有原因。

知道這原因的人也不多。

刀伯的老婆，當然是知道的。

擁有那一把好刀的人，也同樣心中有數。

除此之外，世上祇有一個人知道。

他就是風雪人。

* * *

風雪人在風風雨雨中舞刀。

那個又聾又啞的老太婆，祇顧在灶上燒飯。

風雪人舞刀也好，舞獅也好，她都懶得望上一眼。

她很忙碌。

每天要燒飯的時候，她都是忙碌得不可開交的人。

刀伯在喝酒。

酒不錯。

這是他三年以來最好的一瓶酒。

酒，是風雪人送給他的。

風雪人手裏舞動的刀，是刀伯鑄造給他的。

風雪人舞刀，刀法一百零八式。

這刀法，不見得有甚麼可觀之處。

刀伯一面看，一面搖頭不迭。

「跑江湖賣藝的刀法，也比這八百零一式刀法好得多！」

「不是八百零一式，是一百零八式！」風雪人更正地說。

刀伯「哼」一聲：「像這種亂七八糟的刀法，八百零一式和一百零八式又有甚麼分別？」

風雪人道：「分別就在於八百零一式比一百零八式多出六百九十三式！」

「多出六百九十三式？照我看，你又算錯了。」

「不是多出了六百九十三式，又該多出了幾式？」

「無！」

「無？」

「一百零八式，也就是八百零一式，」刀伯淡淡地說道：「無論八百零一式也好，一百零八式也好，最高明的招式，根本就是一個字——無！」

「無！無招？」

「哈！你還算不太笨。」

「無招勝有招？」

「招數越多，越是多規限，你懂不？」

「不錯！眞是半點也不錯！天下間任何刀招，每一招都是由各種形式規限衍生出來的！」

刀伯瞇着眼：「你明白這一點就好了。」

「明白是不難的，但要把刀招徹底改變，由有化爲無，再令無招勝有招，却又談何容易？」

「哈哈！眼前就有無招勝有招的刀手，你要不要開眼界？」

「刀伯若肯露兩手，自然是最妙不過的……」

「呸！我懂個屁！」

「不是刀伯……難道是刀婆婆？」

「嘻！可不要說是我洩漏天機呀！」

* * *

刀婆婆。

就是刀伯的老婆。

她又聾又啞，而且看來動作遲鈍。

別的不說，就以她燒菜煮飯的動作來說，簡直就是又慢又差勁。

但刀伯却說她是一流刀手！

是眞的？

還是開玩笑？

風雪人不知道。

既不知道，當然更無法肯定些甚麼。

既不知道，不妨試探。

凡是不能確定，而又想弄個明白的事情，最宜投石問路。

試試看！

* * *

刀婆婆又聾又啞，但心中雪亮，眼睛也明亮。

她雖然聽不見聲音，但却可以從別人說話時候的神態，知道對方在說些甚麼。

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本領。

一個人既然在某方面有着嚴重的缺陷，當然要在其他方面盡量補救。

發揮其他方面的優點，無疑是最可行之法。

刀婆婆並不是一生下來的就又聾又啞的。

她是在四十歲那一年，經過一場大病之後，才變成這副模樣。

然而，她並沒有自暴自棄。

她仍然堅强地活下去，而且比許多正常人還活得更愉快。

她愉快，是因爲她無求。

既無求，更不貪婪。

能夠每天爲丈夫燒菜煮飯，每天爲丈夫幫忙打造一些平凡的刀，她已很滿足。

但忽然間，風雪人在刀伯的提點下，發覺到這個老太婆可能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是耶？

非耶？

一試便知龍與鳳！

* * *

「刀婆婆，請賜教！」風雪人開門見山，向刀婆婆說明心意。

刀婆婆咧嘴一笑。

她拈着一隻鐵鏟，指東劃西。

這是刀法嗎？

不！

這是甚麼意思？

風雪人不懂。

但刀伯却懂。

「她說飯菜已弄好了，叫你不要心急。」

風雪人搖頭一笑，對刀婆婆說道：「我不餓！」

刀婆婆放下了鐵鏟，又用一雙筷子在指指點點。

刀伯說道：「她說自己不懂甚麼刀法，她叫你不要誤信奸人的話。」

「奸人？誰是奸人？」風雪人明知故問。

刀伯呷了一口酒，呵呵一笑：「她與我成親後，就一直罵我是個奸人、奸鬼、奸王八！」

風雪人點點頭。

刀伯一怔：「小兄弟，你點頭是甚麼意思？」

風雪人道：「我點頭是因爲不想搖頭。」

刀伯又是一怔。

「那麼……你爲甚麼不搖頭？」

「我不搖頭，是因爲已經在點頭，」風雪人悠悠一笑，「總不成又搖頭又點頭吧？」

「這個……說的甚是……」

* * *

刀婆婆煮飯燒菜的本領，平平無奇。

說是很難吃，倒也不見得。

但刀伯已吃得津津有味。

略嫌過火而又鹹的煎黃魚，他居然吃得讚不絕口：「眞乃巧手妙藝，在別處無法可嚐者也！」

刀婆婆瞇着眼在笑，忽然用筷子在空中虛劃了幾下。

這幾下虛劃，可把風雪人瞧得傻住了。

不是傻了一陣，而是傻了很久很久……

刀伯瞧着他，笑道：「你怎麼了？」

風雪人道：「失陪！」

「失陪？」

「是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非立刻去辦妥不可，否則……」

「否則怎樣？」

「今晚一定睡不着覺。」

* * *

雨已停，風雪人騎着一匹劣馬，趕往東面的一座城鎮。

文筆城。

文筆城並不是個大城鎮，但却偏偏文風頗盛，城中歷年以來，俊彥輩出。

至於售賣文房四寶的書齋，也有七八間之多。

其中最大一間，是不弱齋。

不弱齋的老闆，是個中年秀才——李泛舟。

「李老闆……」風雪人一看見李泛舟，便急急說道：「伏乞上等宣紙、端硯等文房四寶，越是上等貨色越好！」

「你搞錯了？」（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杜飛與霍大牙等從關外回來伺機要殺李自成，「六郎塚」救了齊向前，把尹六郎等部下殺了，爲了共同的目標，他們聯合在一起打游擊戰……李自成任玄機子擺佈，既騙得齊玉兒又攻富縣，縣裡的人馬與民兵一千五百人祇剩下五百，他們祇好投降。李自成殺到那吃到那，從未求長遠之計……李老八與張翠山爲尹六郎報仇，二人想誘杜飛出來……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歌謠攻心奪銅川　大明江山將不保

杜飛道：「銀子在山洞中！」

霍大牙道：「不錯，只是，要想上去，就少不了我的這根繩子了。」

他抖開了繩子，剝下了外罩，只見他掄動手上鈎爪直拋向對面的瀑布後，噹的一聲滑掉了。

霍大牙收繩再拋，他一共拋了七次才見那鈎爪抓牢在凸石上。

霍大牙也不多說，當先抓了繩子便往對面游過去。

他手抓繩子，身子漂在水面上，很快的到了瀑布後面，匆匆的抖落一身冷水。

隔着水簾子，杜飛與宮覺二人看得很清楚，那霍大牙在水簾後再拋他的鈎爪往上甩，直到那鈎爪抓牢上方，他便足蹬崖壁往上攀。

那霍大牙一共拋鈎爪三次之多，人才鑽入一個崖洞中，只見他把長長的鈎爪拋下去，叫道：「你們二人輪流往上攀來。」

杜飛會游水，宮覺當然也會，這二人也剝下外套，脫了衣褲，雙雙下水游到了水洞下面。

杜飛哆嗦幾下，道：「娘的眞冷。」

宮覺已抓了鈎爪往上拋擲，果然中途有個凸石可以站人在上面。

於是，這二人一路也攀上去，三個人就在那崖洞中會合，霍大牙自石縫中取出火種，道：「這是我早就備下的！」

燃起火把，霍大牙在前面開路，那洞還眞深，雖然洞不大，可也走進去三十多丈深。

這霍大牙就在一個石床邊停下來了。

杜飛與宮覺立刻發覺這石床上有兩具骷髏併躺着，霍大牙當先對這石床叩了三個頭，口中喃喃：「二位前輩，眞對不起，小子又來打擾了，罪過，罪過！」

霍大牙叩首，杜飛與宮覺二人也叩首，三人站起來，那霍大牙已雙手在搬動屍骨下方的大石板了。

只一看令人吃一驚，石床下面還有洞，當霍大牙移開石板有二尺大小，他指着石洞道：「你們看看，這些寶物有一半是這二位前輩的東西。」

宮覺道：「這二位前輩是何人呀！」

霍大牙道：「鐵冠道人與妙善道姑。」

這還眞玄了，杜飛道：「可不有二百七八十年了，這道人是有道行的。」

宮覺道：「他二人也會選地方，埋骨在此洞中。」

霍大牙道：「對了，他就算定了二百多年後有人到此，故爾早有安排。」

杜飛道：「甚麼安排？」

霍大牙道：「盜亦有道，前來儲寶，若不驚動屍體，下面就可以取寶。」

說完，他指指一塊石上刻的字，又道：「我是來儲銀子的，所以我聽道長的指示，絕不動他們屍體！」

令人實在想不到，這崖洞中還有高人埋骨。

杜飛仔細看看石刻，不由也是一驚：「難道他不在此設下甚麼厲害的機關嗎？」

杜飛道：「這就是鐵冠道長高明的地方，實非一般人能與之論比，想想便也明白，他如果設機關害了人，他這兒一樣會被人毀，那時候他二人的屍骨只怕早被人拋入水潭中不見了。」

杜飛心中一緊，他們杜家祠堂就爲了寶物銀子，放下不少害死人的機關，到後來還是被李自成挖地三尺翻了個大翻身，甚麼也沒有了。

霍大牙又道：「窮不過一世，富不過三代，天下至寶人人愛，休想擁寶到永遠。」

宮覺擧火把往石床下方照去，只見有箱子三口，大袋一共十二袋。

霍大牙伸手取了兩袋提上來，道：「這些是銀元寶，一個就是五十兩重，兩袋計五千兩，夠咱們三人背的了，再多也拿它不動！」

怪的是這時候杜飛與宮覺二人未生出貪念，他二人連問一問箱子裡是甚麼也不問了，扛了銀子移到地面上，霍大牙又把石床移上，還叩了三個頭。

他果然如石刻上的字一般，盜亦有道了。

這三人把銀子兩大袋抬到水簾洞口處，用繩子正要往下縋，忽聽遠處傳來失聲叫。

杜飛一聽吃一驚，道：「是我老婆萬紅呀！」

霍大牙道：「我們快把銀子送下去，別是他們躲的地方又出甚麼事了。」

宮覺先滑到半崖處，他把兩袋銀子接下來，再着霍大牙與杜飛二人滑下來，然後再往水潭邊墜下去。

這三人很快的把銀子拴在繩鈎一端，三個人有兩個游到對岸，霍大牙押着兩袋銀子由杜飛與宮覺二人抱拉着到石岸上，遠處的叫聲越發越的近了。

杜飛抖着一身的水漬跳到高處，已見那萬紅飛一般的過來了。

「別叫，別叫呀！」杜飛急對萬紅搖手，那是因爲這兒藏有寶物，不能被外人看到。

萬紅奔到水潭邊，霍大牙道：「弟妹，何事如此驚慌？」

萬紅抹去一把汗水，她氣喘吁吁的道：「齊向前走了，他帶着他的人全走了。」

「走了？」杜飛也感意外。

宮覺道：「他們往那兒走？他不同咱們在一起了？」

萬紅道：「那個老兒見你們離開不久，他就對我說，他要殺了李自成爲他的女兒報仇！」

霍大牙道：「怎麼報仇？憑他如今那種落魄樣呀，正就是誰說的，『落魄鳳凰不如雞』呀！」

萬紅道：「齊向前對我有解釋！」

杜飛道：「他是怎麼解釋的。」

萬紅道：「他去追左艮玉的人馬去了！」

一聽便是一驚，宮覺道：「他仍然忘不了想當官！」

杜飛急問：「去追左艮玉人馬呀，幹甚麼？」

萬紅道：「左艮玉自關外進入關內，人馬上萬，正可以同李自成一決雌雄，也更能阻住李自成的流寇們往南流竄，他要帶罪立功！」

霍大牙冷笑道：「就咱們所知，幾處人馬好像各自爲政，並不合作，左艮玉會聽他的？哼！他去碰釘子吧！」

杜飛道：「我們又少了一大半的人，可惜！」

霍大牙道：「老子也省了銀子。」

他當先抬起一袋銀子，又道：「走，咱們快回去，回去追往南邊，看一看左艮玉的人馬會不會轉去富縣！」

杜飛與宮覺也抬了一袋銀子，

萬紅道：「這麼多銀子呀，濕濕的，藏在甚麼地方？」

她問，但是沒人回答她的話，四個人奔回林子裏，十四個頭目迎上來了。

齊向前果然帶走了他的人馬，也祇有三十七個人。

霍大牙把銀子分散在每個人的鞍袋裏，對他的人馬道：「以我看來，我們從另一方向往南走，說不定左艮玉的人馬會堵住李自成那一百鐵騎，那就有好戲可看了！」

大伙誰也沒意見，立刻上馬往白于山南方馳去！

齊總兵想了一夜，憑他堂堂總兵，如何能同這批草莽人物跟在一起而喪失一世英名！

他正自煩惱中，發覺左艮玉的人馬，立刻下了個決心，他要趕快追上去，祇要左艮玉點個頭，二人就會合作的回兵富縣。

齊向前料定李自成的人馬仍在富縣。

* * *

且說那李自成率領人馬一百名，本來的目的是追殺杜飛這十幾

個人為尹六郎報仇，卻突然發覺大批官兵攻進了白于山的鳳凰嶺，而且一路殺往深山之中。

李自成不追殺杜飛這些人了，他與李老八及張翠山二人商議的結果，還是盡快的繞回去白于山的西南或風口村，叫他的那些老弱快上找地方躲起來！

李自成的人馬有兩萬，可惜全部在富縣，遠水救不了近火，他們催馬直馳往風口村！

怒馬狂奔一天一夜，正午時份便馳到了風口村。

風口村的人們見是李自成的鐵騎歸來，燒水煮酒又做菜，大人娃兒均高興！

李老八與張翠山立刻對大伙吼叫了！

「聽着，有上萬官兵從山北殺到山南，快派人入山去，叫老龍溝的人們找地方躲起來！」

大伙一聽有官兵殺來，心中吃驚，要知那個年月，官兵們殺起人來，比之山賊土匪還可怕！

於是，風口村派出二十多漢子，飯也不吃便往老龍溝方向奔去。

李自成雖然沒有追殺到杜飛幾人，但他總算救了老龍溝留守的二百多老弱女人！

李自成這批人馬也不能久留，他們吃過酒菜，馬匹餵足，便也上馬匆匆的往富縣馳去！

風口村的人們也收拾了細軟藏入山林中了，這正是殺不過躲得過，官兵不能久留，等官兵一走，他們仍然做他們的營生！

算一算日子，也正是三天剛過，李自成的人馬正在富縣編練中，那個飛毛腿萬里急匆匆的往城外奔去！

這萬里是發覺遠處高原大道上馳來的一批人馬，他料定必是李自成回來了。

萬里這號人物，原本不會投入流寇中的，卻難以忍受那種屈辱，可以說是被逼的！

江湖上都是好漢，如果好漢們淪為大盜，總是免不了被逼上這條死胡同！

萬里這種人也有義氣，一旦投入李自成麾下，那是忠肝義膽死而後已。

他此刻飛一般的奔過去，迎上來的李自成一批人。

李自成在馬上看得清，他舉手，大隊人馬勒住坐騎，那萬里已迎上來了。

萬里站在李自成馬前，道：「大王，屬下探得有大批官兵打着洪字旗號往南直下而來！」

李自成道：「難道是洪承疇的人馬？」

李老八道：「此人有幾路人馬，那左艮玉應是他的麾下總兵！」

張翠山道：「會不會是左艮玉與這批人打算對咱們來個南北包夾呀！」

李自成一聽，大叫一聲：「快回富縣，我要找來兩位軍師商量！」

李老八急問：「那批人馬尚有多遠？」

萬里道：「接近延安府了！」

李自成率領人馬急匆匆的衝向富縣，祇見玄機子、何用二人正在焦急的等待，見李自成率人歸來，二人急忙迎上前去。

玄機子道：「大王，你們總算回來了！」

何用道：「大王，聞探馬報，有官兵兩批往這兒開來了，咱們不能再等下去了！」

李自成道：「我正要問二位先生，咱們如何迎敵！」

玄機子道：「大王，咱們不迎敵！」

何用道：「我二人商議好了，咱們不迎敵，避敵！」

李自成一怔，道：「避敵就是逃呀！」

玄機子道：「不是逃，是咱們不謫敵之鋒，咱們走偏鋒，出敵之意料之外！」

何用道：「咱們立刻直撲長安！」

李自成雙眉一揚，道：「攻打長安？」

他想了一下，又道：「那樣更不妥吧，已有兩批官兵向我包夾而來，我們攻打長安，那長安的駐軍必與另兩批官兵會合，我們更加吃不消了！」

玄機子一笑，道：「大王，欲立名威，在此一戰，如果我們一鼓作氣，在兩批官兵來夾攻之前，一舉攻下長安，另外兩批官兵便不足為慮了！」

何用也點頭應是。

李自成想了一下，咬咬牙道：「好，咱們這就開拔，直撲長安城！」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立刻行動起來，兩萬流寇分成八個單位，從兩條官道連夜往南奔去！

再看這富縣，幾乎已成鬼域了！

那黃陵縣距離富縣一百二十里，富縣被李自成攻破，消息早已傳至黃陵縣，黃陵原祇有守軍一千人，祇因為李自成大軍逼近長安，立由駐守長安的巡撫孫傳庭派出五千人馬駐紮在黃陵，打算阻住農民軍的攻勢！

豈料李自成的兩萬農民軍在掠了富縣養精蓄銳，士氣更高，祇一衝到黃陵縣，就如同風捲殘雲一

般，交戰二天半，便把孫傳庭的五千人馬吃掉！

李自成這一回不住城外了！為甚麼不住他的中軍帳？那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出在齊玉兒的身上，齊玉兒果然懷孕了！

李自成十分高興，齊玉兒要為他生娃兒了，這是大事，當然，他就不能再住在城外，他率領近衞人馬住進了黃陵縣衙門。

有四名壯碩的女子分班侍候齊玉兒，大力士封存壽隨時跟在李自成身邊，那玄機子與何用二人更是設法把當地的一位大夫抓到縣衙！

那是個白鬍子老頭，可是已在醫術上享有盛名四十年，他就是黃歧，一位對草本十分有研究的老人！

據人們說，此老發覺了黃歧在草藥中的效應，人們便以黃歧先生稱呼此老！

李自成曾誤殺過大夫文友良，害死了妻子高貴貞，所以這一回他小心的表現出十分尊重大夫的樣子！

黃歧見李自成直哆嗦，因為李自成身邊的那把奪魂刀仍握在李自成的手中閃閃發着金光！

李自成卻衝着黃歧哈哈一笑，道：「別怕，別怕，我不會殺你的，我尊敬會治病的大夫！」

黃歧用力猛吸了一口氣，道：「大王，把小老兒抓來，不知有何吩咐！」

李自成指着內室，道：「進去瞧瞧，我的女人身子骨不舒服，你看是怎樣了！」

他不對黃大夫明說，為的是測驗此大夫的醫術是否高明，當然也同樣的要證明，是否齊玉兒說謊！

黃歧大夫忙點頭，道：「大王，小老兒必盡力為夫人診治，請大王放心！」

李自成道：「快去，我等你的消息！」

黃大夫挽袖而入，走進房中一看，祇見床上正躺着一個年輕女子，她蓬髮不整，仍然有一股英姿美態，還衝着黃大夫微招手。

黃大夫小心翼翼的施一禮，道：「夫人，小老兒奉大王之命，前來為夫人診病的！」

他斜着屁股坐在床邊上，抓過齊玉兒一手，搭指閉目宛如老僧入定！

半晌，黃大夫雙目忽的圓睜，道：「這些天有嘔吐？」

齊玉兒微點頭。

黃大夫又道：「慵懶而胃口不佳，脈象卻又活潑有力，這……應是……夫人吶，恭喜你了！」

齊玉兒道：「是嗎？」

黃大夫道：「夫人懷孕了，這是大喜呀！」

齊玉兒臉帶微笑，看着黃大夫往室外走去，她的臉上忽然一片肅煞！

齊玉兒心中早就下了決定，她才不打算為這殺人魔王生孩子，李自成的種必是小魔星！

齊玉兒要叫李自成痛苦，她正在一步一步的進行她的計劃，那是出人意外的計謀！

江湖上有許多對仇人報復的手段，所謂報復，那不一定就是要人的命，有時候把人整得痛苦不堪，比之殺了這人還高明！

齊玉兒的計劃就是如此！

此刻，那黃大夫快步奔到李自成面前，他恭順的施禮，道：「恭喜大王，賀喜大王了！」

李自成道：「甚麼喜好賀的？」

黃大夫道：「大王呀，夫人無病，她懷孕了！」

「懷孕了？眞的？」

黃大夫道：「不會有錯的，不但懷孕，而且可能還是雙胞胎，兩個呀！」

李自成大喜，道：「不會診錯？」

黃大夫道：「憑我黃歧行醫四十年的經驗，夫人不但是雙胞胎，而且還是一對男的，攣生兒弟兩個！」

李自成一聽，人幾乎跳起來，他撫掌大笑，道：「太好了，你……」

他戟指黃歧，嚇了黃大夫一跳。

李自成道：「你就留下來，每天為我的夫人診治，要調理吃喝，我派人侍候着，不得有差錯！」

黃歧一聽，忙稱謝，道：「小老兒竭盡棉薄，必照顧夫人，順利生下小王子！」

這是大喜消息，李自成衝進房中，撫摸着半帶羞赧的齊玉兒，道：「太好了，你為我一舉懷兩個娃兒，哈……此生最快樂的事便是聽了你為我懷娃兒，哈……」

齊玉兒道：「你喜歡孩子？」

「喜歡，而且喜歡得不得了！」

齊玉兒道：「那我必為大王多生幾個娃兒！」

「哈……」李自成高興的大笑起來！

李自成正自高興，玄機子與何用二人來了！

玄機子帶着慌張的道：「大王，有消息回報！」

李自成道：「你說！」

玄機子道：「左艮玉的人馬繞過長安去湖北了，長安的巡撫孫傳庭鞏固地盤，打算對咱們迎頭痛擊，大王，咱們的兵員又增加不少，業已在此整備完畢，已是到了攻取長安的時機，望大王下令發動

攻擊！」

李自成道：「我的夫人懷了孕，這……」

何用道：「夫人之事就不用大王操心了，咱們自會派一隊專人與僕婦沿途小心侍候。」

玄機子接道：「左良玉不去長安，孫傳庭的力量就比較單薄了！」

李自成道：「爲甚麼左良玉不顧長安？」

玄機子道：「湖廣才是左良玉的勢力範圍，而大西農民軍已自襄陽往西湖掠去，左良玉不得不兼程南下！」

他頓了一下，又道：「何況當今幾員朝中大將不和，他們各保勢力，各有圖謀！」

何用道：「趁着洪承疇沒把他的人馬集中，大王，趕快奪取長安城！」

經過這兩位軍師的催促，李自成咬咬牙道：「好，傳令，立刻拔營，咱們逼銅川，奪長安！」

這時候李自成的兵馬已增至二萬五千人之多！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匆忙的出了縣衙門，早有幾個大個子女人前來侍候齊玉兒上轎了！

黃歧大夫也受到禮遇，他也坐了轎子！

李自成想着幾年前的事，他誤殺了大夫文友良，造成高貴貞不幸死亡，如今他對黃大夫客氣多了！

於是，李自成這批農民軍又自黃陵往南拉去。

往南的方向是銅川縣！

* * *

這半個月以來，在銅川縣出現幾句順口溜，說的可也令人吃驚！

「天降神龍李自成，管吃管穿往前衝！

破城大伙都分紅，苛捐雜稅一掃空！」

這是何人編的？不知道，但很快的傳遍了銅川市。

原來明末那幾年，朝廷也發不出糧餉，駐外官兵祇好自籌，於是，甚麼名堂的稅目全有了。

那年頭，許多生意人關門大吉逃外鄉，有銀子的也藏身外地，却又逃不過流賊的手段。

如今銅川市吃緊了，城中傳出這幾句謠言，守城的官兵們也動搖了鬥志。

這天半夜三更天，人們驚慌的守在家門睡不穩，忽聽得山搖地動聲，這聲音來得很突然，好像自四面八方包圍過來了，盡是鐵蹄奔馬聲。

怒馬長嘶，喊殺震天，放眼城外仔細看，黑鴉鴉的盡是幽靈般的人影一片片。

銅川守城的關緊了城門不出擊，不料城中的百姓蠢動了，銅川百姓兩萬多，有力氣的漢子有一半，一半就是一萬人，這些人不等李自成的人馬開始攻城，他們好像早設計好了似的，就在城內造反了。

城上官兵正自在奔跑着調動人馬安排一應滾木擂石弓箭手，忽見城內喊殺聲，敵人怎麼自城中殺來了。

官兵們措手不及，正南門與正西門立刻被打開來，有人在城壕一邊大聲叫：「歡迎農民大軍進城呀，祇要別進城亂殺人。」

祇一聽便知道這也是百姓圖個自保的手段。

明知官兵守不住，何不打倒官兵迎闖王，如此一來，至少闖王的人馬不會進城亂殺他們的家人。

李自成正在大道上等着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如何調派人馬拂曉攻城吶，呼叫聲來自城中，他大惑不解。

玄機子匆匆過來了。

「恭喜大王，聲威震九天，咱們尚未攻城，城中百姓已响應咱們農民軍了。」

李自成大喜，道：「怎樣响應？」

玄機子道：「他們已與官兵們在城內幹上了。」

忽又見何用匆忙奔來。

「大王，南門西門已開，攻吧！」

李自成道：「二位先生，你們看會不會是圈套陷阱，故意引咱們上當呀。」

玄機子道：「絕對不會，大王，咱們以騎兵往城內衝進去，城外大軍已圍，諒他們也不敢陰謀我軍，難道他們不怕屠城？」

李自成一聽之下，提刀走到戰馬前，立馬在林子一邊，他對玄機子道：「立派兩個人馬從南城西城衝殺進去，祇殺官兵，不殺百姓。」

這個時候，李自成還是稍具人性的人物，他尚未受到太大的刺激，這可是以前的事情，至於一變而成了殺人魔，那也是有原因的。

玄機子與何用分別去調兵，不旋踵間，圍城奔馳的馬隊分成兩路衝進銅川城了。

城中正在與百姓砍殺的官兵們，見流寇們殺進城來，吃驚之下四處奔逃。

守城的乃是孫傳庭的手下大將李水波與兩個副將，三人聽得賊兵已攻進城中，李水波就要擧刀抹脖子，早被兩個副將架住。

李水波的近衞一百人，他們一個個拍胸脯決心保駕李水波殺出重圍。

有個副將說得對，趁黑夜快出

城，回去長安再整頓人馬予賊迎頭痛擊。

李水波想了一下，立刻拔刀上馬，就在一百近衞軍與兩位副將的掩護下，一路自東門殺出城去。

祇不過這一批逃出東城門的官兵不走運，東城外圍上來上千人馬，爲首的由何用指揮的左丘長兄弟，上官仁兄弟、金包三兄弟。

這九個人功夫高，見城內衝出一批官兵，那左丘長暴吼一聲：「堵住他們。」

他吼着，揮動長鞭就抽打，上官仁兄弟三人發彈奇準，就聽十幾個官兵大叫着跌下馬來，早被農民軍撲上去就是亂刀砍。

總兵李水波舞刀狂斬，他遇上了金包兄弟三人。

那金山厲吼：「你們今天一個也休想逃走！」

東城門下殺聲震天，何用閃在外圍一聲大叫：「你們給我抓活的！」

有二十多個官兵發了潑，揮刀拚命護緊了李水波，有個大個子軍官大吼着：「快走！」

祇見這大個子軍官身中數刀，他却雙手抱刀仍然狂砍不休。

這時候已倒下三十幾匹戰馬在大道上，那李水波狂吼着猛往前衝去，他的坐騎是名駒，一旦衝出重圍，立時間洒開四蹄落荒而去。

李水波快馬奔出三十里，他回頭看去，眞慘，跟在他身後的也祇有九騎還有三個頭上在流血。

十個人回頭看遠方，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見了。

* * *

李自成的人馬有一半進入銅川城，尤其百姓們的臨危造反，李自成下令不再亂殺人，姦淫燒殺全免了。

祇不過他的人馬需補給，銅川城的存糧盡被搜刮殆盡，銅川的年輕人也明白，下一回官兵們再回來，肯定不會饒過他們，於是，幾千人又跟着李自成的農民軍當起流寇來了。

玄機子與何用却又催着李自成，乘勝攻取長安城。

李自成以爲應多養息幾日，因爲他的心中正爲了齊玉兒懷了他的孩子在高興。

李自成經不過玄機子的懇請，他的人馬祇在銅川城養息一天就開拔了。

李自成的人馬在不斷的增加，由銅川縣去長安，兩地不過二百里，流寇的行軍速度快，第三天正午時分，人馬已紛紛過了渭水河，眼看着長安城在眼前，李自成已在馬上雄心萬丈的吼道：「今日長安，明日北京，哈……」

大伙一聽，精神可大了，喊殺之聲傳十里，長安城上盡是守城官兵們。

長安乃歷代帝都，四週城牆十分堅固，若想一朝一夕破城，談何容易。

李自成策馬繞着城牆四週緩緩的馳着，他的身後跟着玄機子、何用，還有那大力士封存壽。

李自成巡視四週，他退回到中軍帳，齊玉兒在黃歧大夫的維護下，她的臉上笑容從未消失過。

這光景李自成也高興。

「大王欲攻城了。」

李自成道：「正要進攻了。」

齊玉兒道：「大王少爲我操心事，我有他們侍候，是不會有事的。」

正說着，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走來了。

李老八向李自成報告：「大王，可以進攻了。」

張翠山接道：「我與老八的人馬併肩攻正面。」

齊玉兒忽然接道：「長安不比小縣城，你二人行嗎？」

李老八聽得一瞪眼，張翠山道：「行不行不久便會知道了。」

齊玉兒祇是冷笑，看得張翠山與李老八二人心中着實的不爽快。

李自成怎知齊玉兒這是送猴子上竹杆，爬得高摔得重，這是陰謀。

李自成却笑笑道：「我的女人，你別爲他二位擔心，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人，這一回攻長安，這是大場面，他們要名留青史，我怎能不成全他們。」

他說着，又對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道：「我同二位叔叔一齊衝殺。」

「哈……」李老八仰天大笑。

張翠山道：「久未同大王併肩大幹了，今天咱們攻長安，哈……」

李自成習慣的策馬城外走一遍，他的人馬見大王親臨第一綫，立刻大聲歡呼。

李自成威風凜凜的把他那把奪魂刀擱在肩頭上，不時的揮揮手，好像是向城上的守軍打招呼。

就在他巡視城外一週之後，城外的農民軍並未立即攻城，而且四下裡唱起歌兒來了。

三萬五千之衆，大伙唱的聲音可雄壯，人多聲大聽得遠，祇怕城內的百姓也全聽見。

那歌詞是早就由玄機子與何用二人撰妥的。

「天降神龍李自成，管吃管穿往前衝。

破城大伙有分紅，荷捐雜稅一掃空。」

仍然是這四句歌，唱得城內人心慌慌，守城的官兵們也是心涼涼

的，就怕城內有人造反就難辦了。

長安巡撫乃是孫傳庭，他設在長安附近的人馬有一半已遭李自成擊潰，這位大人在城內驚怒交加，還不知道洪承疇手下大將左艮玉已轉道往湖北去了。

李自成策馬回到中軍帳，李老八道：「大王，咱們不是攻城嗎？」

張翠山道：「攻城我二人走前面。」

李自成道：「我原是以爲攻城的，我的心中早就想進入長安城瞧瞧它是個甚麼模樣，城高樓長地方大，你們看看那城牆有多高呀！」

他看看身後的玄機子，又道：「先生你說。」

玄機子道：「不能立刻攻城。」

李老八道：「爲甚麼？」

一笑，玄機子道：「我們雖不攻城，却在攻心，攻敵人之心，動搖他們的鬥志，那比立刻攻城重要。」

張翠山道：「就是叫大伙站在城上猛唱歌？我看那管個屁用。」

何用道：「將軍休急，要攻不攻操之在我，若操之在人，咱們就不大對勁了。」

就這麼拖了大半天，怪事發生了。

長安城中沒動靜，但長安四週各村各莊，甚至遠自咸陽來了好幾千人。

這些人不是來攻打李自成的人馬，他們是災民，有些來自陝北當叫花子，聽說李大王要攻長安城，而且攻進城中有分紅，那時候別說是分紅，便是管吃飽就足以能號召人們遠來加入了。

看到又來了數千災民，何用立刻把這些人分散開插入各路人馬之中，那李老八就大爲佩服玄機子與何用二人果然有智謀。

李自成問計玄機子：「先生，何日攻城？」

玄機子道：「時機未到。」

李自成再問：「怎麼說時機未到？」

玄機子道：「我軍有利，敵軍不利，一旦攻城，我軍損失不大且有把握一舉拿下，那時候才算得時機成熟時。」

忽見何用撫掌笑了。

李自成急問：「何先生必有計謀了。」

何用點頭，道：「大王，我們以雲梯佯攻，把守城官兵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城上，然後抬上火油澆上每座城門，咱們這就放火燒起來，城門燒毀，主力攻殺進去，長安城必破無疑。」

李自成一聽，撫掌叫好。

玄機子道：「且等上三天再動手。」

李自成道：「爲甚麼還要等三天？」

玄機子道：「大王，我已派出幾批人馬暗中在挖地道，一旦地道打通，咱們的人就會潛入城內，到那時候，咱們裡應外合，再加上火燒城門，肯定一舉拿下長安城。」

李自成笑對身邊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道：「聽聽，攻城掠地不但要衝殺，更重要的是頭腦。」

他拍着自己頭頂，又道：「劉備弄了個諸葛亮，朱元璋有個劉伯溫，周文王還訪到個姜子牙，哈……咱們有兩位先生在，這長安城是咱們的了。」

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一聽也樂了。

李老八道：「好好好，咱們就等上三天。」

張翠山道：「走，且去喝酒。」

玄機子道：「不是吃酒的時候。」

張翠山道：「爲甚麼？」

玄機子道：「二位將軍要率你們本部人馬佯攻，這是叫城內的官兵心慌慌不可終日，把他們的士氣拖垮。」

何用道：「反過來，我們的士氣就更見提高了。」

李自成一聽樂不可支的道：「傳令下去，一旦咱們攻破這長安城，大伙入城痛痛快快的樂三天，好姑娘你們挑，金銀財寶都有份，想要甚麼盡管拿，長安城內盡是咱們農民軍的了。」

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聽了也喜歡，手舞足蹈的立刻要去傳令了。

玄機子忙攔住。

何用也不以爲然的道：「大王，萬萬不可。」

李自成道：「二位先生，咱們自陝北白于山起事，至今攻州掠縣，不都是這個手段嗎？怎麼到了長安，你二人就不同意了？」

玄機子道：「大王，長安城與別的小州小縣可是大大的不同了。」

李自成道：「有甚麼不同？」

玄機子道：「長安乃歷朝帝都，大漢民族有四帝都，江陵有南京、汴梁是東京、長安是西京、北京就在皇帝脚板下，咱們一旦取了這西京長安城，大王馬上封個年號稱帝呀，祇要有了年號，四方豪傑來歸，下一步打進北京城，天下唾手可得。」

他說得口沫飛濺，聽得李自成全身發熱。

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的四目張大了，這一日若到來，他二人就是開國功臣了。

又聽玄機子接道：「大王一旦入城，應有仁義天下之舉，令一城百姓心服、擁護，怎能進城姦淫燒殺，四處掠奪，讓咱們的農民軍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李自成一聽，道：「先生，你說得夠明白，我聽得可也糊塗了。」

他重重的又道：「我的人馬已數萬，每天每人少不了吃喝拉，我若不掠奪，叫我拿甚麼養活他們？」

玄機子道：「有，守城的官兵們必屯有大批糧草。」

他想了一下，又道：「大王，咱們農民軍唱的軍歌就表示，苛捐雜稅一掃空這麼一句，一旦我軍進了城，就應叫人們知道咱們農民軍說話是算數的。」

李自成道：「不搶呀，眞是不過癮，但先生既然這麼說，咱們就照辦。」

這也算是在中軍帳中開了一次軍事會議，李自成見各人相繼走去，便愉快的走到齊玉兒的帳中。

早有幾個大個子女人迎上來。

李自成道：「夫人可好？」

有個大脚女人應道：「好，好得不得了。」

李自成再問：「黃大夫人呢？」

「黃大夫在爲夫人調藥去了。」

李自成掀帘而入，祇見齊玉兒坐在軍帳中轉過頭來衝着李自成微微笑。

「我的寶貝呀，我摸摸，咱們的孩子是不是又長大了，我……急呀！」

齊玉兒道：「大王急着抱娃兒了，可是急也沒有用，我這肚子挺緊的！」

齊玉兒把外衣上撩，李自成的大手摸上去，他還低頭去聽聲音，當然，他甚麼也聽不到。

齊玉兒的心中直是冷冷笑。

李自成當然更不會知道，他如果知道齊玉兒心中想的是甚麼，他會發瘋。

李自成托起齊玉兒的細膩面頰，愉快的笑道：「你看看，你一像伙懷了兩個娃兒，普天之下大概只有本王才有這造化，玉兒，我攻入長安以後，封你當我的皇后，你高興嗎？」

齊玉兒道：「大王封我爲后，我當然高興！」

李自成忽然在齊玉兒的耳邊低聲道：「玉兒，你不會再對我那地方狠心的一把抓了吧？」

齊玉兒半帶羞的低聲道：「愛還來不及呢，大王呀，別羞死人了！」

李自成一聽吃吃笑，他吩咐幾個女人要小心的侍候齊玉兒，齊玉兒若有閃失，唯他四人是問。

齊玉兒眞的被人當成皇后侍候了。

＊　＊　＊

長安城外有歌聲，唱得長安城內人心慌慌，也就是那麼四句詞，大伙就是越唱越起勁。

歌兒唱到第三天，遠近投奔而來的災民又有一萬多人，立刻間李自成的農民軍更壯大了。

歌詞實在，唱得久了，便城中的百姓也有人跟着唱起來，還眞有不少人唱得令人感動。

巡撫衙門裡，那位自銅川縣逃回來的總兵李水波怯怯的坐在一邊，他面對臉無表情的巡撫大人孫傳庭，小心翼翼的道：「大人，這李自成李賊手下必有能士，他們圍住銅川縣城之後，也是大唱這個歌兒，唱垮了民心士氣，才會引得城中百姓窩裡反。」

一邊有位師爺接道：「今咱們這兒的百姓也有人唱起這歌兒來了，大人，我們不可不防！」

巡撫孫傳庭本是個白臉大漢，生起氣來立刻臉紅脖子粗，只要聽他鼻孔猛一哼，肯定他會殺人。

他此刻鼻孔之中連聲哼，猛可裡一掌拍得桌上茶碗彈起一尺高，暴喝一聲：「來人！」

「是！」廳門外奔進兩個將軍。

孫傳庭怒吼：「去，傳令滿城百姓們知曉，那一個再唱流賊們編的歌，當街砍頭。」

兩個將軍應聲而出，他們帶人上街去了。

那個年代與現在的不一樣，只見兩個將軍策馬率人馳街上，盡抓唱歌的人，東西大街走一遍，早被他們砍死十多人，問他們爲甚麼殺人，兩個將軍只冷笑，其中一人大吼一聲：「誰唱流賊的歌就砍誰的頭。」

人們一聽縮脖子，怎麼唱歌就殺人，只不過這個手段有效果，全城無人再唱歌。

人們只在心中唱，也在心中罵大街，心中罵人或唱歌，就沒有人知道了！

＊　＊　＊

李自成擁着齊玉兒，中軍帳中逗樂子，忽見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奔來。

李自成放開齊玉兒：「是不是要攻城？」

玄機子道：「大王，就在四更天！」

李自成道：「人馬如何分派？」

玄機子道：「新投誠的已有一萬人之衆，咱們派這些人正面衝第二線乃是許久以來投誠的官兵們，他們分由于把總官副將與延安的降將指揮。」

何用接道：「我們一批來自陝北神木的人，由左丘長他們九人率領，自地道往城中潛進。」

李自成道：「別開東他們六人也有數千人馬，他們如何下手攻擊？」

玄機子道：「已分派好了，他們等破了城門，由城門往城內衝殺進去。」

李自成道：「李老八與張翠二位將軍……」

玄機子道：「他們與大王一起，由正南門殺進去！」

他哈哈一笑，又道：「等到大率人進去，長安城內大概已有八成落入我軍之手了，大王只是叫人們瞻仰大王的威儀而已！」

他這是很高明的安排，李自成十分高興，他大笑道：「成功了，長安城只一破，本王英名蓋天下，改朝換代，指日可期了，哈……」

何用道：「大王，另一消息傳來，乃是……」

李自成道：「甚麼消息？」

何用道：「有人傳來消息，傳獻忠已在四川自立為王了。」

「他張獻忠回四川了？」

「他自立為大西國王了。」

李自成冷冷道：「多日不碰面，他比我的心還急躁，竟然立為大西國王……」

他忽然問玄機子，又道：「張獻忠能自立為大西國王，先生呀，你看我立個甚麼王呀！」

玄機子一笑，道：「臣早想妥了！」

「你快說！」

玄機子道：「且等破了長安城，咱們奉立大王為大順國王，然後普告天下，興兵殺上北京，比張獻忠早一步奪取王位。」

李自成愉快的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了！」

他哈哈一笑握住手上的金刀，雙目猛一厲，咬牙又道：「這把金刀名曰奪魂，却渴望着殺一個人，那個人他非死不可。」

「是姓杜的叫杜飛！」

這話聲自帳外傳來，只見是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併肩走來了。

李自成舉刀，道：「是的，我誓殺杜飛不可！」

張翠山道：「大王，殺一個杜飛十分容易，只要知道他們幾人在甚麼地方！」

李老八道：「便是大王不說，咱們也不會忘了為尹六郎報仇！」

玄機子道：「二位來得正好！」

李老八道：「已經第三天了，咱們已迫不及待的要進這長安城了。」

張翠山道：「說定了三天攻城的。」

玄機子道：「二位將軍有任務，與大王一起進攻南門，只不過那得等城門先破之後再衝殺！」

何用接道：「大王的安危，就交由二位將軍了。」

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一聽之下，仰天哈哈笑了！

他二人乃是當年高迎祥的老幹部，各處搏殺已十年，作戰有經驗，挨刀不叫喊，那股子凶悍就會令敵人心生膽寒。

李老八對張翠山道：「多日來未曾痛快的殺人了，翠山吶，想起當年在白于山，那種日子過得令人懷念。」

張翠山道：「如今也不差，當年人馬五千人，十年之間還是五千人，你看看，如今人馬三萬多，說不定奪了長安之後，咱們的人馬上七萬。」

李老八一聽也樂了。

李自成道：「等本王封了大順國王之後，我封你二人為大元帥，哈……」

玄機子與何用也點頭，樂得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又是一陣大笑。

只有一個人不笑，那個人便是齊玉兒。

齊玉兒在帳後聽得咬牙切齒，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她能不報此大仇嗎？

齊玉兒不知道，她爹已在左艮玉的帳下了。

原來齊玉兒她爹齊向前脫離了霍大牙杜飛、宮覺一十八人後，率領他的殘兵三十七人從白于山北方追去左艮玉的人馬，直到出了風口村才追上左艮玉的部隊。

齊向前與左艮玉同屬洪承疇手下大將，當左艮玉得知李自成自富縣南下的消息，他便繞道去了西湖，齊向前也跟去了。

齊玉兒以為他爹已與富縣共存亡而死在縣城了。

* * *

四更天將盡五更未到，長安城外忽然喊殺之聲衝天起，城外面黑鴉鴉的宛如螞蟻雄兵一般一支一支的長雲梯端到了城牆下，只見人們背刀爬梯往城上攀去。

弓箭手雙方對射，不少人無聲的倒下去。

城門外，分成五批人抬着木桶到了大城門前面，只見有人正在把木桶打開了蓋子把桐油往城門上澆去。

天尚未亮，忽的一團黑呼呼的鐵桶自城門樓上方抛了下來，還砸死砸傷兩個人。

誰也不知道那鐵桶是甚麼東西，但見有一條火線在延燒着，而且燒得很快。

三十多農民軍不知厲害，還搶着圍上去，不料那火綫忽的不見了。

就在這時候有人厲叫：「快躲！」

只是這叫聲太晚了，但聽轟的一聲起處，火光衝天，引起一片大火，當即把三十多人炸死燒傷，倒了一地，嚇得放火燒城門的一批人也急忙退走。

那個呼叫的人不是別人，于把總是也。

姚家店于把總知道這是火藥，農民軍不知道，于把總急忙奔去中軍帳，他向李自成作報告了。

李自成與封存壽、李老八張翠山等，立馬等着殺進城吶，忽見城門下一團火光，還以為是自己人下的手，如今見于把總忽忽奔來，大伙不知發生了何事。

于把總氣急敗壞的道：「大王，不好了！」

李自成道：「甚麼事？」

于把總道：「長安城有火藥呀！」

李自成道：「就是那放三眼子衝天炮的火藥？那有甚麼可怕的？」

于把總忙搖手道：「大王，不是那種火藥，長安城上的火藥包有鐵砂，一旦炸開一片火海，死人一片。」

李自成道：「有那麼厲害？」

于把總道：「火藥來自東洋倭寇，早年戚繼光江浙剿倭寇，曾吃過大虧，如今我們不可不防！」

李自成一聽，道：「快叫兩位先生過來。」

立刻，就見那萬里奔去了。

李自成又問于把總，道：「我們如何對付城上的火藥？看，咱們人馬已開始攻城了。」

于把總道：「火藥出現，只有躲閃！」

沒多久，只見玄機子當先奔來。

「大王，想不到孫傳庭這老兒存放有火藥。」

李自成道：「地道打通了嗎？」

玄機子道：「人已潛進去上百名了。」

李自成道：「如何對付火藥？」

玄機子道：「一旦發覺有鐵桶抛落下來，立刻派出眼明手快的人出刀斷了火綫，就不會爆炸了！」

李自成一聽，道：「那就各城門下派出一隊出刀快的，專門對付敵人的火藥。」

他看看于把總，又道：「叫他們記住，來不及砍斷火綫，就叫他們趕快躲。」

忽又見萬里陪同何用走來，那何用道：「大王，已有二百人進入城內了。」

李自成道：「可知有火藥之事？」

何用道：「大王，仁慈要看地方，如今已是在攻城了，而且已對我軍大利，就不用去管他甚麼火藥麼！」

李自成一聽，也覺何用的話有理，他重重點點頭，道：「休因小而失大，我們攻擊。」

李老八道：「殺吧，大王。」

李自成金刀一舉，道：「殺！」

就在這時候，只見城門口冒出濃煙大火，兩扇大城門已燒起來了。

又聽得幾聲轟隆响，火光中只見上千人往城門口衝殺過去，長槍矛刀全有了。

忽見城牆上火油石灰帶石頭，一堆一堆的往下砸。

攻城的農民軍立刻死了一百多。

於是，李自成拍馬繞城馳，有人立刻大聲喊叫着：「兄弟們，大王親自督戰了，殺呀！」

「殺！」

這一陣喊殺聲幾乎全城的人也聽得到。

就在這時候，長安城內起火了，火光一起亂了軍心，有些守城官兵已往城下奔逃了。

果然，不過一個多時辰，只見四下城門已被大火燒毀，大批農民軍狂吼着往城內衝殺進去了。

正南門外，李自成剛繞城一週回來，李老八與張翠山、封存壽與萬里等，帶着一彪人馬擁着李自成一路奔殺進去，兩側閃出一彪人馬，數一數就有五百多人，這批官兵好像是那孫傳庭大人的子弟兵，他們一個個的悍不畏死，舉刀狂殺。

封存壽掄起他的神木棍，一路打到了大街上，雙方人馬就在大街上狠幹起來。

這光景好像雙方要打巷戰了。

只不過大批的農民軍像潮水一般的衝進城，長安城四門已毀，再也難以阻住這些農民軍。

於是，雙方人馬就在大街上殺得血流成渠，有不少人是踩着屍體在奔殺。

李自成雙手握刀未出刀，因為封存壽與李老八幾人已足以對付這批官兵們了。

衝殺過南大街，十字大街上有一批人馬奔來，一看之下，原來是從西門進來的別開東與范冲的人馬三千人。

別開東與范冲一見是李自成進城來，叫着迎上去：「大王，咱們馬上奪下長安城了。」

范冲也道：「兄弟們士氣高，長安城最熱鬧。」

李自成忙大聲吩咐：「叫你們的人馬守規矩，長安不比別地方。」

他不說要在長安登基為王，那是以後的事情。

別開東笑笑，道：「大王，放心啦，兩位軍師已然下了命令，咱們誰亂來，當街砍了誰！」

就在這時候，遠處一彪官兵猛往東門衝去，騎兵五百人，個個是

長刀，拍馬往前衝，出刀就砍死人。

忽聽一聲厲吼：「姓孫的，你往那裡逃！」

這吼的人不是別人，玄機子率領着唐大年等師兄弟四人的兵馬堵在東門內。

眼看又是一場血拚了。

那五百騎兵大刀隊，個個彪形大漢，武藝了得，他們盡是孫傳庭百中選一批出來的人馬，他們沿大街衝殺到東門附近，早被兩千多農民軍堵住去路！

就聽有人大吼：「殺了他們！」

這話是何人所吼，沒人去注意，祇因爲雙方都抱定同樣的決心，決心殺死對方。

大刀隊中爲首的有四個猛將，他們舞刀護着一個半百的白臉錦袍怒漢，此人便是孫傳庭，也是陝甘巡撫大人！

孫傳庭也出刀，就在這東門城內幹上了。

附近的城牆半台階上，玄機子站在那兒指揮着，祇見那一批一批的農民軍一樣悍不畏死的往這些騎馬舞大刀的官兵們硬碰硬的幹起來。

仔細看過去，地上死的盡是農民軍！

這其中是有原因的，一方面這批圍殺的農民軍尚未經過訓練，也可以說是烏合之衆，另外一方面，官兵馬隊盡是殺手，而且個個驍勇善戰，顯係受過良好調教的人馬，更何況又是孫傳庭的近衛軍！

官兵與强盜，長安大街上幹得兇又慘，孫傳庭的馬隊幾次未衝出東大門，反而被逼得往後退出半里遠！

再看農民軍，個個不要命的圍殺着，一連七次衝殺中，孫傳庭的這些馬隊，幾乎馬蹄踩着屍體在奔殺！

猛可裏，一彪人馬衝殺過來，爲首的正是孫大寶與方圓這師兄弟二人帶的三千人馬。

那方圓祇一看地上死了上千人，血肉狼藉不見地面了，他咬牙切齒的擧刀大聲吼叫：「兄弟們，滾地前匐，專砍馬腿呀！」

孫大寶更是雙手抱刀就地滾向奔來的兩匹快馬，祇見兩把大刀左右砍，孫大寶便在這時候灑出一片極光，聽得兩匹馬厲嘶狂叫，立刻倒在地上！

馬上的兩個大漢也滾地彈起，擧刀往孫大寶砍去。

孫大寶大聲狂笑：「老子分你們的屍！」

他擧刀疾砍，不料四週的農民軍見機會到來，一擁而上，亂刀亂槍齊下，直把兩個大漢砍成了肉泥！

於是，這條東大街上盡是人……這包括活人與死人！

有人連聲吼：「砍馬腿，砍馬腿！」

附近傳來吼叫聲：「砍死他們，砍死他們！」

原來又有十幾個騎馬的官兵摔下馬來，立刻被農民軍分了屍，連個人形也不見了！

孫大寶與方圓二人指揮着人馬殺得兇，玄機子一看大爲激賞，立刻大叫：「兩位將軍，快去殺了那孫傳庭，這長安城就是咱們農民軍的了！」

人馬太多了，這光景還眞有點擠得慌！

孫大寶與方圓二人乃是白雲和尚的徒弟，師兄弟四人知道李自成是他們師伯的徒弟之後，遂決心輔佐李自成，這幾年轉戰陝北也立了萬兒。

如今聽得玄機子的叫聲，師兄弟二人便率人往敵人的馬隊中衝過去了！

擁進城來的農民軍太多了，想從東門衝出去，又談何容易，孫傳庭的馬隊如今經過幾次衝殺之後，已經死了一半……一旦落下馬便祇有死路一條。

就在這時候，忽然迎面奔來五十騎，雙方一看之下，原來奔來的人不是別人，乃銅川守將李水波是也！

這才幾天，李水波身邊的大漢已又能揮刀衝殺了。

想着這大漢力保李水波，衝出城外落荒而逃的樣子，祇怕這段歷史要重演了！

李水波逃出銅川的時候，身後祇有九個人了，那種光景實在夠辛酸！

此刻，李水波迎上孫傳庭，雙方也不及多言，祇聽李水波大叫一聲：「大人快跟我來！」

孫傳庭也大叫：「衝過來！」

五百馬隊祇有二百多人，聽了孫傳庭的命令，立刻分兩邊包圍着孫傳庭跟上了李水波！

李水波舞刀在前面，一路奔馳往西門！

西大門那面較平靜，原因是農民軍大部份見官兵逃走，他們分別往百姓屋內搜刮了！

可也眞不幸，李水波帶領着孫傳庭這些騎兵剛到那十字街中心，斜刺裏一彪人馬衝過來。

這批人馬來自南大街，祇見爲首的肩上擱了一把金刀閃閃生輝！跟在這金刀人身邊的乃是個七尺大漢，手上抓了一根紅嘟嘟的神木棍。

是的，李自成率領着兩個名老幹迎來了！

其實應說是湊巧雙方碰上了！

李自成這兩個人爲甚麼是老幹？其實祇看到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便知道這批人乃是當年隨同闖王高迎祥打天下的人物，資歷均在十年以上，當然是老幹！

此刻，雙方碰上面原來無話可說，祇有殺出個結果，但李自成却有話要說！

李自成在馬上暴吼一聲：「先圍住，慢出手！」

「嘩……」人馬散開來，把孫傳庭這二百多人圍了個內三層外三層，便是房子上也站了人！

那時候，在這一個階段，李自成心中還有些慈悲之心，仁義理念。

祇見他在馬上戟指街上的官兵，道：「你們中間，那一位是孫大人？」

一邊的張翠山指着李水波，道：「大王，你瞧這傢伙，他乃銅川守將，沒死也就算了，却又逃來長安湊熱鬧！」

李老八道：「這一回絕不饒！」

忽聽對方人馬之中，那白臉怒漢叱道：「賊子們好大狗膽，官家正調動兵馬剿滅你們，如今膽敢攻取長安，當眞以爲朝中無人能治你們了！」

「哈……」李自成笑笑道：「聽這話，你大概就是巡撫大人孫傳庭了！」

「大膽！」

這吼聲有些震耳欲聾，顯然這人有功夫。

衆人看過去，原來是保護李水波逃出銅川的那個巨漢。

這人祇邁出一大步便站在李水波前面。

「狗賊，有種你就同石大爺單挑，倚多爲勝不算好漢！」

這時候擺起江湖兄弟的口吻來了！

李自成一看哈哈笑了。

李老八道：「大王，看我過去砍了他！」

李自成伸手攔住李老八，却對身邊的封存壽道：「封大個子，你行不行？」

那兒向人說行不行，也就是可不可以的意思！

封存壽點頭，道：「行！」

李自成把手一伸，道：「別丟人就行，去！」

封存壽持棍走過去，他臉無表情的站在街中央！

馬隊前的大個子持刀走過來，他冷笑：「去，換把刀來，老子不佔你的便宜！」

封存壽搖搖頭，道：「爲你自己操心吧！」

他的個頭比之持刀大漢還高出大半個頭，往那兒一站，宛如一座塔！

姓石的怒漢不答話，擧刀就往封存壽砍去！

姓石的出刀架勢瘋狂有致，刀風呼呼，好像把滿腔怒氣就出在封存壽一人身上，非一刀砍了對方不可！

封存壽見這姓石的泰山壓頂一刀砍來，並不疾閃，他還擧棍去擋，這光景看得人們也爲封存壽捏一把冷汗，有人還驚呼！

李自成就以爲他的大力士會不會打仗呀，拿木棍同人家大刀硬拚呀！

不料刹那之間有變化，封存壽的神木棍子剛碰上對方的大刀刄芒，倏忽間滑向下方，神木棍中途猛一沉，姓石的刀幾乎被神木棍的滑力碰脫手！

姓石的有些不信邪，反手一刀斜着砍，封存壽心中明白，這時候不是來比武，那有時間在此耗！

祇見他使一個野戰八方倒退步，神木棍挾着呼嘯聲猛一掄，他撥打得姓石的刀往左偏，隨之棍端就近猛一頂，頂在姓石大漢的腰眼上。

姓石的吭叱一聲彎下腰，封存壽一棍打在這大漢的頭頂上，嚄呀，如同打爛個大西瓜，血肉紛飛，濺人滿身，轟的一聲倒金山似的倒在地上了。

「好！」李自成這邊有人叫起好來了！

李自成更得意，他哈哈一笑，道：「你們還有甚麼人想出來較量的？」

李老八道：「大王，別較量了，殺吧，不就是他們這幾個人了！」

張翠山道：「對，殺呀！」

李自成不出手，他把頭一點，道：「殺！」

「殺呀！」

雙方立刻又在這十字街口砍殺起來。

李水波想不到人家用棍子就把他身邊的力士人物活生生的打死，他是憤怒交加，破口大罵：「拚死也要殺了你們這批賊子！」

孫傳庭擧刀厲吼：「血殺，絕不退走！」

他身邊的二百多騎士立刻揮刀就砍，一時之間大白天的也殺得天昏地暗了。

李自成並不出刀，大力士封存壽就站在他面前，封存壽個子大，立在馬前堵住一大半別人看不見。

這兒十字街上殺得兇，四面八方的農民軍便聞聲往這面麕集，大街之上幾乎是人擠人了。

這時候便是再想衝出重圍也困難了。

這時候有許多官兵與百姓混在一起往外逃。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張興隆的武功更上一層樓，某夜他在花園練功，用食、中二指駢成指劍，竟把黃鼠狼擊斃，這是練功三十年的結果……二個山東大漢找他比武，張興隆用氣功壓在他倆肩上，兩人知難而退。日本柔道、空手道的九段高手想與他交手，張興隆一樣用氣功震開他們……公元一九二七年，張興隆來上海灘已三十年，他謹記師父囑咐，五十歲……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玄·文
可飛·圖

三爺

清心寡慾苦修練　暮鼓晨鐘已百年

張興隆忽地坐了起來，抖落頭上的泥土，順手把棺材裏的包袱提了出來，往四下裏看了看，除了這兩個躺在地下的，沒有其他人影，趁着這月黑風高的夜色，張興隆活動了一下四肢，把棺材板蓋從新蓋好，在上面加上浮土，覆蓋得和原先一樣，將鍬、鋤甩至近處的河溝裏，又將兩人的褲帶解下，把他們手脚綁住，有一個「哼」了一聲，有點甦醒了，張興隆隨即在他的痲穴上一點，這位就不響了，昏昏沉沉地睡去。

張興隆本性善良，不願輕易開殺戒，否則早就送他們見了閻王。

張興隆把包袱斜背肩上，打上緊扣，一手一個，把兩個賊人提了起來，直往西邊的方向飛奔而來，至塘橋不遠的大路邊，把這兩個人放在地上，用右手食指，運用堅硬如鐵的「金鋼指」的硬功夫，在泥地上深深地寫下：「這兩個人是盜墓賊，必須送官究辦。」

張興隆甩掉這兩個臭包袱，徑直地向前走去。至於天亮後，這兩個賊人遇上行人，是否送官究辦？還是給放了？這就看他們的造化了，這裏就不再敘述。

此時已將近四更天，看見前面有一點火星在閃爍，緊趕幾步，上前一看，乃是一個豆腐作坊，張興隆來到裏邊，想買碗豆腐漿喝，因爲豆腐漿剛上鍋煮，不滾不能吃，張興隆就在門邊的一個竹靠椅上坐下等候。

灶台後邊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腰裏圍着藍圍裙，這個婦人把一個大酒碗，用自己的圍裙擦了一擦，在扯過漿的熱漿缸裏掏了一碗豆腐，雙手捧着端來，張興隆趕緊站起身來，雙手接過。

這婦女兩眼盯住張興隆，久久沒有挪動，張興隆坐下後用嘴吹着碗面上的熱氣，但抬眼看見眼前的這位婦女，還在凝視着自己，這婦女忽地兩眼放光，叫了起來：「恩人，你還記得嗎？三十年前在鄭家木橋救過的小姑娘？」

張興隆也高興地「哦」了一聲說：「我早已忘了，你還記住？我來上海第一天晚上遇到你，轉眼三十年了，我要離開上海了，又遇見你，眞是太巧了。」

因爲張興隆平時烟酒不沾，再加練的「無門心法」功，所以今年五十歲的長相，如三十年前二十歲的模樣改變不多，尤其是服飾還是老樣子，再加這個婦女對張興隆感恩終生，所以對張興隆的形象深深銘記在她心裏，不曾有一日遺忘，今日一見，使這婦女驚喜交加。

這婦女說：「恩人你的模樣一點未變，我一聽你的口音就想起你來了。」說罷，叫過她當家的拉着

他一同下跪，向張興隆叩拜，說道：「恩人請接受我夫妻兩人一拜，當時有了你的搭救和資助，才有我們的今天。」

張興隆忙把他們拉了起來，說：「事情都過去三十年了，不用再提了，今天我有事路過這裏，實際我就住在老白渡，已經三十年，今天在這裏遇上你們，請你們千萬不要對外面人講，我喝了豆漿就走。」

這婦女說：「恩人請跟我來。」夫妻兩人把張興隆引至裏邊一間廳房，指着神龕下面豎着的一塊牌位，上寫「恩人張青龍公長壽之位」。張興隆也不去更正，隨他們去拜吧！但嘴裏還是說：「把牌子拿掉，不要這樣做。」

這夫妻兩人說：「這是我們夫妻倆對恩公的一片心意啊！」

張興隆無可奈何默認了，接着又說：「我今天路過這裏，千萬不要對別人述說，這就是你們對我的報答了。」夫妻倆嗯嗯連聲。

張興隆把涼了半天的一碗豆漿，「咕嘟、咕嘟」喝下了，從袋裏摸出些散碎銅錢放在欖子上，這婦女一看着急了，忙說：「恩人，你如果爲了喝碗豆漿，把錢給我，等於是罵我了，千萬不能收恩公的錢。」

張興隆祇得將散碎銅錢收起，轉身說：「謝謝你們啦！」急急地往門外走去，這婦女說甚麼也不讓他走，急着跟出門來，但至外邊一看，張興隆人影全無，他已飛身走出一里之遙。這婦女覺得三十年來，第二次遇上恩人，未容自己報答，恩人轉眼又走了，深感遺憾……

張興隆趁着天色未亮，大路上很少有行人，一路奔跑，來到塘橋碼頭邊，他僱了一隻小筏子，擺渡來到浦西南碼頭，張興隆付了船錢上了岸，又去僱了一匹驢子，向西南奔去，第一站到了松江，住了一天，看了當地的風土人情。第二天一路賞心悅目地看着，這山山水水，和這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又至黃山、廬山、五台山、峨嵋山，一直來到廣州越秀山，在越秀山下盤桓了些時日，就直接趕往東莞石龍博羅羅浮山，找到了師父素玄大師。

師父還是原來的樣子，她老人家還是四十多歲的模樣，這是道家的功夫，駐顏有方。

張興隆就此安心住下，隨師父每天上山採藥草，採來草本的、木本的、礦物的、飛禽走獸的，煉成九製還魂丹，爲人類延年益壽，留下了方劑配伍和製藥的方法，如百花油、濟世丸等，都爲現今的製藥工業給予繼承和利用。

素玄大師在體力、精力保持年輕時的旺盛，除了每天練氣功，採食天地、日月、陰陽兩氣之外，還需九轉魂精丹外藥的輔助。所以在一九二八年時，興隆來到羅浮山，素玄大師已是一百二十八歲的人了，但從外表看，還是不滿五十歲，事實證明道家的延年駐顏有方、有術，就是指此現象而言！

隱居深山中生活簡單，不愁吃穿，不問外邊世事的變遷，有節奏地過着晨鐘暮鼓，採藥煉丹，修性養命的生活，在山裏又過了三十年。大約在公元一九五九年年底，素玄大師享年一百六十歲，無疾而終，圓寂而去。

素玄大師生前曾說：「人欲養生，應有方法，延長壽命是可以做到的，不死是不可能的，俗云：人死如燈滅，燈欲不滅，需添油續捻……」

唯物的說法：事物的發展，是有生有滅。

唯心的說法：人間的萬物，是不生不滅。看來這兩者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張興隆於一九六〇年初，一個人來到廣州，背上一百包草藥，將川烏、草烏、鷄血藤、稀簽草、威靈仙等藥草碾成粉末，用舊報紙包上。一九五九年的舊報紙上，糧食大豐收，畝產萬斤糧，畝產皮棉五千斤，全國各地爭相報導，糧、棉高產放衞星，全民煉鋼大躍進，呈現一片大好形勢……

但事實是，吃點心要糕點票，吃飯要糧票，穿衣服要布票，因爲張興隆住在深山老林裏，與外界隔絕，沒有申報戶口，他吃飯成了問題，有金條換不了錢，沒有人敢要。

張興隆爲了和當時的時代合拍接軌，頭上也戴解放帽，身上穿灰布人民裝，脚穿解放軍的軍鞋，袋裏是癟的，肚裏是疙的，爲了求生存，活下去，在馬路上想把專治風濕骨痛的草藥賣掉，但沒有一個人來問津。張興隆直言相告，此草藥能治風濕骨痛，一定有效。路人都側目而視，擦肩而過。

如果像跑江湖那樣，要把戲、唱小調，把棗糕切粒搓成丸，飛上金鉑，外包紅、綠彩色透明紙，冒充大力金丹，要價昂貴，世人反而爭相購買。世上眞是怪事多，假的能變成眞的，眞的却沒有人問津。

張興隆一直等到晚上，一包藥也未曾賣去。他把草藥寄放在路邊賣茶葉蛋的攤上，說是去酒樓洗手間，馬上來取。

此時張興隆的肚子也餓了，在廣州市一家大酒樓門口悠轉，看准了晚飯營生的高峯時刻，生意興旺之時，見到賬台裏大把的錢款都收

了進來，張興隆動作敏捷，徑直走進賬台，左手把管賬先生的右手腕一抓，人就不動了，同時右手拉開抽屜，就把裏邊一疊疊的大鈔票，取出放在自己袋裏，左手也跟着把糧票一大把放在袋裏，這樣左右手的連續拿，把人民裝的兩隻口袋裝得鼓鼓的，這些動作都是在一分鐘內完成。

張興隆一閃身來到門口，混到了人羣裏邊不見了。

待店裏人發現收銀台上的先生不動，時間一長，當是中風，或發心臟病了，上前又拖，又叫，不一會這位賬房先生才緩過神來，恢復如初。

當時他被張興隆一抓手腕，嘴裏就說不出話來，身體動彈不得，但心裏完全明白。現在他驚懊地指着抽屜，大聲嚷着：「不得了，錢被拿去了！」大伙朝門外看去，追去，找誰？誰也無法找到。

張興隆來到賣茶葉蛋的攤前，拿出一元錢，取了兩個茶葉蛋，剝着殼吃了起來，這婦女要找零錢給他，張興隆說：「不用找了……」背起藥包走了，來到一個較僻靜的攤檔，買了一碗飯、一個菜、一個湯吃了起來，邊吃邊思忖：我張興隆今天變成强盜了，搶的是孫子的錢，但為了吃飯果腹，孫子輩們就不要計較爺爺的行為不端了。

飯後，張興隆來到一個少人行走的馬路邊，坐在石階上，借着路燈光的照明，把袋裏的鈔票、糧票數點了一下，約六百多元人民幣、七十餘斤糧票。這樣可以有些日子好生活了，當晚找了一個澡堂子洗了個澡，在澡堂子裏聊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起來，在小排檔上吃了些點心，就趕往火車站，買了一張去上海的火車票，買的臥舖票，是中舖。張興隆就埋頭睡覺，在火車的餐車上吃了客飯，就這樣一個晚上兩個白天來到了上海。

他先在老城隍廟瀏覽一番，當時有個老者，乃是他過去的徒弟，見到他和三十二年前一樣，兩眼直瞪，心裏正疑惑間，似乎在問世上怎會有生得一模一樣的人？張興隆也見到他了，無法和他打招呼，就在人羣中一閃而過，湮沒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張興隆來到上海的故友住處，都物是人非，有的房子雖在，主人已易別姓，為了免去麻煩，不去問長道短了，祇是在外邊看看而已！

張興隆又去靜安寺、張家花園(已改成公家俱樂部)、玉佛寺、龍華廟去轉了轉，但見香火清淡，有的已關門改成倉庫，老百姓已不去敬佛燒香。

最後張興隆又來到地處鬧市的靜安寺，廟內已改成工場，廟門關着，張興隆把自己帶來的一大包藥草，放在大門口地上叫賣，他對路上行人扯開嗓子說道：「這包草藥，用白酒浸泡十天後，可治風濕骨痛。」

人家問：「多少錢一包？」

張興隆說：「有病無錢的我送藥，有病有錢的我收錢，錢給多少你量力而為，你願給多少我收多少，一切憑良心。」

這番話使在場的人們都抱着好奇的心情去買一包試試，有好些人拿了藥說：「我有關節痛，就是沒有錢。」

有的人拿了一包藥，摸出一元錢，有的人拿了藥不給錢。不一會這一百包藥全部解決了。

這一百包草藥從山裏採來洗淨、晒乾、加工成粉末狀，再從廣東博羅羅浮山背來上海，不花錢拿藥的比出錢買的多。最後這一百包藥草僅賣個十六元錢。

張興隆把錢揣在懷裏，心想：現在人們貪小利說違心話的多，憑良心說眞話重信義的人少。可悲！可嘆！

他在上海，身上沒有錢，眞是寸步難行，張興隆又故技重施，到南京路一個本幫大飯店，見店堂內人來人往最熱鬧的時候，在店堂門口有收款的賬台，收款先生將大鈔票一疊疊歸在一起，張興隆還是用敏捷的手法，逕直來至收款先生面前，左手一抓他右手腕穴位，同時右手已將大鈔票朝袋裏裝了，邊上的人看見了，還當他和賬房先生是老朋友呢！隨着張興隆邊向外走，邊和賬房先生打招呼，再見！再見！

張興隆從從容容地走出大飯店，無影無踪了。

這位賬房先生仍坐在位置上，呆若木鷄，不能動彈，不能說話，心裏明白，待店裏的人發現賬房先生的神態有異樣，忙喚人去追，去查，其結果，一切都是枉然。

張興隆在僻靜的弄堂裏，在路邊燈光下點着大鈔票，共一千三百多元。覺得外地不如上海錢多，還是再去一家吧！省得在外地再去做此不端之事。想罷，他向東走了一段路，看見一家廣幫大酒樓，在二樓上面。張興隆現在是輕車熟路，衝着賬台的收款先生，又點頭又打招呼，嘴裏還嚷着：「乖孩子，付錢吧！」邊說，邊湊上去，一抓一拿、二拿、三、四拿，轉身走路。收款的先生紋風不動地坐着，看着他，一點沒有意見，直至張興隆下樓，人走遠了，待服務員發現賬房先生不能動彈，店堂經理也都來到，賬房先生才緩過神來，講清楚是怎麼回事，再去抓人、報案，登記在册，按照例行公事取證辦理，

在此就不敘述了。

這次張興隆又拿了一千七百多元，兩者加起來有三千元了，可以應付一些日子的開銷了。

張興隆取錢為甚麼喜歡在大飯店，衆目睽睽之下取之？因為這樣對賬房先生不會有太大的損害，這是在營業高峯時間，大家在場發生的事，人多可以講清楚。如果上銀行去拿錢，拿的錢雖可以更多，但牽涉受害的人也多，使無辜的人蒙寃，受屈，這樣害人的事，張興隆不願幹。

現在張興隆心滿意足地把錢揣在懷裏，上火車站，買了去蘇州的火車票，去老家看了一下，祇能在門外看看而已，如果認了，一方面人家害怕，不信死人怎地又復活了？另一方面又會增添兒女私情，割不斷，理還亂，又要增加不少人間麻煩。

這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比較緊張，張興隆依賴自己的一身功夫，總算不會餓肚子，能到處遊逛，感觸很深。心想這些有文化學問，專業知識的文人，都上山下鄉去勞功，全國的人數是這麼多，為甚麼種的糧食不夠吃？要定量？報上登的每畝萬斤糧，又被誰吃了？為甚麼家裏飼養的鷄，生的蛋去集市賣掉，想換點油鹽貼補家用，被市場管理戴紅袖章的人抓住，就成了資本主義的尾巴；要割尾巴，又怎麼割法？張興隆的古董腦袋百思不得其解，苦惱了好多天，覺得世間凡人的事最煩人，還是早早回到山裏去，清靜一下這昏沉糊塗趕不上這先進時代的頭腦吧！

＊　＊　＊

九零年，張興隆一一三歲由羊城來上海，日新月異的城市面貌，和六零年相比是大不一樣。張興隆估摸着他認識的故人，也都先後謝世了。他獨自往浦東楊家渡、老白渡住過的地方都去轉了一圈，老房子蕩然無存，地形全變了樣，都建成了新樓房。同輩的老人都不見了，後生仔更是一個也不認識。在碼頭上裝卸貨物，都用上了機械的輸送帶，過去用的扛棒之類東西都不見了，小姑娘也能開十多節的拖掛車送貨，工人們現在都有知識學問，坐在辦公室裏，看着螢光屏，操縱着電腦鍵盤，控制裝卸萬噸貨物……

張興隆看着這些變遷，心裏着實高興。在碼頭進門的地方，是由保安警察看門的，非工作人員是進不去的，張興隆無奈，祇得揀沒有人的地方，跳過圍牆。走過倉庫，就到了碼頭邊上，這時就沒有人查問你了，祇要你空着雙手，出門時門房也不會問你。

張興隆的臉容仍是三十年代的樣子，唯現在的服裝有了改變，穿着時髦的毛料西裝褲、黑皮鞋、眞皮茄克衫，留着長髮，看去不過四十歲的樣子，臉上一點皺紋也沒有，像二十幾歲的青年人，實際上他是上一個世紀誕生的老人，原因在於他練的氣功，和採製服食丹藥的功效。

在黃浦江邊的碼頭過擺渡上輪渡時，大家你推我擁，一點也不謙讓。上下公共車輛時，也是把別人擠在後邊，自己搶先上車去搶座位，祇顧自己舒服，不管別人難過，不尊師，不敬老，對年紀老的都不放在眼裏。張興隆對此祇是搖頭嘆息，想着孔孟之道，何以和現時代的人都斷了關係？

張興隆住在羅浮山裏，隨着旅遊業的開放，他在山上採的草藥，有藥廠收購，所以他的收入可以維持生活，他曾將一些有效的驗方，奉獻給某藥廠，藥廠裏的藥工、工程師看了，祇是淡淡地一笑：「放在這裏吧！我們這裏民間驗方多着呢！祇能有空的時候篩選篩選參考、參考而已！」

但事後經某工程師臨床實驗，有成效，又通過關係在報上寫一篇報告文學，寫上某某工程師，經數十年嘔心瀝血的研究，最終研製出這種有奇效的新產品，接着向衞生機關申請，大量生產，為藥廠創造經濟效益，為病人解除痛苦，獲得名、利。

張興隆目的是為了解除人類病痛，為人類做好事，所以不會有名利之爭，和知識產權被侵吞的官司可打了。

張興隆在廣東六十年，能聽懂和會講廣東話，但他的口音還是保留淮安腔，淮安腔就是周恩來平時講的語調，這就是故土難忘、鄉音不改的道理。張興隆平時也不忘物色一個有德行的傳人，奈何求師難，尋徒更難。因為現代的人們太聰明了，他們是追求立時兌現的實用主義者，過了河就拆橋，實用到師生形同陌路，甚麼「一朝為師，終生為父……」笑為迂腐的陳詞濫調，不合時宜。

張興隆來上海火車站(新客站)時，市容已是大變樣，不認得東南西北。向路邊一位看上去很端正勻稱的年輕人問路：「請問老北門乘幾路車？」

這位年輕人看了看他說：「我帶你去。」說罷頭前帶路，繞了一個大圈子後，又回到剛才的邊上車站。

張興隆看着，心裏甚是納悶，但對這青年還是千恩萬謝。

這個年輕人眼一瞪，手一伸，攤開手掌心說道：「給錢！」

張興隆笑笑說：「給甚麼錢？」

年輕人說：「我給你帶了這麼長一段路，給五元錢。」

張興隆說：「你剛才也沒說要錢？」

年輕人粗着嗓門罵着說：「我吃飽了帶路？快拿錢來……」

張興隆心想：乘車最高價是三角錢，他要我五元，實際就在隔壁，他還要牽着我繞一個圈，走這麼長的路，這種年輕人甚麼工作不能幹？非要做這坑騙老人的行當？

張興隆想罷，用左手在他的右肩膀上搭住，往前走去，來至大鐘下面，石階上坐下，張興隆對這年輕人說：「你年紀輕輕，不該做這種事來坑騙外地人、老人，今後我要是再看見你幹這種行當，我就對你不客氣。今天你就在這裏歇着吧！」說完他就走了。

這個年輕人坐在石階上，耳朶聽得見，心裏明白，嘴裏說不出話來，一動不動，老老實實地端坐着，看着路上來往的車輛行人，六個小時過後，才能恢復自由行動。

張興隆由老北門河南路來到福州路，過去叫四馬路，住上招待所，上澡堂子泡了個澡，在雲南路小食攤上吃了碗麵，沿街走着看那燈紅酒綠的夜上海，和三十年代的舊上海相比眞是天淵之別了。

想起六十年代集市賣鷄蛋，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和現在的對外開放，與世界接軌相比，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再看這些四十歲左右的男女「大款」，手裏拿着大哥大，一會電話鈴響了，一邊在馬路上走着，一邊談起了生意，甚麼進一百萬，拋出五十萬……據說就這兩句話又賺進了幾十萬。這就是新興起來的「大款」，他們進出坐汽車，穿名牌，還有姑娘陪着，又抽烟、又喝酒，身上戴的黃金鍊子、寶石戒，不管是瘦的，還是肥的，臉色黃蠟蠟、青灰灰、黑沉沉，暗淡無光。

有時晚上卡拉OK盡興地玩到凌晨三時，有時通宵麻將至天亮。把白天當晚上，晚上當白天，總覺一天24小時不夠用，但身體也感疲勞不堪，日積月累就成了疾。

現在醫學界，對這些有錢的「大款」們，在生活上無節制、無規律找來的「快活」稱之爲「企業家綜合症」。但還配不出可以一天24小時「快活」的靈丹妙藥。其中有些自作聰明的人，不惜借助會上癮的興奮毒品，來找「快活」，實則是離「早死」不遠……但他們還自以爲是地認爲：「不求天長地久，但願曾經擁有……」作爲他們生活的准則。這些人都是來錢容易，被「錢」奴役作弄的人們。

張興隆看着這繁華的夜上海，和五彩繽紛的人品景觀，緬懷着舊日的夢，余俠清路變成了西藏路，王一亭的房子還在，後輩人都換了住處。顧燕萍、陸鴻斌住的房子也改成北京路，魏泰邁的浸會堂仍在，可是他的人早已作古，黃浦江兩邊的碼頭上都停泊着萬噸級的大輪船，有兩條浦江隧道，還要建有南浦大橋，楊浦大橋，使黃浦江兩岸變通途，張興隆看看這一切，思緒萬千……

張興隆在上海逗留期間，住的招待所，因爲沒有身份証，老祖宗也說了謊，說身份證丟了，正在補辦手續，又送了些好處給人家，就同意他住下了。吃的是普通客飯，有時吃麵條、餛飩餃子，從不過浪費侈奢的生活。

在返回廣州途中，乘的是硬座臥鋪，是下舖位，事先買好了乾糧大餅，用瓶子裝了一壺茶水。

旅途中，張興隆獨自一個人，要麼看窗外飛速離去的山林風景，要麼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也不與人搭話，一路上聽着火車輪在鐵軌上磨擦的聲音。

當火車在深夜十一點多鐘，抵達鷹潭車站時，上來了六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眼睛不停地打量着周圍環境，和旅客男女老少的比例，身上還帶有尖刀，土手槍。待火車啟動後，兩個人分別把住車廂兩頭的門口，不許人們進出，這四個人兩個一伙，由兩頭向裡邊的挨個搜進來，嘴裡厲聲地着：「把錢拿出來，不然老子就給你們放血。」嚇得一個婦女哭了起來，手裡抱着的孩子也跟着哭了。又是一聲不耐煩的喝叱：「不許哭，不聽話就宰了你。」

張興隆在車廂中間的舖位，他白天睡覺，晚上清醒，坐在走道的舖頭，看着眼前這突然發生的事情，當時全車廂的旅客，也都明白了正發生了甚麼事，一下子全車廂的旅客好似給僵住了，大家都屏住呼吸，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只有一個被刀唬住了的人發出，「哼、哼」呻吟聲，車廂所有旅客任這兩個歹徒搜查，沒有一個大男人敢站出來說句話，大家作壁上觀。

張興隆從遠處看着這人雙手捂住大腿，血從褲管下面滴出，淌在地上。張興隆不忍目睹，霍地站起身來，大聲地嚷着：「我說我們這一車廂的男人們，怎麼沒有一個敢站出來說話的？」

又轉過臉來，對着歹徒大聲地說：「你們這些人是要錢？還是要殺人？你們爲了要錢就拿錢，你拿刀子刺人放血是甚麼好漢？你們快放下刀子，給我下車去，不然你們就沒有好下場，今天的這個事我是管定了，你們如果不下車，就過來找我說話。」

這六個歹徒聽了張興隆的呵斥，先是一楞，一看是一個四、五十歲的中老年人說話，身材又不是怎麼高大，其中兩個人，就大着膽子衝了過去。

張興隆笑嘻嘻地說：「請坐，請坐。」用左手一搭這個肩膀，右手一搭那個肩胛，就把這兩位請過來坐在下舖的床邊上，老實得像木頭人一樣，一動不動，連一句話也不說。

張興隆又對着那邊門的兩個持刀搜錢包的歹徒說：「請過來，請過來……」

這兩個人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急急地趕了過來，看到自己的兩個同伙坐在這裡，紋風不動，也不開口，正疑惑間，已被張興隆搭住兩個人的肩頭，同樣是老老實實地平排挨在兩個歹徒旁邊，坐在床沿一動不動。

張興隆又衝着兩頭守門的歹徒一招手說：「快過來，等你們來拿錢……」

這一個正遲疑問，張興隆衝着車廂門迎了上去，手往他肩上一搭，也跟着過來走至床舖間一按，坐在四個歹徒的對面。

張興隆已至另一頭車廂門的出口處，正巧這個歹徒感覺車廂裡怎地沒了動靜？想過來看個究竟。

張興隆向他招着手說：「快來拿錢。」乘勢迎了上去，把這位肩胛一搭也給請過來了，走到床舖前。

張興隆用手一按，用左脚尖在他右腿彎裡輕輕一點，他「咕咚」一聲跪在地上了。又把他的啞穴解開，問道：「你們一共幾個人？」

歹徒抬眼看着張興隆沒有說話。

張興隆用手指在他的膀子上一點，一陣酸痛，痛徹心脾。

張興隆說道：「你快講，一共上來幾個人？帶的甚麼傢伙？不老實就把你的膀子給廢了。」

這個歹徒跪在地下，苦着臉回說：「一共六個人，二枝土槍、六把尖刀。」

張興隆把他一提，將他放在床舖邊坐下，也似木鷄一般紋風不動，在下床舖邊上並排坐四個，對面床舖邊並排坐兩個，六個歹徒像泥塑木雕一般相對坐着。

張興隆把六個人的身子搜了一下，正好是兩把土槍、六把尖刀，隨接把土槍裡的子彈卸出，把剛才搶去的錢都拿出來。又叫被搶去錢的苦主兒把錢領去。張興隆又叫喚剛才腿上挨刀的這個男子漢，經數次催叫，他才挪着剛包扎好的傷腿走過來。

張興隆問他：「你剛才被搶去的錢拿回去吧！」又指着床舖上的散錢說：「你拿回自己應該拿的一份。」

這個挨刀的男子漢麻利地把錢點齊收好，說：「一共一千多現錢，和這隻金戒指，我領回了。」

張興隆又問：「剛才是誰扎你刀子的？」

這個腿上挨刀的男子漢，戰戰兢兢地指着坐在靠窗口的第一個歹徒，說：「是他……」

張興隆拿起放在舖上搜來的刀子，遞在他的手裡說：「你去要回他欠你的那份。」

這個腿上挨刀的男子漢結結巴巴地說：「我……我不想要了。」

張興隆正色朗聲說道：「我們欺人的事不能做，被人欺的事也不幹。他能對你下刀子，你就不敢還他刀子，所以這一車廂的男子漢都是自顧自，看到別人無辜受壞人宰割的時候，都不敢挺身出來制止，作壁上觀，所以幾十個男人甘心俯首，受六個歹徒欺侮，你們毫無男子漢的氣概，連自己都不設法保護，又不肯見義勇爲，捨身去保護別人，你們都是窩囊廢。」

張興隆對眼前這些灰孫子是恨鐵不成鋼，說罷，把尖刀一拗兩截，只聽「喀察、喀察……」六把尖刀都斷成兩截，又把兩枝土槍也都拗成兩截甩在地上。

張興隆兩手提了兩個歹徒，從床舖邊拎至走廊上一掀，就跪在地上，來回三次就把這六個歹徒都平排地跪在走廊窗口下，這六個人一聲不響，也不動彈，老老實實地跪着。

張興隆對着車廂裡的旅客們說：「現在勞駕你們各位，把列車員找來，去報告乘警，這六個歹徒由政府公安機關帶去，依法律判他們的罪吧！你們大伙可要幫我一個忙，就說是你們大家把六個罪犯制服的，千萬別把我扯進去，這就是你們大家對我的感謝了，我現在要睡覺了。」

車廂裡現在却熱鬧起來，爲了看新鮮，都從床上起來探詢究竟，此時已是凌晨一點多鐘，有人去敲開列車員的小門，值班的列車員睡眼惺忪，問清了發生甚麼事，才去叫來了乘警，乘警看後又去叫來五個同僚和列車長。把這些跪着的歹徒上了手銬，六個歹徒站不起來，只會瞪眼，說不出話來。

乘警再問大家是怎麼回事？大家只說，他們用刀子捅人、搶錢，後來就都倒在地上，其他的事不知道。

乘警把斷成兩截的土槍、刀子都歸攏在一起帶走，乘警和列車員，兩個人拖一個歹徒，拖至列車乘警辦公室去處理了。

再看張興隆躺在舖上，鼻息濃

濃，睡得正香。

天亮了，大家都爭先恐後，漱洗方便，忙亂了一陣之後，張興隆繼大家之後，冲了開水，打開塑料袋，拿出大餅來吃。

這時車廂裡又開始了白天的熱鬧，回想起昨夜有驚無險的故事，似夢、似眞。

現在大家都吃飽喝足，爲了打發這漫長的旅途寂寞，都來找這位老先生聊聊，問這問那地無話找話說。見他吃大餅，有的拿來麵包、水菓、啤酒，張興隆都一一婉言謝絕。

有些人見他飲食如此簡單，出於憐憫，向大家湊了點錢給他。

張興隆笑笑說：「錢不用了，我要錢有的是，這你們放心吧！現在我身上帶了藥丸，可以賣給大家，藥效比漳州的『片仔黃』要好，但我的包裝沒有它好，藥效肯定好，算一百元一粒吧！」

說罷從背包裡取出一個木盒子，打開盒子後，裡邊有五十個小蠟丸。又愼重的介紹說：「這裡用的藥材都是稀有的野生植物，雖不名貴，但不易採摘，如果把蠟丸打開，揑在孕婦的手心裡三十分鐘，孕婦有墮胎流產的危險，尤對肝炎、肺炎，腎炎等疾病療效最快。一般三粒可以痊癒，一粒分兩次、供兩天服用。」

當時這些旅客都爭先恐後出錢購買，五十粒藥丸不一會被爭購一空。

張興隆收下五千元，把鈔票隨手朝上衣口袋裡一放，邊上有人說：「老先生錢放好了，不要掉了。」

張興隆說：「錢乃身外物，我要錢，隨時隨地隨手可以取來，但我這輩子從不拿傷人害命的昧心錢。我們做人要講德性，路見不平要拔刀相助，見義勇爲，絕不能袖手旁觀，不義之財不足取，絕不能見利忘義，這是做人的準則。

「我採藥都是攀懸崖、爬陡壁，用性命換來的，是稀有藥材，這是造福於人，是積德。我今年已是一百世紀一十二歲的人了，靠的就是種德壽……」

在場的人聽了都「哇」地叫了起來，全瞪着疑惑的眼神看着他，是騙人的老江湖吧？

張興隆看着大家疑惑的眼神，笑吟吟地說：「我的年齡確實是一百一十二歲了，因爲住在山裡，思想簡單，生活簡單，終日無所用心，所以活到現在。我這次去上海轉了一圈，想去尋舊時的夢，但一切都變了，變得都不認識了。反過來我也不被這個社會所認識，就像你們對我難以理解，不被你們認識一樣……」

聽得在場的人，無不唏噓、慨嘆，驚嘆眼前這位制服衆多歹徒的老人有神功，今日有幸遇到此曠世奇人。

由上海至廣州的49次火車，在第二天下午二時左右，火車就可到達粵北韶關，大家圍在張興隆身邊，尋求新奇的話題，閑談着來打發旅途寂寞。

隔壁舖位中、下舖，坐有一男一女，男的四十歲開外，生得五大三粗，還留着滿臉的絡腮鬍子，脖頭上掛着一條又大，又粗的金項鍊，身上穿的是名牌衣服和名牌的意大利皮鞋，連腰間束的皮帶搭扣，也是金利來名牌18K金的，極盡其暴富的闊氣排場。

身邊還帶着一個三十歲左右，矯揉做作的女人，身上也是穿金戴銀。

兩個人在車廂裏衆目睽睽之下，又是摟，又是抱，臉對着臉，嘴對着嘴，做着各種肉麻的動作。

看見這邊圍着許多人聽老頭講話，心裏很不舒服，心裏暗忖：這樣一個碼子(身體)不大的老頭，自己用點力氣，一拳頭可以把他打到窗外去，所以從心裏壓根兒就不把老頭放在眼裏。現在閑着無事，爲了在女人面前逞英雄、擺威風，手裏拿着彈簧刀，晃晃悠悠地擠了過來，一派上海小流氓的架勢，流裏流氣地說：「喂！老浮屍，有點甚麼樣花頭？拿出來大家看看……」

張興隆看着眼前這個流氓，聽着他滿嘴的髒話，心裏很是厭惡，認定這是個社會渣滓，對老人如此無禮，手裏還拿刀子，這成甚麼樣子？

「快把刀放下！昨天晚上强盗搶，你怎麼不站出來逞英雄了？今天却來找我老頭的麻煩，看來你這個人太不上道。你要給我放血，蓄意傷人是犯法的，還要賠償醫藥費。」

這個鬍子聽了，哈、哈大笑說：「老子有的是鈔票，觸儂兩刀，放放血，賠儂鈔票付醫藥費……」

張興隆「噢」地一聲說：「原來你的鈔票太多了，燒得難受，要在我老頭子身上下刀子，放血玩？你有多少錢？要這樣造孽？」

這鬍子翹着右手大拇指說：「老子鈔票一箱子，足夠支付你醫藥費的。」說罷轉身從袋裏取出銅匙，爬上行李架，把鍊條鑽打開，擰了密碼箱在下舖打開，裏邊都是一叠叠的大票面，滿滿一箱，在場旁觀的旅客們，都「哇……哇」地驚叫起來。

鬍子益發得意地說道：「老浮屍，許多鈔票，給儂放血篤定可以了。」

張興隆嚴峻地對着大家說道：「這後生欺侮老人，應該有個報

應，現在請大家作個見證，絕不是我無事生非去侮辱人家的，是他找上門來逼我幹的，他用一箱鈔票支付醫藥費來用刀子捅我，好吧！你用刀來捅吧！」

張興隆坐在靠窗的舖位上，這鬍子右手拿着刀，點點觸觸比劃着，作刺戳狀。這對練武人來說是一種莫大的侮辱，說時遲、那時快，鬍子猛地朝前上步，離開張興隆還有二尺距離，張興隆坐在原地，用左手掌心對着鬍子的兩條腿一推，就聽「咕咚」一聲，鬍子雙脚朝後，人朝前趴在地上。

張興隆從舖邊坐起，拾起地上的刀，看了看，一拗「喀察」一聲斷爲兩截。

張興隆對這些刀和槍的兵器，他認爲是兇器，兇人無非是持兇器以助兇焰。仗兇器凌人，所以張興隆對兇器嫉惡如仇，他自年輕時起，凡持兇器欺人，犯在他手裏的，都一節節把兇器拗斷，今天也不例外，在場旁觀的人們，都驚呆了。

這個嬌滴滴的女人，在旁邊乾嚎着撲了過來……

張興隆說：「剛才你爲甚麼不勸他，不要欺侮老人？你不許叫，不然我也叫你和他一樣，趴在地上不能動。」說罷用右手把鬍子褲腰帶抓住，從地上往上一拎，輕如稻草似地，把這個五大三粗的鬍子，拎在隔壁鬍子的下舖上，又把這個密碼箱拿在手裏，衝着大家說：「君子取財有道，按道理這個箱子應該由我來處理了，凡是侮人者必自侮，這個人需要休息，傍晚到廣州時他會恢復原狀的。」

又轉過臉來對這個女人說：「你老老實實地陪着他到晚上，一切都會好的，我現在是要錢不要命，要命就不要錢，你不許對別人說甚麼，如果我知道了，馬上就叫你和他一樣，或者永遠爬不起來。」

這個女人低着頭說：「是、是」的應着。

張興隆又對着大家說：「謝謝大家，爲我作個見證，不是我找他，是他來找我麻煩的，我最恨年輕人對老人不敬，這種人在家裏也不會孝順父母的，我們做人最重要的是不做壞事，做壞事必有報應。現在請大家散開各自休息吧！不要再談這件事情……」

張興隆把密碼箱放在枕頭底下，自己頭靠車窗，在下舖斜躺着，眼睛閉着，好似沉沉地睡着了，車廂走廊上，不時有人有意無意地走過，朝舖位上睡着的張興隆看着……

下午二時左右，火車快到韶關站。張興隆起身後，把毛巾、茶水瓶都收拾好了，背上旅行袋，擰上密碼箱，走至隔壁這個五大三粗的鬍子舖前，他還昏睡着。

張興隆上前用手一推他的背脊，說：「韶關到了，下一站就到廣州了，快起來吧！這次花錢買了命，下次再這樣欺侮人，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這個鬍子「哼」了一聲，身子慢慢地翻了過來，覺得混身無力，又酸又麻，但無法站起身來，這時張興隆下了火車，向出口處走去，在茫茫的人羣中消失……

這個鬍子過了一鐘頭後，身體關節恢復了正常，但沒有本來的那種趾高氣揚的神氣了。

張興隆在粵北韶關的近郊處，找了一個旅館，開了一個單人房間，把密碼箱打開，將裏邊的錢拿出來一點數目，總共有五萬元人民幣，張興隆心想：這下好了，不用去找飯店收款先生去拿錢了。我用這不肖灰孫子的錢也是應該的，「老浮屍」也被他罵了，還想給我放血，眞太狂妄了，不教訓他一下，下次還不知怎樣對待別人呢？

張興隆在韶關住了兩天，各處去看了一下，第三天上午，結清房錢，就乘長途汽車，返回博羅羅浮山去了。

至於後來張興隆又怎樣了？因爲他未再出山，傳奇故事僅此向告一段落。

（全文完）

上文提要：張博天會做戲，騙得七十個老人跟他去尋寶，派人下洞仍找不到，於是他們在叫天嶺搭起山寨，取名「大刀寨」。安頓了後，張博天立即去找獵戶吳超……張博天帶着一夥惡人下山找王掌櫃，要他去傳話，叫能站出來說話的人與獵戶來，並强行帶走了一批糧食……山寨上一切交代妥當，他帶着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去安康……

龍蛇干戈



調兵遣將分明暗　流寇攻擊白家堡

張博天微點着頭，心想，這下子可好，能遇上這小子，算是我張博天走運。

突聽姓諸葛的，道：「你們這是幹甚麼的？」

虬髯大漢包二爺厲聲戟指姓諸葛的道：「龜兒子，你叫甚麼？」

微微一瞪眼，姓諸葛的道：「諸葛明就是我。」

又是一聲笑，包二爺道：「你他娘的怎麼不乾脆叫諸葛亮算了，你要是諸葛亮，包準你不會傻蛋到閒事管到包二爺手下人上去。」

冷冷一笑，諸葛明反問道：「請問你貴姓大名？」

嘿嘿一笑，包二爺道：「眞是瞎了你狗眼，你竟然還不知道二爺是誰？小子！你不妨隨便問問，安康鎮何人不知包文通的？」

諸葛明忽然仰天哈哈大笑，道：「姓包的，你爲甚麼不叫包文正？如果你叫包文正，今天就不會找到這平安客店找倒霉了，嘖嘖！眞可惜你叫包不通，那就難怪了！」

包二爺一聽，豹眼一黑，一臉粗鬍子似已變成了刺蝟尾巴，大毛手一揮，斷喝道：「給我殺！」

立刻，就見滿屋子刃芒飄閃，冷風刺面，八隻鋼刀交叉輝映中，齊齊劈向中間的諸葛明。

於是，諸葛明有如一縷青煙般在原地一彈而起，以一種出乎意料的疾閃中，翻向兩丈外的櫃枱邊，一溜耀目的芒彩，隨着他身形的站定，展現在他的面前。

八個持刀壯漢這才發覺，諸葛明的手上已多了一把耀眼生輝的短劍。

於是，諸葛明固守着櫃枱，揮劍阻擋。

而八個圍攻的壯漢，分成兩撥，不停的對諸葛明迎頭劈砍，那樣子眞像是一頭花斑大豹，被一羣獵狗圍着咬一般，只是諸葛明並未有逃去的意願，因爲誰都看得出來，他似乎不願揮劍劈殺。

但這光景看在當門站立的包二爺眼中，却自得已極的一邊抓着他的繞腮大鬍子，邊高聲道：「孩子們！這姓諸葛的已是黔驢技窮，約莫着砍下他一條右臂，二爺晚上下酒吃。」

他這麼一叫，却叫樓上的張博天大爲光火，他娘的，甚麼東西！

正當他要有所行動的時候，突聽諸葛明哈哈一笑，道：「姓包的原來還吃人肉，那好辦，諸葛明送你一條臂，你準備收下了！」

就在他話聲剛落，語音仍在的時候，櫃枱前「噗嚕嚕」一陣衣袂飄動聲，挾着一陣金鐵脆鳴，諸葛明的一條細長人影又暴彈起二丈有餘，空中一個倒翻中，就聽一聲脆

响，緊接着，一股血雨暴灑開來。

也就在他身形一落實地，一條手臂也落到了他的脚前面，那可是一條人的左臂。

諸葛明暴起一脚，撩向地上的斷臂，口中喝道：「接住！」

包二爺並未接住，只一閃上身，那條斷臂「吧」的一聲，撞到大木門，又落在地上。

一刹間，那斷臂的壯漢大叫一聲，倒在一張大方桌下。

這光景看在樓上觀戰的張博天眼裡，不由笑道：「諸葛賢弟的這身功夫，還眞的沒有擱下，看來又精進不少。」

突然間，就聽包二爺厲聲道：「刀來！」

他這暴喝聲才落，就見又由門外衝進一人，一把魚鱗紫金鋼刀，帶着五彩緞穗，遞向包二爺的手中。

包二爺一刀在手，似乎豪情萬丈，一手挽起衣襬，頂着個毛胸膛，大跨步的逼向正在揮劍劈擋的諸葛明。

「閃開！」

包二爺一聲斷喝，圍着的七個人，全都抱刀退守一邊，嚴密的擋住諸葛明的退路。

齜牙咧嘴的狠聲道：「諸葛明，如今包二爺不光吃你一條臂，包二爺也看上了你的那顆心，今晚上包二爺就拿你那顆血淋淋的心，泡着酒蒸着吃。」

一邊，突然揮動手中魚鱗紫金大刀，就見光彩輝映中，橫空如匹練，鏑鋒帶着劃空的裂帛聲，一上來，一連揮出十二刀，刀刀全都逼得諸葛明滴溜打轉。

誰都看得出，諸葛明手中的兵刃，不宜硬碰硬擋，但諸葛明的輕身功夫終是比粗壯的包二爺高那麼一籌，是以一上來，諸葛明尚能應付。

然而這情形看在張博天的眼裡，心中老大不是滋味，因爲他想起了當年，當年那種威風，難道眞的消失了？

冷冷的哼了一聲，低聲的，也是冷峻的，張博天對歐陽泰二人道：「去把樓下那七個龜兒子劈了！」

緊接著，他又接了那要命的一句道：「我不要看到有一個活的！」

頭大如斗的歐陽泰，凹嘴一翹，口水吐在手掌上，然後兩手一搓，拔出大馬刀來，一面笑道：「寨主，你只管喝酒看古景吧！」

像隻碩大的大鵬鳥一般，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自二樓飛撲而下，半空中，大馬刀已幻化出一束閃電般的冷焰，迎頭劈砍而下。

像切西瓜般，二人一落地，就在二人正下面守着的二人，腦袋已被片去一大塊，當場死在地上。

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完全恢復了當年「流寇殺人的水準」，只見他二人全都是雙手握刀，馬步如樁，一副砍山劈岳的標悍架式。

一連的被二人砍翻四五個。

於是，前門站着歐陽泰，二道門守着令狐平，二人一步一趨，高舉着大馬刀，逼向背立的兩個壯漢。

包二爺正逼得諸葛明團團轉，突然場上有了巨變，這可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於是，他一面逼退諸葛明，邊又高聲罵道：「那裡蹦出來的龜兒子王八蛋，竟敢橫插一手管起包二爺的閒事來了。」

突然間，他大吼一聲道：「都進來，放倒這個三個王八蛋，給死去的兄弟報仇！」

於是，一陣脚步聲，一下子衝進十多個壯漢來。

這一來，平安客店可眞的不平安了。

一邊揮刀劈殺，包二爺高聲斷喝，道：「圍起來砍，一個也不放過！」

包二爺才把話說完，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也被進來的十幾個壯漢圍起來。

歐陽泰被圍在大門邊，已是在浴血奮戰！

令狐平被擋在二道門，額上直冒汗！

於是，張博天火大了。

只見他奮力抓起前面的一張大桌子，連酒帶菜，碗筷杓盤，挾着一股勁風，砸向樓下一衆衝進來的壯漢。

地方已經亂七八糟，一時間不易躲閃，還眞叫他當場砸傷四五個。

緊接着，張博天大叫道：「諸葛明，還識得我嗎？」

諸葛明哈哈大笑，道：「來的可是張將軍？」

「不愧是諸葛亮後代，記性不錯！」

緊接着，張博天道：「把這個大鬍子送給我，你去收拾那些龜孫子們！」

包二爺一看來了個白胖溜高的壯漢，聽說是甚麼張將軍的，心中就有些不服，如今又聽人家把自己讓來讓去，心中那股子滋味，比一頭插到糞裡還惱火，只聽他大喝一聲，罵道：「老子先劈了你這頭豬！」

手中紫金鋼刀一招「力劈華山」，凌厲的帶起一股銳風，罩瀉向張博天的面門。

張博天冷哼一聲，打橫的揮出大馬砍刀，生把包二爺劈來的迎面一刀，打橫一邊。

包二爺與張博天二人這一對

上，平安客店像開了鐵匠舖一般，「叮噹」之聲大震，火星滿屋四濺，加上哼咳哎呀之聲不斷，把原本圍在平安客店看熱鬧的人，全都嚇得遠遠的。

張博天能夠在李大王身邊一混有年，自然有他的厲害一面，他那會把你姓包的看在眼裡，一上來大馬刀霍霍揮閃，十二連鎖大馬刀法，凝聚在一剎的流光騰舞間，殺得包二爺在這冷熖般的光束中橫閃滾動，紫金刀立刻有着捉襟見肘之感。

由旁看去，張博天與包二爺的軀體，看上去不分上下，然而張博天的那股子慓悍驍勇勁頭，却被張博天表現得淋漓盡致；他那種氣吞河嶽的大馬刀，盡朝着包二爺的身上砸。

於是，包二爺遇上了生平最難對付的敵人，因爲他已被張博天劈砍出店門外，劈砍到大街上。

包二爺「哇哇」大叫，越叫越厚不起臉皮，轉頭逃走，因爲他姓包的還要在這安康混下去。

張博天「哼咳」有致，而「哼咳」聲中，他把個姓包的當成了盜他寶藏的賊，他豈肯輕饒？

張博天一路劈砍，包二爺的那雙牛皮快靴已發出「沙沙」聲，與原先他的輕快，明顯有了分別。

看着包二爺一路退讓，但平安客店的「呼喝」聲，「哎呀」聲，又不斷的傳出來。

於是，包二爺開始心中發毛，那種毛燥樣子，就如同他黑呼呼的前胸一樣，令人有急欲撕裂的感受。

猝然間，張博天吸氣塌腰，讓過包二爺的攔腰一刀，大馬刀疾如閃電一般，連着包二爺的毛胸與左臂，幻化出一片血雨，就在這片血雨中，張博天大馬刀疾翻而迎上包二爺的回馬一刀。

就聽「噹」的聲音脆响中，包二爺的魚鱗紫金刀，被砸向一旁而幾乎脫手。

包文通包二爺左臂幾乎抬不起來，前胸的黑毛變成了猪紅色，一大片溼的血水，還在往外淌。

突然間，包文通擧起左臂，伸着毛森森的鬍叉子，張大嘴巴往傷口處猛力一咬，立刻間成了個喝血王。

就在他滿嘴巴自己的血水，皆目欲裂的迎着張博天的大馬刀砍去的時候，突見他「噗」的一聲，把口中血水噴向揮殺過來的張博天！

張博天不防姓包的會有此一着，雙目一閉，先承受迎面的血雨，但手中的大馬刀却加了十成力。

「噹！」

魚鱗紫金刀飛上了天，落下了地。

就在張博天回馬刀的時候，包文通狂喊一聲，雙手箕張，雙臂大張，哇哇叫着抱向張博天，其慓悍與凶猛，連張博天這個流寇將軍也爲之動容。

於是，張博天腦際一閃而意念電轉，他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想法。

就在包文通鮮血崩灑着向他抱來的時候，他那一刀可以把包文通劈成兩半的大馬刀，却在空中打了個旋，人也一橫，側向一旁。

張博天暴伸右足狠狠的踹在包二爺的胯骨上，祇聽「彭」的一聲，包二爺人已趴在一家店面的台階上。

然而包文通已豁上了，祇見他身體不動，繞腮鬍子大臉蛋猛一扭頭，惡狠狠的瞪着握刀逼近的張博天，閃電一般的破口罵道：「我操你先人祖奶奶，有本事快把你包二爺卸個零碎，你要是一刀叫包二爺斃命，你就是漢江裡王八生的，你是先要那一塊。」

他「塊」剛出口，猛一擰身，擧伸雙手，又迎撲而上。

那是個血人，但却表現出悍不畏死的兇殘勁，像獅虎，但獅虎也會在吃到苦頭後，會奔逃而去，然而包二爺，却沒有這種孬樣，他好像不死不甘心，而且還得死得「過癮」。

於是，冷然一笑，張博天在包二爺昏天黑地的又撲上來的時候，疾快的一旋身，大馬刀的刀背，生生砸在包二爺的後頸上。

「咚」的一聲，正應了那句「推金山倒玉柱」，包二爺兩眼上翻，直直的摔在地上。

張博天拎着大馬刀，幾個彈縱，人已來到平安客店門口，却正迎着三個由裡面逃出來的漢子。

抖手一揮，一束窒人的刀芒，有如春雷中的閃電一般，一閃而帶起兩顆人頭，「叮咚」落在地上，後面的急忙向後縮，却不料令狐平一刀劈到，連叫也沒叫出來就跌坐在門坎上。

搏殺似乎應該告一段落了，因爲張博天祇站在門口高聲道：「諸葛明，咱們走！」

於是，張博天當先，諸葛明緊緊的而又驚奇不止的跟上去，歐陽泰與令狐平拎着大馬刀，四個人大敞步的走向夜暗的街上。

四人在經過包文通的時候，張博天指着包文通對令狐平道：「把他帶走！」

「寨主是說他還沒死？」

一旁的諸葛明一聽，心想：這下可好了，流寇不幹，搖身一變而成了山大王。但他也祇是微微一笑。

歐陽泰已把包文通的身子翻過來，發現包文通還在淌血，看了一眼張博天。

「他不會死，咱們找個地方替他包紮起來。」

歐陽泰與令狐平在包二爺兩邊一架，拖着就走。

四個人摸着黑來到一處濃密的林子裡。

張博天隨手掏出一包藥粉，丟給令狐平，道：「替他包紮起來。」

一面笑對諸葛明道：「風水先生，你這一向在甚麼地方擺卦攤？」

「張將軍，你是知道的，那祇是騙人混碗飯吃，來到這安康已有四五日了！」

二人找了個大樹根上坐了下來，諸葛明問道：「張將軍現在在那兒得意？」

張博天冷哼一聲，狠狠的道：「本來是得意的，可是……」

張博天一巴掌拍在大腿上，這情形看在諸葛明的眼裡，不由一楞，急急道：「可是怎麼說，北京城在找張將軍麻煩？」

冷哼連連，張博天道：「北京城找不到我的痲煩，却是被偷兒把我戲弄慘了！」

諸葛明的單鳳眼雖在暗中，却仍發着彩芒，大額頭向上一抬，問道：「誰敢在虎嘴裡撥弄？」

於是，張博天就把失寶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當然他也加了一些「可口」的香料。

另一面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把個包二爺像包紮傷豬一般，極熟練的把包二爺敷上藥包紮起來。

祇聽張博天又道：「我料準那堆金磚珠寶，就在這漢江兩岸某處，我這是在替大夥弄些生活本錢，絕不能叫那個偷兒一人享用。」

身處亂世的諸葛明，來自何處？如今本來是漂泊無定，更無恒產的人，當即起身道：「張將軍，諸葛明的這塊料，不知將軍覺得怎麼樣？」

「跟我上山去，山寨上少個軍師，那位置可是你們老祖宗諸葛亮的行業，如今你就順理成章，替我出主意吧！」

張博天當年在流竄的時候，就認識這諸葛明，雖然他沒幹幾天流寇，諸葛明的餿主意還眞的不少名堂，如今他就需要這個人才，因爲，在他的心中，正要爲他的失寶，要震驚江湖的大幹一場呢！

一手指着蠕蠕在動的包文通，張博天道：「你怎麼同這種人幹上了？」

打了個哈哈，諸葛明道：「說出來叫人赧然，倒不如不說的好。」

拎着大馬刀走過來的歐陽泰，笑道：「如今已是山寨的軍師爺了，歐陽泰先給師爺見個禮吧！」

諸葛明手一攔道：「你二人不就是當年東路符將軍的麾下四金剛嗎？」

仰天哈哈一笑，歐陽泰道：「好漢不提當年勇，我四個可夠慘的，學着去做好人，替人趕豬，另外兩個幹上伐木，弩了一年多，還眞有些猴舐蒜罈子，怎麼覺着全不是味道，眞是天可憐見，讓我四個碰上了張將軍。」

一面低聲道：「張將軍可眞念舊，領着大夥去挖寶，他奶奶的却被人盜去了，連戈將軍也慘死在山洞裡。」

諸葛明皺着眉頭，他心中有些半信半疑。

半信，是因爲有人證，歐陽泰說的一定大實話。

半疑，他不敢一下子接受這位張將軍眞的念舊到挺身給大夥分寶藏。

畢竟，諸葛明他是孔明的後代。

哈哈一笑，張博天又道：「諸葛賢弟！你最好把事情說出來，也好叫我琢磨着對付這包文通。」

淡然一笑，道：「我懂將軍意思，可是想收他在將軍帳下？」

「猜對了！」

「這人聽說十分野性，安康鎮上有名的人魔包二爺，不少人親眼看到他一把掏出一個活跳亂蹦的人心，就往他的毛嘴巴裡塞，全安康鎮上不論誰家小孩子哭了，祇要說『包二爺來了』，那哭聲立刻會停下來。」

一頓之後，諸葛明又道：「我就在一家青樓附近擺卦攤，不祇一次的看到或聽到那家妓院裡的姑娘，哭喊着逃出來，我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好，一個當過流寇的，忽然會變成打抱不平的俠士，老天爺會笑掉大牙，可是幾次三番，終於我還是插手管了這樁閒事，我打了這姓包的手下。」

諸葛明咬咬牙，道：「將軍，還有人玩姑娘不花錢的！」

張博天哈哈一笑，道：「原來是一幫混混，他奶奶的，這種人最沒出息。」

突然，躺在地上的包二爺，厲聲喝道：「龜孫子們，你們有出息，說說看你們是幹甚麼的？」

張博天拎着大馬刀，緩緩的踱到包二爺跟前，冷冷的一聲低罵道：「姓包的，你知道本寨主爲甚麼不殺你？」

「狗養的東西，原來你還是個山大王，我包文通敗得還算值得，哈哈……」

張博天冷哼一聲，道：「猜猜

看，我爲甚麼不殺你？」

「老子又不是你肚子裡蛔蟲，怎麼知道？」

張博天大馬刀的刀尖，盡在包文通的鼻尖上比劃，大黑的天，刀刃仍然一閃一閃的。

然而包文通並不避讓，因爲搏鬥時候沒有挨刀，如今又把自己的傷處包紮起來，八成不離九而攀十的不會殺他了，他還有甚麼好躲閃的。

冷冷的，張博天暴睜雙眸，邊罵道：「張大爺南征北戰二十年，發覺你這王八蛋夠狠，而且狠得可愛，這種人閻王老子是不會收容的，除了我張博天例外。」

「張博天！張博天！」包文通盡在思索。

「他娘的你該叫聲寨主！」令狐平沉聲說。

猛的一拍地，包文通道：「前些年流寇血洗河南，有個叫『閻王刀聲』的張博天！」

他話聲未落，張博天仰天哈哈大笑……

藏在林中的鳥獸，被張博天的笑聲驚走，連附近的樹葉也簌簌響。

於是，就聽他豪氣的道：「閻王刀聲，聲響人頭落地，閻王刀聲，刀出如風，哈哈……」

包二爺本來不怕死的，如今在聽到張博天的笑聲中，所充滿的悲鳴，他有了驚悸感……

祇聽他悲壯的道：「包文通會攜刀追殺你三千里，爲的是要同你比比誰的刀快，誰的刀狠，想不到包文通無意間同你這位大流寇對砍一陣後，還是敗在你手中，難道這是天意？」

「這是天意，也是老天爺的巧安排，就在我一刀要將你劈成兩半的時候，我似乎發覺你該是我的『同路人』，我不能殺你，太可惜了！」

一頓之後，又道：「不是我這廂看不起你，你姓包的這一手武藝，算是夠好的了，爲甚麼不去轟轟烈烈的幹，却窩在這芝蔴大的安康小鎭當個混混頭兒？」

突然高聲喝道：「跟本寨主上山去！」

包文通一楞，心中在琢磨，當今之世，女眞入關一年多，還是個亂世局面，倒眞的不如跟着姓張的大幹一場，幹好了當王，幹垮了也不怨娘，那是自己不行。

心念間，喘着氣道：「那你秤秤我包文通的這塊料，能在你手底下幹個甚麼樣的頭目？」

哈哈一笑，張博天道：「你這是答應跟我上山了？」

包文通道：「既然你比我包文通還狠，也算是我姓包的心裡佩服的人，咱們這就說定了。」

張博天一笑，道：「打從現在起叫天嶺朝陽峯的大刀寨，你包文通算是榜上有名了。」

一面伸手把包文通的傷處拉起來看了個仔細，邊搖着頭，道：「這一刀還眞的險，胸骨可會傷到？」

包文通道：「寨主！要殺人就不怕挨刀，這點傷算是搔搔癢，少個胳臂掉條腿，那才算是傷呢！」

張博天嘿嘿一陣笑，一邊對諸葛明與歐陽泰以及令狐平三人道：「聽聽這口氣，簡直就是我同戈正當年流竄時候的口氣完全一樣嘛！」

於是幾個人全都笑了……

包文通當即道：「既然我跟你們上終南山，我在安康鎭上多少還存了點家當，趕着回去收拾收拾，也有千二八百兩的，算是我對寨主的見面禮吧！」

張博天一聽，哈哈一笑，道：「張博天，這是看你是條漢子，我就對你實說了吧！」

他似乎在整理着要說的話，緩緩的道：「原來我與戈將軍在朝陽峯的山洞中，藏了一堆金磚寶物，祇因爲被盜，這才領着一些舊屬，據山爲寨，就在這附近州縣探查，約莫着就在這沿江一帶，祇等找到那批寶藏，咱們所有兄弟，這下半輩子的日子，算是不愁了。」

一頓之後，張博天又道：「也因此，咱們立山爲寨，却不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祇是對那批寶物則絕不放鬆。」

天色似乎快交二更了，張博天伸頭樹林外一望，又道：「咱們立山爲寨，嘯聚人馬，爲了安全，我已把山寨四週四十里內，加以肅清，連一家姓吳的我全不放過，眼下我到過安康鎭，爲的是打探白家堡。」

包文通繞腮鬍子一翹，道：「寨主可是疑惑那白家堡動了那批寶物？」

張博天道：「我不放過任何一點有嫌疑的。」

「白家堡堡主白慕堂，人稱『大刀藥王』，聽說武功不錯，他有兩個兒子，也都是文武全才，不過我全未曾聽過。」

包文通這麼一說，張博天笑道：「姓白的大兒子叫白中天，講起來他會救過我，但祇要他對那堆寶藏失竊有嫌疑，張博天一樣不會放過他，如果眞是姓白的動的手脚，張博天會在他未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揮刀劈下我的一條膀臂，還他的搭救恩情，因爲，我張博天不能因我一人，讓大夥跟着窮苦一輩子。」

張博天的這種說法，聽的人誰

能不感動？

包文通第一個就豎起大拇指讚道：「聽寨主這麼一說，包文通自覺跟對了人，沒話說，往後調包文通全聽寨主的。」

張博天笑對諸葛明道：「如今山寨上有那麼七十來個，正由高磊與司馬山、上官中三人加强操練中，往後兵遣將就全都看先生的了。」

諸葛明笑道：「小場面算是有了，要成氣候，尚待擴充。」

張博天一高興，哈哈大笑，道：「既有諸葛，又有文通，已足可抵千百嘍兵了，哈……」

於是，黑漆漆的樹林裡，突然冒出一陣極爲粗獷的大笑聲。

＊　＊　＊

和風吹颳着河邊一排排楊柳枝，靠一個不算高的斜坡上往河的盡頭望，天晴視界好的話，能看到河口與漢江的接頭處，點點的帆影，一滑而溜過河口，約莫着河口到這山坡，也有個五七里地遠。

一座恢宏高大的城堡，就依着這個斜坡西面矗立着，它那灰黑的堡牆，總也有個三四丈高，那條連着漢江的河，把這個大城堡圍了一半，看上去城堡一半像是在水上似的，其實城堡的牆是沿着河岸用岩石砌上去的。

通往城堡的一條寬馬路，兩邊是高高的山坡，中間馬路則像是山溝一般。

由低處往上走，直到快與山坡等高的時候，有一座靑石牌坊，正面牌坊石柱下面，蹲了四座石獅子，牌坊橫樑上，拱托着一塊鑲金字篆體石匾：「白家堡」！

過了這座石牌坊，沿着寬馬車道，兩旁盡種着各種奇花異木，走過一座城牆橋，抬頭看去，四五丈高的堡樓子，像座廟一樣帶着威嚴與冷峻的氣勢。

進入這座堡門，像個小街市一般，整齊的住了四五十家住戶。

春耕已過，就等着收成，白家堡的堡樓下面，正有幾個老人，人手一隻旱煙袋，拖拉個沒有後幫的拖鞋，蹲坐在兩邊的石條欖上，天南地北的說古論今呢！

幾個老人身邊，還有兩個小男孩，手裡拿根火繩，幫着老人嘻嘻哈哈的點旱烟呢！

鬧了這麼多年的流寇，不管怎麼樣，如今總算是太平了，太平的日子對人們就是福，一次天下大亂，這些老人能混過來，說起來也算不容易了。

如今幾個老人巴滋巴滋的抽着烟，微閉着雙目，享受着堡外面飄進來的花香，那份自在勁，何異神仙？

正所謂：「神仙無妙方，祇知歡樂不知愁！」

空中的雲不多，一塊塊的像被風吹起的破紙片，午後的陽光就從這些雲隙間洒下一條條金色耀眼的光芒，有點刺眼。

從白家堡的接漢江河口不遠處，一艘大木船上，黑鴉鴉的坐了四五十人，這些人全都是一色的靑衣大漢，斜背着大馬砍刀，其中還有二十來個大漢的膝前，豎着一塊老牛皮盾牌，看上去這些人神態冷漠，連高聲說話的人也沒有一個，江風拂面，但拂不去他們那種凜烈的肅煞之氣，江水悠悠，却帶不走他們的殘殺決心。

如今這條原本是白河小鎭裘四爺的大方木船，正由高磊同他的七八名江上兄弟撐駛着，穩穩的錨泊在白家堡河口外不遠的岸邊，就等紅日一擱在山頂上，大方船就直駛進通往白家堡的這條河，約莫着天一黑，大木船就會靠上白家堡的後堡石牆邊。

張博天不在船上，甚至他的四大武士也不在。

大刀寨上的軍師爺，與歸順張博天麾下的包文通二人，却坐在舵旁邊高磊跟前。

這是諸葛明投入大刀寨後，第一次用兵，對他來說，祇許成功不許失敗，也因此他擬了這次偸襲計劃。

當然，爲了這次行動，諸葛明舉着他的「鐵口直言」那個破卦攤子，在這白家堡前擺了一天卦攤。

遠遠的，他看到了白家堡裡面白慕堂那所巨大宅子，紅牆綠瓦，靑石台階拱托着一座雄偉的門樓上，兩扇特大的木門，兩邊一對石獅子，那樣子還眞夠氣派。

高大紅牆的另一面，有個側門，看樣子那兒是個馬廐，不時的有馬匹出進。

大白天，白家堡的堡樓上有人看守，晚上堡門一關，也祇有一個人守着，另外就是一個更夫，也住在門樓上，時辰一到，更夫就會由堡樓上走出來。

自從諸葛明自白家堡回去以後，他立刻調兵遣將，連張博天也全聽他的安排。

於是，大刀寨全體出動了。

這日也是諸葛明認爲的黃道吉日。

雲層像是越來越少，而山頂上的太陽也接上了山頭，遙對着江東邊天上的大半個圓月，由光芒的對照中，顯然月光即將取代落日的餘暉。

接江河口上，高磊的大木船啓動了，一溜而進入通往白家堡的這條並不算寬敞的河面。

這時候的白家堡前面，靑石牌坊下面，張博天親率四大武士，以

及二十多名嘍兵，拎着大馬砍刀，筆直的站在青石牌坊下面。

一個嘍兵快步的走近白家堡的堡樓下面，正遇着一個堡丁在關堡門。

「幹甚麼的？」

堡丁看來人手中拎着刀，原本祇是先關半扇門，却忽忽的又把另一扇門也關着，祇露尺半寬個門縫，注視着那名嘍兵。

「快去通報白慕堂，大刀寨寨主，正在你們的那座石牌坊下面等他回話，要是晚來，當心爺們殺進堡裡，鷄犬不留！」

堡丁一聽來的是山寇，這可是强盜上門口。

「叭」的一聲，把那個足有半尺厚的大木門閤起來，一面急急的高聲叫道：「有强盜呀！强盜來了！」

於是，堡樓上的大銅鑼響起來了。

堡中的人差不多大都在屋裡飯桌上，就等張口了，突然鑼聲傳來，這可是快兩年沒有的事，難道又在鬧流寇？

於是，堡裡所有的人都走出屋外來打聽。

老爺子白慕堂走出大門，威風凜凜的捋鬍站在青石台階上，他的兒子白中天與白中虹，二人分站在他的身邊。

望着氣急敗壞的堡丁，白慕堂問道：「甚麼事敲警鑼？」

「老爺子！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白中天喝問道：「究竟甚麼事，快說！」

「强……强盜來了！」

白慕堂一驚，急問：「在那裡？」

「就在石牌坊下面。」

「來了多少人？」

堡丁一楞，囁嚅道：「我沒有到堡樓上看，就急急趕來稟報老爺子了。」

白慕堂立刻道：「趕快招集所有的人，抄傢伙跟我走。」

於是，就見那名堡丁沿路一陣吆喝着。

還眞夠快的，就在這灰濛濛的夜晚，轉眼集合了五六十人，刀槍劍戟全出籠，一陣哄叫中，全跟在白老爺子身後，來到了城堡下面。

老爺子白慕堂領着幾個護堡武師，以及兩個兒子，走到堡樓上，朝着遠處的青石牌坊望去。

兩旁的斜坡一目了然，坡中間的馬道也躲不了人，就祇牌坊下面，頂多站了二十多人。

於是白老爺子笑了……

「當年鬧流寇，一上來就像螞蟻搶窩，黑鴉鴉的盡是人頭與刀頭，如今你們看，就祇那麼二十來個毛毛，也敢來我白家堡撒野。」

白中天一笑，道：「說的也是，要不然他們怎會等着天快黑了再找上我們白家堡來？」

白慕堂一擺手，道：「走，跟我迎上去，單就同他比比人數，也好叫這些不長眼睛的知難而退。」

於是，「呀然」一聲，堡門大開，白老子撩袍拎刀，在一衆堡丁的簇擁下，大敞步的朝着石牌坊走去。

兩旁邊，早有人點着燈籠火把，嚷嚷着逼近石牌坊。

一看來了不下五六十人，張博天咧嘴笑啦！

他就擔心白家堡來的人少，因爲人越多，就證明堡內人越少，那麼，諸葛明他們就……

白家堡的青石牌坊下面，雙方碰上了面。

張博天身後的四大武士，全都敞着毛森森的胸膛，肩上放着大馬砍刀，虎視眈眈的，就等着砍殺，二十名嘍兵，青衣短打，腰纏布帶，大馬砍刀抓在手中，迎着燈光，一閃閃的在晃動，好像那把大馬砍刀有了生命似的，就等着喝人血了。

白慕堂中間一站，沉聲道：「如今已是承平世界，怎麼又出了你們這些妖孽，敢情又要造反不成？」

張博天嘿嘿一陣笑，笑得人起鷄皮疙瘩。

「你？怎麼會是你？」

白中天滿臉驚異的指着張博天。

冷然收起笑容，張博天沉喝道：「不錯！是我，你總算還認識我。」

白中天臉色一沉，道：「你好沒有良心！」

「你閉嘴！」

白中天大怒，道：「要不是我救你，你早就曝屍荒山了，想不到你却來個以怨報德，難道你是頭狼？」

張博天更是怒不可遏的道：「放你娘的屁，張博天恩怨分明，心裡並沒有忘了你那幾包藥，可是你知道我張某的代價是甚麼？」

白中天人一怔，張口結舌。

却聽張博天厲聲道：「一大堆金磚珠寶，一大堆價值連城的珠寶，你知不知道？嗯！」

衝前一步，戟指白中天又道：「那可是上百弟兄們下半輩子養家活口的，你說該怎麼辦？你是自己拿出來呢？還是張大爺血洗你這白家堡？」

白中天總算聽出一點來龍，可是仍弄不清去脈，不由冷笑道：「姓張的，這我就糊塗了，你丟了寶藏，關我白中天甚麼事？」

嘿嘿一陣冷笑，張博天道：「

張大爺早就知道你會來這麼幾句話，不過你也不要把張大爺當成個算盤子兒，任你姓白的撥弄，老實說，你不把那批寶物交出來，明早的太陽，你們全白家堡就別想再見着了。」

白中天大怒，道：「姓張的，你憑甚麼說我白中天盜了你的寶藏？」

張博天冷然的道：「終南山叫天嶺上一年沒幾個人上去過，然而僅有的人，却是你！是你白中天，而且你又是專門在荒山上撥撥找找的，不是被你弄走了那堆寶藏，還會是誰？」

白中天一聽，不由大怒，道：「好哇！原來你是硬往我白中天頭上栽贓！」

白慕堂一捋嘴上白鬍，道：「我兒子如果得了寶藏，老夫如何不知？」

哈哈一笑，道：「父子同謀，一句話兩張口，張博天不會相信的。」

冷凜的一笑，白慕堂倏然聲若宏鐘的道：「白家堡沒有做虧心事，信與不信那是你的事！」

夜梟般的一聲大笑，張博天道：「這眞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聽刀聲不心慌。」

就見他「刷」的一聲，拔出背上大馬砍刀。

白中天自不願血染白家堡，急忙伸手一攔，道：「姓張的，難道單憑臆測，就能入人以罪？」

張博天道：「這種事情難道要我找來三頭六面的加以指認？」

倏然間，白中天冷冷的戟指張博天道：「這麼一說，我忽然想起一樁事來！」

張博天眼一翻，道：「可是寶藏的事？」

白中天猝然喝道：「吳獵戶吳超夫婦二人，可是你下的毒手？」

張博天嘿嘿冷笑，道：「搏殺吳超也不過殺雞儆猴，你若知道張大爺是幹甚麼出身，你姓白的就會知道沒甚麼值得你大驚小怪的了。」

白慕堂厲喝道：「報個名出來！」

張博天一笑，臉上似乎突然平靜很多，祇聽他平平淡淡的道：「當年也不知是甚麼人，送給張大爺一個不太雅的外號，叫甚麼來着？」

張博天扭頭問身後的歐陽泰。

像在打擂般的，歐陽泰的凹嘴一咧，高聲道：「閻王刀聲！」

白慕堂一驚，急道：「難道你就是李自成那個魔王手下的殺手？」

張博天又回頭一咧嘴，輕鬆的道：「孩子們，你們聽聽，今天還有人想起我這姓張的！」

白中天大怒，道：「眞是一羣禍國殃民，恬不知耻的東西，漢室江山全毁在你們這羣龜兒子們的手裏！」

張博天一豎大拇指，道：「好！好！姓白的，你先培養一些動刀子的情緒，然後再揮刀砍殺，才夠味道。」

白慕堂冷笑道：「當年的流寇，聲勢何其大，人也像開閘蝗蟲，那像你現在這般的窮酸，看一看也不過小貓兩三隻，還想在我白家堡前面耀武揚威！」

白慕堂一頓之後，又道：「念你們已是窮途末路，白慕堂不爲已甚，要知道十里之外，就是安康，祇要我一聲令下，你們這二十來人，一個也逃不了，趁着你們沒有在我這白家堡犯下甚麼大錯，快滾吧！」

白中天立即道：「不！爹！吳超一家人死得好可憐，我不放過這姓張的，我要他留下來抵命。」

張博天嘿嘿笑，慢慢的……

笑聲漸漸的大了……

笑聲裏充滿了無比的怒聲，像打雷，又像狂濤擊石一般的一波一波，散佈在夜空裏……

於是，響應着他的這大笑聲中，白家堡內起了吶喊聲，那不正是當年鬧流寇時候的喊殺聲嗎？

片刻間，白家堡內火光衝天而起……

白慕堂大驚，這才知道上當。

但張博天沒有等白慕堂把人手分散，立即示意歐陽泰。

歐陽泰早就等得不耐煩，立即刀一揮，在他那粗獷的臉上，掠過一抹血腥的興奮，大馬砍刀高舉着……

「殺！」

震天價响的喊聲同時在二十個嘍兵口中發出來！焦雷般的驀然爆起自白家堡！

這形勢成了裏應外合，氣勢上白老爺子帶來的五六十名手持刀槍劍戟的堡丁，先就有些萎縮的味道，因爲他們不知道賊人是怎麼摸進白家堡的，更不知道摸進去多少人？如今大夥全把注意力集中在白家堡外面，誰又會想到堡內會摸進去賊人？

白家堡的人進退失據，而張博天的二十名嘍兵，在他與四大武士的率領下，揮動着雪亮的大馬砍刀，月影下，宛如千百道寒光佈成的彩芒，厲烈而兇殘！

於是，就在這白家堡前面不遠的石牌坊下面，殺聲震天的劈殺起來！

張博天揮動大馬砍刀，擰身迎向白慕堂，歐陽泰與令狐平則分迎上白中天、白中虹二人，司馬山、

上官中，迎着白家堡的幾名武師，對砍對殺起來！

於是，白家堡的人在狂殺中，撥出二十多人折回堡中，準備硬拚！

當然，大伙全期望着摸進白家堡的人不會太多，頂多像石牌坊下面的二十個嘍兵，就謝天謝地了！

火光越來越大，白家堡似乎要變成一座「火堡」，因爲對砍對殺在石牌坊下的人，已不需要高空的月色，更不需要甚麼燈球火把，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白老爺子也算是用刀名家，「大刀藥王」的名號，在這川陝道上，並不是虛晃而來的，白家堡尤在這安康一帶，名震江湖，白慕堂的人面廣，交情夠，誰會敢來白家堡一捋虎鬚？

當然，張博天這位當年的「閻王刀聲」，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因爲他的失寶，把他原本要修心養性的打算，全都趕到九霄之外，他這是在找人拚命，誰碰上就祇有認倒楣的份，就算是救過他命的白中天，也照樣劈砍不誤！

張博天一上來，就要速戰速決，祇見他在火光照耀下，雙手舉着大馬砍刀，哼咳有致的，盡往白慕堂的身上招呼，刀鋒散發出的刄芒，還眞應了他那「閻王刀聲」的外號，每一刀全帶着窒人的響聲。

面對這種殺手，年高六十的白慕堂，身形左右不斷晃動，手中一把泛紫的砍刀，盡在張博天的刀身上迎擊，但他心念堡中安危，刀法上已佈滿了虛飄與急燥。

歐陽泰正迎劈白中天，才不過幾招下來，突聽白中天高聲道：「白家堡的兄弟們，大夥施把勁，消滅這些流寇餘孽，我進堡去接應了！」

他話聲一落，一連的「刷刷刷」三劍，才一逼退歐陽泰，人也幾個彈縱，朝白家堡內衝去。

走了白中天，歐陽泰像個瘋虎一般，雙手揮刀，一連砍翻近身的四五個堡丁。

就在這時候，張博天已把白慕堂逼得祇有招架之功。

「姓張的！白家堡與你有何寃仇，你竟假借名義，夜襲我的白家堡？」

張博天雙手握緊刀把，刀刀幻化出耀眼的刄芒，有如條條匹練，盤繞在空中，嘯嘯的刀聲急勁的暴射向白髮飄散的白慕堂，咬着牙道：「無他，歸還我的寶藏，張博天調頭就走！」

「你你……你眞的是不講理到極點，無憑無據，竟然入人以罪，狠毒的竟然要血洗我白家堡，難道這樣就能逃避江湖公道？」

張博天粗壯高大的身形，有如一頭北極熊，手中大馬砍刀閃劈如電，就在他那行雲流水般的刀聲彩芒中，淡然而又果決的道：「他娘的公道個屁，講公道也不會把俺們百十多人的半生血肉拚來的寶藏，偸去一空。」

白慕堂有些喘氣的道：「如果白家堡找不到你的寶藏，難道你就把所有的人全殺光不成？」

張博天的大馬砍刀緊似一刀，一面冷凜的道：「張大爺們沒有好日子過，誰也別想太平！」

白慕堂不由大怒的狂吼道：「眞個狠心狗肺的東西，上天豈能輕饒你等！」

二人在一陣劈砍中，刀影如山下，不斷的發出鏗鏘的重擊聲，眨眼間已鬥了四五十招！

另一面，令狐平惡鬥白中虹，白中虹的一支鋼劍，在幾招之後，已不敢與令狐平的大馬刀對砍，祇能在大馬刀的空隙，疾然刺去，但往往劍走中途，却在令狐平的刀聲中，疾快的收招閃避。

令狐平的大蒜鼻子抽得「絲絲」響，大板牙幾乎全抖露出來，嘿嘿笑道：「看你小子這身細皮嫩肉，挨上一刀準就會沒命！」

他話聲中大馬刀精嫻熟練的揮出一束刄鋒，招沉而力渾的斜劈白中虹的左脅。

但令狐平刀尚未下，白中虹早已奮力翻身暴退下三丈以外，看樣子也是想衝回堡中。

白家堡的青石牌坊下面，雙方正面殺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突然間，白家堡的堡門大開，火光中祇見男女老少，不下兩百人，哭喊着自白家堡裏衝出來，直往青石牌坊打鬥的地方衝來！

細看之下，還眞有不少人在淌血……

一看這情形，就知道堡裏摸進去不少流寇，看樣子白家堡這次劫難在所難免了！

張博天一面揮刀劈砍，他決心不讓白慕堂有喘息的機會，一邊注視着由堡內衝出的老弱婦孺，就在他的刀聲中，笑吟吟的道：「白老爺子！咱們到了這個時候，你該知道張某手中握的是王牌，而你姓白的手中，却是難以露面的憋十！」

白慕堂冷哼一聲，道：「就算白家堡是個雞蛋，也要淋你這石頭一身蛋黃青，姓張的，把你們流寇的那股子狠勁儘管施出來，看白慕堂會不會皺眉。」

張博天又是一笑，道：「白堡主！如果你要爲全堡蒼生着想，應該聽聽張某下面的話，否則，白家堡不出一個時辰，就會變成墳場鬼域！」

白慕堂望着一羣衝出堡來的男女老幼，不由心中一軟，但他痛恨

張博天的兇殘，不由厲喝道：「姓張的殺胚，上天爲甚麼不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却偏偏叫你逃過一劫！」

張博天罵道：「他娘的老子叫你這老小子有個善終，你却偏偏不識相，也好，你既然寧爲玉碎，張博天就成全你個不爲瓦全！」

祇見他暴喝一聲，「咻咻咻」連揮三刀，突然間，暴伸右足，一脚踢翻白慕堂，大馬砍刀風起雲湧般的刄芒，堪堪就要劈下！

突然間，就聽一聲狂叫，一條人影如飛一般的撲到，手中劍急閃，打橫裏硬接張博天那致命的一刀。

就聽「卡」的一聲，那支劍生生被張博天一刀砍斷。

然而，却也救了白慕堂一命！

火光中，月影下，一個十分俏麗的女子，一臉淚痕的擋在白慕堂的面前，那種視死如歸的決心，完全表現在她那淚痕斑斑的臉上。

張博天高舉在空中的刀，遲疑了！

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因爲張博天當年流竄的時候，比起這種感人的場面見得多了，但他從來沒有擠發出一點慈悲心而放人活命，他甚至連多看一眼也沒有，一刀劈下，扭頭就走。

然而，如今他却稍有遲疑，爲甚麼？

刀舉在空中，張博天冷冽的再一次問道：「姓白的，你可是要你面前這女子死在你的面前？」

白慕堂一聲浩嘆，道：「說吧！白慕堂聽着！」

仰天哈哈一笑，張博天道：「白家堡如今已盡落我張某人手中，燒殺全憑張某一句話，白大堡主，這可是實情吧！」

白慕堂冷哼一聲！

也就在這時候，祇見由堡裏殺出一撥人來，爲首一人，身高六尺，夜暗中望過去，活像個張飛。

祇見被他逼殺的一人，背上背了個男孩子，一手揮劍，一種浴血奮戰的樣子，且戰且退，看看已到堡門外面，火光中，酷似張飛夜戰馬超。

看了這情形，白慕堂厲聲大喝道：「大家住手！」

這句話還眞管用，立刻間，白家堡的人全都丟下面前敵人，有志一同的，全退到由白家堡逃出來的一衆老弱婦女前面，一個接一個的，併肩站着。

十幾個哎呀不絕的受傷堡丁，也被人攙扶在一邊。

原來就在天黑的時候，諸葛明率領着高磊、包文通以及五十名嘍兵，乘大方木船，溜到白家堡的後堡牆邊，三四丈高的堡牆，對這些當年叱咤的流寇而言，原本不算一回事。

就在天一黑下來，河面上的船全都揚帆歸去的時候，七八根爬牆繩，已搭在堡牆上面。

於是，五十幾個惡漢，鬼影似的撲進了白家堡的後面，等所有的人全都隱藏在堡後牆內的時候，沒有多久，已聽到堡外面張博天的那聲如雷呼叫聲。

那是約定好了的信號聲，也是諸葛明的傑作。

於是，堡後面的五十多人，喊殺聲中，衝入了白家堡那些高門樓中，連一個抵擋的全沒有，一下子全都驚慌的逃出白家堡。

諸葛明派人檢幾處矮草屋，點起一把火柴，二十來個嘍兵，在諸葛明的率領下，把個白慕堂的巨宅完全佔領下來，祇派三十名嘍兵，在高磊的率領下，揮刀砍向另外四十多家的住戶，但他們祇是揮刀比劃，志不在殺人。

包文通雙手抱刀，跟在諸葛明的身後，就在他正衝入白慕堂巨宅的正廳台階時，突然間，自門外殺進來白中天，祇見白中天揮劍如風，大叫着衝來。

也就在這時候，打橫裏跑出一個小男孩，他正是吳超的兒子吳杰。

「叔叔！」

吳杰一下子抱住白中天，而包文通適時的也迎上來！

包文通心中明白，軍師通令不准亂殺人，連寨主都聽他的，自己初出師，自然也不好有違命令。

也因此，他祇是揮刀逼使白中天，一步步的退出巨宅，又一步步的退出白家堡。

白中天氣急敗壞，一臉冷汗珠子的來到青石牌坊下面，一見場中情形，竟痛哭失聲，道：「爹！難道做件好事的代價，是遭遇一場被人砍殺的回報？」

白慕堂怒聲吼道：「沒出息的東西，哭甚麼？」

白中天道：「他們……他們……」

白慕堂悚然動容道：「你娘他們……」

張博天冷然一哼，道：「當你姓白的人頭落地，白家堡一個也活不成，如今你還完整無缺，白家堡如今仍算是處在有驚無險中。」

冷哼一聲，白慕堂道：「原來是有計劃的行動，那失寶祇是一個藉口了！」

張博天一聽「失寶」二字，臉上立現煞氣，戟指白慕堂，怒聲罵道：「王八蛋的，如果依着張大爺的作爲，你姓白的早就魂遊地府了。」

（未完・四）

玉釵盟

上文提要： 丁玲被極毒的「白線娘」咬一口，不料因禍得福，純陰毒解去三陽氣功之毒。丁玲勸徐元平乘易天行行功之際殺死他，但徐元平不願……徐元平等易天行功力恢復之後，二人又動手，結果二人雙掌接實都重傷後退，閉目各自療傷，此際來了楊文堯、丁炎山、查子清、冷公霄衆梟，楊文堯想乘機除去易天行，宗濤出手阻止，查子清手按宗濤命門穴……



千鈞一髮勢互易　從容抽身觀虎鬥

楊文堯已把全身內力運集於掌心之上，準備盡生平之力，震向易天行的前胸，他忖思自己的功力如若完全用出，大概有三千斤力左右，易天行縱然運氣抗拒，也難擋得住這強力的一擊，縱然震他不死，也總要受傷在自己獨步武林「金沙散手」下。

他心中雖然算清了敵我形勢，但自己背後的「命門」要穴，却在宗濤掌力的壓制之下，擔心自己一發內力，引起宗濤也發出掌力，那時自己在全力攻敵的毫無防備之下，宗濤祇要輕輕用力，立時可以把自己震斃在掌下……

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查子清先行發掌，把「神丐」宗濤震傷掌下，以解自己之危。

但查子清心中却在想着宗濤對待自己一番恩情，祇希望把他逼得鬆開按在楊文堯背心上的手掌，並未眞的存了傷害之心。

但這心中所想之事，又不便說出口來，祇好運起傳音入密的功夫說道：「宗兄，今日之局，旨在對付易天行和那娃兒，如果宗兄答應置身事外，兄弟立刻撤去宗兄背心上的手掌。」

宗濤哈哈一笑，大聲說道：「反正老叫化不會吃虧，你祇要一發掌力，老叫化絕不運功抗拒，我祇要借你的力量，再加上老叫化的力量，震向楊文堯的後背。」

查子清道：「縱然你把楊文堯心脈震得寸寸皆斷，但宗兄也是活不成了。」

宗濤笑道：「老叫化早晚總是要死，換上一條命……」

楊文堯冷冷接道：「如依宗兄之言，兄弟要借你和查兄之力，震向易天行！」

宗濤大笑道：「好啊！這才叫同歸於盡……」

易天行突然一瞪雙目，盯在楊文堯臉上，接道：「一盞熱茶工夫之內，祇怕楊兄要自動放開按在兄弟要穴的右掌了。」

楊文堯道：「祇怕未必見得！」

祇聽宗濤哈哈大笑，道：「如果咱們這一班人，今天都死在此地，今後江湖上，也可減少一些無謂的紛爭……」回頭望了丁玲一眼，道：「大鬼女，趁着老叫化子沒有死，快些叫我一聲乾爹吧！日後也好有個掃墓燒紙的人。」

丁玲略一沉吟，盈盈拜倒地上，道：「義女丁玲，拜見乾爹。」

宗濤笑道：「老叫化本來是厭惡人間凡俗禮法，但今日情勢不同，馬馬虎虎算了。」

丁炎山眼看丁玲眞的拜認宗濤作了義父，氣得哇哇大叫道：「好啊！鬼丫頭，我看妳是要造反了，我先結果這娃兒的性命，再和妳算賬。」暗運勁力，猛向徐元平身上震去。

但覺徐元平背心之處肌肉一軟，有如按在棉花之上，不禁一怔。

就在他微一分神之際，徐元平已迅如電光石火般橫跨數尺，欺到查子清身旁，一招「三陽開泰」，三指疾伸，分取查子清三大要穴。

掌勢未到，三縷指風已先行近身。

查子清吃了一驚，暗道：好強勁的指風，身子一側，避過正鋒，按在宗濤背心邊的右手不動，左手「倒轉陰陽」，橫擊過來，暗含擒拿手法，扣拿徐元平的脈門。

徐元平冷笑一聲，點出三指突然一變「十二擒龍手」中一招，手指翻轉之間，竟搶先搭上查子清的手腕。

高手相搏，優勝劣敗不過是一剎那間，查子清絲毫之差，人已吃了大虧，但覺腕脈之上一麻，脈門已先被徐元平扣上。

但他畢竟是武功過人，經驗豐富，臨危不亂，雖被徐元平搶了先機，扣住脈穴，仍然不肯鬆開按在宗濤背上的右手，左手五指反上一翻，也抓住了徐元平的右腕脈穴。

徐元平原想逼他鬆開按在宗濤背後「命門穴」的手掌，哪知他竟力拚不放，不禁大怒，五指突然加力。

查子清失了先機，五指隨後搭在徐元平的脈穴，而且部位也稍有差錯，心中暗道：我已吃失了先機之虧，不能再讓他先用內力。立時發出內勁。

兩人心中想法雖是不同，但內力却是同時出手，彼此都覺腕脈一緊，如上了一道鐵箍。

這時，丁炎山已追到身後，舉手一拳，直向徐元平後背擊去。

徐元平左手忽的向後一拉，身子突然轉了一個半週，左掌一招「行雲掩月」，幻起一片掌影護住身子。

丁炎山看他掌勢一揮之間，竟然找不出一點空隙，心中暗暗一驚，收了拳勢，疾退兩步。

查子清一面運力扣緊徐元平的手腕，一面低聲說道：「丁兄快請出手，先把此人結果再說。」

丁炎山應聲而上，雙拳齊出，分襲上下兩盤。

徐元平左掌疾出一招「鴻雁舒翼」，直向丁炎山肋骨間劃出，他掌勢後發先至，迫得丁炎山不得不先求自保，橫向一側跨出兩步，雙拳一齊落空。

丁炎山一連兩次襲擊，均被徐元平迫得向後退去，心中又氣又怒，大喝一聲，重又衝了上來，一掌「飛瀑流泉」直擊過去。

徐元平右手和查子清各運內力相較，單餘一隻左掌抵擋住丁炎山的攻勢，拚了十三四個回合之後，仍然毫無敗象。

丁炎山眼看徐元平祇用一隻手掌拒敵，竟能支持到十三四個回合，仍然應對從容，心中又是驚駭，又是羞忿，暗道：這娃兒的武功，似是和我們初遇之時，又有了甚大進境，今日如不能把他一舉擊斃，不但難以下台，而且將留下極大的禍害。

心念一動，殺機突生，疾拍兩拳，倏然而退，雙手揚空虛抓四把，閉目而立。

徐元平看他動作甚覺奇怪，心中暗道：鬼王谷中人的行動，果然都鬼鬼祟祟。

一側觀戰的丁玲在暗自擔心，知道丁炎山即將施展鬼王谷的絕技二十四招「玄陰鬼抓」，這武功不但詭奇難測，而且每一出手，都含蘊着極強的「寒陰氣功」，這門武功雖屬一種偏激的武學，但却是性命交修的一種武功，非遇勁敵，輕易不肯施展。

如果徐元平右手未和查子清相較內力，以他靈活身法，或可抵禦，此際他已分了一半實力和查子清相拚，祇怕難以躲開這歹毒、詭奇兼具的「玄陰鬼抓」。

她心中雖然憂急如焚，但勢又不能出手阻擋，祇急得頂門間汗水汩汩而下。

查玉望了丁玲一眼，故意歎息一聲，道：「唉，如若徐兄不是和家父動手，兄弟定要上前去助他一臂之力。」

丁玲冷笑一聲，道：「哼！你不助徐元平，該去幫幫你爹爹啊！」

查玉怔了一怔，道：「我爹爹怎麼了？」凝神向查子清看去。

丁玲隨口應道：「你爹爹祇怕已難再支持好久了。」

她本是隨口說的一句氣話，但見查玉的臉色顯得凝重起來，不禁心中一動，再仔細向查子清望去，祇見他臉色十分凝重，似是力有不勝，心中甚感奇怪，暗道：難道徐元平的功力，果真進步到此等境界不成？

查玉看了一陣，突然放步向前走去。

丁玲怕他暗下毒手，急急跟了上去，道：「你要幹甚麼？」

查玉忽的一躍，縱落在查子清身前，低聲叫道：「爹爹！」

查子清哼了一聲，道：「快退開去！」

查玉還未來得及答話，忽聽楊文堯大叫一聲，突然收了按在易天行前胸的手掌，橫向一側跨出。

丁玲忽的尖聲叫道：「『白線

娘』!」

查子淸低頭一看，果見一條「白線娘」已到自己脚下，知此物絕毒無比，蛇中之最，本能的一抬左脚，向那蛇頭踢去。

楊文堯向旁跨出之時，宗濤按在楊文堯背心上的手掌也隨着向旁側移動，查子淸左脚一抬，失去了一半支撐身軀之力，身軀向左面一側。

這些事情雖有先後之分，但其速度，却是有如同一瞬間發生一般。

查子淸身子一動，宗濤却借力一閃身軀，抛開了查子淸按在背上的手掌。

這時丁炎山已經運好了「寒陰氣功」，正待施出二十四招「玄陰鬼抓」，既可一舉而斃徐元平，絕了日後之患，又可在羣豪之前露現一下鬼王谷中絕技。

哪知一望之下，場中情勢已然大變，暗道：谷主再三相戒，非遇必要不得施出二十四招「玄陰鬼抓」，情勢既變，一時也無法估出敵我優劣之勢，當下蓄功不發，目光一掃場中形勢，又自閉上雙目，裝作仍在運氣未醒。

這般一個個老奸巨猾，誰也不願先擋銳鋒，當先出手，一看形勢不對，立時先求自保，然後再審度形勢出手。

祇聽易天行冷笑一聲，道：「冷兄還不讓開麼?」

冷公霄倒是聽話，應聲向一側橫躍過去。

劍拔弩張的形勢，片刻間鬆懈了下來。

「神丐」宗濤自動放開楊文堯背上手掌，退後了兩步，道：「老叫化不願乘人之危，楊兄儘管先行運氣調息，你自覺元氣恢復之時，再和老叫化動手不遲。」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宗兄放心，楊文堯已被兄弟『太極氣功』震傷，二個時辰之內，料他無力再戰。」

宗濤冷笑一聲道：「易兄不要自作多情，老叫化並無助你之心。」

易天行顎下長髯無風自動，顯然宗濤這兩句話，大大的傷了他的自尊心。

但此人確實有過人的涵養，沉吟了一陣，淡淡笑道：「不論宗兄是何用心，但是兄弟一樣心領相助之情。」

這時查子淸已把那逼近身側的毒蛇踢了開去，縱身躍到一側。

徐元平也收了掌勢，停步不追，形勢又恢復了一個對峙之局。

丁炎山突然睜開雙目，大聲叫道：「玲兒過來!」

宗濤探手一把抓起被查子淸踢過來的「白線娘」，笑道：「這毒蛇救了老叫化一命，想不到這物，倒還有一點用處。」

隨手把牠盤了起來，從懷裏摸出一個黑布袋子，把牠裝了起來。

冷公霄高聲說道：「『白線娘』絕毒無比，咬一口無藥可救，宗兄要小心一點了。」

宗濤微微一笑，道：「不勞冷兄費心，兄弟自有制蛇之術。」目光一轉，投注到丁玲身上。

祇見丁玲滿臉驚恐之色，緩步向丁炎山走了過去。

易天行突然舉手對宗濤一抱拳，道：「衝着宗兄之面，兄弟從此時起，不再追究金老二背叛之事。」

金老二緊張的神情突然一鬆。

宗濤却冷笑一聲，道：「老叫化沒向易兄求情啊!」

易天行拂髯一笑，答非所問的說道：「兄弟有件事，想請宗兄來作個見證，但不知宗兄是否答應?」

宗濤雖然不齒易天行的爲人，但他在江湖的聲譽，確實蓋過自己，聽他這般一說，再也狠不起來，輕輕的咳了兩聲，道：「你這般看得起老叫化子，那先請說出甚麼事，祇要不是傷天害理的事，老叫化倒是可以考慮一下。」

易天行道：「一宮除外，二谷、三堡中人，到了二谷二堡，而且楊文堯、查子淸，又是兩堡中首腦人物，這也算得是一場盛會了。」

宗濤沉忖了一下，道：「不錯。」

易天行道：「請宗兄和那位小兄弟站在一側做個見證，也好藉機調息一下眞氣，兄弟教訓他們四人一頓之後，再解決咱們的事!不知宗兄意下如何?」

宗濤萬沒有想到他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時之間，倒是不知該不該應，呆了一呆，道：「這個你得讓老叫化想想再說。」

查子淸怒聲喝道：「易天行，你就自信能夠抵得我們四人聯手之力麼?」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祇要宗兄答應願做見證，你們就四人聯手一戰試試!」

宗濤心中暗道：「易天行這般恭維於我，難道當眞是畏懼老叫化麼?還是對徐元平的顧慮?不論如何，他是利用老叫化，但鬼王、千毒二谷、楊家、查家兩堡，也非善艮之輩，倒不如讓易天行出手和他們打一場試試，易天行武功再高，要想獨力勝這四個武林高手，祇怕也非容易之事。」

心念一轉，冷冷說道：「老叫化兩面不管，但也不願替你做見

證。」

易天行笑道：「祇要宗兄答應不管就行了。」

徐元平一直留神着丁玲的行動，也未聽到兩人說些甚麼。

祇見丁玲如拖千斤重擔一般，一步一步的向丁炎山走去，相距還有三四尺遠近時，停了下來，說道：「叔叔叫玲兒，不知有甚麼教諭?」

丁炎山冷冷說道：「妳再向前兩步。」

丁玲依言又向前走了兩步，道：「叔叔……」

丁炎山怒聲接道：「妳再走近些!」

丁玲略一沉忖，突然急急向前兩步，停在丁炎山的身前。

丁炎山右手一揮，砰然一聲脆響，丁玲被打得三個轉身坐在地上，半面嫩臉登時紅腫起半寸多高，滿口鮮血，泉湧而出。

這一耳光打得殘忍無比，丁玲既不敢閃避，也不敢運功抗拒，丁炎山含忿的一擊，她如何擋受得起?但她掙扎說道：「叔叔，你爲甚麼要打我?」說完一句話，人就暈了過去。

徐元平看得心頭火起，縱身一躍，飛落丁炎山的面前，道：「你爲甚麼打她?」

丁炎山冷冷答道：「我爲甚麼不能打她?」

徐元平怔一怔，忖道：是啊!他是她尊長之輩，爲甚麼不能打她?呆了一呆，向後退去。

宗濤大聲喝道：「誰打老叫化的乾女兒?」縱身直掠過來，探臂把丁玲抱了起來。

祇聽易天行大笑三聲劃空而來，道：「兄弟替宗兄令嬡出口氣吧!」聲音甫落，人已到了丁炎山的身前，舉手一掌，拍了過去。

丁炎山雙肩一晃，退後五尺，道：「易兄要和兄弟動手麼?」

易天行笑道：「還有冷公霄、楊文堯、查子淸，你們一齊算上!」舉手一把向他右肩之上抓去。

丁炎山心中雖然對易天行有些畏懼，但形勢逼得他不能不出手接架，祇好硬起頭皮，揮手一招「鐵騎突出」，橫向易天行抓來掌勢封去。

也不知易天行誠心要顯露一下武功呢?還是害怕查子淸聯手攻來難以抵擋，有了速戰速決之心，大喝一聲，反手一把，抓住丁炎山的手腕。

這一招不但變勢速快，而且奇奧異常，丁炎山抽腕避讓時，已來不及，但覺手腕一麻，全身勁力頓失。

易天行一招得手，左拳當胸擊出。

丁炎山一側身，避過一拳，却不料易天行左拳擊出的同時，右脚同時飛起，踢向丁炎山右膝關節之處。

但聞一聲悶哼，一脚踢個正着，丁炎山一連向後退了四五步，才拿樁站穩。

原來易天行一脚踢中了丁炎山後，右手也同時鬆開。

徐元平看得一皺眉頭，暗暗忖道：怎的丁炎山如此膿包，這幾拳一脚除了出手迅快之外，並無特異之處，怎的丁炎山竟被踢中一脚?

要知丁炎山和易天行動手時，心中先已害怕，再被易天行一把抓住手腕，心中更是驚慌，他精神先崩潰，影響了反應，手脚也隨着遲鈍起來。

如果易天行乘勝出手，丁炎山勢非傷在易天行的掌下不可，但他却靜站不動，任何人都可看出他是故意手下留情。

冷公霄看他舉手投足之間，傷了丁炎山，不禁心中生出一股寒意，不知他下一個要對哪個出手。

原來他和丁炎山一樣的先存了怯敵之心，根本就沒有看清楚易天行如何傷了丁炎山。

祇聽易天行縱聲大笑道：「兄弟久聞查家堡『百步神拳』，和蜂尾毒針之名，今天倒要藉此機會領教領教了。」

衆目睽睽之下，查子淸縱然不願和易天行動手，但也無法退縮，何況易天行又是指名挑戰。祇好裝出一副若無其事之態，笑道：「很好，很好，兄弟也久仰易兄，今日能夠一領教益，實是終身大幸!」

說話之間，目光一掠冷公霄。

冷公霄心知查子淸那一眼相望之中，已有了相邀聯手拒敵之心，當下大步走了過來。

易天行大聲笑道：「好極了，兩位聯袂出手，也免得兄弟多費上一番手脚。」

查子淸、冷公霄同時覺得臉上一熱，但形勢危險，也顧不得面子問題，聽到裝作沒聽到，置之不理。

易天行目注丁炎山微笑說道：「丁兄右腿傷勢不輕，最好能及時運氣調息一下，免得落下殘疾。」

丁炎山閉目裝作不聞，默然不語。

「神丐」宗濤一面替丁玲推宮活血，一面留神週圍形勢，眼看易天行這等威風煞氣，心中甚感茫然不解，暗道：難道這些人，果眞怕易天行麼?

祇聽易天行長笑之聲響徹了空曠的山野，道：「兩位快些擺好架勢，兄弟就要出手了!」

查子清、冷公霄相互瞧了一眼，並肩而立。

楊文堯忽然一睜微閉的雙目，神光電閃，冷冷的掃掠了易天行一眼。

易天行本已緩步向前走去，但見了楊文堯閃動的目光後，心中忽然一動，暗道：他眼神那般强烈，哪裏像受傷的樣子，難道此人練有甚麼外門奇功不成？

心念一轉，停下了脚步，高聲叫道：「楊文堯！」

楊文堯冷哼一聲，眼睛也未睜動的應道：「怎麼樣？」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你裝得很像啊！」突然欺身而上，一掌「推山塡海」猛向查子清撲了過去。

查子清低聲喝道：「冷兄小心！」右腕一翻，竟然硬接易天行的掌力。

冷公霄身子斜斜一轉，一招「廻風拂柳」，疾向易天行背心拍去。

易天行想不到查子清竟然硬接自己的掌力，再想增加勁力，但為時已晚，雙方掌力接實，蓬然一聲輕震，易天行借勢向外飄出五尺，讓開了冷公霄的一擊。

查子清大聲喝道：「『神州一君』，不過爾爾！」揚手一拳，虛空擊去。

這正是查家堡馳名武林的「百步神拳」，一股拳風，疾如風輪般直撞過去。

易天行老謀深算，發覺楊文堯並未受傷後，不願再以眞功實力硬和查子清、冷公霄兩人相拚，保存內力，準備對付楊文堯急起發難，眼看查子清打出「百步神拳」，心中忽然一動，橫向一側跨了兩步，遙空還擊一掌。

這班人的武功，都到了收發隨心之境，已把修爲的內力，隨手劈打成風，擊向敵人。

查子清接實易天行一掌之後，覺得丁炎山、冷公霄等畏懼易天行大可不必，倏然膽生氣壯，戰志大增，左手一揮，擋住了易天行劈空掌力，覺出並不强大，右手又是一記「百步神拳」，遙遙擊去。

易天行長衫飄動，人又閃避開去，這次兩手齊出，分別擊向冷公霄和查子清。

冷公霄眼看查子清硬接易天行的掌力，立時運氣於臂，奮力硬接一擊。

但覺一掌擊空，身子不自主向前一栽。

原來易天行擊來力道輕微，他用力過度，以致身體重心失了平衡。

查子清擋開易天行擊來掌力，又是一記「百步神拳」打去。

這次易天行也默運內力，揮掌把拳風擋開。

這一掌力道甚是强猛，查子清忽覺手腕一震，當下大喝一聲，又是一記「百步神拳」打出。

他準備易天行硬接自己拳勢，這一擊用出了九成力道。

哪知又一個出人意外的變化，易天行竟然不肯硬接拳勢，陡然向一側閃讓開去。

一股凌厲的拳風，疾向楊文堯撞擊過去。

易天行早有預謀，算好了查子清擊出的拳勢角度，站的位置，剛好是直線的擋住了楊文堯的身子，祇要他一讓開，那拳風非向楊文堯撞去不可。

查子清用力過猛，而且這等「百步神拳」，全是一股凝聚的內家眞力，非其他拳勢可比，打出之後，再想收回，自非易事，眼看拳風直向楊文堯撲了過去，祇好高聲叫道：「楊兄小心兄弟的拳風！」

其實不用他叫，楊文堯早已留神上心，但見他突然縱身一躍，閃避開去。

就在查子清這心神微一分動之際，易天行已借機欺攻而到，掌指齊出，一輪急攻，倏忽之間，攻出了五掌四指。

這九招不但招招辛辣，而且着着含蘊內勁，攻勢凌厲無比。

但見查子清身形閃動，一連向後退了八九步，才算把這九招讓過。

幸在這當兒，冷公霄突然揮拳向易天行身後攻去，才算解了查子清之圍，如若不然，單是易天行這搶去先機的快攻，就足使查子清難有還手之力。

但聞易天行縱聲大笑，道：「楊文堯，你爲甚麼不上啊？」

楊文堯目光一掃查子清，冷冷答道：「自作孽不可活，易兄這般苦苦相迫我們三人聯手出擊，如若傷在我們手下，那可是自找苦吃！」

易天行掌勢一變，一連劈出四掌，逼退了冷公霄，笑道：「楊兄如不出手，他們兩個人決難擋我百合之上。」

查子清一看楊文堯沒有受傷，好勝之念大增，喝道：「楊兄大可不必再和這等狂妄之人講甚麼江湖規矩，他三番五次叫我們一齊出手，現有宗兄作證，咱們今日如不能把他傷在手下，那倒是當眞無顏再見江湖上朋友。」

言下之意，無疑告訴楊文堯和冷公霄，要他們全力出手，在這一戰之中，把易天行殲滅掌下。

楊文堯忽然放聲而笑，道：「查兄說得不錯，咱們今天要不給易天行一點顏色瞧瞧，從今以後，二谷三堡都將落武林朋友笑柄。」

冷公霄亦似被兩人對答之言激起了豪壯之氣，大聲笑道：「兩位說得不錯，今天如不把易天行除了，今後二谷三堡恐永無安寧之日。」

易天行縱聲大笑道：「動起手來，拳脚無情，三位要小心了。」縱身一躍，直向楊文堯欺攻過去。

查子清、冷公霄齊聲大喝，欺身而上。

這是一場武林中甚是慘烈的搏鬥，舉世中幾個有名高手，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戰。

易天行身法飄忽如風，穿行在三人的拳掌交錯之中，竟然還能出手反擊。

轉眼間，四個人已相搏了二十餘合。

楊文堯一面揮掌搶攻，一面高聲說道：「查兄、冷兄請守住方位，兄弟和他硬拚幾招試試。」

查子清、冷公霄愈打膽氣愈壯，高聲應道：「楊兄儘管出手。」

楊文堯掌勢突然一變，施出獨步武林的「金沙散手」，「呼」的劈出一掌。

日光下但見他手掌金黃，閃閃發光，劈出掌風劃起了一陣輕嘯。

他這劈落的掌勢並不迅快，但却强猛絕倫，威力籠罩了數尺方圓。

查子清、冷公霄目睹楊文堯這等强猛的掌勢，不禁暗暗驚心，忖道：此人身負這等絕技，江湖上竟然沒有傳聞。

易天行似是亦爲楊文堯「金沙散手」之威鎭住，不敢出手硬接，突然向一側讓去。

他讓避的方向，正是查子清防守之地，立時一拳擊了過去，口中低聲喝道：「回去！」

易天行揮掌硬接了查子清一擊，兩人同時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就這一刻工夫，楊文堯的掌力已然當頭罩下。

冷公霄一語不發，從身後欺了過來，舉手一掌，猛向易天行背心之上擊去。

忽見易天行臉色一整，雙手疾合，緩緩向楊文堯掌力之上迎去。

出人意外的，楊文堯那强猛的掌勢，祇是和易天行舉起的雙手輕輕一接，兩人同時向後退去。

查子清心中一動，縱聲大笑，道：「看兄弟替冷兄和楊兄出口氣！」「呼」的一拳，直擊過去。

易天行臉色微現蒼白，祇見他微閉的雙目忽然一睜，迅快的推出一掌，迎向查子清擊來的拳風。

這一次兩人接實之後，引起了一陣狂急的旋風，查子清低哼一聲，緩緩的向後退了兩步，易天行身軀雖然未動，但臉上却顯得更爲蒼白，汗珠兒汨汨而下。

宗濤目光轉動，橫掃了三人一眼，歎道：「四個人都受了很重的傷，就目前情形而論，他們誰也沒有再戰之力。」

一直站在旁邊靜靜觀戰的查玉說道：「宗老前輩，這話當眞麼？」

宗濤微微一笑，道：「怎麼？你想撿便宜麼？」

查玉道：「哪裏，哪裏，晚輩擔心家父傷勢。」

宗濤笑道：「不要緊，他們四個人雖然都受了內傷，不過，都不足以致命，但眼下如要有人出手，想傷害他們，可眞是易如反掌。」

查玉暗暗一提眞氣，道：「晚輩去看看家父傷勢如何。」

這時，丁玲早已被宗濤施展推宮過穴的手法，推活血脈，醒了過來但她却裝作未醒，賴在宗濤懷中不動，眼看查玉走了過去，低聲對宗濤說道：「乾爹，查玉要傷易天行！」

宗濤一皺眉頭，高聲叫道：「查玉，快些回來，易天行太極氣功海內獨步，你如想暗中打主意，那是自找苦吃。」

查玉向前奔行的身子突然停了下來，回過頭，裝作沒有聽懂，說道：「甚麼事？」

宗濤冷哼一聲，道：「百足之蟲，死而不殭，易天行眼前雖已無再戰之能，但憑你查玉那一點微末的功力，要想傷他，祇怕還難辦到。老叫化告訴你少打壞主意，免得自討苦吃！」

查玉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厚愛，晚輩記下了。」又轉身向前走去。

忽然間，一陣凌亂的步履之聲，祇見拂花公子衣衫不整，滿身塵土的急奔而來。

丁玲輕輕的啊了一聲，道：「乾爹，那拂花公子自己把穴道解開了？」

宗濤浪跡風塵，行蹤飄忽，除了他師妹之外，從未和女孩子接觸，也從未想到過兒女們承歡膝下的快樂，如今被丁玲左一句乾爹，右一句乾爹，叫得心中大感受用，哈哈一笑，道：「妳不用怕，有老叫化在這裏，誰也別想欺侮妳！」

原來拂花公子抱着丁玲，跑過幾座孤墳就停了下來。

他乃色中餓鬼，玉人在懷，哪裏還能尅制胸中的激動之情？但覺行血加速，慾火大熾，放下丁玲，正想施用强暴，被宗濤追了上去，點中穴道。

他當時正在慾火焚身之際，應變不夠靈敏，被宗濤一擊而中。

丁玲被宗濤救下之後，心中氣忿不過，拳脚交加，狠狠的揍了拂花公子一頓。拂花公子穴道被點，無能還手，被丁玲打得鼻青臉腫，

衣衫破裂。

宗濤口中雖說得輕鬆，但心中却對拂花公子能夠自解穴道這一事，甚感驚駭，忖道：看不出他還有自解穴道之能，倒是不可輕敵。

但見拂花公子兩個急躍，人已到了易天行的身側，叫道：「易兄……」忽然發覺易天行雙目微閉，臉色蒼白，趕忙住口不言。

易天行睜開雙目微微一笑，道：「我受了傷！」

拂花公子胸中原本一肚子氣忿，覺得易天行不去援救是一件不可饒恕的事，但見他受傷似是甚重，心中怒氣頓消。

抬頭看去，祇見查玉大步直走過來，心中一股怒氣立時發洩到查玉身上，大喝一聲，一掌劈過去。

查玉看他掌勢來得甚猛，原想讓避，但又怕他借機傷到了父親，默運眞力，打出一記「百步神拳」。

掌勁、拳風，中途相撞，激起了一陣旋風，拂花公子紋風不動，查玉却被擊得向後退了一步。

楊文堯、查子清，同時微啟雙目，望了查玉一眼，但却默不作聲。

要知此時，幾人都在爭取寸寸分分的光陰，調息傷勢，哪一個先行恢復元氣，哪一個就是這場大戰的主宰，這時的一寸光陰，對他們當眞是千金難買。

拂花公子劈出一掌之後，耳際忽然響起了易天行的聲音道：「常兄不要出手了，快些離開此地，西行五里，施放兄弟交給吾兄的冲天火炮，召來咱們埋伏的人手，如他們能夠及時趕到，可把眼下之人一網打盡。」

他用的蟻語傳音之法，全場中除了拂花公子之外，都難聽到。

拂花公子怔了一怔，又狠狠的瞪了「神丐」宗濤一眼，突然轉身而去。

如他不狠瞪宗濤一眼，也許還不致引起丁玲的注意，這一眼怒視之下，立時啟動了丁玲的懷疑之心。

她望着拂花公子急奔而去的背影，低聲對宗濤說道：「乾爹，你快去叫徐相公趕上去，把那拂花公子捉住，祇怕他要使壞主意了。」

宗濤怔了一怔，轉臉向徐元平望去，祇見他仰臉望天，似是正在想想着一件極大的心事。

宗濤猶豫一下，才說道：「徐元平！」

徐元平嗯了一聲，大步走了過來，說道：「老前輩叫我麼？」

宗濤道：「你快去追那拂花公子回來。」

徐元平抬頭望去，哪裏還有拂花公子的影子，呆了一呆，道：「他到哪裏去了？」

原來這一陣工夫，拂花公子早已跑得沒了影兒。

丁玲輕輕歎息一聲，道：「晚啦！」

宗濤道：「甚麼晚了？」

丁玲道：「此地一片荒野，四通八達，不知拂花公子走的哪個方向，想追他，自是不易！」她微微一頓之後，道：「不過，還有補救的辦法，去追問易天行，或可以找出拂花公子的行蹤。」

宗濤緩緩放下丁玲的嬌軀，說道：「妳站在這裏，我去問問易天行。」

他似是也知道了局勢的嚴重，大步走了過去，高聲說道：「易天行！」

易天行雙目微一啟動，望了宗濤一眼，道：「宗兄有甚麼事？」

宗濤道：「拂花公子哪裏去了？」

易天行道：「他大概發覺兄弟受傷不輕，已不宜多在此地停留，先行溜了！」

宗濤暗忖，這話倒也不錯，當下接道：「他可是回到關外去了麼？」

易天行道：「這個兄弟就不清楚了。」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宗兄如若不存傷害兄弟之心，最好此際別再向兄弟說話，如若讓楊文堯、查子清先行調息復元，兄弟就難以保得性命了。」

宗濤怔了一怔，退了回去，一面暗暗盤算道：眼下這幾人都已受了重傷，如若老叫化出手，這班人誰也別想逃得性命，但我能這樣傷了他們麼？

忖思之間，突然一聲「彭」的爆響，傳了過來。

宗濤久走江湖，閱歷豐富，一聽之下，立時辨出是人造的衝天火炮一類的爆炸之聲，不禁一皺眉頭。

楊文堯突然睜開雙目，高聲說道：「丁兄傷勢很重麼？」

丁炎山微一沉忖，立時瞭解了楊文堯絃外之音，縱身兩個飛躍，直向易天行撲了過去，口中却高聲應道：「兄弟元氣已復。」

在場諸人之中，除了易天行，要算楊文堯心機最爲深沉，他見拂花公子走後不久，就傳來火炮之聲，已判出可能是易天行有甚麼陰謀，頓起殺機，點破丁炎山，要他趁着易天行運氣調息傷勢之際，出手把他擊斃。

易天行雙目一睜，高聲說道：「金老二，我不再追究你叛離之罪，但要你最後爲我效力一次，抵擋丁炎山五十個回合。」

金老二沉吟了一陣，道：「你要取下我附骨毒針，我就再爲你出

一次力。」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好啊！你竟和我討價還價了……」

這當兒，丁炎山已然衝到了易天行的身前，揮手一掌，劈了過去。

易天行一提眞氣，縱身避開，道：「好吧，你如無法擋得丁炎山五十合，那就不要怪我收回承諾。」

金老二應了一聲，縱身而上，欺身直向丁炎山側背攻擊。

查玉突然橫跨兩步，攔住了金老二道：「金老前輩且慢出手，聽晚輩一言如何？」

但見丁炎山拳脚齊出，倏忽之間連攻了十四五招，易天行帶傷閃避，已被迫出了一頭大汗。

金老二單臂一揚，一拳擊去，口中喝道：「閃開，有甚麼話，晚一會咱們再談。」

查玉左手一招「分花拂柳」，封開金老二拳勢，說道：「事關生死大事，一刻也難遲延，老前輩祇要等候片刻工夫，晚輩就可以把話說完了。」

金老二江湖閱歷何等深刻，早知查玉意在拖延時間，好讓丁炎山借機把易天行傷在手下。

一側觀戰的徐元平，怔怔的看着局勢發展，不知如何處理，這般人好像都不該救，也無法指出誰好誰壞，內心感受十分複雜，矛盾……

他看了一陣，回頭對宗濤說道：「宗老前輩，咱們要不要出手？」

宗濤笑道：「老叫化答應了易天行兩面不管，不能說了不算，祇好袖手看熱鬧了。」

徐元平皺皺眉頭道：「晚輩也不知如何下手，該殺哪個，該幫哪個？」

宗濤道：「最好是都不要幫，站在一邊看熱鬧，不論他們勝敗如何，這筆賬就記不到咱們的頭上。」

徐元平轉臉望去，祇見金老二和查玉已打入生死關頭，雙方拳來脚往，打得激烈異常。

金老二獨臂揮舞，招招都指向查玉要害大穴，但查玉却似心中有所顧慮一般，不肯像金老二一般的放手而攻，除非解救險招之外，不肯施展辣手。

丁玲緩步走到徐元平身側說道：「你已經成名武林了。」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爲甚麼？」

丁玲道：「金老二祇餘一臂，手足運用上極不靈活，他還未習慣獨臂和人動手，如若查玉和他一般的放手而攻，祇怕金老二早已支持不住了。」

徐元平點點頭，道：「姑娘說的不錯。」

丁玲道：「你可知道他爲甚麼不肯施展辣手麼？」

徐元平忽有所悟，微笑不答。

丁玲也嫣然一笑，說道：「查玉怕傷了金老二，得罪於你，不足爲奇，但是你可知道那易天行也怕你麼？」她似是忽然覺得此言不妥，故意嬌咳一聲，道：「還有我乾爹……」

宗濤哈哈大笑道：「怕他倒是不錯，怕老叫化祇怕未必。」

丁玲道：「乾爹雖然未必是易天行的敵手，但他爲人正大，易天行心中對乾爹先有三分畏懼，三分武功一分膽，心有所忌，武功就要打個折扣，易天行敢藐視二谷三堡，但對乾爹却是十分推重，也就是這個道理。」

宗濤呵呵一笑，道：「好啊！你連乾爹也戴起高帽子了？」

丁玲道：「我說話字字眞實，乾爹不肯信，我也沒法子。」

徐元平道：「丁姑娘說得不錯。」

宗濤嘆道：「眼下之局，不過是大風暴前短暫的平靜，一個時辰之內，局勢定有變化。如若老叫化在他們相搏互傷，功力未復之際，借機下手，眼下這一般人誰也別想活。唉！但老叫化生性之中，却是不願乘人之危。」

丁玲道：「乾爹，我心中老懷疑一件事情……」

宗濤道：「甚麼事？」

丁玲道：「我雖無法從易天行神色之間看出他是否已眞的受傷，但我總覺得此人力猶未盡，一定心存詭謀。」

宗濤嘆道：「易天行心機太深，沒有人能夠預料到他下一步的行動，但今日之局，不會就這般善了而散，老叫化也有同感。」

丁玲道：「不知易天行安排了甚麼陰謀，爲了防患未然，乾爹最好能設法先拿他一點把柄，免得……」

宗濤搖頭笑道：「老叫化可以殺了他，替武林除一大害……」

丁玲接道：「那就早些動手吧！免得夜長夢多，又有變化。」

宗濤道：「你不用激我，老叫化雖然知道錯過今日，再難有殺死易天行的機會，但老叫化忽然覺悟到，如若沒有易天行活在世上，今日武林，恐早已不是現在的局面。一宮、二谷、三大堡，各自爲雄，擴展實力，其荼毒蒼生之重，尤將超過今日甚多，易天行手段毒辣也許尤過二谷、三堡，但他却有着平衡大局之效，二谷、三堡、九大門派，截到今日爲止，能夠並存二十年互不相犯，易天行厥功第一！」

（未完・四十二）

上文提要： 令狐爽誆騙八惡已殺了戈然，八惡得不到寶又受重傷，遷怒於西門風起內鬨，西門風欲殺八惡，被令狐爽阻止，他的目的有二……鳳仙暗中觀察令狐爽，對他很滿意，便與女兒回百花谷，令狐爽則僱三輛馬車，送八惡回去療傷……四邪回到他們處，才發現人去財空，祇好回清風谷，四邪還以為十二星將中毒死了，叫不開洞門，祇好轉道去找四惡……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探知金眼離邪魔　馬不停蹄急救人

令狐爽乾乾一笑，道：「各位師父呀，我是千辛萬苦一路侍候呀，你們躲在大車上等吃的還罵人，我忙了一夜又去罵何人？」

上官文道：「所以你一氣要走了？」

令狐爽道：「可是我一想呀，我是師父們的接班人呀，我不回來不像話，是不是？」

申屠艮大口喝着酒，又道：「對，早晚你是我們四個，不，應該是八個的接班人！」

令狐爽道：「開車吧，師父們，咱們趕車回終南山，祇不過，我想問一問，咱們以後還回來否？」

公治長叱道：「當然回來！」

令狐爽道：「為了師父們珍藏的財寶嗎？」

公治長道：「小子，你是不是心中一直打算有一天接受師父們的寶物呀？」

令狐爽道：「公治師父，我的心中祇有祝福你們長命千歲，永遠不死，至於寶物，身外之物，當然啦，如果有一天師父們有了不幸，我這做徒弟的也祇好勉為其難的替師父保管了，那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了！」

申屠艮道：「那可是，小子，你就慢慢的等候着那一天的到來吧！」

令狐爽笑道：「其實王八蛋才希望有那麼一天，小子我希望你們都成仙！」

他哈哈一笑，又道：「師父們成了仙，當然就會指導我也成仙，娘的，你是仙，我是仙，大家都是仙，人人都不會死，這地球上過個百二八十年，不都沒有地方住了嗎？」

公羊山忍不住的吼道：「想當神仙也得有仙骨呀，你小子懂個屁！」

令狐爽在馬上笑了！

* * *

從賀蘭山直往南，一千三百八十里遠，這天過午不久，兩輛大車到了大散關！

去老龍嶺，這大散關乃必經之地呀！

當然，來到大散關，他們也必到大散關最大的客棧，那是王艮新開設的「大散關大客棧」！

兩輛大車馳進棧房院子裏，祇見王艮新從一邊的屋子裏走出來！

令狐爽隨後也進來，嚄，王艮新哈哈笑起來。

「嗨喲喲，是你呀，小兄弟，甚麼風把你吹來了！」

令狐爽道：「嗨，大老闆呀，我也不知道甚麼風，大概是東西南北風都有吧！」

大車停下來，王艮新才發現車

上還有四個大惡漢！

令狐爽道：「我送我的師父四位來到了！」

王艮新道：「你還有四位師父未走吶，呶，兩個大夫去後偏院，至今還未出來吶！」

令狐爽一聽吃一驚！

申屠艮四個立刻叫起來！

申屠艮道：「快去偏院呀，八人一起把傷醫！」

於是，大車停下來，幾個伙計忙着把人背，一路背到後偏院，已聽得宇文鳳在哈哈笑。

「娘的，這地方一刀中的羞死人了！」

原來她的大腿根內側有刀口子，大夫天天來換藥，她就會撐開來，同時哈哈笑！

那位大夫反倒是不好意思了！

此刻，偏院又來了申屠艮四人，大伙又開始熱鬧了！

東方東一見申屠艮四人也來到，發了楞的直嚷嚷！

「喂喂，你們不在銀川城把傷養，又回到這兒來，幹甚麼呀？團圓也要看情況呀！」

公治長大吼又罵：「娘的皮，一個多月未回去，回去甚麼全完了！」

東方東道：「你說甚麼全完了？」

申屠艮吼道：「也不知是那個王八操的告了密，說咱們是江洋大盜呀，咱們開的字號買賣全都嚇得四散逃走了，門上一把鎖，連個人毛也找不到。」

東方東哈哈笑，道：「有關這一點，我們四人就好多了，娘的，開的甚麼店呀，棧呀的，咱們弄的那麼多，還搞甚麼牽腸掛肚的雞毛蒜皮事！」

宇文鳳已迎出來了。

對面，那丁白、張白、方白等，陪着夏侯金與司馬元二人也來了！

司馬元哈哈笑：「生意完了回八仙洞呀！」

上官文道：「八仙洞也完了，娘的，進不去了！」

他此言一出，東方東四人跳起來了，這大概他們的傷經過這幾天的醫治好多了！

宇文鳳尖聲道：「甚麼？」

申屠艮道：「超過一個月圓夜，未服解藥呀，大概都死在洞中了！」

東方東道：「我們……哎呀，不好了！」

宇文鳳道：「祇怕也完蛋了，都是你，偏要留下來把傷先治好，好了，人死了咱們怎麼進洞呀！」

原來也是同樣的問題！

但東方東哈哈笑了！

宇文鳳道：「你還笑呀！」

東方東道：「狡兔營三窟，你們忘了，老龍洞還有個一綫天呀，八仙洞也有個金眼在山頂，哈……」

申屠艮道：「咱們當然想到了，可是個個身子受了傷，誰有力氣從金眼往下落！」

祇聽夏侯金對丁白道：「女人，快弄兩間房子，安頓他四人住下來，叫大夫為他四人快把傷醫治！」

丁白對方白二女，道：「叫伙計們把後院兩間房子淸出來，一切快快去安排！」

又聽那東方東道：「要辦甚麼事情，總得先把一身的傷醫治好再說！」

那王艮新未進來，他拉了令狐爽在前面哈哈笑，因為王艮新知道上一回令狐爽說他得了痳瘋病，害得這裏伙計們也怕被傳染上！

令狐爽對王艮新道：「上一回是我弄錯了，哈……」

王艮新道：「小兄弟，你別以為我是天下最大方的男人，自己的老婆也送人睡，可是我又怎麼辦？你看看，他們那一個我都打不過！」

令狐爽道：「你是啞巴吃黃蓮，有苦在心裏呀！」

王艮新道：「我他娘的才眞正是個大王八！」

「哈……」令狐爽笑了！

外面，兩個趕大車的來辭行，令狐爽大方，每人又送十兩銀子！

就在這時候，那方白婀娜多姿的走過來了！

方白擋住令狐爽一笑，道：「今天不放你走了！」

令狐爽道：「妳不怕得痳瘋病呀！」

方白道：「你是騙人的，我知道！」

令狐爽道：「妳怎麼不瞧瞧，我的八位師父全到了，那有我的份呀！」

「嘻……」方白笑道：「他們呀，八個我全知道，每人身上至少挨了五七處傷，他們那還有精神上床來那一套呀，這兩天才未聽他們哎呀叫了！」

令狐爽道：「好，今天如果妳的身邊沒男人，娘的，拚了小命也要陪陪妳！」

方白一聽樂得笑了：「我去收拾了，你可別黃牛！」

令狐爽見這方白高興得好像吃了歡喜糖一般，他對王艮新道：「你這兒的女人愛男人！」

王艮新道：「就是他們太愛男人了，我對於她們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不管了！」

令狐爽道：「王老闆，我得去看看師父們，去得晚了會挨罵！」

王艮新道：「你兄弟請便！」

令狐爽走到後偏院，他找上了宇文鳳！

「師父，妳好了吧？我最關心師父了！」

宇文鳳哈哈笑道：「快了，快了，令狐爽呀，師父我也喜歡你！」

宇文鳳伸手撫摸着令狐爽的臉皮，又笑道：「師父我看着你長大，看着你長壯，看着你越長越漂亮，也越發的叫師父動心了，嘻……」

令狐爽道：「師父妳如果喜歡我，我呀……」

「你怎樣？」這一聲來自房門口，令狐爽猛回頭，東方東咬牙切齒的要揍人！

令狐爽急閃開，道：「東方師父，是她說的喜歡我！」

東方東大怒，戟指門外吼道：「滾你娘的遠遠的，老子不要再見你，滾，再不滾老子殺了你！」

令狐爽道：「好，好，我滾！」

附近的房門中傳來申屠艮的吼聲，道：「這小王八蛋，賀蘭山清風谷口差一點整得爺們好凄慘！」

這人在此時又翻了臉！

令狐爽道：「師父們，我一路上侍候你們來到此呀，就算是沒功勞，也有苦勞吧！」

公治長大吼一聲如虎叫：「去你娘的苦勞。」

令狐爽反而笑了。

「得，我在此地礙了師父們的眼了，我還是找地方涼快去，過幾天再回來侍候師父們。」

上官文尖聲道：「你小子最好永遠別出現。」

公羊山道：「個小兔崽子。」

令狐爽看起來有些灰頭土臉的樣子，但當他出了大散關大客棧的大門，又騎上他的馬時，他幾乎笑歪了臉。

「哈……」

令狐爽大笑着直馳終南大山。

令狐爽的心中早就有打算了，他認爲事情到了應該如何解決的時候了。

祇見他拍馬到了老龍嶺，他也不去老龍洞，就在他藏寶珠的附近林子裡，先在樹上取下他藏的兩件兵器，斷腸劍與日月環。

令狐爽取下這兩件兵器在手中，林子裡先練了一趟八仙武功，等到他剛收劍，附近閃出一個人來了。

這個人是女子，她不但撫掌帶淚，而笑中又有嗚咽。

令狐爽先是嚇一跳，等到看清楚，才笑了。

這女子不是別人呀，大風莊的諸葛紅是也。

大風莊在牧羊鎮以東十五里，諸葛紅騎馬找來了。

令狐爽早與諸葛紅親熱過了，可是匆匆又過了幾個月，仍不見令狐爽前來娶她，於是她又找來了。

令狐爽不能無情呀，他才不會說出諸葛紅不該來的話，他明白諸葛紅愛他才會來。

對於一個愛他的女子，他憑甚麼不高興？

他高興的下了馬，走上前去抱住她。

「我的乖，我正想妳妳就來了呀！」

聽聽，這句話令諸葛紅聽了多自在，心掏出來也應該，舒服呀！

諸葛紅一聽，立刻俏嘴吻上了。

兩個人吻了一陣子，令狐爽道：「我的女人，你不聽我的話了，爲何又來荒山中？」

諸葛紅道：「我想你想得快瘋了，何時娶我過門呀？」

令狐爽道：「過門？過甚麼門？我的家在甚麼地方呀，我的女人呀，妳得等我有個家呀！」

諸葛紅道：「我們倆在一起就是個家。」

令狐爽道：「我馬上要出塞，我有急事要去辦呀！」

諸葛紅道：「帶着老婆更自在呀。」

令狐爽道：「你也出塞？」

諸葛紅道：「我雖沒你本事大，可是一般江湖人物我還能應付，我是不會拖累你的。」

令狐爽一想，道：「我的女人呀，妳好像說動了我嘛，非帶妳去不可了。」

諸葛紅笑呵呵的道：「你答應了？」

令狐爽道：「我心中有件事，順便對妳說一說，妳聽了以後再決定。」

諸葛紅道：「你快說，甚麼事情我也會答應。」

令狐爽道：「我可是結過婚的人了。」

諸葛紅笑道：「同我呀，我們早就……」

「不，是另外一個女人。」

諸葛紅道：「誰？她在那裡？」

她快落淚了。

令狐爽急忙又道：「這個女子呀，我十四五歲的時候就認識她了，所以我認識她是在妳之先呀，妳知道我這人的心軟得不得了，我又不能不答應妳呀，所以啦……」

他吻了一下來落下淚的諸葛紅，又道：「可是，我們在一起又比她先，你們兩個我一個也不忍心拋棄呀，阿紅呀，妳說說我怎麼辦？」

諸葛紅道：「我問你，你對那位姑娘提過我了嗎？」

「提過了。」

「提過了她還嫁你呀！」

令狐爽道：「她不在意，她說啦，喜歡就要犧牲，她還說，有一天她叫我帶着她去大風莊再結婚。」

諸葛紅道：「蠻大方的。」

令狐爽道：「妳吶？」

諸葛紅道：「我要比她更大方。」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們結婚一定很隆重了？」

令狐爽道：「隆重得不得了。」

諸葛紅道：「你說說，我聽聽。」

令狐爽道：「天爲証，地爲媒，日月爲介紹人，我們倆跪地叩三個頭，就成夫妻了。」

諸葛紅道：「她原來是花子女呀！」

令狐爽道：「她不是花子女，回百花谷去了。」

諸葛紅一把拉過令狐爽，道：「我們立刻結婚，我們也是天爲証，地爲媒，來吧！」

她跪在地上了，令狐爽道：「妳爹他們不答應。」

諸葛紅道：「同你結婚他們會高興的。」

令狐爽無奈了，他想不到會遇上這種無奈事，不幹還眞不行，他祇有叩頭了。

* * *

令狐爽「重婚」了，那當然不犯法，他與諸葛紅二人雙雙騎上馬，這就往北出塞了。

令狐爽這一回再奔八仙洞，他已聽了四邪的話，山頂上有個地方叫「金眼」，那是通往八仙洞九宮八卦陣與四邪的住洞暗門。

令狐爽就是爲了這「金眼」，他才打算再回八仙洞的。

他這是正在進行他的計劃了，同時也是要進入八仙洞中去看看，那十二星將的生死呀。

令狐爽取了兩件兵器在身上，那就表示他不打算再侍候四魔八邪了。

令狐爽帶着一個諸葛紅，這二人繞過了大散關，立刻拍馬直往塞外飛馳而去。

令狐爽本來打算設法去老龍洞看一看，祇是他明白一件事，一綫天那地方他下不去了，他長壯了，更何況他擔心老龍洞距離大散關太近了，萬一東方東他們回來，雙方不幹也得幹了。

* * *

令狐爽與諸葛紅二人剛過了六盤山一百六十里處，忽見有個和尚守在通往蘭州的大道邊。

這個和尚看了令狐爽與諸葛紅幾眼，立刻抄斜路往西北方奔去。

初時，令狐爽不在意，但當他二人又走了三十幾里路，忽又見一個大和尚守在路邊上，見了二人便又立刻往小道上奔去。

這一帶屬於高原，也有一段是沙漠，令狐爽二人不走蘭州，他們自六盤山西面往北馳。

那和尚的動作引起令狐爽的注意了。

「阿紅啊，好像不大對勁了。」

諸葛紅笑道：「我的爽，有甚麼不對嗎？」

令狐爽道：「好像有出家人盯上咱們了。」

諸葛紅笑道：「咱們一路上又未得罪過出家人，再說啦，出家人慈悲爲懷，他們是不會找痳煩的，這一點你盡管安心啦！」

令狐爽道：「這年頭呀，江湖上甚麼樣的人都有，好人壞人是分不清的。」

諸葛紅道：「不會啦，不就是看到兩個大和尚嗎？那有甚麼關係，咱們快馬加鞭，他們是追不上的。」

令狐爽道：「有道理，那就快吧！」

二人立刻拍馬急馳，黃沙飛揚中，前面忽見一道斜嶺自東方延伸到平地來，黃土高原有土台，那個土台就在大道右邊十丈外。

此刻，土台上趺坐着一個老和尚，大僧袍猶似充滿了氣，有一對大銅鈸放在一邊。

就在這大和尚身邊，排排坐着四個高大粗壯的和尚，另有兩個快腿和尚剛剛趕到。

就聽其中一人道：「過了六道溝。」

另一和尚道：「已過金平川。」

坐在土台上的大和尚咧嘴嘿嘿笑了。

就在他猛地抬頭遠處看，又忽的貼耳地面聽，不由手一揮，道：「列陣！」

祇有那兩個快腿和尚守在老和尚的身後面，另外四大高壯的和尚，四邊形的跳在大道上，高原有風吹下來，吹得他們身上的黃色鑲紅邊的袈裟飛飄不已，便也隱隱的發覺他們的身上藏着鋒利的銅鈸。

於是，遠處飛馬來了兩個人，是的，令狐爽與諸葛紅二人馬馳過來了。

兩匹馬見前面有人擋道，便也立刻使力勒住怒馬前衝之勢。

總不能去撞人吧！

「吁！」

令狐爽急忙勒馬抬頭看，不由心中一沉。

他心中緊張，但臉皮却是輕鬆的笑道：「唷，我以爲是甚麼清靜無爲四大皆空的出家人吶，怎麼的，原來是洪大師飛鈸和尚呀！」

土台上忽的一團黃影平飛過

來，這老和尚可不正是那曾在天水關石山後被令狐爽幾乎弄死的飛鈸和尚。

此刻，飛鈸和尚挺着肚皮嘿嘿冷笑，道：「小友，你的功夫令老衲十分心醉，如果不再找你切磋，實在是老衲生平最遺憾的事了。」

令狐爽道：「甚麼切磋呀？何不直說報仇，更令人聽得順耳。」

「哈……小友快人快語呀！」

令狐爽搖頭嘆氣的道：「果然人們說得不差呀，打蛇不死，後患無窮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今天這局面，這『打蛇不死後患無窮』這句話，又得改寫了。」

飛鈸和尚已開始運功了，聞言急問：「甚麼意思？」

令狐爽一笑，道：「改寫成『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呀，是不是？」

他戟指飛鈸和尚身後的四大壯健和尚，又道：「他們都來了，你的幾個徒兒吧？哈，你呀，何苦找幾個陪葬的人呀，你他娘的缺德呀！」

飛鈸和尚大怒，叱吒道：「你小子少損人，我洪大師有仇必報，娘的，你知道老子在史家莊的薪俸嗎？按旬計算，一旬百兩，一月三旬，就是三百兩呀，你這小王八蛋斷了老子的財路，這就是斷人生計，生計無着就是死路，死路之上有命在呀，你這小王八蛋今天非死不可。」

令狐爽道：「老和尚，甚麼亂七八糟的引經非經，據典非典的拉扯一大堆，乾脆就是再拚個你死我活。」

「我活你死！」

令狐爽哈一笑，道：「好吧，我死你活，那也不能說了就算，總得交過手之後吧！」

飛鈸和尚道：「那是當然。」

令狐爽道：「好，你且等一等，我下馬，先同我的女人交代一下我的後事，等我死了以後，她要如何的把我屍體天葬、土葬、火葬甚至別管了，曝屍野地餵狼也好，祇是我有個寶庫她知道。」

一聽寶庫，飛鈸和尚一瞪眼。

其實令狐爽這話是有用意的，他的目的乃是希望在雙方交手的時候，和尚們別對諸葛紅下重手，因為諸葛紅知道有寶庫。

當然，如果令狐爽眞的完蛋了，諸葛紅還活得成嗎？她也必不想活了。

令狐爽的心機一流的，飛鈸和尚怎知道？

「小子，你就快過去交代吧，交代你的後事吧！」

令狐爽還打躬一聲：「謝謝，謝謝！」

他轉而走向諸葛紅，滿臉盡是無奈呀！

「阿紅啊，妳看看，妳在大風莊舒舒服服的不是很好嗎？偏要出來找上我，這一回妳該明白了，妳知道多少人在等着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呀！」

諸葛紅要下馬，令狐爽示意她別動。

令狐爽低聲道：「萬一我不幸，你快馬奔回去，找到花子頭，叫他去告訴百花谷，切記！」

諸葛紅尖聲道：「出家人是不殺生的呀，何況人……」

令狐爽道：「出家人一樣要拉屎，銀子就是製造屎的原料，妳記住，要快馬逃。」

諸葛紅幾乎要哭了。

令狐爽道：「別哭，妳可曾見我掉過淚？我叫令狐爽呀，爽呀！」

諸葛紅帶淚一笑：「我不哭！」

令狐爽笑了，他把手上韁繩拋給諸葛紅，緩緩的取下了兩件兵器。

那是斷腸劍與日月環。

上一回同這大和尚決鬥的時候，他是一管銅笛，他吹笛的技巧是一流的。

現在，他又手執這兩件兵器，緩緩的走向大道上的飛鈸和尚幾人。

就快走到了，祇聽飛鈸和尚厲吼一聲：「站住！」

令狐爽站住了：「幹甚麼呀？」

飛鈸和尚吼叫道：「你怎麼有那兩件兵器？」

「怎麼了，不可以？」

飛鈸和尚道：「獅王齊大天是你甚麼人？這……不可能吧？那老小子不是已有二十多年未現江湖了？」

他問，又是自言自語。

令狐爽道：「和尚，別再囉嗦了。」

他抖着雙手兵器，又道：「咱們話已說盡，屁已放完，餘下的且看各人的造化。」

他把身子一側，劍氣如虹的猛一劈，發出「咻」的一聲響，又道：「發招吧！」

他這架式，好像在與河嶽爭輝，與日月爭老大。

飛鈸和尚一個暴閃中，抖手就是兩大飛鈸，分左右方位，自半空中「絲絲」盤旋過來。

就在令狐爽的側旋身中，又見兩個體形小的飛鈸隨後打出。

何止那四個大小飛鈸，那飛鈸和尚更是雙手齊發，十支小形飛鈸也在令狐爽的旋閃之中打出手。

祇見滿天金光如星，一點點的往一個定點集中削去，其勢之疾，令人心膽欲裂。

如果這些飛鈸是對付一頭牛，這頭牛就會一身金光血雨了。

令狐爽就在這流閃金光中，一聲大吼，騰空而起，他身懸半空，已撤出一片精芒佈在全身，那日月光環早已盤到了頭頂。

只聽飛鈸和尚暴吼一聲：「四季開花！」

這一聲吼甫落，那守在大道上的四個大和尚，紛紛振衣袂直往令狐爽的身上撞去。

四個壯健大和尚同一時間人在半空中打出手上的銅鈸。

遠遠看去，令狐爽的四週已為銅鈸所包圍了。

令狐爽這才明白，這飛鈸和尚是要把他逼上高空，然後分由四個大和尚從四面八方來收拾他了。

這確是個萬全的殺敵手段，便是四魔四邪只怕也難逃被殺死。

令狐爽見這光景，他一聲暴吼：「殺！」

怪了，他人在半空中又再升空一丈，這種似飛鳥的反應，是怎麼使出來的？

幾個和尚一見也呆了一下。

令狐爽剛提升一丈，忽的斜身，頭下足上的直往那抬頭觀望的飛鈸和尚殺去。

令狐爽穿越七個近身的飛鈸，劍氣也擊落在這些飛鈸上，而手上的日月環已往飛鈸和尚的頭頂砸去。

「八仙神技呀！」

這是飛鈸和尚的吼叫。

當然，也是最後一聲大叫，隨之傳來「彭叱」一聲，一團血光標現出來。

令狐爽一環打死飛鈸和尚，左足點地再起，就在四大和尚紛紛落地的刹那間，他的斷腸劍玄之又玄的發出一片無遠弗屆的凌厲光芒。

光芒閃過之處，一片鮮血洒出來。

於是，四個壯健的大和尚雙目凸出的倒在地上了。

於是，附近地上傳來劈哩啪啦響聲，漫天的銅鈸，一隻隻的從半空中旋落在地上。

飛鈸和尚原打算一舉幹掉令狐爽的，只要幹掉這小子，那個女子是逃不掉的。

結果他還是打錯主意，如果他與令狐爽纏鬥，或是他命四僧與令狐爽纏鬥而他本人出其不意的制住諸葛紅，今日這個局面就會不一樣了。

* * *

令狐爽一舉殺了五個功夫奇高的和尚，猛抬頭，只見兩個站在土台邊的快腿和尚已在百丈外了。

令狐爽仰天長嘯，可是壯懷不烈呀！

他獅子吼的叫道：「慢慢走呀，我不會斬草除根的呀，喂……吼……」

他一叫，兩個和尚跑得更快，眞恨爹娘少給他們多生兩條腿。

* * *

諸葛紅拉了令狐爽的馬過來了。

她的臉色灰慘慘的，好像魂兒還未入竅吶！

令狐爽收了兵器，無奈的道：「這樣的遊戲不好玩，還是少玩為妙。」

這還是遊戲呀，嚇死人了。

令狐爽一嘆，道：「我又殺人了！」

諸葛紅道：「你不殺人呀，我們兩個就活不成了。」

令狐爽道：「所以呀，我說這遊戲不好玩。」

諸葛紅却對令狐爽道：「我的爽呀，我發覺你的功夫眞了得！」

令狐爽道：「我的紅啊，我却更覺得我的前途茫茫無所適從呀！」

諸葛紅道：「等你不再牽扯甚麼事情，我們回大風莊住下來，再也不走江湖了。」

令狐爽道：「妳忘了，我還有個妻子叫西門吹花呀，她是不會去住在大風莊的！」

諸葛紅一怔，道：「好嘛，好嘛，你們去那兒我就隨你們去那兒。」

令狐爽笑了。

* * *

令狐爽與諸葛紅二人策馬過了六盤山，快馬不到三天，便已到了銀川城。

這地方回人最多，漢人少來，令狐爽找了一家客棧，與諸葛紅二人關上門吃了睡。

令狐爽還吩咐這家客棧伙計，明日一早準備長長的繩索與吃的。

於是，客房中可安靜了。

這種安靜與一般的安靜是不同的。

令狐爽自習了八仙神功之後，他就得了一種怪毛病，那是他不被外人知道的怪毛病。

那種怪毛病，就是全身的肌肉會移動。

人們知道地會動，對了，就像地在動一樣，而且一旦靜下來，身上的肉就會動。

睡在火燒過的土炕上，令狐爽的身上肌肉又開始在移動，而且令睡在他懷中的諸葛紅頓覺不對勁。

「你……打哆嗦？」

「我不冷！」

「可是你身子在發抖。」

令狐爽道：「那不是發抖，是肌肉在對撞。」

諸葛紅驚道：「為甚麼會這樣？」

令狐爽：「自從練成神功後，我的身上就這樣，如果我拍打拍打，就會好一些，如果再壓一壓……」

諸葛紅道：「我壓你，我整個身子壓你！」

她說完就爬在令狐爽的身上。

諸葛紅把力氣全使上，光溜溜的壓呀壓的，這時令狐爽的肌肉不動了，只有一個地方不老實。

諸葛紅早就發覺了。

她在令狐爽的耳邊低笑：「我不該光溜溜的壓，你的……嘻……」

令狐爽道：「我們是夫妻呀，這本平常嘛！」

諸葛紅一聽，把嫩臉貼在令狐爽的胸上不動了。

她的心在跳，令狐爽馬在吼。

這兩個年輕人呀，再也聽不到甚麼聲音了。

他們爲甚麼不出聲！我怎麼知道。

* * *

天亮了，伙計早在客房門外侍候了。

令狐爽與諸葛紅二人走出來，那伙計迎上去，道：「少公子，繩子、吃的、喝的一應齊備了！」

令狐爽看一下門外，只見一綑繩子馱在馬背上，另一匹馬上掛的全是吃喝的。

於是，一塊銀子有十兩遞給伙計，道：「收下，多的是你的！」

那伙計笑嘻嘻的道：「好走，好走！」

令狐爽與諸葛紅很快出了銀川城。

他還回過頭來瞧。

當然他的心中想着一人，那個人就是脫尼瑪。

不知道這美麗的雜種姑娘在甚麼地方撈錢了。

他以爲脫尼瑪夠可憐的。

* * *

令狐爽心中緊張，因爲他最關心的乃是困在八仙洞中的十二星將！

十二星將之首康巴曾說過，他們身中奇毒，每個月圓之夜必需服用延遲毒發的解藥，如果他送給這十二星將的解毒藥不管用，只怕這十二星將眞的會死絕在八仙洞中，那麼，這十二人等於是他殺了他們。

當然，令狐爽也不會放過四邪的洞室中寶物。

令狐爽未曾進過申屠艮他們的洞室中，幾個月的學藝生活，他只能在洞中席地而臥。

這一回他是不會放過的，他要去四邪的洞室中瞧瞧，看一看這四邪的寶藏有多少。

現在，令狐爽與諸葛紅二人策馬到了清風谷，二人把馬拴在矮林中，在這兒，高大的樹林是很少的。

猛抬頭，只見八仙洞那面煙雲罩頂，山風微拂中，那一道怪怪的石峯上，似乎有雲彩在盤旋。

令狐爽以爲這是奇景。

其實這不是奇景，當山腹中有了蜂洞的時候，這些蜂洞又與外界相連通的時候，山頂上就會出現這種雲狀。

諸葛紅把吃的取了背在身上，令狐爽把那根長繩子套上脖子，兩個人便往山峯上走去。

令狐爽只聽說有個叫「金眼」的地方，可以從金眼中下去，找到八仙洞。

賀蘭山中有幾處這種洞窟，那是許多年前人們開挖的，就如同莫高窟、石佛洞那種洞窟一樣的深洞。

令狐爽與諸葛紅二人到了山頂上，令狐爽對諸葛紅道：「阿紅，妳等在這兒別走動，我在這四處仔細找，找那個金眼在甚麼地方。」

諸葛紅道：「阿爽哥，你要特別的小心了！」

令狐爽已拋下繩子往附近的斷崖處找金眼去了。

* * *

那座八仙洞頂峯上，怪石嶙峋，巉岩陡峭，怪的是在這麼高的高山上，還有一道小小泉水自石縫中冒出來，那汩汩的泉水清澈得宛如最光亮的鏡子。

泉水在石縫中流入流出，令狐爽的心中有感慨。

他想着那濤濤黃河爲甚麼不斷的在咆哮，那黃河之水本來每一滴都像這泉水一樣的清澈可鑒，但當泉水奔騰下山去供養人們的時候，却變了，變得混濁，變得如同泥水一般，令人們覺得受到了上天的戲弄，而河水所發出了寃吼聲，好像是在申訴人間所有的罪惡。

* * *

在這方圓足有三里的山脊峯上，他不放過任何一點可疑之處的仔細找着。

漸漸的，他有些不耐了，難道那「金眼」不在這高峯之上嗎？令狐爽怔忡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一隻蒼鷹往這面盤旋而來。

那巨型蒼鷹，便是大漠的野狠也不敢招惹牠們。

那蒼鷹在空中發出厲嘷，顯然對於山頂上出現人踪惹火了牠。

令狐爽發覺有蒼鷹向他撲來，斷腸劍抖然揮出，那巨鷹振翅疾抓未得逞，反倒被劍刃掃落一把翅羽，嘷嘷叫着往斜谷中飛去。

令狐爽一見，笑道：「削掉你翅膀上的羽毛，叫你知道厲害，下

次再來，就叫你流血。」

他現在神兵利器在手，當然甚麼也不怕。

十幾丈外的諸葛紅尖聲叫道：「阿爽呀，怎麼這鷹抓你，牠不來抓我呀！」

令狐爽頓覺奇怪，立刻在四處查看，忽見不遠處有個斜凹的崖石，凹處面向東南。

這在風水上言，東南向陽，西北朝陰，屬於利寶之地，要不然那地方的一堆雜草中爲甚麼會有兩個大鷹蛋。

這個方向更有個好處，冬暖夏涼，冬天的西北風就不易刮進這凹處。

令狐爽有些失望，因爲這蒼鷹只是爲保護牠的老鷹蛋才會拚命的。

令狐爽站在凹處又在四下找量着，忽覺一股暖風吹上身，令他一怔。

怪了，高山之上那裡來的這股子暖風，而且是一股一股的吹上身。

令狐爽伸出手來試探這暖風從那個風向吹來。

暖風由凹處吹來的。

令狐爽猛然低下頭看那凹處，這一看令他一聲驚呼：「找到了呀！」

遠處的諸葛紅大喜，聽到這聲音，立刻奔過來了。

高山斷崖上，她小心的奔到令狐爽身邊，只見令狐爽指着凹處深不過三尺處，道：「你看，那兒有個洞。」

原來暖氣自這洞口一股子一股子冒出來，那蒼鷹就利用洞中冒出的暖氣在孵鷹蛋。

令狐爽道：「八仙洞中有溫泉呀！」

諸葛紅喜道：「阿爽，洞口是不是叫金眼呀？」

令狐爽道：「此洞口朝東偏南，有日光在晨間會照在洞口上，這兒必是金眼了。」

諸葛紅道：「誰也不會相信在這絕壁上還有個洞口入山腹。」

她帶着幾分憂心的又道：「怎麼下去啊！」

令狐爽道：「我們帶來繩索呀，看我的！」

他接過繩索一端拴牢在腰上，小心翼翼的移開洞口的兩個大鷹蛋，對諸葛紅道：「阿紅，妳守着洞口，更小心那隻鷹抓你。」

於是，繩子一端又拴在一棵尖石上，令狐爽往那斜洞中溜進去了。

山頂上，諸葛紅不住的口中呼叫着：「小心吶！」

令狐爽却已滑入洞中十幾丈深了。

洞中是黑暗的，令狐爽自懷中摸出火摺子，閃出一點紅光來，他的雙目自練就八仙神功之後，早已異於常人，幾乎可夜暗中見物。

此刻，他把火摺子那點紅光往石壁上照去，忽見足下半丈處有個凸石，令狐爽立刻趕過去站在那石崖上。

喘了一口大氣，令狐那爽極目四下看，忽見不遠處有八道白光很均勻的射在一個定點上。

令狐爽沿着繩子滑過去，只見那處發光之地宛似一隻巨大的眼睛，有亮光分從八個岩洞射來，想是因此而稱此地爲金眼了。

令狐爽也以爲此地必是無疑了，他不再猶豫，沿着繩子再往下面滑，手上的火摺已用不着了，因爲七丈下方已有了長明燈似的火炬在洞壁上照明。

令狐爽急急到了長明燈火炬附近，那根繩子也快到盡頭了，抬頭看，上面似乎高不可攀的樣子。

令狐爽立刻找洞壁上的三角尖頭，再找頂上右方的三角尖頭，他終於找到了。

他已到了八仙洞中了，立刻，令狐爽沿着洞道往下奔去，他所關心的就是十二星將，不知他們是否眞的已死在八仙洞中了。

令狐爽走到交叉洞道處，大彎道處地方大，他站在中間吃一驚，因爲他發現石壁開了幾處洞穴。

令狐爽立刻明白，當初十二星將與他交手，就是突然由這些洞口奔出來的。

令狐爽奔過去，只見這些洞口之內，放的是棉被傢俬之類的用品，還有些冷藏室放了許多時菜瓜果糧食。

奇怪的是這兒不見有死人。

令狐爽心中開始有了激動，他急忙又衝出去，再往洞下方奔去，不多久，又見一個洞室，祇是一切的用具仍在，但値銀子的東西不見一個，尤其是財寶，更是一個也沒有，好像被人翻箱倒篋過！」

令狐爽還不知道這個就是四邪的洞室！

當時令狐爽是被申屠艮帶進八仙洞中來的，那申屠艮在這八仙洞中東轉西拐的，弄得令狐爽暈頭轉向，而令狐爽祇見過申屠艮的洞室，別人的他還未去過！

他轉身疾走，又過了幾道轉彎處，忽又見一個洞室，也是遭到了洗劫似的，洞室中亂七八糟！

令狐爽一連查看到下面洞道，他終於發現申屠艮的洞室了！

至少他在申屠艮的洞室外住過百日，此刻是舊地重遊呀，心中更是激動！

他心中想：「來時不叫我進你的洞室呀，如今洞室大開，我進來

了！」

他一跳又躍的進入申屠艮的洞室中，不由雙眉一挑！

「怎麼？也遭人洗劫了？」

他的心中是愉快的，因爲他已慢慢的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十二星將必是已得到解藥，不再受制於四邪了！

這些人長年受壓迫爲奴隸，如今一旦被解救，心中那股子仇恨與怨意，當然如同火山爆發，必然先把四邪的家當弄個鳥蛋精光！

如果四邪是住在房屋裏，十二星將必也會放起一把火來燒光四邪的一切！

有了這個思想，令狐爽已肯定十二星將早已不在這八仙洞中了！

令狐爽再往回頭走，他幾乎要歡呼了！

匆匆的來到繩子下，令狐爽忽聽得山頂上傳來尖聲的凄厲叫聲，他嚇一跳！

令狐爽可不敢再多逗留了，急忙沿着繩子揉揉上升，他聽得更眞切了！

上面傳來噗嚕聲，上面也傳來諸葛紅的驚呼與尖叫，她好像很凄慘的樣子！

「咻」的一聲躍出那個凹岩，令狐爽吃一驚，祇見三隻蒼鷹，正挾着萬鈞之勢，交叉着撲擊背靠岩石而又雙手抱頭大叫的諸葛紅！

諸葛紅的頭髮也被抓掉幾撮，衣衫已碎，身上帶傷，祇是她雙手抱頭忍受着！

令狐爽拔劍大吼：「畜牲！」

祇見他運起斷腸劍，劍氣如虹，殺得三頭蒼鷹尖聲狂叫，不敢再往下撲擊！

令狐爽厲吼：「你們這些扁毛，我們祇是借個道，又不會損你們的窩，你們就如此傷人，再要下來，別怪我令狐爽不近情面，我一腳踢碎你們的蛋！」

他這幾句大吼，還眞管用，三隻蒼鷹果然未再飛往下面突擊！

令狐爽的繩子也不要了，再把鷹蛋放歸原位，拉了諸葛紅就往山下奔！

再回頭，祇見一頭蒼鷹已落在斷崖凹處了！

諸葛紅與令狐爽二人奔到了山下，那諸葛紅急向令狐爽道：「快看看我的臉，有沒有被老鷹抓爛！」

笑笑，令狐爽道：「妳的衣衫破爛了，哈……妳拚命保護自己的臉呀！」

諸葛紅道：「如果我的臉被抓破，你就不愛我了，而且我也無臉去見那位西門吹花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原是一頭蒼鷹，我還可以對付，可是來了三隻，我怕傷了我的臉呀！」

令狐爽立刻取出帶在身邊的刀傷藥，着意的爲諸葛紅把幾處被鷹抓傷的地方塗上，再把自己的外衣給諸葛紅披上去，笑道：「我有好消息！」

諸葛紅道：「他們還活着？」

令狐爽道：「他們把四邪的寶物也掠走了，十二星將必已得救了，哈……」

諸葛紅也高興的道：「早知如此，就不用千里迢迢的趕來了！」

令狐爽道：「咱們快馬入關，趕往老龍洞去，且看老龍洞中有甚麼怪事發生！」

諸葛紅道：「那條路我最是熟悉了！」

令狐爽道：「是的，妳已去過兩次了！」

諸葛紅道：「兩次都是爲了找你呀！」

令狐爽道：「而且兩次妳都找到我了，哈……」

於是，二人又策馬往南疾馳，大漠的風沙又起了！

*　*　*

那是一道破落的長城遺址，有個頂上已垮的拱門，下面就是通往河套入六盤山的黃土大道，令狐爽這還是第二次經過這裏！

好像許多怪事情，是上天安排好的一樣，非要落在令狐爽的頭上不可了！

就在這大拱門下面，迎面來了三個紅衣喇嘛！

西域和尚三人高高的騎在駱駝背上，那種晃呀晃，搖呀搖的味道，眞叫人閉上雙目叫舒服！

令狐爽與諸葛紅二人雙騎已快到這拱門口了，三匹駱駝上的三個喇嘛聞聲張開眼來！

嚄，這一看之下眞叫巧，爲首的那位喇嘛看得一瞪眼，他大吼一聲：「站住！」

不用說這是要令狐爽站住了。

當然，諸葛紅聽得也嚇一跳，她抬頭，祇見那個大喇嘛正與他身後二人嘰哩咕嚕幾句！

於是，另外兩個喇嘛雙目一厲，立刻打橫攔在拱門口，阻住了令狐爽二人的去路！

令狐爽一巴掌拍在剛長出寸許長頭髮的頭頂上，無奈的叫道：「哎呀，我的媽呀，屋漏偏遇連夜雨呀！」

他對諸葛紅道：「快閃開，小心濺你一身的血，那會倒楣的！」

他這裏把話剛說完，三匹駱駝上的三個喇嘛已併肩迎過來了！

「小子，可還記得我出家人嗎？」

令狐爽道：「記得，記得，你不就是叫我殺得抱頭鼠竄奔回史家莊去的那個番僧嗎？」

他笑笑，又道：「我就奇怪，

火燒史家莊，爲甚麼不見你的影子！」

原來這三位喇嘛中的一人，正是那「血刀喇嘛」廣敖！

廣敖戟指令狐爽叱道：「你這可惡的小子，初時冒充我教中人，剃了個大光頭騙你家佛爺，可惡啊！」

令狐爽笑笑道：「和尚，這年頭不對了，人與人之間本就是你騙我我騙你，端看誰的騙術高明，誰就爽嘛，你何必大驚小怪的？」

廣敖大怒，吼道：「你就是那天的一副嘴臉，小雜種，今天叫你血濺五步！」

令狐爽拍拍口袋，道：「你們不是打算掠奪我口袋中的龍目寶珠吧？」

一提到龍目寶珠，廣敖便對另外兩僧沉聲道：「聽聽，他把我的一顆也搶去了！」

另一番僧道：「如此說來，這小子果然有兩顆龍目寶珠呀！」

令狐爽道：「不祇兩顆，我擁有十七顆，加上他捐出的一顆，一共十八顆，哈……」

廣敖大怒，吼道：「甚麼？捐出的？小子啊，是你掠奪了我原有的一顆，你……」

令狐爽道：「甚麼掠奪呀，反正是由你手中拿到的，你怎麼給我也是一個樣子的！」

另一番僧突然暴吼：「拿出來！」

令狐爽道：「拿甚麼？」

那番僧大怒，道：「龍目寶珠，小子，那原是我們布達元宮佛座前的寶物，快拿出來！」

令狐爽道：「東西在佛座前，是你們的，東西不在就不是的！」

廣敖大吼：「三對一的局面，你還不快拿出來，也許我佛慈悲，放你……你們二人走路！」

令狐爽道：「我得問問它同不同意！」

「誰？」

令狐爽的斷腸劍與日月環拿在手中了！

「看，我問我的兩個新交朋友，可是他們不答應！」

廣敖三人嗆嗆連聲，三把寬刃斷頭刀拔在手上了。

廣敖對另外二人道：「二弟、三弟，這小子的功夫很邪，我們出刀要小心！」

另外二人彼此一望，忽的厲叱：「殺！」

這二僧掀動紅外罩勁風抖動，兩道極光已分左右往令狐爽砍去，那眞的是玩刀名家，刀走中途還各變三次方位，令人摸不着猜不透他二人的刀殺向甚麼部位！

同一時間，廣敖一招「平步青雲」，他虛蹈前撲，兩把飛刀打出手，而泛紅的刀芒又快沾上敵人的頭上了。

這正是「品」字形的包夾，三面出刀，光景就要在這一招之間碎了令狐爽。

日月環打出一招「震撼五嶽」，令狐爽的身子斜着往後上方飛去，他的身前刀風颼颼而過，三條紅影落地再撲，令狐爽已撒出一片劍芒，四個人半空中交叉互擊中，左側的一個番僧已尖嗥着往地上摔去！

廣敖發了急，他落地又是三把飛刀打出，另一面，那個番僧雙手緊握寬刃砍刀直往令狐爽側背削去！

日月環反後力阻，斷腸劍疾撥飛刀，忽的一刀扎入劍芒中，看得不遠處諸葛紅也驚叫一聲！

廣敖也以爲令狐爽已中了一飛刀，他正待收取戰果了，不料情況有變！

令狐爽不但未見流血躺下，反而大吼一聲：「殺！」

劍芒是突然的，突然反力道回斬！

「卡！」

「噢！」

另一番僧斷了一臂，那隻握刀的右臂！

這番僧痛得抖着鮮血沒命似的往荒原上狂奔，也不知他爲甚麼會慌了神，往哪兒跑呀！

廣敖忽然想到，這小子曾說過他習過金鐘罩鐵布衫功夫，難怪剛才飛刀不見血！

其實他怎知令狐爽身上穿了一件武林至寶……金絲軟甲！

騰空三個空心觔斗，令狐爽攔住廣敖去路！

廣敖是執刀奔向諸葛紅的！

諸葛紅也看到了，她拔劍在手！

令狐爽何許人也，他祇一看，就明白廣敖企圖挾持諸葛紅，他更是火大了！

斷腸劍平削，日月環一招「八仙獻瑞」，就聽「咚」的一聲，傳來廣敖的沉哼！

廣敖的頭上開了花，他斜身好像是要倒下的，但却突然打出兩把飛刀，一把打向諸葛紅，另一打向令狐爽的腿上，他不打令狐爽的身子了！

令狐爽狂吼如虎，反手擲出日月環，擊落射向諸葛紅的那把飛刀，同時，左足疾彈，那把飛刀被他踢彈得反射回去，「噗」的扎在廣敖的肚皮上！

「哦……唔……」

廣敖抛刀，雙手捂緊肚子，雙腿交叉着在搖晃！

（未完・卅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上文提要：唐耕心暗中看到顏鳳妮與連蓮為他比劍，二人甚有風度，知道鳳妮有病，唐耕心去請李天佐為她治病。鳳妮與李天佐結拜為兄妹，李天佐為她設計一幕……韋寒香欲抓冷雪舫，莫傳芳相助，此時朴覺曉出現，兩小趁機溜走。原來朴覺曉原名江豪，他昔年曾暗戀韋寒香不果，提牛皮燈籠的甲乙故意引宇文博看到二人……連蓮與鳳妮聯手對付石綿綿……



口不留德龍夫人　惹怒少俠不留情

「近來武林中有很多不尋常的糾紛，比喻說，有人冒充令尊在陰陽壁下逼辛南星出手。另外，少林長老慧空敗在假龍不忘手下，又如武當護法找事端，擊敗崆峒派長老太乙眞人等等。」連蓮道：「這些事若是祇知一、兩件，可能會視為偶發事件，但每一件都知道，再等閒視之，那就未免太遲鈍了。」

石綿綿道：「天哪！這眞是太寃枉了。」突然身子射出一丈六七，「嗤」地一聲鑽入溪底。

這條小溪中央最深，大約到胸部左右，最淺處也有膝部以上的深度。

這丫頭很詭，她鑽入溪中央水底，立刻以掌力把泥沙掀起，使三五丈方圓之地一片渾濁。

石綿綿在溪底不出這三五丈的渾沌範圍，二女也就看不清了，這畢竟是夜晚。

連蓮道：「鳳妮，妳往東我往西追追看。」二人左右追出，絕沒想到，石綿綿仍停在原地溪中沒動，因為那一片渾水不會馬上清淨。

她猜出二女必然一東一西去追，所以她不慌不忙地溜了，連、顏二女返回原地後，猜出石綿綿必是伏在原地，待她們追出後逃走的。

顏鳳妮道：「蓮姐，謝謝妳！」

連蓮道：「我們早該這樣的，鳳妹，妳是不是哪裏不舒服？」連蓮是偷聽到唐、李二人交談而溜走的。

顏鳳妮道：「沒……沒有啊！」

「不對吧，我能看出妳的眉宇間有隱憂，也沒有以前那麼爽朗，而且臉色有點蒼白。」

顏鳳妮道：「蓮姐，我祇是有點貧血而已，這毛病早就有了，祇是以前粉擦得厚些，不易看出而已。」

「貧血？多吃點補血的藥物補一補！」

「我是在補！」

「沒有唐大哥的消息嗎？」

「沒……沒有……蓮姐也一直沒有看到他？」

「鳳妮，我們在某一方面來說，是敵對的，但另一方面也算有緣對不對？」

「也可以這麼說。」

「那麼有甚麼秘密應該告訴我。」

「我有甚麼秘密？」

連蓮喟然道：「我是在無意中聽到耕心哥和李天佐大夫私談妳的事，知道妳有病。」

顏鳳妮微微一震，道：「蓮姐見過唐大哥？」

連蓮說了有人告密，師母找到她，巧的是，唐耕心和李天佐正好

也住在同一家客棧中的事。

顏鳳妮吶吶道：「唐大哥對妳說了我的事？」

「不是他對我說的，而是他和李天佐私下談及妳的病，以及要去找一種罕有的蝙蝠及一種生在火山口內的紫參，我才知道妳有痳煩。」

顏鳳妮背轉身子道：「蓮姐，當妳聽到我活不到兩年時，妳第一個念頭是甚麼？」

「顏鳳妮，妳似乎不必問我，已經有了答案。」

「是的。」

「妳以為我會很高興？」

顏鳳妮不出聲，連蓮道：「當我們最初知道對方即為情敵時，恨不得置對方於死地對不？但是，當我聽到妳有那種病時，不知為甚麼，我忍不住淌下淚水來。」

顏鳳妮仍不出聲，也許她懷疑這話的眞實性。

「我知道，這話很缺乏說服力，這是因為妳低估了妳對耕心哥作出的犧牲，妳冒失身之險為他復仇，耐心而體貼地為他療傷，如此呵護耕心哥的人，就算是我的情敵，我也要放棄敵對……」

顏鳳妮緩緩地轉過身來，目蘊淚光道：「蓮姐，妳不恨我了？」

連蓮含淚搖搖頭，道：「如果妳活不到兩年，即使我能嫁耕心哥，我也不會快樂……」

「為甚麼？蓮姐！那是上天的安排，妳一點錯也沒有。」

「對！但是，我以為造物者不公平！」

顏鳳妮忽然撲入連蓮懷中，悲聲道：「蓮姐，如果妳眞的不恨我，而且把我當做小妹看待，我希望妳答應我兩件事！」

「好，請說！」

「第一，找那兩件奇異的藥材，兩年之期根本辦不到。我死之後，妳要嫁唐大哥！」

連蓮勉强地點點頭。

「其次，如果我眞的夭壽，活不到兩年，而且留下孩子的話，妳能不能撫養他？」

連蓮一愣，道：「莫非你們已經……」

「蓮姐，這是我要求李大國手設法的。以他來說，略動手脚，就使飲了酒的耕心哥處於一種似夢非夢，似幻非幻的情況下。一連三夜，耕心哥居然仍以為是個怪夢，而且不敢確定在綺夢中和他纏綿的是妳還是我？足見他對妳印象之深刻。蓮姐，我不承認自己是個壞女人，祇是不願白走人世一趟，要為耕心哥留下點甚麼……」

連蓮摟着她木然不動，她的確有容人之量，她十分佩服顏鳳妮對唐耕心的眞摯之愛。

她沒有話說。但是，顏鳳妮先奉獻一切，也就是搶先佔有了唐耕心，不論是對顏鳳妮或對唐耕心的看法，都有點變了。

顏鳳妮似乎還不能體會連蓮的心情，道：「蓮姐，這第二個要求妳答不答應？」

連蓮渾如未聞，顏鳳妮問了三次，她才點點頭道：「我當然答應……」

連蓮並未隨顏鳳妮返回那小屋而告別，她也答應會再來看顏鳳妮。事實上她現在很消極，也許比身患絕症的顏鳳妮更甚。

正因為連蓮未去顏鳳妮的小屋，唐耕心和李天佐趕到，撲了個空。

* * *

龍潛在獨酌，這兒是龍家散佈於中原的別墅之一，佔地並不很大，却十分幽靜。

總管宇文博在門外一站，尚未出聲，龍潛就點頭道：「進來！」

宇文博進屋，龍潛叫小厮添了杯筷。二人喝了幾杯酒，龍潛道：「你這趟中原之行，可有甚麼見聞？」

「可以說有，不過堡主也知道，就是關於三個左手名家之被殘的事。」

「我當然知道，而且祇差一步才沒有看到是哪兩個人幹的！如果要你來猜的話……」

「堡主，這是很難猜的。」宇文博道：「三人聯手被二人所殘，這身手至少是七大門派掌門人的身份才夠，不過屬下並不是說一定是七大門派中的掌門人幹的！」

龍潛點點頭，道：「自龍三劫鏢被斷了一手，就有人製造事端，目的似是想火上加油。」

宇文博道：「少堡主何時下山？」

「他最好永遠不下山！」

「堡主是說……」

「沒有出息的東西，祇知玩樂不知苦練，祇怕一下山，連那隻左手也保不住！」

「在那山上寨中有甚麼可以玩樂的？」

「女人！」

宇文博不出聲了。練武就怕沉迷酒色，就算把天下第一流的師父都請來，也教不出個好徒弟來。

龍潛道：「你還有甚麼見聞嗎？」

「房玉書房兄和匡天聲匡兄，不是也都到了這中原一帶，他們必然有些收獲。」

龍潛搖搖頭，道：「他們二人辦不了甚麼大事。」

宇文博道：「有個人又履中原，頗不平凡。」

「誰？」

「江豪，却改名朴覺曉。走路打鼾，似有影射『春眠不覺曉』，好睡家風之意……」

龍潛微微一震，道：「在何處見到的？」

宇文博說了夫人要帶回冷雪舫，有個姓莫的年輕人出頭被夫人擊敗，江豪適時出現，夫人去追江豪之事。

龍潛忽然笑笑道：「你以爲『春眠不覺曉』祇是暗示江豪在修睡禪，隨時都能睡着？」

宇文博道：「屬下淺薄……」

龍潛道：「『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首五言絕句是暗諷當時朝政不夠清明，佞臣當道。『處處聞啼鳥』暗示遍地哀鴻，『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兩句前面一句形夜裏有行動，最後一句是指不知又有多少在野的清流之士不屈蒙難……」

宇文博道：「這首詩有這麼深的意境，屬下茅塞頓開！」

龍潛道：「如果祇是字面所表達的意思，那怎麼能算是千古名詩？祇不過這首詩若要江豪來解釋，就不是我剛剛所說的意思了。」

宇文博「噢」了一聲。

龍潛却未說出江豪如何解釋這首詩？祇是乾了一大杯，宇文博立刻爲他滿上。

龍潛立刻又乾了。宇文博再滿上，當然龍潛又灌了下去。這次宇文博未再斟酒，道：「堡主您……」

龍潛道：「再滿上！」

宇文博隱隱看出有點不對，他還是滿上了酒。

「在潛龍堡中，你和龍不忘同樣受我器重……」

「屬下總以爲不配與不忘兄共同享此殊榮！」

「你也不必太謙虛，你們二人對我至忠，祇能說不忘是愚忠而已，但在辦事能力方面，潛龍堡再也找不出一個比你有更俐落的。」

「屬下沒有那麼好……」

「宇文博，你知道爲甚麼寒香當時不去追姓莫的和冷雪舫而去追沒有把握追上的人？」

「也許夫人知道莫即江豪之徒。」

「那是必然的，姓莫的幾乎得到江豪十之七八的技藝，你知道爲甚麼寒香能在三十招內擊敗莫傳芳嗎？」

宇文博微微搖頭。龍潛道：「若非寒香也會江豪技藝中的精粹數招，非但三十招辦不到，五十招也辦不到。」

「夫人會江豪的武學？」

「是的！因爲昔年江豪是寒香的崇拜者之一，爲了討她歡心，連最精奇的招式都傳了她三招。」

「堡主早知此事，却一直未提？」

「提它作甚，她學是學了，練功時也順便練練那三招，祇不過寒香欣賞的男人却不是江豪。」

「不是他？」

龍潛搖搖頭又乾了一杯，表示不是江豪，但未說出是誰，宇文博當然也不便問。

停了一會龍潛道：「宇文博，你是不是希望知道那個是誰？」

「如果那個人不是堡主，夫人怎麼會嫁……」

龍潛搖手打斷他的話，道：「這種事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你猜她眞正喜歡的是誰？」

宇文博不敢猜，也猜不到。

龍潛自己滿了一杯乾了，道：「我身爲她的丈夫，幾乎並不怪她曾經喜歡過那個人……」

是誰？能使堡主明知自己的妻子喜歡過他而見怪不怪？這是甚麼人？宇文博內心不停地自問，但他未出聲。

他以爲堡主一定會說出那個人來，因爲他明白表示，不介意夫人曾經喜歡過那個人。

但是，龍潛忽然離座走了出去，宇文博以爲堡主的心胸已夠開闊宏大的了，但以他的身份來說，他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

* * *

唐耕心和李天佐已經去過兩個火山口，紫參當然並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它產於陝、淮、蜀等地。

祇不過他們所找的兩味珍藥却不在同一地點，如五靈脂（即巨大紅蝙蝠之便溺）却產自北方。

由此，爲了爭取時間，他們決定分頭去找，李天佐到北方找「五靈脂」，小唐到陝、淮、蜀一帶火山口去找紫參。

爲了救人，時間寶貴，一聽清楚何處有火山口，就不分晝夜，兼程趕路。

今天晚膳時刻本該入鎮打尖，爲了多趕路，竟錯過了村甸，天黑後又下起雨來。

唐耕心奔入一個小山洞中，衣衫幾乎全濕。這工夫雨中忽然傳來了粗獷的暴笑，和少女的怒罵聲。

唐耕心此刻心情極亂，爲了顏鳳妮的絕症，他發誓要使她活下去。當然，對連蓮也有一份歉疚。

也希望將來再見到連蓮時解釋此事能得到她的諒解。

他很不想管別人的閑事，但是，萬一這是歹徒强暴婦女，他怎能不管。

他正要出洞察看究竟，忽見雨中有兩個漢子架着一個少女向洞口走來。小唐縮回身子。

兩個漢子很陌生，少女被放在

地上。由於臉孔向洞外，唐耕心看不到她的臉孔。其中一漢較爲斯文。

兩個漢子望着小唐，甲道：「你是幹甚麼的？」

唐耕心道：「在下是作小本生意，販賣綢緞的。」

乙道：「好好，你馬上滾出去！」這是那個粗漢。

唐耕心道：「爲甚麼要滾出去？」

那少女道：「這是兩個淫賊！這位千萬別走，請救我一命！」

唐耕心道：「怎麼？他們要非禮這位姑娘？」

少女道：「他們說要我脫光，爲我畫一張裸畫，絕不侵犯我，這位大哥你信嗎？」

唐耕心道：「我也不信！」

粗獷的漢子道：「你信不信有甚麼關係？」

斯文那個道：「我們的確祇想爲這位姑娘畫張裸像，如此而已。如果姑娘中選，也是一份殊榮。」

唐耕心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斯文的漢子道：「一位武林奇人，懸賞選擇一位美女，他要求的不但臉孔美好，胴體也要標準，甚至內在也要具備，一旦中選，就是『人間天上』的女主人，享盡人間榮華富貴，尊寵和榮耀。」

斯文漢子道：「『人間天上』是個武林勝地，也是武林絕地，『天上人間』和『人間天上』都差不多，表示那是『人間天堂』。」

唐耕心道：「在下從未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一個秘密的去處。」

斯文的漢子道：「是近兩年來才成立的。而且已經有美女畫像七十餘幅呈獻『人間天上』主人……」

唐耕心道：「你們的主人以畫像選美，必然要求極高，那七十餘裸畫像的美女，是武林中的出名艷姝了？」

「當然，試舉一二例子，便知分曉，如『一段香』連蓮，『一瓢山莊』女公子顏鳳妮，以及武林名宿『八步追魂』石擎天的女公子石綿綿等……」

唐耕心大爲驚怒，他的兩位女友居然都上了榜。而石綿綿幾乎也算是他的女友，也在名單之內。

地上的少女大聲道：「你們根本是胡扯，既然石綿綿早已是七十餘幅畫像中之一，你們爲甚麼又制住我，我就是石綿綿哪！」

「噢？」斯文的漢子道：「原來姑娘就是石綿綿，八成是重複了吧？因爲派出選擇美女畫像的有五六撥之多，而對美女的選擇，又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重複是極爲可能的事，既然如此，我們走吧！」

「且慢！」唐耕心道：「你剛才說，已爲七十餘美女畫了像，可是裸像？」

「正是！也唯有全裸，才能一絲不苟地證明她的內外在之美的完整性。」

唐耕心目光中的稜芒閃爍，道：「畫這種像，當事人必然不知情，你們的畫匠是如何畫的？」

「別用『畫匠』這名詞，這是一種最新最奇也最快速的藝事。畫一幅美人圖，根本不須半盞茶工夫，所以都選在她們出浴的檔口。」

年輕女子出浴，尤其是武林少女，戒備都很嚴，被人畫了一裸像居然還不知道，這畫像之人也絕非泛泛之輩了。

唐耕心冷笑道：「有那麼快的丹青名家，在半盞茶的工夫之內就能完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美人圖嗎？」

這斯文的漢子忽然自他背後的長三尺，粗逾杯口的竹筒中取出一張白紙和一支炭筆，然後，又自另一漢子背上取下一塊長三尺寬僅半尺的木板。

放開來竟有三尺寬，原來是五六塊窄木板，以荷頁連接起來，作畫時使用，用完可以摺疊起來背在身上。

斯文漢子把紙舖在木板上，眼睛望着側臥地上的石綿綿，手却不停地畫描勾勒，祇聞「刷刷」聲不絕於耳。

唐耕心從未見過這樣作畫的，不由好奇。走近兩步探頭一看，不由大爲驚奇，甚至十分折服。僅僅這一點時間，可以說非但不到半盞工夫，連五分之一盞茶工夫都不到，已經快完成了。

那是一個側臥的裸體少女，胴體肌理細緻，肥瘦適中，全身不見一絲骨痕，雙峯挺拔，細腰隆臀，玉腿修長勻稱。

不過一二十筆把石綿綿的臥姿勾勒出來，甚至還能表現出一種青春洋溢的活力，而這種青春活力却又自靜態中表現出來。

唐耕心十分驚奇，道：「這不是中國的丹青流派和畫法。」

「不錯，這是從西洋傳來的，名爲『速寫』。」

「請問你們『人間天上』的主人是誰？」

粗獷漢子道：「你也配知道？」

唐耕心一滑而至，已攻向這個斯文的畫匠。

此人似乎已知唐耕心不是個綢緞小販，所以他閃避得雖有點狼狽，却使唐耕心這一招落空。

這顯示這畫匠除了畫藝不凡，身手也極爲不凡，另一個粗漢大喝一聲，砸出狂烈三掌，當然，斯文的也沒有閒着。

唐耕心看出，不但這畫匠了得，這粗漢也非等閒，人長得像頭山豬，出招却很細膩。

石綿綿大聲道：「唐大哥，快把我的穴道解了，我來幫你嘛！」

唐耕心接了五七招，不禁暗暗點頭，這二人的身手，任何一個都不低於冷雪舫和「蝦乾」。

武林中有這麼一個秘密組織，他現在才知道，就算老一輩的，知道的也不多吧？

唐耕心在第十一、二招上突然奇招突出，這正是師父教他的散手之一。

絕對沒想到，這一式散手有這麼大的威力，事實上他才用了七成內力施出。畫匠被他震退三大步，粗漢的腰上被他蹭了一脚，退到洞外去了。

這二人大爲震驚，立刻掉頭消失於大雨之中。

那張裸體畫却還留在地上，唐耕心心折的不僅是此人二三十筆就勾勒出一個活色生香的胴體，而是他相信，這裸體上的一些尺寸必和石綿綿的裸體一樣。

唐耕心解了石綿綿的穴道，她活動了幾下，拏起地上那幅裸體畫，道：「唐大哥，你說這畫上的人像不像我？」

「最好你自己回答這個問題。」

「我以爲頗像，祇不過我的胴體比畫上的更好些。」

唐耕心道：「石姑娘怎會落入他們之手？」

石綿綿道：「你剛才沒聽他們說？祇要被他們看上，必然千方百計設法畫像帶回，我在山道上奔行，怎能提防迎面來的人一面一個包抄我？」

唐耕心以爲，石綿綿的確應付不了這二人的五十招。

唐耕心道：「石姑娘，就此分手吧！」

「唐大哥何必行色匆匆？雨停了再走不遲。」

「雨已經很小了，這種小雨不知要繼續多久？」

「唐大哥一定有甚麼急事吧？」

「急事是有，石姑娘，一切小心，我走了。」立刻掠出洞外，怕她死纏，全力奔掠，石綿綿當然追不上。

石綿綿跺跺脚道：「你逃過今天却逃不過明天。」

這時洞外有個年輕人道：「而且在不久的將來，你可以牽着他的鼻子走。」

這年輕人很俊，衣着也很考究，祇是笑起來帶有那麼一點輕浮，目光在石綿綿的胴體上重要部位不停地瞄視着，還又有點娘娘腔。

石綿綿顯然認識此人，却對他那雙有毒的眼睛十分厭惡，哼了一聲，掠出洞外。

年輕人道：「石姑娘，妳想控制這小子，我倒有現成的妙計。」

石綿綿很想聽，但未聽下，脚步却慢了下來。

「妳一定不知道小唐行色匆匆地要去幹甚麼。」

「你知道？」

「當然，所以我可以作石姑娘的軍師。」

「狗頭軍師。」

「妳可知道他的二女友之一顏鳳妮得了絕症？」

「絕症？」她停了下來。

「對，絕症，而且如果兩年內找不到兩味珍藥，他們就會人天永訣了。」

這一點石綿綿相信，她可以看出唐耕心緊三火四地，必有擊天之事。

石綿綿很不願意對此人假以詞色，却也知道，論身手，此人比她高出多多，論勢力，自然也比她大得多。

甚至就連她的長輩見了此人都要笑臉相迎。

每次想起這件事，她就很不是滋味。祇不過，連她的長輩都認了，她又能如何？

何況，洩漏「人間天上」的秘密，那還得了？

石綿綿道：「要找兩味甚麼珍藥呀？」

「一味是紫參，要生在火山口內中超過百年以上的才行，另一味是「五靈脂」，也就是產自北方的一種身上有部份赤紅色羽毛的最大蝙蝠，身長尺半，翼長三尺以上。所謂「五靈脂」是指牠的黏如膠漆的便溺。」

石綿綿道：「世上眞有這種蝙蝠和丹參？」

「有是有，可是他永遠也找不到。」

「既然有，又怎知人家找不到。」

「因爲那種蝙蝠被濫捕之後，餘下極少數大約不超過二十隻，已飛入俄羅斯境內貝加爾湖附近，已出我國國疆百餘里之遙，無人敢深入外國之境如此之深。至於丹參，雖說產地有陝、淮、蜀等地，由於必須生長於火山口內的才有藥效，所以據我所知，祇有四川青城附近的『火谷老人』在谷中植有丹參。」

「莫非火谷就是火山口？」

「對，他種植了半畝，就像種植小白菜一樣。」

「光是有紫參還是沒有用，對不？」

「『火谷老人』還養了一對那種巨大的蝙蝠。」

「這……」石綿綿道：「這是不是太巧合了一點？」

「不是巧合，而是『火谷老人』是一位隱遁的名醫，也是一位高手，他的谷中還有很多罕見的珍藥。」

「不知你對我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妳是聰明人，我喜歡妳，妳應該能看得出來。」

「很抱歉，我不想談這種事。」

「但妳跟踪唐耕心，却也不全是爲了公事。」

「我的私事也不希望別人干與。」

「石姑娘，固然誰都會有個人的私事，但公私分明，不能以私害公。」

「甚麼叫以私害公？」

年輕人笑笑，沒有再說下去，石綿綿道：「如果你告訴我這件事是有條件的，我祇有敬謝不敏！」

「如果妳把這消息告訴唐耕心，他會終身不忘妳的恩德。」

「我並不希望他感激我一輩子。」

「我知道妳希望要甚麼，妳希望取代顏鳳妮和連蓮的地位對不？我可以輕而易舉地使妳達到目的。」

「這不是矛盾了？我要是達到此一目的，你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了？」

年輕人笑笑，道：「我要的和妳要給唐耕心的不一樣。」

「不……不一樣？」

「是的，絕對不一樣。」

「你要甚麼？」

「應該這麼說，妳要給小唐的是妳的身體和貞操，甚至和他廝守一生，我要的不是這些，是屬於精神方面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這麼說吧，妳嫁給小唐的是整個的人，但是嫁給我的却是一雙眼睛，或者說嫁給我的是一顆心。」

「我還是不懂！」

「我祇希望每七天能欣賞妳的胴體一次就知足了，而每一次欣賞會留下一幅裸體畫，作爲妳的今肥昔瘦或者今瘦昔肥的參考。」

「呸！你作夢！」

「我很少作夢，所以我要作的事都會在眞實的環境中實現，不會去空想，要想得到唐耕心，當然要使他感激妳，另外，也要使顏、連二女消失。」

「我才不會那麼傻，一旦他知道何人殺了這兩個女人，他會不顧一切地爲她們報仇。」

「這個我當然知道，你以爲我會殺了二女？」

「那你如何使她們在這個世界上消失無踪？」

「方式很多，比喻說讓她們死在仇人手中，以及中了某個使毒名家的劇毒等等。」

石綿綿生長於一個不正派的家庭中，所以她的行爲頗離譜，甚至作長輩的叫她去作的事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這年輕人不想要她的人，甚至根本不反對她和小唐在一起，祇要她每七天裸體讓他畫張裸畫。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無能」或者像太監一樣？

儘管她不是個本份的女孩，却不願接受他的條件，但她也相信，她的胴體不知被他偷看多少次了。

石綿綿道：「這你就弄擰了，我並非想嫁他，而是奉長輩之命監視他而已。」

「妳是說不願讓小唐感激妳？」

「也可以說我無法接受你的條件！」石綿綿走了，年輕人並沒去追她，也許他要找到她並不難。

石綿綿自然很希望小唐感激她，然後連、顏二女能相繼消失。當然，她們的消失絕對不會猜忌到她。

但是，若要她每七天讓他畫一幅裸像，總覺得不妥。

她希望立刻找到小唐，告訴他「火谷老人」的事。

她也知道，要避過此人的監視也很難，好在她的易容術高明，一會是男人，一會是女人，一會是老人，一會是少年。

甚至她會五六省的方言，兩天後居然擺脫了那年輕人的監視，追上了小唐。

此刻小唐半臥在客棧床上，閉目瞑思，腦中閃過師父、馬大風、連蓮、鳳妮、李天佐、「蝦乾」等人的影子。當然，他也想起爲他犧牲的顏學古。

一旦想到好友顏學古，就更覺得顏鳳妮的處境堪憐，就在這時，他雖沒睜眼，却隱隱覺得有人站在房門之外。

這是一流高手所具備的「第六識」(也就是第六感，佛家稱之爲第六識。修習有素者，第七識、第八識不足爲奇)。

他睜眼一看，果然房門外站定一人，居然是龍夫人韋寒香。唐耕心坐了起來，道：「是龍夫人嗎？」

「正是！」

「夫人找晚輩有事嗎？」

「廢話！」

「是爲妳的兒子復仇來的？」

「果然很像嚴如霜那賤人。」

「住口！」任何人侮辱他的恩師他都受不了，他沉聲道：「妳爲何侮辱家師？」

「你以爲她祇是妳的師父嗎？哼！你是她下的唯一的蛋。」

唐耕心一楞，早就隱隱看出，

師父對他的關切極深，面貌也很像，而且上次回去，馬大風曾說溜了嘴，把「你師父」說成「你娘」。果然，師父就是他的慈母。

由此推想，他掉下陰陽壁，慈母聞此噩耗之下會急成甚麼樣子？

正因爲猜出之間的眞正關係，更不容別人不敬，道：「龍夫人，妳口出不遜，可別怪我不敬。」

韋寒香道：「你是殘我兒子的仇人，又怎能期望你敬重我？『三鳳』爲我拏下！」

「夫人眞的不知道妳兒子是塊甚麼料子？」

「三鳳」已經撲進屋中，唐耕心自枕下抽劍迎上，雖然「三鳳」了得，聯手之下也十分凌厲，在目前的小唐看來，是不大入流的。

未出五十招，每人都掛了點彩。

「退出去！」韋寒香沉聲道：「沒有用！」

韋寒香鐝上的功夫精純，本身的武學再加上龍潛的細心指點，她學的「龍爪十三式」就和龍不忘、辛南星乃至於連蓮不同了。

但是，唐耕心的重傷痊癒後，知道他面對的是武林七大門派中最最强大的一派，隨時都會遇上高手，所以他痛下決心，淬勵奮發。

非但充份吸收了顏君山和司徒勤所成全的三分之一眞力，還把過去所學的加以精研。

尤其是這次回谷所學的三招散手，下的工夫也很多，因爲他對這散手的信心十足。

不用散手，可以和她打成平手，能和潛龍堡女主人打成平手，也算一件大事，可是他必須勝，祇有勝了才能脫身。

總之，他必須盡量利用兩年的時間內的任何一刻甚至一瞬，於是他施出了一式散手。

散手的威力具有很大的爆發性，因爲它和其他招式不連貫而突如其來，且都具有速戰速決的功能。

韋寒香一驚急退，因爲她相信無法破解。

這一式散手閃是閃過了，但唐耕心又攻出兩招普通招式之後，又是一式散手，而且一式比一式凌厲。

韋寒香再急退似已來不及了，唐耕心這一劍已到了她的左後腰的半尺以內。

如果她沒罵他的母親是賤女人，唐耕心會手下留情，現在他非要她帶點傷不可！

那知後窗微啟，人隨寒芒一閃，竟有人來接了唐耕心這一劍，也就是格開了他這一劍。

此人一現身，韋寒香就不便再出手了。以這兩人的身份，不要說傳出去雙戰小唐不好聽，就是被「三鳳」看到，臉上也掛不住。

韋寒香能全身而退，不由暗自慶幸，也不免感激來人，保全了她半生的令譽。

小唐可不管來人是誰，第三式散手以九成內力施出。

嚴如霜被譽爲「雪衣紫電」，是因她昔年愛穿雪白衣裳，佩一柄紫雪名劍，當然，紫電也有「閃電」的寓意在內。

嚴如霜被視爲七大門派中（嚴如霜並不標榜爲一大門派）名氣與身手和龍潛難分高下的人物，所以她最近研出的散手非同小可。

況且，她不多教，只教三式，也可見這三式所下的工夫之多了。「嗆嗆」聲中，兩人疾合倏分，各退了兩步。

似乎誰也沒有佔到誰的便宜。唐耕心道：「尊駕爲龍夫人援手，想必是潛龍堡的人。」

來人是個平平凡凡的中年人、四十多五十不到，道：「不是。」

「大名是……」

「朴覺曉。」接着主動又攻出一劍。

第三式散手由他施出（由嚴如霜自己施出，其威力自然不同）能和朴覺曉平手，這已經使對方吃驚了。

因爲此人（江豪）昔年也算是和唐雲樓、龍潛、嚴如霜以及其他幾個大門派掌門人齊名之人。

只不過最新的三式散手用完，就不便再用，別的招式自信未必管用，就用以前學的散手。

以前母親教的散手，他能體會出，威力比新教的差些，但他還是施展出來。

果然，連施四式，已被逼退了五六步，無論如何？朴覺曉是久已成名的人物，反之，昔年他也沒有資格和龍潛來爭韋寒香這個鋒頭女人。

但小唐穩下來之後，朴覺曉要想在五、七十招內勝他，却很難辦到。

那知朴覺曉在韋寒香面前非露兩手不可。正要孤注一擲，忽然目光被門口的東西吸住了。

這景象一旦粘住了他的視線，就再也脫不掉了，這些年來，他不忘此情而發奮修習睡禪。

只是一個六根不淨的人，修習的成果也不會太大，他有幾次夢見遇韋寒香出浴。

並非江豪好色下流，而是昔年他和龍潛二人於偶然的機會之下同時看到她出浴，這景象終生難忘。

而現在，門口有個人蹲在那兒，雙手拿着一幅很大的裸女畫，正好遮住了拿畫者的面孔和上身。

可以看出，拿畫者是個年輕女人。

這裸畫栩栩如生，活色生香，旁邊還寫了幾個字：龍夫人的裸像。

聳胸隆臀，高腰長腿，她却是側臥的。

一個三圍尺寸均勻的女人，側臥的姿態更能强調腰臀的曲線。

這是數十年來江豪所夢寐以求的眼福，人家有丈夫也有了兒子，他還能想甚麼？能償此夙願，再飽一次眼福已經是造化齊天了。

江豪以爲，這個拿裸像的人必是「三鳳」之一。

「三鳳」已退到院中戒備，提防小唐逃走，她們深信，有江豪在，小唐是絕對跑不了的，因而，「三鳳」對屋中的情況不必關心，也不願太關心。

因爲她們知道一點韋寒香與江豪昔年的關係。

江豪以爲這裸畫的確像韋寒香，把昔年看到她出浴時的胴體和這裸畫連貫起來，他深信這就是韋寒香。

甚至於他想左了，以爲韋寒香年老色衰，龍潛對她的熱度減褪，因而不甘埋沒她的優越條件，畫此裸畫，期望得到他的讚美與欣賞。

本來嘛！有時迷人的胴體而密密地用衣衫裹起來，簡直是衣錦夜行，所以他以爲拿畫的少女是「三鳳」之一。

目光在裸畫上凝視，幾乎洞穿畫紙，甚至也恍惚看到雙峯顫巍巍地，韋寒香昔年出浴景象重現眼前。

試問，任何頂尖高手在此情況之下能不送掉老命已算幸運，受傷又怎能免。

唐耕心本以爲能拖過七八十招已屬不易，那知對方忽然出招遲滯，甚至招不像招，式不像式起來。

這怎麼會呢？此人的身手比他高，絕對不應該有此現象，所以其中三劍有兩劍掃中了江豪的肩頭和大腿。

韋寒香大爲驚疑，還以爲故意放小唐一馬呢。而小唐此刻已看到門口拿裸畫的人向他打了個手勢，他這才知道江豪失招的原因。

小唐也不禁暗嘆，石綿綿這丫頭的花梢也太多了。但是，若非她來這一手，今夜如何脫身？

門外撒進一蓬烟塵，小唐發現石綿綿向他打個手勢，二人都自後窗中溜了。那是綿綿撒了一把土。

韋寒香和江豪追出，却不知兩少去了哪個方向？但仍然追到鎮外，韋寒香道：「你是怎麼回事，太使我失望了！」

江豪當然很尷尬，道：「寒香，原諒我！如果妳是我，在當時也會魂不守舍的，因爲這些年來我對妳的思念太……」

「少胡扯！你和唐雲樓或嚴如霜有點交情，故意放他一馬是不是？嘖嘖！在你江豪來說，可眞夠交情，居然扮演苦肉計而負傷！」

「寒香，這誤會太大了，這怎麼會？」

「你知不知道？爲了放唐耕心一馬而使自己受傷，傳出去會多麼難聽！」

「寒香，恕我無狀！事情是這樣的……」他忽然自袖中取出一個紙卷，展開來竟是一幅裸畫。

江豪含羞帶慚地說出一切之後，韋寒香揚手就是一個耳光，江豪居然未閃避。

江豪在武林中算是一大家，挨一耳光後，一言不發，掉頭離去。

「江豪……」韋寒香叫了一聲，江豪故作未聞，她又大聲叫了一次，江豪停下，道：「龍夫人還有甚麼事？是不是還沒有打夠？」

韋寒香道：「你恨我？」

「不敢，但這個耳光打醒了我的夢，我早就應該知道，妳的心底只有一個唐雲樓，可能連龍潛都知道這個秘密。」說完，疾馳而去。

* * *

在此同時，唐耕心和石綿綿在相反方向邊走邊談也邊笑着，唐耕心道：「在那幅畫上寫上『龍夫人的裸像』，未免太荒唐了。」

石綿綿道：「那幅畫居然能收到這麼大的效果，實在出乎意料，可見韋寒香在江豪心目中仍然是個尤物！」

唐耕心道：「虧妳能想出這個餿主意來，妳怎麼能追上我？」

「我非追上你不可。」

「爲甚麼？」

「因爲我可以看出，你必有十萬火急的事。」

「有是有，只怕妳也幫不上忙！」

「這可不一定，也許我能出點主意。」

唐耕心搖頭嘆氣道：「石姑娘，我現在心焦如焚，只希望妳別纏我，讓我去辦這件事！」

「如你不告訴我，我心難安，唐大哥，你必須相信，我只是和你合得來，對你却沒有任何企圖。」

在異性來說，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頻頻地接近而無企圖，這怎麼可能？

「好吧！我告訴妳……」他說了鳳妮對他的救命、療傷以及爲他復仇之恩，必須在兩年內找到那兩味珍藥的事。

石綿綿道：「就是爲了這件事？」

「怎麼？妳是不是認爲這件事還不夠重要？」

「當然重要，唐大哥，你認為在兩年之內能找到嗎？」

「事在人為，盡我一切所能。」

「假如有人能為你找到這兩味藥，你會以甚麼方式答謝他？」

「誰能找到這兩味珍藥？」

「我是假定嘛！」

「不管是誰，能為我找到這兩味珍藥葯，我會對他有求必應。」

「如果我能幫你找到呢？」

「妳？」

「怎麼？你以為我辦不到？」

唐耕心道：「我當然希望妳能找到……」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妳也一樣，有求必應。」

「唐大哥，我相信你是一言九鼎。」

「一言九鼎當之有愧，至少是言出必踐！」

「如果我把你帶到有那兩種珍藥的地方，這算不算……」

「當然也算，可是這兩種東西，一是動物，一是植物，而且一是產自北方，一是產自西南，怎麼會在一個地方找到那兩味珍藥？石姑娘，我們還是分道揚鑣吧！」

「不要分道，你跟我走吧！」

「跟妳到甚麼地方？」

「到一個同時有這兩味珍藥的地方！」

「石姑娘，這種事可不能開玩笑。」

「如果我帶你去的地方沒有這兩味珍藥，你可以永不理我，甚至殺了我，如果有，但是人家不給也不賣，那就不能怪我了！」

「這是當然。」小唐聽她的口氣，似乎她知道有這麼個地方有那兩種東西，不由大為興奮。

石綿綿掉頭就走，小唐跟着，道：「石姑娘，恕我嘮叨，甚麼地方有這兩樣東西，能告訴我嗎？」

「我要是不告訴你，你一定疑心重重，甚至以為我騙你對不對？」

「這倒不會，不過事關一個人的大好生命，豈可不焦急？」

「四川青城附近有位火谷老人，他的谷中就有這兩種東西，其實是一位隱遁的名醫，他的火谷中的珍藥不下數百種之多。」

「所謂『火谷』，也就是山口對不對？」

「對。不過是個死火山而已。」

「石姑娘是聽誰說的？」

「唐大哥不必追根究底，反正此去青城不過半月時間，我的話就算不確，也不過耽誤半月時間而已。」

「石姑娘，半個月在一般人算不了甚麼，在一個數着日子等候救命的人來說，那是很寶貴的一段時間。」

「在鎮上打個尖，我們就兼程急趕如何？」

在鎮上飯館中用膳時，石綿綿道：「唐大哥，吃甚麼東西能使身段豐滿？」

「怎麼？石姑娘要豐滿些？」

「是啊，楊貴妃不就是以豐滿名聞千古嗎？」

唐耕心道：「妳的身材不是很好了嗎？不知那裸畫是不是照妳的胴體畫的？」

「當然。」

「再豐滿些是不是就不大標準了？」

「不妨，也許豐滿些會更具特色。到底吃些甚麼食物會使人豐滿？」

「水晶肘子、紅燒蹄膀、九轉迴腸、獅子頭以及八寶飯等等，當然，飯量增加，多吃多睡也是發胖的方法之一。」

「照唐大哥的意思，發胖似乎比瘦容易些。」

「一般來說，的確如此，但也有怎麼吃也胖不起來的人。」

於是石綿綿立刻叫了一道水晶肘子和一道九轉迴腸，外還吃了三碗乾飯，唐耕心的飯量都沒有她的好，不由暗暗咋舌。

飯後起程，連夜趕路。

＊　＊　＊

華山、少林和武當派，在十五天內，遭到奇襲，傷亡慘重，據目擊者描述，來襲者的人物中有龍不忘和總管宇文博。

依這三派的中下層門人的忿怒和激動，恨不得殺往潛龍堡大幹一番，但掌門人和老一輩的長老之輩畢竟穩健，以為潛龍堡突然攻擊三大門派的可能性不大。

就算龍潛剛愎自用，恨幾個大門派對潛龍堡不大友善（每年七大門派掌門人聚首一次，唯獨不邀請龍潛參加），似也不至於冒此大不韙，同時招惹三大門派。

所以三大門派推派代表去見龍潛，龍潛大為忿怒，且聲明三大門派被攻擊的那幾天，龍不忘和宇文博都在他的身邊。

龍潛答應，立刻全力調查嫁禍的人。

只不過，事過境遷，現場上又未留下任何証物，想要查個頭緒出來又談何容易？

龍潛的心情很壞，這天又悄悄來到山上寨中，他想偷偷看一下龍三有沒有在此藏嬌？

他當然並未找到，就在這時，殘僕傅志出現在門下，這是龍潛來此的專用住宿之處。

「堡主……」

「傅志，你有甚麼事？」

「小的以為堡主也許有甚麼話要問小的。」

（未完・十二）